

武俠世界
第37年
25
$20.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蕭玉寒先生所著的堪輿故事「尋龍大俠」。赤松子原名黃金富，其祖宗因有一僧人代黃家堪點了羅浮山飛雲峯「仙牛大富龍脈」，成了增城巨富，然而到了他這代却由「大富變大空」，「大空而大貴」，究竟甚麼原因？喜歡堪輿故事的讀友，可在赤松子的大空大貴裏尋到答案。本文尚有地脈學大富貴之道的西施誕生、遷墳改葬大法、改鎖移運大計的尋龍堪輿故事。欲知杖打屁股大哭大富不哭不富；陶朱公的由來；荔城掛綠絕世奇果的趣味故事，請閱本文。

*　　　　*　　　　*

本期選刊朱雀先生所著的「風雲龍虎會」，分上下兩期刊出。黑道大哥倫九頣已成商界大企業家，祝賀龔忍東六十大壽時，兩義兄弟却反目成仇，何也？請閱本故事便知。

今期中篇「都市的戰爭」，長篇「風塵俠侶」續刊完，請留意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鐵翼先生撰著的「武林煞星」。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10.5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25期
（總號188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尋龍大俠

富貴風水大師傳奇／蕭玉寒・文　可飛・圖

太虛幻觀　得授眞經

廣東羅浮山飛雲峯黑龍潭畔，在一片愁雲慘霧中，一位年約二十三歲的青年男子，伏在一座古樸的墳前，放聲大哭，哭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墳前墓碑上書：「黃氏列祖列宗之墓」等八個黑漆大字。

祖宗姓黃，這位青年男子自然亦姓黃，名金富，取其家世有如黃金一般富有之意。但此際黃金富却悲由心發的大聲向他的祖宗哭訴道：「祖宗啊祖宗，爹爹臨終遺言，說吾黃家祖墓乃一座可富萬世的牛眠龍墓，吩咐他死後亦下葬此墓，年年拜祭不絕，以爲眞的可保吾黃家萬世如黃金富有，你等可知？如今吾黃家已萬分窮困，當眞是貧無立錐之地了，可哀啊可痛，祖宗啊祖宗，這到底爲甚麼？你等快回答啊！」

爲甚麼？黃金富雖然極欲知悉，但祖墳枯寂，哪會回答？

原來黃金富祖宗世代居於羅浮山脚下的增城，本來世代務農，但到曾祖一代，太祖死後，有一僧人代黃家堪點了羅浮山飛雲峯這一座祖墓地，說是「仙牛大富龍脈」，十年後必然大富大發。曾祖大喜，依話把太祖下葬羅浮山飛雲峯黑龍潭畔。

說也奇怪，自太祖下葬後十年，曾祖忽然結識了一位鹽商，兩人成了好友，於是曾祖也幹起販鹽的營生來了。這一幹便是十年，曾祖已儼然是增城的小富了。

曾祖去世後，祖父依遺囑把曾祖同葬太祖墓中，祖父承繼了曾祖的販鹽營生。到祖父臨終時，黃家已成增城的大富，黃金富的父親依遺囑把祖父與太祖、曾祖同葬。到黃金富降生時，黃家已儼然是增城一帶的巨富了。父親去世時，黃金富年僅十八，他亦如列宗列祖一般，遵父遺囑，把先父運上羅浮山與祖宗同葬。

黃金富此時也不再冀求甚麼大富大發了，因爲他的父祖遺下的資財、銀兩百萬、良田千頃，是增城三百里地域首屈一指的巨富，他還希冀甚麼呢？

偏生黃金富年紀雖小，少年心性却十分豪俠。他在宅後造起一座亭園，重金購取各種名花異卉，巧石奇峯，佈置成如仙美景，曲徑深院中，又置買歌女舞妓，艷妾妖姬，居於其內。每日開宴園中，廣召賓客。他又天生好客，不分貧賤老少，但客必迎，當眞是「有客無類、唯客施宴」。

增城當時已是南粵地方的一處花錦世界，浮浪子弟、輕薄少年甚多，四鄉貧賤之士自然亦不少，聞說增城闊少黃金富如此豪爽，哪有不如蜂趨附之理？於是黃家聚集的食客賓僚，不下一千數百。

於是黃金富與這羣賓客一道，輕車怒馬，春陌游行，走狗獵鷹，秋田狩獵。又時到青樓買笑，一擲千金，常顧賭局，一盤過萬。黃金富當眞是風月場中的大總管，煙花寨裏的大王爺。

不久黃金富娶了一位夫人叫韋姬。這位夫人天生亦是一位豪氣如男子漢的妙人，每日跟隨夫君揮霍浪游，出手千金連秀眉也不輕皺一皺。

這般肆意揮霍了三幾年，家中的銀兩便漸而花盡了，黃金富也並不焦急，現銀沒了，便派人四出求貨。增城中的大戶富戶，知黃金富尚有家財百萬，便都十分樂意借貸。

如此這般，又有一筆銀兩供黃金富夫婦揮霍了一段日子。

但借貸揮霍總有盡頭的一天，到借無可借時，便祇好賣田園、屋宅。那些債主，見他產業動搖，便都來追索。黃金富祇好把鹽場這塊生財寶盤也賣了。祇是新建的花園住宅，依然難於割捨，祇把家中值錢的衣飾財物變賣，但他夫婦這般用過大錢的，些少銀兩，頃刻就花光了。

但凡財富之家，東西多的時候，便覺用之不盡；若到缺時，便偏偏最容易花光。黃金富夫婦賣了房屋，身子還未搬出，銀兩又早已花得乾淨了。

那班賓客朋友們見黃金富財產已完，就如林中羣鳥，呼地一下便飛光跑掉，撲上另一株旺枝去了。

黃家的奴僕，見主人落到如此地步，也贖身的贖身，逃跑的逃跑，走得半個不留，黃金富却也不去追究，任由奴僕自由選擇出路。

不久就連花園、住宅也祇好出賣了，價錢被人趁機壓榨，竟然祇得回所花費建造的少許現銀。夫婦二人，搬到大宅後邊的草房居住，漸漸連衣飾也凋敝，米糧也欠缺。到了此時，不要說曾受黃家恩惠的人不來探視，就連黃金富自己也覺無顏見人，終日躲在家中，不敢外出。

到後來，黃金富夫婦連增城也呆不住了，祇好溜到羅浮山脚，花了剩下的銀兩，買了一間草屋居住棲身，米糧既缺，沒一頓飽飯吃，衣飾也不多，受盡苦寒的痛楚。

這一天，正值十二月寒冬天氣，北風凜烈，刺人肌膚，妻子韋姬已接連三日沒米糧下肚，此時凍得抱着破被，在床上打顫。

黃金富看着，心中如受刀割。他左思右想，竟無一家親朋戚友可以投奔，他步出門外，面向凜烈的寒風，不禁仰天長嘆道：「寃哉枉



也！祖宗遺訓，不是說吾黃家穩踞牛眠風水寶地，可蔭庇萬世富有麼？我黃金富謹遵祖宗遺訓，爲甚却落到如此地步？祖宗啊祖宗，想必是你等把我騙慘了。」

黃金富心中又悲又氣，拔足狂奔，不知不覺，便跑上羅浮山飛雲峯黑龍潭畔的祖墓，自怨自艾了一番，悲從心發，伏在墳前器訴起來，越哭越發傷心絕望。

黃金富猛地跳了起來，咬牙切齒的恨道：「祖宗啊祖宗！你等騙得我好苦，如今落到這等絕境，却教我如何活得下去，不如下來相隨你等同遊地府便啦！」

話音未落，黃金富已低着頭，咬緊牙根，退後一丈，然後猛地向石碑撞去，這一撞上去，便十個腦袋也破碎了，黃金富也眞的可以跟隨他的列祖列宗暢遊地府去了。

不料黃金富猛撞上去，却毫無痛楚，但感撞到的，猶如一團棉，軟綿綿的，不但不痛，反而覺得發洩過後，十分舒服。

他心中大奇，連忙睜眼一瞧，不禁更驚奇得目瞪口呆，原來他撞上的，並非祖墓的石碑，而是一頭青牛的肚子上，自然軟綿綿的如棉絮般舒服。青牛背上，更穩坐着一位禿頭老人，睜一眼閉一眼，神情十分滑稽可笑。

黃金富生性本就十分玄幻，此時目睹「青牛老人」之狀，不禁悲傷驟減，代之而來的是又奇又驚又好笑又好氣，他盯着「青牛老人」，如瞧怪物，喃喃的道：「神仙！妖怪！還是祖宗大人顯靈？若眞的顯靈，爲甚不讓我跟隨下去？若不讓我下去，爲甚不遵承諾，蔭庇我萬世富有，哎，祖宗啊祖宗，你等可把我騙苦啦！」

「喂！傻小子，你自怨自艾、自言自語的歎甚麼氣？抱甚麼怨？你的祖宗如何把你騙苦了？亂七八糟，胡言亂語，可笑啊可笑。」

「青牛老人」忽地一拍牛背，大聲喝道。

黃金富老大不服氣道：「可笑甚麼？你可知吾家祖訓有道：但遵遺訓，把祖宗先人下葬此墓，便可保萬世昌富。我謹遵祖訓，却落到今日如此窮困絕境，生不如死，難道不是騙我嗎？況且吾家祖宗四代，自踞此風水寶地，四代皆成巨富，爲甚麼到我這一代却忽然如此不濟，不到五年，吾家傳產業便一掃而空，這不是騙我又是甚麼？」

「青牛老人」笑道：「噢，原來你的祖宗遺訓，稱此墓地，可蔭庇你家子孫萬世其昌，但你可知此風水寶地叫甚名堂？」

黃金富沒好氣道：「叫牛眠風水龍脈寶地呀！」

「青牛老人」呵呵一笑，閉着的左眼驀地張開，四面一瞧，即猛搖其頭道：「不錯！不錯！錯了！錯了！可惜！可惜！奇緣！奇緣！」

黃金富不由失笑道：「老人家！還道我黃金富鬼迷心竅，胡思亂想；不料你比我更古怪萬分，甚麼不錯又錯了？可惜又稱奇緣？這豈非拿你之矛，攻你之盾，矛盾百出麼？」

「青牛老人」笑道：「傻小子，你知道甚麼？頂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吧！不錯，你家祖墳所踞乃牛眠吉地，地力十分雄厚，足以蔭庇你黃氏子孫四代富有。但此牛眠吉地又稱『仙牛龍脈』，所蔭子孫，除富有之外，最終能成仙人之貴。但此仙人之貴必萌生於大空之後，亦即你黃家子孫敗絕窮困之時，便是巧遇仙人奇貴之日，而這便是風水地脈玄學之『大空大貴』的千古奇格也！」

黃金富聽得直眨眼道：「老人家，你說這些玄話幹麼？我可是一竅不通，且亦不感興趣啊！」

「青牛老人」笑道：「你祇怕很快便不但大感興趣，且必定苦苦追根溯源了，你眼下必定老大不服氣，亦決計不肯相信吾之判斷，是麼？」

黃金富道：「的確如此，但却又如何？」

「青牛老人」微笑道：「你心中老大不服氣，甚感寃屈，因爲你有感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但感已無興趣生存於此冷酷人間，但你可知，你當初有錢是個大財主，世人自然趨奉於你，今日無錢，便是個窮鬼，世人輕你賤你，此乃人之本性，何足怪哉，你難道尚未從中領悟甚麼嗎？」

黃金富咬牙道：「此刻我和妻子正忍饑受寒，身陷絕境，除了掙扎求存，我還會去思想甚麼，哼哼，吾祖宗龍脈既然可令吾家四代富足，便必可蔭庇我黃金富重新致富，祇可恨我曾施恩仗義無數，眼下却無人肯伸援手拉扶我一下。」

「青牛老人」道：「你決計不信，你家祖脈已屆大空大貴之期嗎？」

黃金富猛一搖頭道：「決計不信。」

「青牛老人」道：「那你如何方信？」

黃金富道：「除非我有幸遇上一位肯施援手之人，讓我有重新致富的機會，屆時我若不濟，我便相信了！」

「青牛老人」一聽，不由大笑道：「很好！好極了！吾便讓你有此機會吧！祇是你需要多少銀兩，才能重新致富呢？」

黃金富想了想，他也不敢存有甚麼大奢望，因爲眼前的「青牛老

人」，左瞧右看，也決計不像是富有的大財主，便小心翼翼的回答道：「若有三百兩銀子，讓我渡過目下的困境，我便心足矣！」

「青牛老人」笑道：「吾知你往日出手便達千兩，區區三百兩銀，成得甚麼氣候了？你祇管再增多些吧！」

黃金富眨了眨眼，道：「三千兩行嗎？」

「青牛老人」笑道：「三千兩亦祇夠你出手三次，有甚用處？再增多些吧！」

黃金富咬一咬牙，大着膽子道：「若有如此豪俠之人，祇須給我三萬兩，我便立刻可以重新致富了！」

「青牛老人」呵呵一笑，道：「好！那我就給你三萬兩吧！你祇須如此，如此……我保你便有三萬兩銀子了！」

黃金富一聽，又驚又喜又疑，道：「這辦法行麼？就算可行，我和妻子已三日沒米糧下肚，餓得發昏，祇怕連掘地的力氣也沒有啦……」

「青牛老人」微微一笑，忽地伸手入袖，摸出一串銅錢，遞給黃金富，道：「這一串銅錢，足夠你和妻子飽吃一頓，再購置掘地的工具了！你好自爲之吧！」他說時，伸手一拍青牛之背，青牛足不離地，祇身子一搖，竟已退到十丈之外去了。

* * *

黃金富心中又驚又喜又疑，他雖然不太相信那「青牛老人」的妙法，便可得三萬兩白銀，但手中的一串銅錢却是千眞萬確的東西。雖然這在往日的黃金富眼中，這猶如一根羽毛般微不足道，但在此時，却是足以令他吃上一頓飽飯，以及去實踐那老人的妙法的千載機會，因此便登時成了救命的寶貝了。

黃金富下了羅浮山，就近買了米糧以及一柄鐵鏟，返回他蝸居的草房。他的妻子韋姬，見有米糧塡肚，當下也不問這米糧的來歷，接過去便趕緊煮成了白米飯。

吃白米飯時，黃金富半驚半喜的對妻子說：「我今日喜遇豪爽之人，我把他贈我的一串銅錢，換回一頓飽飯，以及一柄鐵鏟，剛好把一串銅錢花光了！」

韋姬又好笑又好氣，道：「區區一串銅錢，又怎算得上是豪爽呢？哎，這一串銅錢，僅可延續你我多一日活命罷了！」

黃金富却猛地搖了搖頭，神秘兮兮的悄聲道：「不然，姬妹，這一串銅錢，可換回三萬兩白銀呢！」

韋姬失笑道：「相公呵，你想必是窮瘋了，一串銅錢，九牛一毛，怎能與三萬兩白銀相比？」

黃金富也不說破，祇是悄聲笑道：「姬妹，是眞是假，今晚便知分曉了！」他猛地一頓，再不肯往下細說。

到了晚上，黃金富手執鐵鏟，對韋姬道：「走啊！這便去挖掘重新致富的機會吧！」

韋姬見他十分認眞的模樣，也不便拒絕，況且她的心性玄幻，與黃金富是絕妙的一對，因此也不說甚麼，緊隨黃金富，走出了羅浮山腳的草房。

黃金富夫婦，悄悄返回增城，又摸黑向黃家原來的大宅莊園走去。兩人翻越後牆進入大宅，却悄悄的摸去黃家祖傳的花園。

這祖傳的花園，自黃金富新建了花園後，便絕少走進，因此早就荒蕪了。特別是黃家大宅花園，被逼變賣後，新主人十分欣賞新花園，這座舊花園便更荒棄成廢園了。

但黃金富却十分清楚，這座祖傳的花園，確如那「青牛老人」所說，共建有三個水井，井不太深，但井水却常年滿溢。祇是近年荒蕪，連水井也被泥土塡塞了。

黃家舊花園中寂無人聲，一片幽暗。黃金富依那「青牛老人」之言，往東面牆腳數起，到第三個水井，便猛地停下，揮鐵鏟猛挖。

韋姬見夫君如此猛挖，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又好笑，暗道：相公必定是急得突患失心瘋了！不然他挖這廢枯井幹麼？

黃金富却渾然不理，低頭猛挖不止。不一會，他便把枯井的浮泥挖去五尺深了。再往下挖了一會，忽聽乒乓一聲脆響，鐵鏟竟然碰着一個硬物，發出撞擊的迴音。

黃金富連忙用手撥開浮泥，井底中露出一個鐵匣，沉甸甸的，也不知裏面盛着的是甚麼東西。

黃金富也不理會，拚力捧起鐵匣，也不打開，便連忙翻後牆溜走了。

夫婦二人，齊心合力，把那鐵匣捧回羅浮山的草房。二人一屁股坐在地上，累得直喘粗氣。

歇息了一會，黃金富仍沒有打開鐵匣的意思，原來他不敢打開，因爲他滿懷重新致富的希望，便全放在這鐵匣身上了，萬一發覺希望落空，黃金富也不知自己是否仍有勇氣掙扎生存下去。

韋姬此時却忍不住了，她走到鐵匣前面，忽地素平疾伸，呼地把鐵匣蓋掀開了！鐵匣內猛地射出一道黃光，霎時間把黑寂的草房照得耀眼生輝！

原來鐵匣內裝的，竟是一百個重十兩的金元寶，黃金的重量達一千兩，每兩黃金折三十兩白銀，則

整整三萬兩白銀之數！匣上還附有一以絹布作紙書寫的密函，因而歷久不衰腐。密函上所書，更令黃金富夫婦驚奇萬分。

密函道：「吾遇高僧贈龍脈，當延四代恐不及；預留黃金一千兩，吾家子孫莫悲泣；龍脈蔭佑富四代，得此金者五代人；憑此當可成小富，穩守家業可渡日。」下款的留名，竟是黃金富的太祖，到黃金富恰好是黃家的第五代子孫血脈。

韋姬瞧得目瞪口呆，不明所以；黃金富却心潮起伏，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黃金富心道：那「青牛老人」的判斷，不料竟與太祖當年所遇的高僧所判如此吻合！由此足證，那風水地脈之學，果然神妙萬分！其不但可令人由窮變富，又可令人由富變貧；而由此而料，那「青牛老人」判斷的吾黃氏五代血脈，將由「大富變大空」，便絕非虛妄之言了……

黃金富轉念又暗道：我恰好是黃氏血脈的第五代子孫，那「大富變大空」之判，豈非將要應在我身上嗎？但爲甚我却於此絕境之時，又得千兩黃金？這「大空」之判，看來又不靈驗啊！

當晚黃金富心潮起伏，左思右想，竟絲毫感受不到得金千兩的喜悅。況且在他手下曾揮霍過百萬銀兩，這區區一千兩黃金，又怎會令他上心呢？

夫婦兩人，各有各的疑惑，各有各的心事，誰也沒有說話。而且整晚奔波，又花力氣掘井，早已累得連話也不想說了。朦朧中，黃金富和韋姬，這一雙妙人，竟面對着一千兩黃金，昏昏沉沉的入了夢鄉……

朦朧之中，黃金富忽然被一聲利刀的撞擊聲驚醒。他睜眼一瞧，不覺驚得心膽俱裂！祇見草房之中，挺立着三條大漢，每人手執寒光閃閃的鬼頭大刀，其中一柄，便正架在妻子韋姬的脖頸上面，另外兩柄猛地一碰，鏗鏘震耳，立刻響起喝聲道：「說，是要你妻子生命，還是要這千兩黃金！」

黃金富心性本就玄幻，此時不由在心中微嘆口氣，暗道：百萬兩白銀，已在我手上失去；千兩黃金眼見亦得而復失，那「青牛老人」所判十分靈驗，果然是「大富大空」，目下祇差是否「大富大貴」了！

他心中轉念，便毫不遲疑，立刻便有了決定，大聲道：「黃金雖可貴，生命價更高！若然要選擇，自然捨金保命也！祇是……」

持鬼頭刀大漢笑道：「原來是落泊的寒酸秀才，於此危急關口，竟仍不忘吟詩句！好，算你爽快，吾等也不爲難你，容你等保存生命便了！但祇是甚麼？」

黃金富道：「祇是我不太明白，爲甚你等知我剛得千兩黃金？」

大漢呵呵笑道：「此乃天降橫財於吾等也！吾等今晚正欲潛入增城大宅，隨便盜三幾十兩白銀過活。不料在大宅花園，發現你等正拚命挖掘枯井，更見你等手捧鐵匣遁逃，便料此鐵匣內必藏有甚麼驚人寶貝，因此悄悄跟踪而來。吾等伏在屋外，見這婦人掀起匣蓋，黃光迸射，才知原來是內藏黃金！你說，吾等還會放過這個發橫財的機會麼！嘿嘿！」

黃金富一聽，不由嘆道：「我明白了！這才當眞是螳螂在前，黃雀在後啊！黃金你等祇管拿去，祇是莫傷了我妻子生命。」

大漢笑道：「吾等求財活命，並非謀財害命，你既如此識趣，吾亦投桃報李，不但保存你等生命，更留下黃金一錠，供你夫婦二人活命也！」

大漢說罷，果然在鐵匣中取出一錠黃金，擲在地上，然後便捧起鐵匣，旋風般捲了出去，片刻已隱在黑暗中不見了。

黃金富怔怔的目送三條大漢消失在黑暗中，他忽然伸手狠狠的抽了自己一記耳光，祇聽啪的一聲，竟隱隱生痛，他不禁又哈哈的笑了起來。

韋姬驚魂未定，見夫君如此模樣，不由哭道：「相公啊！你莫非心痛那千兩黃金，得而復失，急瘋了麼？你快別如此折磨自己，我寧願用我的生命去換回那千兩黃金啊！」說着悲從中來，不禁放聲大哭。

黃金富却笑道：「姬妹，你哭甚麼？這千兩黃金失得好！失得妙極了！我心痛甚麼？我尚懷疑自己是否在夢中呢，這一切來得均太離奇了！如今看來絕非作夢，這一切均千眞萬確啊！」

韋姬奇道：「爲甚麼？」

黃金富道：「你知道麼？我於羅浮山飛雲峯黑龍潭吾家祖墳曾遇過一位騎青牛的老人，他見我向祖墳哭訴，便告訴我，說我家祖宗所踞地脈風水，乃『大富大空』、『大空大貴』的格局。我猶自不信，他便教我一條獲銀三萬兩的妙法，看我是否可以重新致富。後來發生的一切，你也親眼目睹了，我由大富變成窮鬼，得金又復失，這豈非『大富大空』，再也不能改變麼？而由此推斷，吾很快便可『大空而大貴』了，這還不值得高興！我還心痛甚麼？」

韋姬直聽得目瞪口呆，她欲待不信，但一切均歷歷在目，千眞萬確；她若然相信，這一切却又太過

離奇，令人不敢確信……好一會，韋姬才喃喃的道：「相公啊！所發生的一切，果然是從『大富』而變『大空』了……但不知如何方能由『大空』而成『大貴』？而且這『大貴』又於相公有甚好處呢？天啊，這一切太過離奇，却教人如何敢去面對？」

黃金富却胸有成竹，他眨了眨眼，意味深長的笑道：「姬妹啊！心焦甚麼？一切且從何處來，便往何處尋便了！」

韋姬吃了一驚道：「相公打算往尋那騎青牛的老人嗎？此地强盜如此厲害，只怕未找到他，相公便生命不保了！」

黃金富笑道：「不然，强盜只打有錢財主的主意，如今我已由大富變爲窮光蛋，還怕强盜光顧嗎？這可能便是『大富而大空』，『大空而後大貴』的道理吧！姬妹不必擔心，我主意已決，明天一早，便上羅浮山飛雲峯，尋那騎青牛的老人去也！」

韋姬道：「相公主意已決，我亦不敢相阻，但相公既去，留下我孤身一人，將如何是好呢？」

黃金富道：「那賊人留下一錠黃金，足有十兩，可抵三百兩白銀，也盡可將就過活了！我此行若一去不回，姬妹莫再以我爲念，或留或去，任憑姬妹你自己決定，但若我此行有甚收穫，必回來與姬妹你一同分享，決不會把你忘記！」

韋姬見黃金富心意十分堅決，知無可挽回，無奈歎了口氣，道：「相公既如此決定，我立定心意，等相公回來便了……相公也不必爲我牽掛，我自會照顧自己，好好生存下去，等相公回來，望相公千萬珍重，記着家中尚有我韋姬等你分享成果呢！」

夫婦二人，當晚殷殷話別，不知不覺天色已放亮了。黃金富決然對韋姬道：「姬妹珍重，我這便上路了！」

韋姬一聽，不由淚下，泣道：「相公保重，切記早去早回，莫教韋姬倚門望斷秋水啊！」

黃金富笑道：「姬妹莫要生離死別似的！此行吾確信必會『大空而大貴』，必獲甚麼好處！你該替我高興才是，哭甚麼？哭便膿胞了！你笑呵，不然我便走得不安心了！」

韋姬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她也不想夫君爲她牽掛分心，便依言咧嘴笑了，黃金富見了，這才呵呵笑着，大步走出草房外，逕向東行，一路直奔羅浮山方向去了。

＊　＊　＊

黃金富不畏艱辛，攀上羅浮山飛雲峯巔。此時他有心尋人，這才仔細把羅浮山的山勢審視了一遍。

但見飛雲峯對面峙立一峯，名爲浮山峯，與羅山飛雲峯合稱羅浮山。他家的祖墓，便位於兩峯之間的黑龍潭畔。對面的浮山，亂雲如箭從岩縫中射出，白雲翻滾，整座山峯猶如浮於海中。

黃金富一心欲尋那騎青牛的老人，因此也不作長久停留，很快便向他的祖墓地走去。因爲上次那「青牛老人」，便是在他的祖墓前面出現。

黃金富走了一段山路，終於抵達他的祖墓地，但四下寂靜，哪有「青牛老人」的踪影？他絕不灰心，坐着等了一會，等得悶了，便四處走動；走得倦了，便學着那「青牛老人」的樣子，俯仰低昂，瞧起那山勢形格來了。他此時根本就不識甚麼尋龍堪輿風水的奥妙，左看右瞧，也只大概發覺他家祖墓的山、水之勢，十分奇特而已，至於如何奇特？有甚妙處？他却茫然不知。

不知不覺，半日的光景過去了，黃金富雖然仍沒絲毫灰心，但肚子却已餓得咕咕而叫。他心中暗道：如此下去，只怕那「青牛老人」出現時，我已餓得死去了，還是先尋點吃的東西，塡飽肚子再說吧！

他四處走動，不知不覺走近飛雲峯的邊緣，他不由倒抽一口冷氣，但見對面浮山相峙，當中却裂開了一個大洞，深不可測，他試投石進去，根本便不聞聲音，顯見這洞穴不知有多深了！

黃金富正驚疑間，忽然又見洞穴邊沿，竟露出一隻竹籃，竹籃四角有麻繩繫牢，盤於一個大石輪上。黃金富心性本就玄幻，一見便自以爲是的笑道：「不錯！不錯！」這洞穴下面必定有甚好處，因此有人造好竹籃機關下去了！如今我有幸碰上，若不加善用，豈不有負上天安排下的這一大機緣？咦？說不定那青牛老人，便隱身下面，利用這竹籃上來，故意裝神弄鬼呢！」

他心念電轉，也不加細思，不去考慮這一下去，如何可以上來，他呵呵笑着，走到那竹籃前面，毅然決然的便爬上去了。

不料他剛坐上去，竹籃便呼的往下急墜，他但感耳邊山風呼嘯，刺人臉頰，隱隱生痛。他此時欲想中途停下，那是決計不可能的了。無奈只好閉緊眼睛，也不理下面到底潛有甚麼山精妖魔，毒蛇猛獸，只一心到地底再作打算。

也不知向下急墜了多少千丈，但覺竹籃忽地不動，料想已到地底了。黃金富從竹籃中爬了出來，且看是否可尋着青牛老人的踪跡。

不料穴底黑洞洞的，絲毫不見高低，且如有水一般，又滑又爛。

他剛一舉步，便一跤跌倒，才爬起來，右脚一失，又再跌了一跤。連續兩跤，把黃金富跌得昏頭轉向，不辨東西。

他好不容易才掙扎着爬了起來，向四周摸索。原來穴底並不太大，只有三數丈闊，四周均是石壁，並無甚奇異之處。脚下爛泥，又濕又滑，舉步維艱，黃金富心料不能久呆，便向原路摸索，不料那竹籃踪跡全無，料想他爬出時，竹籃早已重新昇上穴頂去了。

黃金富心中不由大駭，暗道：如今當眞是呼天不應，叫地不聞，猶如生葬地穴，却如何去尋那青牛老人？

換了其他人，身處此絕境，只怕早就嚇昏了，幸而黃金富心性玄幻，暗道：這必是祖宗風水地脈作怪，要我先在此地穴磨難吧……他這般轉念，心境十分平靜，並不往絕望處思想，反而充滿甘受磨難的信心。

他乾脆盤膝坐於地上，不作無謂的掙扎。這般也不知過了多少時日，他的信心雖然未失，但肚子已餓得十分難受。黃金富心道：古人每逢絕境，在雪地的便會吃冰吞雪，總能活命，可惜此地連冰雪也沒有，顯見吾之磨難，比之古人又嚴酷十分了！

漸而肚子餓得更難受，黃金富的玄根又犯了，心道：古人可以吃冰吞雪，此地雖無這等天然之物，但地上的爛泥，却也類似冰雪，不知是否可以代替？

他心中轉念，隨手便抓了一把爛泥，張口便塞了進去，不料吃進去時，微帶甘甜，倒能充饑解渴，精神也爲之一振，黃金富心中一喜，暗道：這地穴的「爛泥」，比之古人的冰雪，雖無過之，却也並無不及！

他一連吃了幾頓「爛泥」，不但不覺饑渴，精神血氣反而變得十分暢旺，體內似有一股熱氣奔騰，從心腹直到四肢百骸，十分舒暢。漸而他但感燥熱難擋，非要狠狠發洩一下不可了。

他猛地抬手，向身側的石壁狠狠拍去，以宣洩體內沸騰的熱力，他一掌只是胡亂發洩，毫無目的，不料一拍之下，石壁竟被拍得發顫，也不知他此時的力氣有多大了！但爲甚如此？黃金富此時渾然不察，他也並沒去思索。

石壁竟被他一掌拍震，黃金富心中不由大奇，他再一掌拍去，石壁竟然向後退縮了！露出一個小洞口，高僅及二尺。

黃金富心道：只管呆坐穴底，有何了期？左右是死便了，管他甚麼山精妖魔、毒蛇猛獸，且爬過去看看是甚光景吧！他此時體內熱力沸騰，勇氣倍增，與上山前相比，已判若兩人了。

黃金富鑽進小洞口，裏面竟是一條長長的通道，他約莫爬了六七里，但覺洞頂漸漸高了二、三尺，却依然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緩緩向前爬行。幸而他此時已再不感饑渴，渾身熱力沸騰，絕不怕耗盡，只怕發洩不出，把胸腔脹爆。因此他一直向前爬行，也不知爬行了多少里路，過了多少時日。

忽見前面隱約透出一點猶如星光的閃亮，黃金富暗喜道：「有光便有出路了！」於是更加奮力前爬。

不久亮光越來越大，黃金富知已接近出口，便加快爬行，一頭鑽將出去，果然已出了穴口。但見青的山，綠的水，又是另一個境界。

黃金富此時精神暢旺，力氣沸騰，不由一躍而起，竟達丈許，猶如仙人的騰雲駕霧，只是體內仍感躁熱難擋，周身血脈沸騰欲裂，眼見難以久撐下去了。

黃金富心中大駭，發瘋般拔足前奔，他此時風馳電掣的，也不知有多快多速，但只見兩旁花草樹木如飛的向後面捲去。

忽地，黃金富但見路旁有一道溪流，兩岸長滿菊花，溪水中亦飄滿菊花的花瓣。他一見不由大喜，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到溪邊，俯身便狂飲起來，狂飲之下，不覺便把菊花花瓣也吞進肚子中去了。

飲了一會，黃金富便感一股清涼之氣，沁入心脾，不禁燥熱盡消，血脈奔行有序，神清氣爽，十分舒服。舉手投足間，力氣已可收控，三幾百里路，崎嶇懸崖峭壁，此時已不在黃金富眼內了，黃金富心中漸感驚奇，暗道：我剛食「爛泥」，又飲「菊溪水」，怎的便如脫胎換骨，與前判若兩人呢？莫非那「爛泥」和「菊花溪」有甚奧秘麼？

黃金富開始思索這深入地穴以來的奇遇，但到底爲甚麼，却無論如何難於尋出答案。

雖然心中疑惑難明，幸而渾身力氣充盈，絕不感疲倦，因此黃金富一心前行，漸而也不再理會這許多疑惑。

他漫無目的，沿着「菊花溪」一路前行，不知不覺竟上了一座形似青牛臥伏的山峯，原來那「菊花溪」發源於此，一路下淌，也不知有多長，又不知流向何方？

忽然，黃金富發見青牛峯巔，兩棵檜樹，青翠如蓋，中間現出一座青色之門，門上豎着匾額，乃是「太虛幻觀」四個大金字。黃金富見了，料想觀內必隱有甚麼絕世高人，祇要見着了，便可解釋心中的許多疑惑，以及詢問自己的運命前程了。於是便連忙奔上前去。

就在此時，却見「太虛幻觀」內，先有一匹青牛探出頭來，然後呼地露出青牛背上的老者。黃金富一見，不由驚喜得大叫一聲道：「青牛老人家，我找得你好苦啊！」

原來這老人，果然便是黃金富曾在祖墓地上遇見的「青牛老者」，也不知他爲甚忽然會在此青牛峯「太虛幻觀」中出現。

祇見「青牛老人」呵呵笑道：「噢，原來是姓黃的傻小子！我老人家已指引了你一條獲取三萬両銀子的妙法，你想必也已到手，你既有信心重新致富，不會如吾所判的『大空』，你那還千辛萬苦到此作甚呢？」

黃金富微嘆口氣道：「哎，老人家莫挖苦我了！總之前因後果一言難盡矣！我如今才終於確信，我的祖宗風水地脈氣運，當眞一如老人家所判，的確已達大富變大空的境地啦！祇是尚有甚多疑惑難明，誓要探究明白不可，因此不畏生死，尋訪到此，不料果然遇上了老人家你，好啊，好極了！」

「青牛老人」笑道：「不好，不好極了！」

黃金富一怔道：「老人家看來非仙即神，遇上你，我的許多疑惑便可問明白，這不是很好嗎？爲甚麼不好？」

「青牛老人」笑道：「你有許多疑問，所以不好；因爲吾之『太虛幻觀』有個鐵規，凡世人有幸抵此地，皆可問三大難題；但却絕不許超過三個疑問，否則便立生災危！這豈非不好極了？」

黃金富一聽，却也不管許多，先問了第一個疑問道：「老人家，請問我墜落穴底時，所吃的『爛泥』到底是甚麼，十分神奇，不但充饑解渴，更可令人大增力氣！若然把此物帶返人間，那對於窮困無糧、奄奄待斃之人，不是一大恩物嗎？」

「青牛老人」呵呵笑道：「姓黃的傻小子，你可知道你墜落的地穴，豈是等閑之地？那是千年一遇的『龍脈之腹』啊！你所吃的，便是那龍脈腹中之物，吃進體內，猶如陡增千年龍脈靈氣，可令瞎子復明，起死回生，更何況是區區的饑渴呢？你既有緣吃進腹內，那千年龍脈靈氣已與你之血脈融滙，威力何等厲害？豈限於增長些許力氣！」

黃金富點點頭，表示明白，却立刻又問道：「既然如此，那爲甚我吃了那『千年龍脈腹中之物』，正感燥熱難擋，心胸血脈沸騰、膨脹欲裂之際，飲了那『菊花溪』之水，又立刻清涼沁入心脾，燥熱盡消，且神清氣爽，身上陡增百倍力氣，且可收放自如呢？」

「青牛老人」呵呵笑道：「此乃風水地脈學之精義也。你所吃的『龍脈腹中之物』，其性屬陽剛之物，十分威猛，若非你已有祖宗仙牛龍脈龍氣爲根基，決計承受不起，立刻便有血脈爆裂之危！而那『菊溪之水』，就是『龍脈之水』，再滙入花之精魄，乃陰中極品，你喝進肚腹，與那『龍脈腹中之物』相滙，恰成至剛至陽交滙之勢，陰陽滙聚，相輔相承，令你脫胎換骨，假以時日，便可達百毒不侵的地仙之體了！你這小子，竟連遇兩大地脈奇緣，正是你的祖宗風水地脈氣運所導引的呢！」

黃金富一聽，連忙點頭示意他已明白，想起祇剩一個疑難可問，便急忙把他此行的探究目的亮了出來！道：「是，老人家，我明白了！但老人家曾判我祖宗風水氣運，乃由『大富而大空』，再由『大空而大貴』，如今『大富大空』已確證無疑，而那『大空大貴』却於何時應驗？又不知如何叫『大貴』呢？」

黃金富見「青牛老人」沉吟不語，唯恐他反悔不答，便連忙加了一句道：「老人家，這祇是第三個疑問，老人家的鐵規我並無違反，你可是非答不可啊！」

「青牛老人」目注黃金富一眼，不由欣然一笑，心中暗道：此子命宮所示，祖宗風水山林位之「富氣」已蕩然無存，却「紫氣洋溢」，貴不可言，乃爲天下蒼生造福、尋龍點脈的一代堪輿富貴大師之相也！好，好極了，吾之尋龍堪輿地脈道絕學，終遇上一位極堪造就的衣砵傳人了！

「青牛老人」心中轉念，便忽然收斂笑容，肅然的道：「姓黃的小子，吾回答此驚世疑問前，先要替你另起一個名號，你可願意？」

黃金富此時急於解釋心中的疑惑，便想也不想，朗聲道：「好啊！一切但依老人家主意便了！」

「青牛老人」欣然道：「很好，你如今既已由大富變大空，大空得空無所有的『赤貧』，那便叫『赤松子』吧！」

黃金富笑道：「老人家，『赤』則『赤』了，但何來『松』，又何來『子』呢？」

「青牛老人」呵呵笑道：「霧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顯見松乃不畏風霜堅貞不移之物也；有如你從大富變大空，若不經磨練，猶如勁松般接受風霜雨雪考驗，又怎可再向前邁進一步？因此你的名號，便是『赤松之子』的喻意也！你能安抵吾之太虛幻觀，足證你已抵『赤松之子』的境界了！」

黃金富笑道：「赤松子！這名號也不錯，甚合我現時的處境啊！好，那我便改叫赤松子吧！」從

此，黃金富的眞名也就隱去，而改稱赤松子了。

* * *

「青牛老人」欣然一笑，向黃金富——赤松子招乎道：「好，赤松子，你便隨吾來吧！」

赤松子跟隨「青牛老人」，步進「太虛幻觀」中。他抬眼一望，但見殿中安放一座巨大的丹爐，左右有青龍白虎護衛，雖然那是木塑雕像，但神態逼眞，威猛之極，令人不敢稍存輕慢之心。

「青牛老人」吩咐赤松子靠壁向東盤膝坐下，却去提着一壺酒和一盤食物回來。赤松子偸瞧盤中一眼，發現那是三個雪白的石子，他心中不由吃驚暗道硬石子怎能吃下肚腹？

「青牛老人」把石子投入丹爐中，再取出來時，却已變成雪白的肉包子一般，吃進口內，甘甜味美，十分好吃。赤松子把酒也喝了，頓覺膽氣大壯，但感甚麼山精妖魔、猛物怪獸也全不在他眼內了。

「青牛老人」見狀，暗暗點頭，又欣然道：「很好！赤松子，你欲知如何可由大空變大貴，祇須穩守此丹爐！但切記須安定神氣，坐到天明，但有所見，皆太虛幻景，任其如何兇險，百般苦毒，亦須堅忍，不可作聲！你能做得到麼？」

赤松子笑道：「我此生已歷大富到大空的絕境，窮困如此皆經歷過了，還有甚可令我驚惶呢？老人家請放心，既所見一切均太虛幻景，並非眞實，我便祇當自己成啞巴，再不作聲便了！」

「青牛老人」神秘的笑道：「好，很好！但願眞能如此吧！」

說罷，「青牛老人」身形一晃，殿中已失了他的踪影。

赤松子心知「青牛老人」是有意考驗他的定力、信心、意志了，便也毫不驚惶，把身子坐定，心中祇當自己已身處虛無世界，一切均非實景，就連富貴榮華、金錢美女，也不過是過眼雲煙罷了……

不料他心中剛萌此念，突聽殿外一聲鼓響，隨即一位將軍，身長丈六，頭戴鳳翅金盔，身穿黃金袍甲，領着一隊兵士，鳴鑼擊鼓，吶喊搖旗，擁上殿中。瞧見赤松子，便厲聲大喝道：「西壁下坐着的是誰？見了本將軍怎敢不速速迴避？快通名姓！」

赤松子張口正欲回話，但忽然想起「青牛老人」的吩咐，料想這一切不過是考驗他的「太虛幻景」，便把嘴巴緊緊閉上，決計不肯吐開口。

那將軍被激怒了，喝令兵士搭箭射來，又令兵士用刀砍背，用槍兜胸戳心，十分歹毒。

赤松子但感身上痛楚萬分，但神智却十分清醒，決計任其千刀萬剮，也絕不開口說話。他心中抱持決絕念頭，身上便無鮮血流出，甚至連痛楚也漸漸減緩了。

那金甲將軍似乎十分無奈，終於帶引兵士，呼嘯着捲了出去。

不料金甲將軍剛離去，一陣腥風便從殿外撲了進來，隨即一條大蟒蛇，長達十餘丈，如箭般竄了進來，蟒尾把赤松子纏住，蛇口如血盆，向赤松子的面前張了開來，吐出兩個如赤焰的舌尖，刺入赤松子的鼻孔！

赤松子尙來不及轉念，又見一羣狠虎，從頭上撲下，咆哮之聲，震動大殿，獠牙如刀鋸般鋒利，把赤松子遍體咬噬，血流遍地！

赤松子身處此絕境，祇當自己已死了，却決計不肯呼痛作聲。

忽然又見許多兇神惡鬼，皆銅頭鐵角，猙獰可怖，跳躍而前，赤松子依然咬緊牙根，不作一聲。

忽然殿中又刮起一陣怪風，刮得昏天黑地，大雨傾盆，殿中水湧起來，直浸到胸口，轟天的霹靂，當頭打下，電火四射，連赤松子的頭髮也燒着了！

這等箭射、刀砍、槍刺、蛇噬、虎咬、鬼侵、水淹、火燒之苦，慘絕人寰，決非世人所能忍受……赤松子但感自己已死過千次百次，既然如此，死也死了，何必呼喊作聲？他心存此念，絕不動搖。

突聽一聲驚雷炸響，殿中忽然重復光明，一切均無復見。赤松子心道：好了！如今一片光明，想必再沒甚麼可以令我驚懾了……轉念忽然又暗道祇是不知我那姬妹現在何處？她是否心性堅貞，等着我回返呢？

赤松子此念剛萌，突見殿外又擁進一隊兵馬，正是那金甲將軍去而復返。金甲將軍指着赤松子大喝道：「你這小子！不肯通報名姓，我便奈何不了你嗎？來人，速到羅浮山脚草房，將其妻韋姬擒來！且看你妻子是否知你名姓！」

一隊兵士如飛的領令去了。

不一會，便押着一位俏麗女子，擁了進來。赤松子睜眼一瞧，果然正是他的妻子韋姬！他尙未萌生主意，那金甲將軍已搶先發威了。

祇聽金甲將軍大喝道：「來人！先把此婦人打三百殺威棍，看她敢不敢閉口不作聲！」

兵士一擁上前，按下韋姬，便毫不留情的用軍棍痛打起來，直打得韋姬皮開肉綻，鮮血迸濺！但韋姬竟然一聲不吭，咬牙堅忍。

赤松子見狀，心如刀割，登時連「青牛老人」的吩咐也忘記了，暗

道：爲了我一己私利，竟累姬妹受此刑辱，就算吾因此而能由「大空」變爲「大貴」，却又如何？於心何忍！心中轉念，便欲作聲，自報名姓，以免韋姬再受此慘酷折磨。

就在此時，耳際却忽地鑽入韋姬的呼聲：「夫郎啊！你身承納祖宗仙牛風水龍脈龍氣，又食龍脈腹中之物，再飲菊溪地精之水，此身已成百毒難侵之體，怎可如此兒女多情，令意志動搖？你若一開口，你便將萬劫不復，休想再入那『大貴』之門了！」

赤松子口雖沒開，心中却道：「吾雖能入『大貴』之門，但因我一己私利，累姬妹你受此刑辱，敎我如何心安？」

耳際又傳來韋姬的聲音道：「不然，那『大貴』之門非同小可，絕非一己之貴，而是山川地脈之貴，你若能步入此門，則可以此地脈之富貴，令天下貧苦蒼生因而富貴，造福天下蒼生，決非爲你一己私利啊！因此啊……」

赤松子心中忙道：「因此甚麼？」

耳際韋姬的聲音道：「因此，韋姬就算身受此折磨，就算千刀萬剮，亦心甘情願，絕不抱怨！」

赤松子一聽，不由熱血沸湧，心道：爲了造福天下蒼生，姬妹婦道人家，亦有此堅貞氣概，難道我堂堂七尺男子漢，竟如此軟弱，不及婦人女子的堅强麼？

他這般轉念，便驀地把眼睛閉上，再不去瞧殿中的一切慘酷景象，立刻，韋姬的慘酷叫聲便消失無踪了。

代之而起是那金甲將軍怒聲道：「這小子大道已成，已難奈他何了！留着無益，不如立刻殺了，好敎天下永遠安寧平靜！」

赤松子一聽，心中怒道：「豈有此理！當今天下蒼生受苦，戰火慘酷，還道天下安寧平靜麼？若我眞的大道有成，必仗義執言，靖平天下窮困、戰火之禍！」

他心念未了，只見一名兵士，手提大刀，走上前來，向赤松子的脖子猛地一揮。赤松子但感脖子一陣涼風掠過，自知已身首異處了！他不由大怒，心道：世間竟有如此不公平之慘事！就因一個名姓不肯相報，竟便刑辱妻子，斬人頭顱……他心中熱血沸騰，到底按捺不住，冲口而出大叫道：「吾若大道有成，必敎天下窮困、戰火、不平，盡化泥土！」

他叫聲未落，耳際忽地响起一陣悅耳仙樂，似從九霄飛下，令人神怡心曠。他不由驀地張開眼來，但覺自己仍端坐於殿中丹爐前面的一角，丹爐中却閃出一道黃光，灼人眼目，其餘的一切幻象，此時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赤松子心中不由又驚又喜又奇，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否已闖過考驗難關，又是否已得大道，已成「大貴」。

他自丹爐瞥去一眼，但見黃光灼目，心中一動，暗道：莫非爐中藏有「答案」麼？他霍地一躍而起，走到丹爐前面，探手入內，觸着的竟是一册書卷般的物體，於是便猛地抽了出來，果然是一册書卷，以及一封錦囊。

赤松子向書卷定睛一看，上面用金字寫着「龍脈眞經」四字。

赤松子也不忙掀開，先把錦囊拆了，只見裏面是一紙密函，密函上寫道：「太虛幻觀青牛峯，千年風霜一老松；青牛老人乍現世，龍脈眞經嫡傳中；造福蒼生且歷世，大貴之道乃尋龍；憑此自可解迷惑，何必苦問富與空！」一共八句五十六字，最後戛然而止，似乎再不肯多示露半句。

赤松子亦不太明白「密函」之意，但也不急，接着又掀開「龍脈眞經」，仔細瞧了起來，他剛一觸目，立刻便令他心神俱往。

原來「龍脈眞經」起首便闡釋何爲龍脈之道。只見起首文道：「山也，何以謂之龍？蓋因龍乃變成之物，活潑矯健，變幻莫測，忽隱忽現。忽爾潛藏深淵，忽爾飛騰雲霄；忽爾現首不現尾，忽爾興雲而佈雨；因其風雲隱微，是故以龍喩山，稱爲龍脈。」

接而又解釋何爲「風水之道」：「龍脈，即山脈之神髓也；山須以水輔，即龍遇水方能變化，遇風雲方可昇騰，是故龍脈之道，又稱風水之學，世間又稱此爲堪輿尋龍。」

往下，又逐一闡釋天地乾坤、大地山川的無窮奧秘，直把赤松子瞧得神迷魄往，渾忘了天地、時間，以至他本身的軀殼。

赤松子就在「太虛幻觀」的大殿中盤膝而坐，手捧「龍脈眞經」苦研不息。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不知殿外已經歷了多少春花秋雁冬雪了。幸而他自吃了那「龍脈腹中之物」，飲了那「大地精魄菊溪之水」，又呑了那三顆「石頭包子」，也不覺餓，也不見渴。

終於，赤松子把「龍脈眞經」，以及那封錦囊，往懷中一塞，便一躍而起，大笑道：「呵呵！我終於明白了！甚麼大富大空，甚麼大空大貴，全隱於大地龍脈無窮奧秘之中！吾祖宗龍脈令我由大富變大空，恰好又令吾成了『大貴之道』，不過此貴非吾一己之貴，而是天地萬物，天下蒼生由大空大窮，而變大富大貴之道啊！這才是眞正的『大空而大貴』也！」

赤松子一頓，又連忙向殿中寂靜無聲挺立不動的丹爐跪下，恭而敬之的叩拜道：「老人家，你雖然再不肯現身，但我知道你老人家便是得道的道老祖宗老子李耳啊！你視我爲嫡傳弟子，傳我『地脈學大富貴之道』，我明白你老人家的用意，乃是運用驚世奇學，造福世人，敎天下窮困淒苦之人，踏上大富大貴之途也！赤松子怎敢有違？必當遵而行之啊！老人家你雖沒正式收我爲徒，但既授我以驚世奇學，便即我赤松子的恩師，丹爐便有如恩師你，赤松子謹在此誠心叩拜了！」

赤松子一連叩了三個頭，行了拜師大禮，這才一躍而起，也不再逗留，逕自走出殿外，外面依然是一派花紅葉綠的仙家世界。

他循沿路走下青牛峯，又沿那「地脈之精菊溪」，走入那漫長的通道。他此時爬行起來，已今非昔比，簡直是判若兩人了。但見他身子貼着地底，眼前忽地閃過殿中所見的「風雷雨電」的情景，心中便不由一動，一套令世人震驚的曠世武學——風、雷、雨、電自然神功，即創悟出來了。

赤松子身形一變，竟化作一股橫貫曠野的長風，沸沸揚揚的在漫長的通道中穿行！他進時花了不知多少時日，去時却僅須半個時辰。呼地一下，便捲出了通道，抵達那黑沉的穴底。

他脚下剛踩上那「爛泥」，心中便不由一動，彎腰挖了一把，貼身藏好。他雙足一踏，猶如騰雲駕霧，飄然而昇，眨眼便昇上羅浮山的飛雲峯黑龍潭側。他回頭向那千丈地穴一望，只見空寂黑沉，那下垂的竹籃早已不見踪跡了。

赤松子此時已悟透「龍脈眞經」的絕學，也不覺甚驚奇，他自然明白，他所遇所見所歷的一切，均不過是「青牛老子」演化的「太虛幻景」罷了！不過，他懷中所藏的「爛泥」，却是實實在在的，千眞萬確的「龍脈腹中之物」，乃可令人起死回生的千年奇珍。

赤松子風馳電掣掠回羅浮山脚的草房，遠遠的望見草房中走出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老態龍鍾的，走到一個木柴堆前，捧起一把，又轉身欲返回草房。

赤松子不由吃了一驚，心道：這草房只有妻子韋姬一人獨居，怎的添了一位老婦呢？他連忙猛吸口氣，呼地掠到老婦身前，道：「老婆婆！你是誰？」

幾乎是同一時間，那老婦亦驚訝的顫聲道：「小哥兒！怎的突然出現？嚇了老身一跳！你……你到底是誰？」她一頓，點點頭，又搖了搖頭，滿頭的白髮一陣晃動，喃喃的自言自語道：「……像！太像我那個相公！不，不像，我那相公怎會是如此小哥兒模樣？老天！這到底怎的了！」

赤松子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忙又問道：「老婆婆！你相公是誰？這屋中的女主人現在何處？請老婆婆快說清楚啊！」

老婦却更吃驚了，她定定的盯着赤松子，喃喃的道：「你！你到底是誰？來自何處，是怎的知道這屋中的女主人？她姓甚名誰？是小哥兒的甚麼人呢？」

老婦的一連串疑問，把赤松子弄得又好笑又好氣，不由失笑道：「我當然知道這屋中的女主人，因爲她是我的妻子韋姬啊！你到底是誰？怎的如此驚駭？我的模樣會吃人麼？呵呵……」

赤松子的笑音未落，那老婦已失魂落魄的尖叫一聲，手捧的木柴也嘩啦一聲掉落地上，一面失聲的尖叫道：「天啊！你是相公……你是我的相公黃金富！怪道你與我相公少時一模一樣了！老天，我到底是否身處夢中呢？」

赤松子(亦即昔日的黃金富)，此時亦猛吃一驚，不由目注老婦一眼，此刻他的目力已今非昔比，立刻便在老婦的眼中尋着一種他十分熟悉的神韻，那是妻子韋姬的獨有靈幻根性啊！世人的容貌皆可隨年歲而大變，但世人固有的神韻却是深潛不移的。

他因此已毫無懷疑，失口叫道：「姬妹……你是我妻子韋姬！但你怎的變成滿頭白髮的老太婆了？想來我不過是剛離開十數天而已！」

那老婦淚流滿面，跨前一步，欲擁抱赤松子，却又連忙退縮兩步，似又不敢相信眼前的「小哥兒」，當眞是她的夫郎君。終於，她長歎一聲，道：「你果然是我的相公黃郎，但你一去數十年，此時却還回來幹麼？我……我已是老朽之身，可以作你的祖母有餘了！又怎可以再夫妻相認？哎，今時今日，却是見如不見啊！」

赤松子亦長歎口氣，似亦十分感觸，喃喃的道：「姬妹呵姬妹！是我害苦你了！果然是山中一月，世間百年，枉我自以爲僅離開十數天呢？恩師的太虛幻景，也委實太神奇了！」

他喃喃自言自語了幾句，韋姬因心神震撼，也不知他說甚麼，事實上，她也根本聽不明白。

赤松子畢竟已今非昔比，他心神略一晃搖，隨即便收攝住了。他忽然伸手拖着老婦——韋姬的手，含笑道：「姬妹，走吧，回家去，我總有辦法令你重新尋回已失去的青春日子。」

老婦——韋姬半羞半驚，因爲在她身邊手拉手的，是一位可以作她的孫子的小哥兒，但她的靈幻根性，果然仍深深潛伏，便抱着好歹一試的心理，隨赤松子返回草屋。

草屋中一切依舊，昔日黃金富的衣服鞋襪，依然保存完好，甚至那當年掘井挖出的鐵匣中太祖留下的錦囊，亦保存得完美無缺。老婦——韋姬伸手一指那封錦囊，喃喃的訴說道：「哎，錦囊上的文字，我……我每日均讀上三幾遍，由此推知，相公你，你必定是運命奇特，另有奇遇，我才因此有信心、勇氣一直呆等下去呢！」

赤松子搖頭苦笑，他此時已不必再去推究錦囊中太祖留下的五十六字眞言，因爲他的學識見解，已不知比留字的太祖强勝多少倍了！他仔細的目注老婦——韋姬一眼，確證她的「靈幻根性」尚深深潛伏，便不再猶豫，在懷中摸出那塊「爛泥」，塞在老婦——韋姬的手中，決然的道：「快！姬妹快把此物吃了，待會再與你細說一切好了。」

老婦——韋姬低頭向手捧的物體一瞧，祇見形似切碎的牛肉，還十分新鮮，血淋淋的，她不由吃驚道：「相公，這不是生牛肉麼？怎能生吃？」

赤松子微笑道：「姬妹不必問爲甚麼，你但欲尋回已失去的青春歲月，便快把此物吃了，快吃，再遲此物便失去效力了。」

老婦——韋姬一聽，心中雖然半信半疑，但「尋回失去的青春歲月」，試問有哪一位婦人女子不夢寢以求？因此她咬了咬牙，也不再追問，便把那「生牛肉」似的東西，塞進嘴裏，便大嚼起來，入口但感毫無腥味，反覺一種異常奇特的甘甜鮮美，她嚼得更饞更快了。

赤松子見着，不由欣然一笑，他深知這「爛泥似的生牛肉」，威力驚人之極，而且，很快便有奇效應驗。

不一會，老婦——韋姬便把手上的「生牛肉」似的東西全吃掉了。立刻，她便感一股强大的熱氣，從她的肚腹中積聚散發，衝向她的心肺、血脈，以至四肢百骸；她但感心胸熱力越來越充盈，血脈似乎一改平日沉緩，變得如沸騰的激流，這種感覺十分奇妙，她平生亦祇有在她少女嫁作黃家婦，花燭洞房的一霎，才有如此激蕩沸湧的感受。

她驚駭之下，不由伸手欲撫頭歎息，却剛好把一條頭髮扯了下來，她下意識的向手指縫中的頭髮瞧了一眼，心中不由更爲驚駭，原來她手中的頭髮，已由原來的雪白銀髮，變成烏黑潤澤的少女秀髮了！她此時也不知是驚是喜是奇，失聲叫道：「怎的了？我的白髮怎的變黑了！」她一頓，又尖叫道：「哎呀，怎的連我的聲調也變作如少女般呢？」

赤松子却已目睹她的急速變化，欣然的笑道：「既然如此，你的心境是否有變？」

老婦——韋姬含羞的一笑道：「自然有變啦！哎喲，我怎的忽然感覺自己正在作第二次新娘子似的，這不羞死人了？」

赤松子呵呵笑道：「少女思春，人之常情，有甚可羞之處呢？你祇要照一照銅鏡，你便決計不感驚羞了。」

老婦——韋姬一聽，果然快步走去木桌，取出一塊銅鏡，那是她的夫郎在會稽(即今杭州)郡特地買回送給她的，她一直小心保存了數十年。她捧起銅鏡，向自己的臉容一照，她不由失聲叫道：「你是誰？怎的如我少女時一般無異！」原來鏡中一位俏麗如花的少女，正隨着她的叫聲，頑皮的張口眨眼，眼波如水，十分嬌俏！

赤松子不由呵呵大笑道：「姬妹啊！妳竟問鏡中人是誰？她不就是已返回青春少女時代的美人兒韋姬麼，你難道連自己的少女模樣也忘記了？」

老婦——韋姬又驚又喜，喃喃的道：「眞的麼？我眞的重返少女青春歲月麼？」但她不必等夫郎的回答，已知這一切均是眞實的了，因爲她發覺，她喃喃自語時，鏡中的少女亦朱唇輕張，她眨眨眼，鏡中少女也眼波流轉；她吐了吐舌，鏡中少女也頑皮的輕吐香舌……這一切，不就是她少女時代，最喜歡的動作表情麼？終於，她不能不相信，鏡中的少女便是她自己，她的確從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變回少女般青春美麗的韋姬了。

更奇妙的是，韋姬但感自己已重復青春活力，甚至少女的羞喜頑皮靈幻性子，也重新返回她的心靈。韋姬不由格格的笑了，她的笑聲亦有如她少女時的清脆悅耳、十分動聽，她盯着赤松子，笑道：「黃郎！黃郎！你到底學成了甚麼仙法？既可令你自己青春常駐，又可令我返老還少？你……你到底是人是仙？是神是鬼呢？」

赤松子見韋姬的心靈已與「龍脈腹中之物」的威力化合，她的靈氣根基又十分深厚，因此可以立生奇效，心中不由大感欣慰。因爲如此下來，他便可與她一道行走江湖，遍歷山川形勝，爲天下蒼生造福了。

赤松子已確證妻子韋姬，亦是「尋龍堪輿」道中之人，便不加隱瞞，把他此行所遇所見所歷，一一告知韋姬，說到殿中一幕，那金甲將軍把她捉拿到那兒，用嚴刑拷打

她來考驗他時，赤松子道：「我當時便察覺，姬妹的靈氣被引到青牛峯上了，幸虧妳的靈氣未失，且十分深厚，才助我戰勝心魔的殘酷考驗，而因此我確信，姬妹妳必然尚在人世，心性堅貞，在等我回返呢！」

韋姬格格笑道：「我也不知我的靈氣有多深厚，但我知你帶回來給我吃的東西，乃驚天動地的稀世寶物，未知這到底是甚東西？」

赤松子微笑道：「我因爲確證姬妹的靈氣尚存，因此在走出『太虛幻景』時，順便把那東西抓了一把回來，我深知這對姬妹靈氣誘發將大有助益。因爲那是『龍脈腹中之物』，深潛於千丈下的龍脈腹中，威力非同小可，可令人返老還童，甚至可起死回生呢！」

韋姬點點頭道：「原來這叫『龍脈腹中之物』，果然威力無比，令我尋回失去的四十年寶貴青春歲月，但請教相公，你的恩師老子李耳，既已傳授你『龍脈眞經』的絕學，更替你另起赤松子名號，你顯然已是玄道中的人物，是否知道相公將如何由『大空』變爲『大貴』呢？這可是你此行尋求的答案與目的啊！」

赤松子不由微微一笑，心道：姬妹果然靈氣深潛，四十年前我臨別的囑咐，她竟依然牢記於心，赤松子微笑道：「此乃吾道中之大旨也，我自然已參悟透了！」

韋姬此時對這「龍脈之道」，不知如何已十分嚮往，忙追問道：「那到底如何由『大空』變爲『大貴』呢？」

赤松子見韋姬緊纏不放，便知她的靈性已被誘發，且已集中到恩師老子李耳所授的「龍脈之道」上來了。他不由欣然一笑，道：「吾知則知矣，但却非爲己而知，而是爲他人而知。因爲所謂『大貴』，乃指爲天下蒼生造福之貴，並非吾一己之貴。千千萬萬人的福祉，才是眞正的大貴，一人一物之貴，不過是過眼浮雲般小貴而已，姬妹明白其中的要旨麼？」

韋姬好一會沉默不語，似在思忖赤松子話中的含意。終於，她點點頭，若有所思的道：「是！一人一物、一己一事之貴，不過是過眼浮雲，就如相公由大富，眨眼大空，甚至得而復失，一切皆十分短暫也。但若爲天下無數蒼生，由大空變大貴，吾等之道，將留存萬世，豈非眞正的『大貴之道』嗎？」韋姬一頓，已決然的道：「韋姬已歷劫餘生，世情亦已悟透，未知是否可隨你一道，同走這『大貴之道』呢？」

赤松子一聽，不由呵呵笑道：「姬妹靈氣深厚，且『龍脈腹中之物』已然入體，已成『龍靈之身』，自然得心應手、事半功倍也！但也不必焦急，一切且於歷練中領悟此中奧秘吧！」

韋姬一聽，大喜道：「好啊！相公，不，韋姬應改稱『赤松哥哥』啦！」

赤松子奇道：「爲甚麼？」

韋姬格格笑道：「赤松哥哥，你家的祖宗龍脈，不是由大富變大空，又由大空化大貴嗎？果然引發諸般奇緣，且過去一切，得而復失，又失而復得，皆過眼雲煙，一去不返，你已脫胎換骨，我已返老還少，往者已如流水消逝，新的一切不正重新開始嗎？就如韋姬剛與你相識一般，而這個『你』，不就是『赤松哥哥』嗎！」

赤松子見韋姬深潛的靈幻根性，果然被「龍脈腹中之物」誘發了，對其中的「龍脈之道」，不但已有所悟，且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果然是「尋龍道」中之人。便欣然一笑，亦不持異議，心道：這「赤松哥哥」的稱謂，倒也十分好聽啊！

這夫婦二人，歷經磨劫，不但外形脫胎換骨，就連精神心境，也與昔日判若兩人了。

當下韋姬又格格一笑道：「好了，既然你並無異議，這『赤松哥哥』的稱謂，你便脫不掉的啦！赤松哥哥，你說去天下歷練，爲天下蒼生尋那由大空變大貴之道，未知有何打算，又從何入手？」

赤松子微一沉吟，目光忽然觸着韋姬依然緊揑不放的銅鏡，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鏡吾當日購自會稽(即今杭州)郡，吾於「太虛幻觀」中目睹，那風、雷、雨、電皆起自南面，此乃預兆南方天機有變、風雲變幻也！既然如此，吾便順此天機之勢而行吧！

於是，二人便遊歷天下去了。

蓮花龍穴　誕生西施

原來此時正是春秋末年，吳國與越國爭霸最慘烈的年代，戰火無日無之，天下百姓均慘受荼毒，如置水火。

吳王闔閭率兵攻越國，越國王勾踐與闔閭大戰於檇李(今浙江嘉興西南)，闔閭被勾踐一箭射中前胸，負傷逃走，吳軍因大敗，勾踐的越國因而大勝而回。

吳王闔閭返國不久便因傷重死亡，傳位其子夫差，並囑夫差替他報仇，非滅越國不可，夫差不忘父仇，大舉治軍，武力日益强大。

越王勾踐箭傷吳王，大勝而回，却生驕怠、沉迷酒色，朝政鬆懈，軍力渙散，與吳國强軍對峙，

危機四伏，岌岌可危。

而吳王夫差心性殘暴，爲報父仇，擴軍備戰，殘酷壓榨吳國百姓，因而民間苦不堪言。

相反越王勾踐雖因驕而鬆懈朝政，但治國寬和，所以都會稽郡百姓安居樂業，一片升平景象。因此天下諸侯，皆畏懼吳國，而同情越國，祇是懾於吳國的威勢，不敢公開助越抗吳。吳、越兩國的國運時勢，處於一種十分兇險微妙的境地。

赤松子、韋姬夫婦，正是於此微妙的時刻，飄然抵達越國都會稽郡(今杭州)地域。隨行的，竟添了一頭身上半黑半白的怪猿，這黑白猿似已通靈，竟緊隨赤松子夫婦二人一路奔走。

突見一座山峯，聳立於一座綿綿的山脈上面，其狀有如山之母，生下山之子似的。

赤松子心中一動，問身邊的韋姬道：「姬妹知此山之妙麼？」

韋姬笑道：「山中長山，果然奇妙！我知魯稽城北五十里，有一座會稽山，會稽山下，有一母山，叫苧蘿山，莫非便即此子母山麼？」

赤松子一聽，不由暗道：子母山，子母山莫非暗兆有母才有子，有苧蘿才有會稽山？但更深一層，又未知預兆甚麼？赤松子心中動了疑念，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此時就算有九牛二虎，亦拉他不動了。

韋姬見赤松子走走停停，東張西望，倒反而焦急起來，嗔道：「赤松哥哥呵，似這般走法，何時方可抵達杭州城？眼前一座荒山，一座野嶺，有甚麼好看的？」

赤松子微一沉吟，便微微一笑道：「姬妹休輕覷了眼前兩座荒山野嶺，假如我告訴你，兩座山脈將潛隱兩國沉浮起伏，興亡交替，你信不信？」

韋姬雖然初涉世事，但於「國家興亡」之事，却也聳然動容，她俏眼不由一圓，瞧着赤松子道：「赤松哥哥，你這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麼？兩座荒山野嶺，竟牽連兩國沉浮起伏、興亡交替？若非韋姬知你脾性，別人聽了，必定把你當瘋子了！」

赤松子微微一笑，也不去辯駁，淡然道：「瘋與不瘋，且看交錯時空……」

赤松子話音未落，韋姬便忽感一陣喉乾舌燥，竟說不出話來，好一會，才失聲的叫道：「相公啊！赤松哥哥！我……我好渴呵！」畢竟還是大家閨秀，她自少習慣依賴赤松子的照料，辛苦起來，便不由大叫起相公來了。

赤松子尚有點不明所以，暗道：姬妹今早剛喝過溪水，怎的便口渴難禁？他並不知道，他自己內力通玄，自然不感口渴，但韋姬功力遠遜於他，又初涉江湖，口渴的苦楚，她如何忍受得住？

那黑白猿却似通靈，善於窺測人意，見韋姬痛苦的模樣，便緊張得呼的一聲跑走了。僅一會，牠又跑了回來，連比帶劃，吱吱呱呱地向韋姬連連示意。

赤松子奇道：「姬妹，黑白猿牠說甚麼？」

韋姬口渴難禁，呻吟一聲，又喘了口氣，這才喃喃道：「黑白猿說，距此處不遠，有……一片西瓜田，裏面長有無數大西瓜，正好用來解渴！赤松哥哥，快跟黑白猿去吧！」

赤松子又忙道：「黑白猿沒說，西瓜田是否有人種植呢？」

韋姬嗔道：「我快口渴死了，管他有無人種植！」話音未落，她已和黑白猿一道，呼地向苧羅山西面掠去了。

赤松子嘆了口氣，心道：口渴當眞如此難受麼？他無奈祇好跟上前去。

赤松子飛掠上去，但見苧羅山脚西面，果然有一片翠綠的西瓜田，裏面隱約伏了無數鮮綠的大西瓜。他正猶豫間，韋姬和黑白猿已掠入西瓜田中，各自摘了一個，以掌力劈開，大吃起來。

韋姬吃了大半個西瓜，口渴解了大半，她抬眼見赤松子依然站着不動，不由又好笑又好氣的大叫道：「呆子！站着幹麼？不吃白不吃，你便渴死了，這西瓜也不會領你不吃的情呵！」

赤松子眼見韋姬和黑白猿吃得津津有味，不由也吞了口唾沫，他忽然也感口渴了，委實抵受不住西瓜的誘惑力，無奈一笑，也掠入西瓜田中摘了一個，伸指一彈，西瓜皮應聲而破，捧着也大吃起來。

韋姬一見，樂得格格大笑道：「好呵！赤松哥哥！有瓜吃瓜，有渴解渴，才非呆子也！」

赤松子無奈一笑道：「不問自吃，這豈非偷麼？」

韋姬又好氣又好笑道：「偷便偷了，總好過活生生渴死呵！而且四下無人，吃他三個西瓜，祇有你知我知黑白猿知，打甚麼要緊了……哎喲，有人來了，快逃呵……」

韋姬說着，捧着小半西瓜，就欲溜走，却被赤松子一手扯住了，輕聲道：「逃不得！」

韋姬氣道：「爲甚逃不得？難道等人來拉來捕麼？」

赤松子嘆了口氣道：「恩師有訓示：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受天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此爲尋龍秘訣的入門精訣，吃也吃

了，偷也偷了，若再逃走，這偷兒之名，便永難消除！」

韋姬嘆了口氣，看怪物似的瞧着赤松子，喃喃道：「若不逃，這偷兒之名，祇怕立刻就來到了！」

韋姬話音未落，那人已走近來了，原來是一位中年樵夫，背着一綑柴，向西瓜田這面走來，大概砍柴累了，也來摘西瓜解渴。

中年樵夫恰好擋住韋姬的去路，此時便要逃也逃不掉了，不由跌足嗔道：「看！赤松哥哥！你欲除偷兒之名，偷兒之罪却立刻來了！」

赤松子微微一怔，便向那樵夫走過去，拱手道：「請問大哥，這片西瓜田是誰種植的？」

中年樵夫一聽，向韋姬瞥了一眼，見她手上仍揑着小半個西瓜，不肯丟棄，不由呵呵一笑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片西瓜田，是施某夫妻二人，辛勤種植，自然長得豐茂之極啦！」

韋姬耳尖，一聽便失聲叫道：「不好！果然是瓜主來了！」

赤松子無奈道：「這位施大哥，剛才我等因口渴難禁，不愼摘了三個西瓜吃，値銀若干？請施大哥報個價錢，我等好如數奉還。」

中年樵夫——施大哥一聽，向赤松子等仔細一瞧，但見黑白猿似猿非猴，樣貌醜陋，但赤松子和韋姬，却俊美如金童玉女，登時心中一動，也不知觸起甚麼心事，不由呵呵一笑道：「吃便吃了，打甚麼要緊？施某佢願你等再多吃幾個呢！」

韋姬見這施大哥答得如此奇怪，不由一怔道：「爲甚麼巴不得我等多吃幾個？你這西瓜可拿去鎮上賣高價錢嘛！」

施大哥笑笑，感觸的道：「不爲甚麼，因爲孩子最喜歡吃西瓜，看着他們吃西瓜的樣子可愛極了！可惜施某空種了大片西瓜田，却沒孩兒，難以一睹娃兒吃西瓜的模樣，施某視爲終生憾事。今日幸而一見，因此不但不收錢，反要說聲多謝哩！」

韋姬見施大哥甚有趣，不由大喜，樂得格格大笑道：「赤松哥哥！如何？不吃白不吃，如今吃了，不但不必背偷兒之名，反而掙了聲多謝呢！」

韋姬得意忘形，一句「赤松哥哥」冲口而出，不料言者無心，聞者却有意，那施大哥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忙向韋姬道：「這位姑娘，你剛才稱誰赤松哥哥嗎？」

韋姬奇道：「叫便叫了，有甚稀奇？因爲他便是赤松哥哥啊！」

她說着，毫無機心的伸手向赤松子一指，格格笑道：「他姓赤，名松子，不叫赤松哥哥叫甚麼了？」

施大哥却聳然動容道：「目下江湖傳聞，世上出了一位絕世奇人，原名黃金富，乃南越(即今南粵)羅浮山增城人，世代販鹽，是當地的首富。不料到第五代的玄孫輩，却家道中落，由大富變大空。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第五代孫兒，竟因此而遇上得道老祖老子李耳，授以尋龍眞經絕學，成了得道老祖的衣砵傳人，由大空一躍而成大貴，又易名爲赤松子，這豈非神妙之極麼？」

韋姬見施大哥把赤松子讚得天上有地下無，却並無她韋姬的份兒，其中也根本不提她半句，心中便感不是味道，暗道：世人把他如此吹捧，他眼中還有我韋姬麼？她不由嗔道：「施大哥莫把他吹得天花亂墜，他雖然是如此，却不是甚麼天下無雙的奇人異士！他也絕不會以此自居！施大哥說順了嘴，不怕言過其實麼？」

施大哥見忽然惹怒了韋姬，不明所以的喃喃道：「你既然稱他爲赤松哥哥，如此親密，爲甚又不高興別人稱讚他？這豈非自相矛盾？」

韋姬咬唇道：「若再讚他，他的尾巴便翹到天上去了！而且……而且他也不敢以天下無雙自居！不信便問問他！」

施大哥又驚又奇，向赤松子道：「是麼？」

赤松子微微一笑道：「天下之大，人外有人，强中更有强中手，江湖處處潛龍臥虎，赤松子又豈敢以天下無雙自居？」

赤松子這一說，無疑是坦認他便是那位承納「大富大空、大空大貴」的奇人。施大哥一聽，不由目定神呆，他定睛瞧着赤松子，心道如此能人，不料竟是一位如此俊美的青年人，若非親眼目睹，便殺了我也不會相信啊！

韋姬見施大哥怔怔的不言不語，以爲他又不信赤松子眞有如此本事，別人輕覷赤松子，也同樣令她氣惱，她不由又冲口而出道：「施大哥不信他有眞本事？不怕告訴你，他祇須妙指一點，便可以化腐朽爲神奇，令人朝貧夕富，發一筆大財，簡直妙不可言！」

施大哥一聽，忙向赤松子道：「信！我信之極了！但大師既然可以令人朝貧夕富，未知是否可令人留點血脈，以存於世？」

赤松子未及有所表示，韋姬却搶着道：「施大哥向赤松哥哥出甚難題？甚麼叫留點血脈，以存於世？」她唯恐別人爲難她的赤松哥哥，便連忙維護着他。

施大哥見韋姬一副初涉人世的嬌憨模樣，不由微笑道：「這並非難題，而是人生應有之義，好比有

父母才有姑娘你，這便叫留下血脈，亦即有個孩兒。」

韋姬雖曾爲人妻，但對世人這等「生孩子」的妙事尚未經歷，不由俏臉一紅，瞧了赤松子一眼，心道男與女在一起，便有「生孩子」這回事了麼？她越想越玄，越想俏臉越紅，竟怔怔的說不出話來了。

赤松子一聽，定睛向施大哥一看，祇見他一臉正氣，絕非奸詐之人，而且眼大有神，鼻大有氣，口大有稜，耳大而厚，唇紅且厚，已得形相之五大格，按理應福大如天，爲何却無子嗣之福？好不奇怪！

赤松子心中有疑，不由動了好奇之心，此時就算施大哥不求他，他亦非探究明白不可了。赤松子又湊近一點，向施大哥的頭額兩面一瞧，「龍脈眞經」中的「尋龍」絕學突浮於胸，不由恍然大悟，暗道：施大哥頭角聳突處即山林，其位無氣無光，左灰右暗，此乃祖宗未得風水之象，怪道如此五大貴格，反而絕子絕嗣矣！

赤松子轉念暗道：施大哥如此形格，若山林再得風水，則所得子嗣，必貴格無比，而且所出之人，必心如皎月，一嗣足抵百孫。赤松子這般轉念，便有心成全施大哥的心願。

他向施大哥微微一笑道：「施大哥欲得男還是得女？」

施大哥苦笑道：「但能有個娃兒，讓我終能看見自己的孩子吃西瓜的模樣，我便心滿意足，是男是女，亦決無憾矣！」

赤松子决然道：「那好，赤松子便試試助你求一孩子吧！」

施大哥一聽，大喜道：「多謝大師，但聽說堪輿風水之人，收酬奇重，少少的尚可以，但太貴窮人家如何支付得起？」

赤松子道：「我並非那等江湖術士，既然答應，便分文不取。」

施大哥猶不相信道：「爲甚麼不取？天下間哪有這等便宜之事？」

赤松子未及答話，韋姬已歎了口氣，道：「天下間自然絕無如此便宜之事，但就算施大哥你是天下間最好福氣的一個，因爲你碰上了天下間最大的呆子，而且剛好你又種了這一片西瓜田，恰好碰上我等口渴難禁，摘了你三個西瓜大吃，你便不讓他助你也決計不行了！」

韋姬幽幽歎了口氣，苦笑道：「我這赤松哥哥吃了人家一頓飯，便可以爲人家出生入死，幾乎把生命也丟了，說是一飯之恩決不敢忘，如今他吃了一個西瓜，加上我和黑白猿各一個，施大哥你又不肯收錢，這三瓜之恩啊，你若不讓他報，祇怕便悶也把他悶死了。」

施大哥一聽，不由滿臉崇敬道：「原來赤松大師更是一位至情至義的人，施某有幸遇上，當眞三生有幸！」

赤松子淡然一笑道：「區區小事，何足道哉？而且此乃爲恩師老子他老人家的心願而已。這便請施大哥引路，先到你家落脚如何？」

施大哥已斷定是赤松子無疑，哪有不願之理，他連忙向赤松子道：「好，好極了，赤松子大師不要說在我家落脚，便住上三年五載，施某夫妻倆亦必竭誠相待！」

當下施大哥把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等，引領返家中，那是一幢磚建的平房，甚爲寬敞。施大嫂待客也十分熱誠，把韋姬當親閨女般看待，韋姬自小便失了母愛，乍然遇上如此溫情相待，把她弄得幾乎流下淚來。

相敍之下，才知施大哥姓施名全，年已四十多，而韋姬失去的青春，也恰恰與施全夫婦年歲相若，韋姬不由便改口稱「施大叔、施大嬸」了。但赤松子很古怪，他第一聲稱呼既出，便決不會再更改，因此仍稱「施大哥」、「施大嫂」。

當晚，施大嫂特別宰了一隻肥雞，招待赤松子和韋姬倆。黑白猿早已不吃人間煙火，施全便去田裏摘了幾個大西瓜回來，任黑白猿開懷大吃。

第二天清早，赤松子便與施全一道出去。韋姬與施大嫂已儼如母女，捨不得離開，竟與黑白猿留在施家，不肯隨赤松子上山，赤松子也不去勉强她。

施全對附近一帶山地，極爲熟悉，赤松子有他引領，翻山越嶺也就絕不費事。

聽施全道：「此地一山一峯，大者叫苧蘿山，在苧蘿山上，聳起的才叫會稽山，其狀恰好如母生子，因此當地人又稱爲子母山。」

赤松子登上會稽山，放眼一看，但見整座會稽峯形如一個碩大苦膽，臥於苧蘿山上，山勢雖不挺拔，但充滿蕩然堅剛之氣，不由歎道：「會稽山峯形如苦膽，果然不愧爲養精蓄銳以圖振興的好地方，若在此地建立都城，則國運必堅而後旺。」

施全奇道：「請問赤松大師，目下越國都杭州，難道國運便不昌旺麼？」

赤松子沉吟道：「杭州地方，秀麗有餘，雄堅不足，且氣洩勢弱，祇宜作一地大鎭，豈可作百年之都。」

施全身爲越國人，聞之不由驚道：「赤松大師如此判斷，那越國都如此，豈非國運難以長久麼？」

赤松子微一點頭道：「其勢如此，夫復何言？不出廿年，必有劇

變，屆時便須看越國人之國勢、民氣，是否可逆轉天機矣！」

施全歎了口氣，道：「施某身為越國之民，當今君主勾踐，倒還能體察民情，禮賢下士，善待百姓，因此越民可以過上安穩日子，若逢劇變，越國亡於敵國之手，那越國百姓便苦不堪言了，可惜施某一介草野，未能為國家分憂盡力。」

施全意態眞誠，唏噓不已。赤松子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不料一位山野樵夫，尚有這等憂國憂民的情操，看來越國國運雖衰，但越國民氣却不可輕侮，祇要日後越國國民萬衆一心，民氣之盛，便足以彌補都城之氣衰矣。赤松子這般暗忖，欲助施全之心便更堅決。

赤松子在會稽峯上，再逗留一會，心中已有所判斷，便由施全引領，走下會稽峯，在會稽峯下的苧蘿山嶺，周遭細察。

但見苧蘿山山勢平緩，並無奇峯異水，但山體寬廣，綿延不斷，山中充滿祥瑞柔和之氣，猶如一位默默辛勞、培育子女的賢妻良母。

赤松子不由暗暗點頭道：「此山地方，猶如大地之母，渾厚博大無比，此山孕育之兒，心胸之寬，足可與海空相媲美，意志之堅貞，猶勝精鋼純金；正好應了苧蘿山孕育會稽峯，會稽峯昂首挺胸，忍辱負重，以求在挫敗衰頹中，重振氣運，必成大器，如此氣度形格，豈無孕育子嗣龍脈潛伏？」

赤松子心中忖念，眼下便更仔細了。他與施全一道，在苧蘿山上，四周走了一圈，重回會稽峯脚時，已是月亮臨空時份了。但見碧空萬里，皓月斜照，空山幽寂，格外惹人遐思。

赤松子內力通玄，奔波整日，自然不覺疲累，但他忽然想起施大哥祇是凡夫俗子，唯恐他支持不住，便道：「施大哥若太累了，可先行返家，吃飽了睡一覺，明天一早再上山會合可也。」

施全雖然是樵夫，久走山嶺，但與赤松子同行，不時要狂奔飛跑，方可勉強跟上赤松子的身後，因此體力消耗甚巨，到此時也幾乎支撑不住了。他歎了口氣，苦笑道：「赤松大師為我施家之事，奔波勞累，若施某反而先打退堂鼓，如何說得過去？放心，我還支持得住，祇要尋着妙法，令施家留傳一點血脈，施某便累死，也絕不抱怨！」

赤松子不由微微一笑，暗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看來這話正應驗在施大哥身上了。

兩人再走了一會，已轉到苧蘿山的西面了。但見月兒剛好直照山野，大如銀盤，光灑遍地，柔美之極。

赤松子見施全再難支持下去，便道：「施大哥，我也有點累了，先在此地稍歇一會再作打算如何？」

施全也委實連邁步的力氣也沒有了，他一聽赤松子說稍歇，口未答話，人已一屁股坐在山地上。好一會，施全才歎了口氣，苦笑道：「施某以打柴為生，自負慣走山野，但比起赤松大師，施某反成了小娃兒了，實不相瞞，若再走下去，施某已有心無力了。」施全說着，連連喘息，狀甚痛苦。

赤松子一見，知他必定是拚力撑持，此時已近乎虛脫了。他微吃一驚，又有點內疚，心道我身負「風、雷、雨、電」四大神功，自然不覺勞累，但施大哥乃草野村夫，豈能以己之身度其之身。

赤松子想着，便忽然伸手搭在施全背上，施全突感從背上傳入一股熱量，猶如一道熾熱暖流，深深注入體內，片刻便感疲累盡消，渾身舒暢，猶勝吃了一枝千年人參之王。

施全並不知道，赤松子這是把「龍脈眞氣」輸入他體內，不但助他消累解疲，而且猶如武林中人，陡增了十年功力，强身健體，延年益壽。不但如此，而且龍脈眞氣一旦輸入體內，即與血脈融滙，直貫丹田，因此精氣大旺，於男子來說，所出孩子，先天已得渾厚無比陽剛龍氣，日後為人處世，心志堅貞，一往無前，當眞非同小可。

赤松子向施全貫輸龍脈眞氣，用意不過是助他消疲解累，至於因此而惠及施全的後裔，這點便連赤松子自己也始料不及。

當下施全頓覺疲勞盡消，他一躍而起，精神抖擻，向赤松子道：「多謝赤松大師神助，施某可以繼續行走矣！」

施全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忽見西面苧蘿山窩凹處，形如艷麗蓮花，在月色中盛放。

赤松子一見，心中一動，他微一沉吟，便低聲急道：「龍脈現形，快！速隨我前去！」話音未落，赤松子已一手拖住施全的手臂，帶着他一道向閃光之處急掠而去。

說也奇怪，那團蓮花狀金光，遠望閃閃灼灼，花瓣分明，越近則越來越淡，赤松子和施全掠到近處時，金光竟完全沉寂了。

施全眼前但覺山石樹木如飛倒退，眨眼已被赤松子挾着，掠行了近三里地，他眼前一花，停下來時，已失了金光的所在，但見四野月色如水，一片清幽冷寂。

施全不由又驚又奇，忙道：「

怎的了？金光不見了，這如何是好？」

赤松子微微一笑道：「不識龍脈眞面目，祇緣身在龍脈中。」

赤松子說罷，當即掏出隨身携備的「天地時神盤」，他向東、南、西、北四方位格量了一遍，忽然驀地站定，祇見神盤上天、地、時三針重疊成線，斜斜指向苧蘿山窩凹之地。

赤松子當即伸指連彈，四塊石頭騰空而起，飛向前面，又忽地一沉而降，排成四面，分鎮東南西北，中央恰處山地窩凹處正中三尺之地。

施全大奇道：「赤松師，這中央四石所圍，是甚作用？」

赤松子微微一笑道：「施大哥剛才是否見到一道蓮花狀金光？」

施全點頭道：「是呵！我正感奇怪，怎的遠望灼灼分明，近觀却寂寂一片？」

赤松子又道：「此乃龍脈不甘寂寞，遇上奇緣之人，便會遙發龍氣，而龍氣乃大地潛龍之氣，剛烈無比，雖然柔美之形現世，但亦只可遠望，不容近而褻玩，因此甫一接近，便潛隱不見了。」

施全又道：「龍脈之氣有甚妙處？」

赤松子不由呵呵一笑道：「龍脈可令人朝貧夕富，此事並非虛妄之言，不但如此，若從大處着眼，則下可驚天動地，上可左右一國之興衰旺滅，威力之大，不可一一盡言。」

施全不由希冀道：「然則施某是否有幸得遇龍脈，以賜一位後裔？」

赤松子微笑道：「施大哥已有幸目睹龍脈現形，這等福氣，並非人人可遇，實萬中無一之奇緣！四石中央，便即龍脈之腹，只要於此腹地開穴，移葬祖宗，祖宗居此樂土，後人當可納福，蔭生血脈，必指日可待！」

施全一聽，不由大喜道：「那此龍脈叫甚名堂？」

赤松子微微一笑道：「龍脈之形，施大哥已有幸目睹，難道尚不知其名麼？」

施全想了想，隨即恍然悟道：「不錯！那金光形如盛放蓮花，莫非便叫蓮花穴道？」

赤松子點頭道：「尋龍堪輿，以形喝形，蓮花既現，此龍脈果然稱為蓮花穴。」

施全心中不由一陣狂喜，當下兩人連夜下山，返回施家。

第二天，施全便打點妥當，先挖出早年安葬的先父施忠遺骸，以金塔盛放，與施大嫂一道，捧了骨塔，由赤松子、韋姬、黑白猿護道，直上苧蘿山上來。

到了苧蘿山西面窩凹處，赤松子即點正方位，挖穴開土，然後豎上石碑，安放骨塔於內，封土畢，一座頗大的墓穴，便臥於苧蘿山上了。

赤松子又吩咐施全夫婦叩拜，叩拜畢，施全忽然想起甚麼，便問赤松子道：「赤松大師，蓮花穴便必可蔭生後裔麼？」

赤松子呵呵一笑道：「蓮花開後結蓮蓬，蓮蓬之內百子千孫，你道是否可誕後裔？」

施全一聽，想起蓮花開後果然結蓮蓬，而蓮蓬之內，蓮子過百，恰好是百子千孫之象！不由大喜，連聲向赤松子拜謝道：「施家但得留存血脈，皆赤松子大師恩惠所賜！施某當永世難忘！」

赤松子淡然一笑道：「施大哥不必客氣，此乃報三瓜之恩罷了！」

施大嫂忽然道：「請問赤松大師，日後若有血脈，未知是男是女？」

赤松子微一沉吟，便忽爾輕輕唱道：「日開蓮花主生男，夜見蓮花主得女，施大哥既夜觀蓮花盛開，日後必蔭生一位千金之軀。」

施全夫婦一聽，便明白日後會有一位女娃兒了。雖然並非男丁，但總算是施家的一點血脈，此生也算無憾了。當下夫婦二人，向赤松子欣然拜謝，並求道：「多謝赤松子大師成全大德……請大師恩賜女兒名字！」

韋姬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這可要了我這「赤松哥哥」的命了，他雖然已是神通精湛的尋龍富貴大師，但此生連孩子也沒生一個，却如何替人家孩兒賜改名字了？

不料赤松子却欣然笑道：「這亦不難。想蔭生施家血脈的，是位於苧山西面的蓮花龍脈；而這一段奇緣，又因一片秀美的西瓜田而起，看來施家之福緣，皆『西位』所賜；因此啊，日後施家之女，其名便叫『西施』吧！」

韋姬一聽，不由格格笑道：「西施，西施，西面瓜田，西面蓮花龍脈所賜所施，果然是名符其實的『西施』啊！」

施全夫婦亦甚為欣喜，連聲讚許赤松子所賜的名字，道：「赤松大師所賜的名字，想必大有來歷，吾夫婦怎敢違逆？施家日後但誕生女兒，必以『西施』兩字命名！千恩萬謝赤松大師！」

施全夫婦向赤松子謝了又謝，大概夫婦二人心中料定，赤松子的一番施為，必可替施家帶來一位子孫血脈了。

赤松子淡然一笑，他見施家的事已有着落，心中忽然憶起，吳、

越兩國的天機異兆，欲入越國都會稽郡審視，便不再逗留，決然的向施全夫婦告辭了。施全夫婦知不可挽留，只好殷殷相送，臨行又贈了三個最大最美的西瓜給赤松子，赤松子也不推辭，欣然領受。然後即與韋姬、黑白猿等飄然而去，入越國都去了。

＊　＊　＊

赤松子和韋姬、黑白猿，二人一猿進入越國都城會稽郡。

赤松子仔細審察越國的氣運，他發覺越都會稽的形格美則美了，但氣勢甚弱，根本難與吳國都姑蘇郡(即今江蘇省蘇州市)抗衡。

同時越王勾踐的父親允常死後，與先祖同葬於施家山越國的王陵，雖然是「青龍龍脈」形格，但所築王陵却不得其法，王陵四面築有高牆，禁衞森嚴，反把大地生氣截斷，成了「死龍」之格，十分兇險。

而吳王夫差的先父闔閭，死後葬於姑蘇城外太湖畔的白虎山，葬後即現白虎踞於陵前，是一座氣勢强盛的「白虎龍脈」，其龍氣之盛，傲視天下。

本來越王勾踐的祖宗龍氣「青龍龍脈」，尚可與吳王夫差的「白虎龍脈」併駕齊驅，逐鹿爭霸，未知鹿死誰手。但不幸越王勾踐的「青龍王陵」，受四面高牆所困，截斷生脈，遂成「死龍」之格，自身子孫血脈已兇煞重重，又怎能再與吳王夫差的「白虎龍脈」抗衡？

赤松子審察吳、越兩國的氣運，深知越國已危機四伏、兇險重重。按祖宗氣運而論，越王勾踐的「死龍」格，唯有獲一股强大生龍之氣，輔佑他的「死龍」格，或可令「死龍」復甦，因而振興國運，若非如此，越國必難逃覆亡的厄運。

韋姬見越國百姓安居樂業，人人稱善，便十分同情越王勾踐的厄運。她十分認眞的對赤松子道：「赤松哥哥，吳惡越善，你若不助越抗吳，還算得上是造福天下蒼生的富貴大師嗎？好歹救一救越國百姓啊！例如施大嬸、施大叔一家，何等善良？難道忍心坐視彼等淪陷暴國之手麼？」

赤松子一聽，心中不由一動，他猛地憶起施家附近的會稽峯，然後又浮出會稽子峯下的苧蘿母山，暗道苧蘿山猶如「地脈之母」，生氣之盛，足可令天地萬物復甦矣！而施家祖墓恰位於苧蘿山腹，所蔭生之人，必有强盛生氣，甚至足以令越王勾踐的「祖宗死龍」格，一舉復甦，因而重振國運！看來此人猶如越國母，可令其起死回生啊！

赤松子心中轉念，又想起他自與施家一別，眨眼已年餘了，不知施家是否已應了苧羅山「蓮花龍脈」之異兆呢？他登時萌生重返苧山施家的念頭了。

在赴苧山的途中，赤松子忽然遇上兩位年僅十歲的男娃兒，他們的父母，均被吳國的暴兵殺害，兩人因此成了流浪的孤兒。

文種與范蠡便跟在他們的身邊，赤松子閑時便敎他們武功。

韋姬十分同情他們，忽然輕聲道：「赤松哥哥既然答應敎范蠡、文種功夫，爲甚不先點二座風水龍穴，把其父母遺骸葬了，好讓他們享享祖宗龍脈福蔭呵！」

赤松子歎了口氣，苦笑道：「尋龍點穴，那有這般容易，一來二人福緣未至，根基未定，二來此地所經之處，均無潛龍之地，一時間如何去尋兩座合適的潛龍大穴？此事只能慢慢再說。」

赤松子一頓，若有所思道：「我等離開施家村已有年餘歲月，未知施大哥之事如何了？」原來他此時又想起，此行就是要去察看他替施家村施全夫婦點龍脈，以佑施家留下血脈的情形了。

韋姬一聽，她天生好奇心極重，立刻便道：「好啊，我亦正想瞧個究竟，施大嬸到底生下孩子後是男娃兒還是女娃兒？反正此行苧蘿山經施家村，先去看看，好麼？」

赤松子微笑點頭道：「那好吧，就先上施家村吧！」

當下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等，領着范蠡、文種兩位娃兒，一路上苧蘿山會稽峯脚施家村而去。

赤松子和韋姬離開施家村入越都會稽郡，不覺已年餘了。施全兩夫婦，雖然祖宗下葬赤松子堪點的龍穴，家境却沒有絲毫改變，施全依然靠砍柴、種西瓜維生，但施全心中却快樂極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便連砍柴的力氣也忽然大了。

當赤松子、韋姬等，施施然來到施全家不遠時，施全剛好從鎭上賣柴回來，只見他左手挽着一罎沉甸甸的東西，右手拎着兩隻母鷄，喜氣洋洋的正走回家來。

韋姬一見施全，便格格笑道：「施大叔，施大嬸生了孩子了嗎？」

施全聞聲抬頭一看，可樂得眉開眼笑，手中的東西來不及放下，便張開雙臂，抱住赤松子，一面大笑道：「赤松大師，你果然是大福星、大神仙降世！快請屋裏飮酒吃飯！」施全歡喜之下，連話也說不清楚了。

施全扭頭又向屋裏大叫道：「娘子，快出來！大恩公到了！」

施全話音未落，只見施大嬸應聲而出，韋姬一見，不由一陣發呆，原來施大嬸果然挺着一個大肚子，看樣子肚內的孩子也快要出世



鳳凰崗上的龍穴飄起一朶鳳凰煙雲……

了！心道風水尋龍絕學當眞不可思義！

當下施全連忙把衆人引進屋內，又吩咐大嬸殺鷄備酒招呼客人。赤松子就算想推却，也拗不過施全的一番盛情。

衆人吃過晚飯，正在閑談，施大嬸不知是日間勞累了，還是別的原因，與韋姬閑談幾句，便支持不住，先行返臥室歇息去了。

施全却興緻勃勃，陪赤松子、韋姬等，直談話到三更時份。

就在此時，苧山會稽峯脚方向，忽然飄出一朶白雲，白雲冉冉上升，在夜空中幻化成一朶雪白的蓮花雲，光芒四射，幾欲與明月爭輝！

蓮花雲的光華，從施全家的窗外直射進來，室內忽然如閃電划過，一片光華灼灼。

衆人均一陣發呆，不知那是甚麼警兆。好一會，施全才恍似從夢中醒來，喃喃的對赤松子道：「赤松大師，這……這是甚麼兆頭？」

赤松子微一沉吟，再默算一下蓮花雲升起的方位，忽然便微微一笑道：「蓮花穴出蓮花女，天生一代大美人！」

韋姬一聽，不理施全目瞪口呆，先就嗔道：「赤松哥哥，你發甚瘋話？甚麼天生一代大美人了？你盼着去見這大美人麼！」韋姬心中，已視赤松子爲生死不離的伴侶，因此一聽他口中說「美人」二字，便極不好受。

赤松子微笑不語，就在此時，在裏面的臥室，忽地傳出施大嬸的一陣呻吟！

施全一聽，大吃一驚，連忙飛奔進去，好一會不見出來。

韋姬驚道：「施大嬸怎的了？」

赤松子微微一笑道：「姬妹，此乃女人的事，你最好進去把施大哥替換出來。」

韋姬一聽，壓抑不住好奇，果然一躍而起，閃電般的掠進臥室裏面去了。

就在此時，施家臥室之中，忽然冉冉的飄出一團氣霧，正向廳中飄來，繞廳飛旋，久久不散。

赤松子一見，心中一動，忽然向范蠡和文種問道：「你二人見到甚麼了？」

文種搖搖頭道：「沒有呵！這裏甚麼也見不到。」

范蠡却目現驚異之光，喃喃道：「我……我見到了，那是一團雪白的氣體！」

赤松子微一點頭，又道：「聞到甚麼氣味了？」

文種又迷惑的搖頭道：「沒有，沒有，根本就聞不到氣味！」

范蠡却心神俱往的連聲道：「好聞！好聞！那分明是白蓮花的香

氣呵！」

赤松子一聽，微笑一下，不再說話，心中却暗道：文種和范蠡，根骨不同，果然際遇大異，文種偏於豪氣干雲，范蠡却與兒女情長大有緣份！日後范蠡必被兒女之情所困擾，是否跳得出情網的困鎖，便要看他自身的根基和修爲了！但文種雖能跳出兒女情關，却偏於戾氣太重，雖前程遠大，一生必災劫重重，甚至是否得享善終，也未可預料呢。

赤松子心念電轉，轉念又暗道：范蠡似乎與施家之後大有緣份，莫非日後「越女捨身救國」的天兆，與范蠡密不可分麼？這倒要仔細留意一二了。

在這電光石火一霎，赤松子腦中已掠過十八年後的天下大勢了。

就在此時，施全衝了出來，却癡呆呆的站住，臉上也不知是失望還是樂瘋了。接着韋姬便一步躍了出來，她懷中竟抱着一位嬰兒，樂得格格大笑道：「赤松哥哥！赤松哥哥！施家添了一位女娃兒，我韋姬多了一位小妹妹了！」

赤松子走過去，向韋姬懷中的女嬰一看，但見女嬰臉如雪蓮，美艷之極，雖剛出世，但已露出絕代美人的雛形，他不由微微一笑。

好一會，施全才恍似夢中醒來，他三步併作兩步，走到赤松子面前，深深的一拜道：「多謝大師大恩大德！大師一來，便給施家帶來一點血脈矣！」

韋姬笑道：「施大叔！剛才見你不聲不響，我還以爲你重男輕女，不喜歡女娃兒，正想狠狠罵你，不料原來你却是樂瘋了！呵呵！韋姬倒是錯怪你了！」

施全傻笑道：「施家但能留下一點血脈，管他是男是女，祇要是施家的娃兒，施某人便心滿意足了！」

赤松子聞言心中又一動，暗道：施家此女艷絕天下，天下亦必爲其所動，乃一女定天下的驚天奇格，但於父母而言，是禍是福，却未可預料也！赤松子這般轉念，他對施全夫婦甚有好感，心道：雖然天機茫茫，但教赤松子在，必令你施家一脈善始善終便了！就因赤松子這一念萌生，天下又惹出一段驚天奇事，不過赤松子此時也沒有細說。

施全又向赤松子問道：「施家這一點血脈，乃大師所賜，大師先前所賜名字，是否合適？」

赤松子見施全誠心誠意相問，也就不好拒絕，他微一沉吟，便朗聲道：「施家乃越國子民，越國位於列國之西，苧蘿山地處越國西面，施家村在苧蘿山西邊，施家祖脈已安居苧山西面山窩，此事又因三個西瓜而起，此女與『西』位極有奇緣，好！還是便叫西施的好！」

施全一聽，欣然而樂道：「西施，西施，西位之施姓人之女，好！好名字！多謝大師賜名！」

韋姬樂得大笑，小指頭一點女嬰的俏臉蛋，道：「小妹妹，赤松哥哥居然肯替人命名，你好大的福氣！好，你這便叫西施啦！西施，西施，西瓜奇緣所施，你果然美如西面彩霞，嬌如西瓜欲滴！」韋姬高興之下，竟胡說八道起來。

赤松子不由呵呵一笑道：「自古祇有以花比美女，哪有以西瓜相比？」

韋姬嬌笑道：「西瓜可以解渴，美女望之令人饑渴全消；西瓜內中鮮紅欲滴，外面翠綠晶瑩，霞彩碧玉，乃天下最美最艷之果，以美女相比，可半點不爲過呵！」

衆人一聽，均開懷大笑，韋姬懷中的西施說也玄妙，竟似聽懂似的，忽然咧開小嘴欣然一笑，這一笑美艷之極，韋姬雖然是女兒身，本身也美賽西湖，但一見之下，心中不由一迷，竟也癡癡的呆怔起來了！

好一會，韋姬才喃喃的道：「韋姬聽說，世上有等美人，一笑傾城，二笑傾國，三笑平天下，我猶不信，如今才知果然！果然！」

西施笑容之美，在場中人均見到了，各人表情有異：施全做父親的，像作夢似的呆住了；文種這娃兒無動於衷，渾似不見；范蠡這小子却神色恍惚，已如癡如醉。

赤松子見狀不由微微一笑，心道：果然是「蓮花穴出蓮花女，天生一代大美人」，苧山地力雄厚，不但蔭生一代美人，更孕育會稽發奮高昂之峯，母體之山，威力無窮，越國國運、天下大勢，祇怕均牽連此中矣！但到底預兆甚麼？按赤松子此時的功力，一時尚未能參透玄機。赤松子略一沉吟，也便釋然，暗道罷！罷！罷！天下大勢玄機，一時片刻豈能悟透？不想它，不想它，且先去尋龍追脈，造福世人，令天下蒼生大富大貴吧！

赤松子果然不愧爲一代富貴大師，他剛達成堪點「蓮花西施龍脈」的心願，却又已經思忖着如何再尋龍堪輿，幹一番「富貴風水」妙事了！

* * *

而「西施」的「蓮花龍脈」之貴，也很快在吳、越兩國的國運決戰中顯現出來了。

吳王夫差，在其父闔閭下葬白虎山「白虎龍脈」王陵後，心神即大變，變得更乖僻暴戾。他吩咐手下，在他每天清早起來時，便向他喝問：「夫差，你忘了越王勾踐殺父之仇嗎？」

夫差便淚流滿臉，肅然道：「夫差不敢忘！」

夫差吃飯、睡覺之前，均如此問上一遍，自答自警一遍。同時又命令相國伍子胥和伯嚭，在太湖操練水軍，自己在陸上操練陸卒，不分晝夜，準備代報越殺父之仇。

眨眼十幾年過去了。

公元前四九四年，越王勾踐聽說吳王夫差日夜操練兵馬，準備攻越報殺父之仇，便決定先發制人，派兵攻打吳國。此時，來自楚國的孤兒范蠡和文種，在赤松子的扶持相助下，已長大成材，並在越國出任大夫之要職。

范蠡聽說勾踐欲出兵攻吳，便向勾踐勸諫道：「大王不可！吾知兵器乃不吉利之物，且吳國有喪父之痛，攻越乃報殺父之仇，於道德上已佔先機；相反，越國攻吳，於道德上是輸於吳國，必然影響軍心。若如此攻吳，將極爲不利。」

勾踐却拒絕道：「不然，寡人不能坐以待斃也！寡人決心攻吳！」

於是，勾踐起兵攻吳，由大將靈姑統率水軍，勾踐北進，攻打吳國。由於范蠡認爲出兵不利，勾踐便把他留在會稽，代行政事，他自已親自隨軍督戰。

吳王夫差聞越王勾踐率軍攻吳，正中下懷，他令伍子胥爲大將，伯嚭爲副將，自己爲統帥，統領水陸兩路大軍，從太湖出發，迎戰越軍。

吳、越兩軍會戰於夫椒（今江蘇吳縣）。在大戰中，越軍主將靈姑輕敵，陷入吳軍的伏陣，全軍覆沒，靈姑本人亦戰死沙場。越王勾踐帶領五千會稽子弟兵，狼狽逃回越國，也不敢進都城，退上會稽山隱蔽不出。

吳軍緊追不放，一路攻來，沿途燒殺搶掠，越國百姓死亡慘重。一路追到會稽山，把越王勾踐圍困在山上。

此時越國已岌岌可危了。越國一亡，越國百姓必慘受吳國殺戮殆盡，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眼見便將發生了。

范蠡於此生死存亡危急關頭，提出了一條「忍辱負重、曲線救國」的大計。

於是大夫文種，到夫差的軍營，向夫差叩頭拜求道：「亡國之君勾踐，派亡臣文種拜請大王：勾踐願爲大王之臣，他的妻子作大王之妾。」

夫差沉吟未決之際，伍子胥反對道：「大王不可從越國之求！此乃滅亡越國之千載良機也，若錯此時機，勢必後悔莫及！」

文種見夫差沉吟不決，心中大駭，連忙又按范蠡事先的安排計策，向夫差再拜道：「請大王赦免勾踐之罪，越國將把國中寶物財富，統統獻給大王！」文種一頓，偷窺一下夫差的神色，似已心動，便又依范蠡之計，決然的道：「若大王不肯赦免，勾踐就祇好殺掉他的妻子美女，放火盡毀越國國寶，然後率五千會稽精兵，與大王決一死戰！如此一來，勾踐固然難免一死，但大王亦得不到甚麼好處。請大王三思！」

這時，按范蠡的計策，被越國用重金賄賂的相國伯嚭也幫着說話，對夫差道：「勾踐既願意向吳國稱臣，正好向諸國宣示吳國之威德，對吳國不是更有利嗎？」

夫差當時答應了文種的請求。但後來在伍子胥的慫恿下，又要越王勾踐以臣子的身份，入吳國侍候君王夫差，以便就近監視，稍有不測，便把勾踐殺死。

此時兵臨城下，越國覆亡在即，越王勾踐無法，祇好親赴吳國軍營，被押返吳國作奴臣，侍候吳王夫差。

吳軍留下數萬兵馬，監視越國的動靜，夫差本人，則率其餘吳國主力，班師返回吳國。

勾踐到了吳國，夫差便下令在吳王闔閭的白虎山王陵築了一間屋，令勾踐在此爲吳王養馬，以此來贖回他的殺父之罪，夫差每次出行，例必要勾踐爲他拉馬，百般折辱勾踐。

勾踐知自己的生命危如累卵，便表現得有如夫差的奴僕。一次，夫差病了，勾踐親去探視，更親自爲夫差審嚐辨析所拉的糞便氣味。

對勾踐的忠心，夫差倒逐漸相信了。但伍子胥却決不放棄殺勾踐之意，正千方百計尋機令夫差激怒，以便把勾踐殺掉，以除此吳國的心腹大患。

范蠡留在越國，深知此刻勾踐十分兇險，因爲假若勾踐被殺，越國復國的機會便永遠斷絕了。爲了拯救勾踐的生命，范蠡經深思熟慮，抓住夫差好色的弱點，決計利用美女來打動夫差，更設法營救勾踐返越。因此這位美女的重任非同小可，范蠡決定由自己親自去挑選，他對心腹周參將道：「吾須離開會稽，望全力扶助文大夫處政！」

周參將知危急，范蠡此行，選美如救國，刻不容緩，便立刻肅然道：「末將遵令，范大夫祇管放心前去，一切有文大夫和末將善加處措。」

就在第二天一早，范蠡便平服離開會稽峯，深入民間各地而去。他日夜奔走，幾乎跑遍了越國土地，但見越國人民人人衣不蔽體，苦不堪言，范蠡目睹之下，心痛欲

哭，但又知此時絕非傷悲之時，祇得强打精神，乘船折回會稽地域，再作打算。

這一天，范蠡僱船前往浣紗溪，他站在船頭，但見兩岸百姓男女老幼，人人愁眉不展，到處一片慘淡景象，不禁仰天長嘆道：「國亡家破，莫道匹夫無責。」

船近浣紗溪，地已近苧蘿山，忽見一位少女，淡雅衣裳，倚石而坐，雙眉微蹙，纖手撫胸，似有無限愁思。

她的身畔，却放着一籃潔白的羅紗。

范蠡一見，心中便不由一熱，這少女的面容，竟似曾相識，不由呆了一呆，低聲吩咐船家道：「悄悄靠岸，切勿驚擾岸邊女子。」

那船家見范蠡少年英俊不凡，雖是平服打扮，心知必非等閒人物，當下答應一聲，不敢怠慢，果然悄悄靠岸，絲毫沒把沉思中的少女驚動。

范蠡輕輕步上岸，走到少女身邊，輕聲道：「請問姑娘爲何於此倚石吁嘆？」

少女聞聲，抬頭一看，兩人四目相觸，均不覺心中一動。

范蠡暗道：「好一位絕色美女，眞有如一朶盛放白蓮花，這如月面容，倒似在哪兒見過似的。」

少女心道：「這少年人英俊不凡，令人目睹便生親切之感，猶似三生相識，好不奇怪！」

少女見范蠡發問，雖是偶然邂逅，却不欲隱瞞，便坦率的輕聲吟道：「人道春色新，三年晨鴉昏，雖有浣溪水，難洗亡國恨！」

范蠡一聽，心頭不禁猛地一震，低頭暗忖道：「不料一位村女，竟有如此情懷，她不但艷壓羣芳，而且出口成文，國恨在心，當眞越國靈山秀水，出一位靈秀之人。」

范蠡心中思忖沉吟，他再抬頭看時，那少女已不在身邊，竟已姍姍而去了。

范蠡心中不捨，連忙棄船上岸，向村人打聽，才知那少女家住苧蘿山脚施家村對面，名字便叫西施。

范蠡一聽，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道：莫非這便是苧蘿山西面蓮花大龍穴所出的奇女嬰兒西施麼？若果然如此，那赤松大師預伏的「麗質救國，一女救萬民」的天機便果然應驗了。

范蠡想到此處，便不敢魯莽，先行折返會稽峯，派人到苧蘿山脚施家村打探。會稽峯相距苧蘿山脚的施家村口有十里路，派出打探的人很快便回來稟告，說苧蘿山施家村有兩位施姓女子，住在東面的稱東施，住在西面的叫西施，不知范大夫尋的是那一位施姓女子？

范蠡一聽，心下登時便一陣欣然，暗道苧蘿山脚果然有西施此人。

第二天，范蠡便裝，再度奔赴苧蘿山西面施家村。

這次是范蠡兒時的舊地重遊，祇見施家村東面的那片西瓜地，依然綠油油一片，長得十分茂盛。

他依稀記得，當年赤松大師正是從西瓜田東面入村的，於是便繞過西瓜田，向東面走去，甫入村口，却見一大戶門口，坐着一位女子，大口大面，雖不算十分醜陋，但她却以手托腮，不知爲甚緊皺眉頭，樣子便顯得可笑而又滑稽。而且看她衣飾甚美，並不似窮苦人家，不須爲柴米而困憂。

范蠡心中不由好奇，便走近前去，輕聲問道：「請問姑娘，是否有甚煩憂？」

少女聞聲抬頭，一看原來是一位英俊不凡的少年郎，登時便更着力以手托腮，眉頭皺得更緊，就差沒呻吟出來了。

范蠡見狀，又忙問道：「姑娘有病麼？」

皺眉少女此時却又嗤的一笑，大口張開道：「少年郎，我並非有病，並非有甚困憂！」

范蠡奇道：「那妳爲甚以手托腮，眉頭緊皺？」

皺眉少女一聽，咧了咧嘴，似恨恨的心有不甘，好一會才忽然連珠炮的嗔道：「爲甚麼？因爲村西的西施，閒來終日以手托腮，緊皺眉頭，人家見了，不分男女都被她迷住了，路人停步，農夫歇鋤，爲的是爭着看西施的皺眉頭，都說她皺眉時的模樣更美更迷人，我不服氣，便學她的樣子，勤加苦練以手托腮、緊皺眉頭的本事，終有一日，別人會說我皺眉頭皺得比她更好看更迷人十分。」

范蠡一聽，心中好笑，但又不便笑出口，祇好道：「姑娘貴姓？」

皺眉少女得意的咧開大口一笑道：「少年郎，你是第一個見我皺眉問我姓名的人。」

范蠡微笑道：「這又怎樣？」

皺眉少女道：「我好高興啊！你問我姓名，便是覺得我皺眉的樣子美之極了，你又少年英俊，教人怎不狂喜？我也不敢隱瞞你，我住在施家村的東面，因此我的名字叫東施。」

范蠡一聽，心中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位姑娘人倒爽直，長得也並不太醜，她若不刻意追求甚麼，倒也不致招來如此煩惱。范蠡這般轉念，便呵呵一笑道：「原來你這是東施效顰啊！」

范蠡說罷，也不理東施痴痴的呆住，似在仔細回味他這一句「東

施效顰」的意思，飄然續向施家村的西面而去。而因范蠡這一句「東施效顰」，世上也便添了一個動人而幽默的故事了。

范蠡續向西行，走了一段路，眼前景物已依稀入目，不覺加快了脚步，忽然便見一位女子坐在屋前的石檻上，正在低頭梳洗。

范蠡近前一看，石旁並無胭脂花粉、香油唇膏之物，祇有一盆清水，水中浸了幾片青葉，范蠡認得那是兒時娘親曾用來洗頭的香櫟樹葉，而且這少女恰恰便是日前在浣紗溪見到的那位少女。

范蠡心中又感又憐，不禁輕聲問道：「姑娘，早浣紗、晚織綿，爲何却用樹葉來洗臉？」

少女抬頭一看，見是日前曾見過的那位青年，便挽起青絲，向范蠡淡淡一笑，道：「夜夜織金線，匹匹爲貢吳，可憐浣紗人，並無買花錢。」

范蠡一聽，心中又猛地一震，暗道：每年向吳國進貢的十萬貢品，可把越國百姓害苦了，難得的是這位少女能識大體，爲國任勞任怨，不愧爲越國賴以生存的精華啊！

范蠡正欲向少女打探名姓、詳細家境，少女却早已移步入屋，紡紗織絹去了。

范蠡欲入屋探問，但恐怕人家已不認得他，貿然走進，便太魯莽，祇好先行折返會稽峯，第二天再作打算。

第二天，范蠡隨身帶了越國大夫的印符，這才又重抵施家村。但這天恰好是踏青節，施家村男女老幼都出外踏青去了。

范蠡心中悵然，但依然不捨，在苧蘿山四週逛蕩，希望再度與那少女相逢，以便向她表明身份，再道出來意。不知怎的，范蠡此行的目的是選美女向吳王夫差奉獻，但自與那少女相見後，范蠡的來意便決計難以說出口了。

范蠡在苧蘿山下，浣溪之畔，踏遍山南溪北，却總不見那少女。他不知不覺已走到苧蘿山西面施全家祖墓處，突見一少女，佇立墓前亂石堆中，心中一動，連忙走上前去，原來這少女便是他踏遍青山無覓處的那位浣紗女。

此時但見她頭纏白紗，淚痕滿面，肅立墓前，心中不由一驚，忙輕聲道：「姑娘，爲甚披蔴帶孝，飲泣墓前？莫非有甚不幸麼？」

少女見又是那位少年郎，此時相見，倍感親切，不由輕聲喃喃道：「並非未亡人，亦非喪至親，祇爲國破日，無處托哀情！」

范蠡一聽，心頭如遭電殛，暗道：是啊，今日恰好是吳國攻破越都之時了，不料她竟有如此憂國憂民的高潔情操，看來大師於十六年前預兆之事，今日便在眼前應驗了。

當下范蠡不敢再有猶豫，連忙向少女深深一揖，道：「姑娘憂國如家，令人感佩，在下大膽，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少女定睛凝視范蠡一眼，心中忽然一熱，不知怎的，便不想隱瞞甚麼，坦然告道：「小女子家住施家村西面，因此取名曰西施，未請教相公姓名？」

范蠡一聽，也不及答稱，又忙道：「那施家村西，種西瓜賣柴爲生的施全大叔，是姑娘的貴親？」

少女——西施微一怔，道：「他是我爹爹啊！你怎會認識我爹爹？」

范蠡微微一笑道：「西施姑娘可曾聽過赤松子大師名號？」

西施一聽，聳然動容道：「聽過啊！聽爹爹多次提及，赤松子大師乃我施家的大恩人，若非有幸遇上他，施家便必然斷絕血脈，也沒有我西施降臨於世矣，可惜西施無緣親身拜謝這位富貴大師，哎！」

西施言下甚感唏噓惋惜。

范蠡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西施姑娘不必歎氣，亦不必歎無緣，因爲在妳誕生那一刻起，赤松子大師便曾與妳咫尺相見，他曾把妳抱於懷中呢！」

西施歎道：「我出世時，赤松子大師剛好降臨寒舍，曾以手抱持於我，此事我早聽娘親說起過了！赤松子大師待我當眞恩重如山呵！咦？但大哥你又怎會知道這事？」

范蠡微一沉吟，便道：「姑娘既知赤松子名號，又可曾聽過范蠡、文種這兩人的名字呢？」

西施點點頭道：「亦曾聽說，兩人均是赤松大師救的孤兒，當年隨他來到施家，那時僅祇幾歲大的娃兒，後來知道，原來這兩位少年，均成了越國的賢臣良將了！大哥怎會有此一問？」

范蠡坦然一笑道：「因爲赤松大師便是在下的恩師，我便是當日那位少不更事的娃兒范蠡！」

西施一聽，雖然驚喜，但她心性機警，仍不太放心道：「大哥既是范蠡，他現下是越國大夫，大哥可有憑證？」

范蠡掏出印符，呈上西施驗察，西施但見印符上刻：大夫范蠡四字，這才相信，亦放心，她向范蠡冉冉一拜道：「民女西施，拜見范蠡大夫，望恕民女唐突之罪！」

范蠡連忙伸手雙手攙扶，一面連聲道：「西施姑娘不必多禮，若要拜謝，范某倒該先向姑娘叩拜謝意了！」

西施道：「范大夫何出此言？」

范蠡微嘆口氣，道：「西施姑

娘，因爲……因爲要挽救越國的危難，便須依靠你了！」

范蠡說罷，抬眼望一下西施，心中不由一痛，但又百般無奈，竟呆呆的怔住了。西施的眼波流轉，她瞟了范蠡一眼，她的雙手被范蠡攙扶時握住，竟也忘了抽回。兩人四目，不由膠着，不忍分捨，彼此的心曲，忽然豁然互通，明白了對方的心意。

西施的玉手被范蠡久久相握，並未抽回，可見她的芳心忽然已有所屬。過了一會，范蠡才驚覺自己久握姑娘家的玉手，有點失態，忙鬆了開來，俊臉一紅，吶吶的道：「范某一時失儀，望西施姑娘恕罪。」

西施甜甜的一笑，微一搖頭，輕聲道：「我並沒怪范大夫啊！」

西施這輕輕一笑和一語，其實已向范蠡表白了她的心跡。兩人此時亦明白彼此的心意，就祇差沒坦白道出而已。

＊　＊　＊

西施終於被送進吳國宮中了。她此時正斜倚在妝台邊，以手托腮，眉頭緊皺，不知正在思忖甚麼。

「吳王駕到！」外面忽然響起宮衞的叫聲。西施無奈，微嘆口氣，祇好站起來迎接吳王夫差。

夫差急不及待，大步而進。西施向夫差拜迎道：「西施迎接大王。」

夫差定睛一看西施，祇見她已換了娘娘便服，鵝黃輕紗，宛如巫山神女，儼如洛水仙妃，天然秀色明姿，生就靈香玉骨；盈盈秋水，流盼有情若無情，淡淡春山，含顰處無意若有意，眞箇是絕世無雙，艷壓三千粉黛，身抵十萬雄兵！

夫差一見，目奪神迷，連話也說不連貫，喃喃的連聲叫道：「姑娘不必多禮！寡人這便與娘娘痛飲三杯吧！快，去備酒！」夫差催促宮娥道。

西施一聽，心中雖不樂意，但又不能拒絕，無奈祇好含顰相就。不料西施這副無情若有情、有意若無意的神態，更令眼高於頂的吳王夫差心動，他此時對西施的愛意，祇怕比世上最美的佳釀還更濃更烈。

不一會，宮娥便送進酒來，自然是宮中一等的佳釀。夫差勸西施飲酒，西施祇是微呷一口。夫差也不去勉强，呵呵笑道：「好！好！娘娘玉體自重，不飲烈酒，但呷一口，寡人亦已心滿意足了！寡人代娘娘飲三杯！」

夫差說着，果然連飲三杯烈酒。

西施此時心中柔腸百結，暗道：此身已落在暴君手上，他又有了酒意，我一個弱質女流，如何反抗得了？而且也絕不能反抗，否則，與范郎定下的救國大計，便付諸東流矣！范郎啊，范郎，西施的一身冰清玉潔，祇怕不能爲你保住了！

西施萬般無奈之際，夫差果然已有了酒意，他滿面紅光，眼放淫亮，先把自己的外衣脫了，一面對西施道：「娘娘，此處並無外人，在夫君面前，不必拘謹，也把外衣脫了吧！」

西施一聽，心中如遭電殛，但又百般無奈，祇好道：「宮娥在此，彼等不是外人麼？」西施之意，不過是拖得一時算一時罷了。

不料夫差一聽，呵呵大笑道：「原來娘娘如此畏羞！宮娥侍寢，乃宮中常事，但既然娘娘初入宮中未慣此節，你等便全數退去吧！」

侍酒的宮娥一聽，連忙收拾了杯筷，退出寢室外面去了。

夫差樂極的大笑，他對西施道：「時辰不早，娘娘且隨夫君上床歡會！」

西施一聽，心如刀割，心中哀叫了一聲：「范郎啊范郎！經今晚一夜後，西施與你的緣份，便從此永絕了！西施不能爲你保住貞潔，又豈有顏面再與你相見？」

西施無奈，祇好站起身來，她的神情，就如犯人待刑似的。

夫差見慣了妃嬪的獻媚，見了西施這等神態，反而更加歡喜，更確證她的冰清玉潔，他不由呵呵一笑，道：「娘娘不必畏怯，寡人自會溫柔相待！」

夫差說罷，果然走近西施，伸出手來，替她寬衣。夫差眼高於頂，他竟肯替女人寬衣，簡直是他破天荒的第一次。

西施臉色倏地發白，但此時此刻，已萬般無奈，祇好任由夫差擺佈。夫差小心翼翼替西施寬了衣，他不覺一陣目眩，但見西施的玉體，竟比白雪猶勝三分，他不禁一陣遍體酥麻。

西施此時已全然絕望，心中但感一片空白，她緊閉雙眼，猶如已經死了。

夫差却並不生氣，他攔腰一抱，便把西施抱上寢床，夫差酒意上湧，已迫不及待，向西施的玉體壓了上去！

不料就在此時，夫差但聞西施的玉體上面，萬千毛孔中，竟飄溢出絲絲香氣，這種香氣非蘭非麝，但更勝蘭麝之香百倍！這香氣鑽入夫差的鼻孔，立刻直透腦袋，他但感一陣極舒服的迷醉，眼前飄起一陣十分神奇的幻影……

夫差但見一頭白虎，正向一朶雪白的碩大的蓮花撲去，雪白蓮花忽然大放艷光，白虎雙目被艷光所

灼，竟半空落下，伏在地上，低頭向蓮花吼了三聲，便忽然呼呼的沉睡……夫差至此時，竟亦身不由己，帶着前所未有的極度滿足，沉沉的入了夢鄉……

西施但感一陣昏弦，便也不醒人事，她也不知發生了甚麼妙事。

西施入吳國宮中的第二年，越王勾踐便被吳王夫差釋放回國了。

從此，勾踐便咬緊牙根，過起「臥薪嚐膽」的自我磨練生活，以激勵鬥志，重振國運，以湔雪前耻。

范蠡自送走西施入吳宮後，他的心兒，便有一半飛到吳國宮中去了。勾踐果然被夫差釋放回國，范蠡的救國大計完滿達成了。但不知爲甚麼，范蠡白天勤練兵馬治理軍事，晚上却一人獨處，遙望北面的吳國方向哎聲嘆氣。

范蠡心道：赤松大師臨別曾留有偈語，說西施姑娘有「蓮花龍脈」護體，不但可令她大貴而救國，亦可令她大富而逍遙，更可保她的冰清玉潔而得如意夫郎，這一切未知是否應驗？哎，如今「大貴救國」一條，倒是應驗了，越王勾踐也已釋放返國，越國振興有望。西施貴爲「吳國娘娘」，「大富」自然已達至。可惜「保她冰清玉潔」一條，却是決計無望的了！否則，夫差怎肯對她言聽計從，把越王勾踐釋放？

范蠡心中痛苦交雜，難於釋懷。終於他借機向越王勾踐請求，潛入吳國探聽敵情，以便趁機審察西施在吳宮中的情形。

范蠡作爲越國的使臣，押送向吳國納貢的糧食，進入吳國。夫差見越國守信納糧，又見押糧的是大夫范蠡，想起他有送贈西施的功勞，心中大喜，下令隆重款待范蠡，又把他安置於宮中的貴賓館。

這天晚上，范蠡在臥床上忽然一躍而起，越窗而出。他自少由赤松大師傳授武功，赤松大師的獨門神功「風、雷、雨、電」已甚有火候，他的輕功之佳，當世已絕無僅有了。

范蠡向夫差的寢宮掠去，快如流星，眨眼便伏在夫差與西施的寢宮屋頂上了，宮中一片沉寂，神不知鬼不覺。

就在此時，范蠡忽聽一聲得意的大笑道：「娘娘啊！寡人終於趕走煩人的伍子胥，趕來陪你！伍子胥這老匹夫，總是欲阻寡人與娘娘相會，早晚把這老匹夫一劍殺了！」這人正是吳王夫差。

范蠡心中一陣絞痛，他也不管兇險，伸指猛地揭去屋頂的琉璃瓦，下面的情景，立刻便透過縫隙，映入范蠡的眼中了！

此時吳王夫差正又重演他每晚與西施相會的一幕。夫差先與西施喝酒，然後又替西施寬衣，這時西施已渾身精裸，玉體依然勝雪，夫差呵呵一笑，抱起西施便向寢床走去了。

范蠡痛苦之極，他閉上眼睛，不忍再看下去，心中有如刀刺，劇痛之下，額上竟冒出冷汗。

但下面又毫無動靜聲響，范蠡心中大奇，忍不住又睜眼一瞧，這一看之下，他不禁驚奇得一陣目瞪口呆！

祇見夫差剛把西施抱上寢床，便向西施的玉體上壓去！他的身子剛觸及西施的玉體，西施的渾身上下，忽然冒出一陣白如雪的雲煙，雲煙漸聚成形，竟如一朶艷麗冰清的雪蓮花，把西施通身上下罩住了！

又見夫差雙手剛觸着那朶雪蓮花，立刻便歡快之極的低吼一聲，隨即身子一伏，呼呼的沉睡去了！

范蠡目睹此情此景，心中驚詫不已。他忽然醒悟，西施玉體現雪蓮，正是赤松大師預伏的「蓮花龍脈」，蔭佑於西施啊！如此一來，夫差得到的，祇是「虛幻無形的西施」，而西施的眞體，却能保住玉潔冰清，不被汚染，范蠡心中不由感嘆道：「好一座無雙聖潔的雪蓮龍脈！好一位救苦救難的風水富貴大師赤松子！當眞不可思議！」

范蠡此行，爲國爲己，爲公爲私，均獲得莫大的好處，他心中的痛苦折磨盡消，救國救民的意志因而更堅定了。

他終於接到西施秘密派人送來的吳國軍機佈防圖，對吳國的軍事部署因而一目了然，滅吳興越的成功機會因而更大增了。

不久，越王勾踐，任范蠡爲主帥，統領水陸大軍進攻吳國。在范蠡的精心部署下，越軍很快便消滅了吳軍的主力，最後攻陷吳國都城姑蘇。吳王夫差絕望之下，拔劍自殺而死，吳國被越國所滅，越王勾踐威震天下，成了春秋末期諸侯各國的盟主。

奇怪的是，當范蠡率兵攻入吳國王宮時，西施竟不知去向了。范蠡心痛欲絕，但國事在身，却又無懈分身尋覓。

越王勾踐成了諸侯盟主，他的雄心鬥志便日漸消退，代之而是意氣風發，沉緬於酒色，他似乎要把「十年臥薪嘗膽」的痛苦補償回來，他的祖宗「死龍」格局，又故態復萌了。

范蠡眼見一切均應驗了赤松大師的預兆，便不再留戀他的「大貴」，決心退隱江湖。勾踐也沒如何挽留，賜贈范蠡一筆財物，便把范蠡打發走了。

范蠡也毫無怨懟，這一切正合他的心意，他牢記赤松大師的偈

語，相信西施的祖宗「蓮花龍脈」，定能蔭佑她化凶爲吉。他辭官後，立刻便趕去苧蘿山脚的施家村，但西施於戰火中失踪，范蠡深知十分兇險，她的祖宗「蓮花龍脈」，是否足以有此起死回生的威力，他心中其實也並無多大把握，亦並無多大希望，祇是帶點僥倖的心理。

范蠡風馳電掣，掠到苧蘿山西面，前面不遠，便是西施的祖墓。范蠡心道：西施的祖脈龍氣如此昌旺，未知是否可在此打探西施的訊息呢？

范蠡心中轉念，便先不入施家村，徑奔西面的西施祖墓地。遠遠的，范蠡便瞧見一位女子的身影，正跪在祖墓前面，哀哀的泣拜，喃喃的低訴。

范蠡一見這女子的身影，心中便如遭電殛，猛然的一跳，因爲那身影他是如此的熟悉，他也不敢貿然驚動，便悄悄挨近，聽聽那女子訴說甚麼。

祇聽那女子泣訴道：「列祖列宗啊，女兒罪孽深重，雖有功於越國及百姓，但名節已損，既難洗脫惑國媚君之罪，又身子污穢，難與范郎相見，在此叩拜，已有辱祖先，女兒唯有一死以謝蒼天！」這女子話音未落，一頭已向墓前石碑撞去。

范蠡一見，不由心膽俱裂，他也不及思索，身如電閃，一掠而至，以身軀擋在石碑前面。那女子一頭撞上，便正撞中范蠡的胸腹，范蠡雖然負痛，但那女子却絲毫無損。

范蠡立刻伸出手去，把那女子抱住，連聲叫道：「西施啊西施！妳又何必如此！若非范蠡及時趕至，你豈非枉送了性命？」

這女子果然是西施。

原來當日吳國太子眼見姑蘇城將破，心中痛恨西施惑君害苦吳國，便派兵上西施的姬宮，打算先把西施殺死，以消心頭之氣。

不料吳兵向西施出劍時，西施身周，忽有一團雪白花兒騰起，把吳兵的刀劍擋了回去。白花漸凝聚形，竟是一朶碩大的雪蓮花，把西施昇托而起，迅即飄然逸去。

吳兵驚奇得目瞪口呆，便向吳太子回報，說西施已被殺死，但屍身化爲蓮花，昇天去了。

西施昏昏沉沉，也以爲自己已死了，但她醒來時，竟發覺自己身在苧蘿山祖墓前。她心神震蕩，百感交集，便欲一死以謝天下，一頭向石碑上撞去。

西施見救她的竟是心中人兒范郎，不由掩面悲泣道：「范郎！范郎！西施污穢之身，名節已損，怎可再與你相見？」

范蠡把西施抱得更緊，似乎唯恐再失去了，一面欣然笑道：「西施啊西施！妳難道忘了赤松大師的臨別贈言嗎？有他伏下的驚世『蓮花龍脈』的蔭佑，夫差得到的祇是『虛幻的西施』的無形，范某抱住的，才是『蓮花龍脈』的眞身西施啊！」接着，范蠡把他當日在吳王宮中，親眼目睹的奇景，低聲告知。

西施聞言，俏臉兒不由一紅，神思却一振，忙道：「范郎！當眞如此麼？」

范蠡決然的道：「千眞萬確，妳有『蓮花龍氣』護體，夫差怎近得妳嬌軀呢！西施啊西施，妳仍然是玉潔冰清的會稽浣紗女兒呢！」

西施終於相信了，她不由又悲又喜，反手緊擁范蠡道：「范郎！西施終可與你在一起了，皆賴赤松大師的恩德所賜！」

范蠡斷然的道：「是！苦盡甘來，妳我終於重聚，而且決不會再分離了。」

不久，范蠡便帶了西施，以及西施的父母施全夫婦，泛舟入五湖，隱居去了。

後來據說范蠡改姓陶，西施改姓朱，到了齊國，經商營業，財富積到巨富。後世祝賀富而仁德的富商叫「陶朱公」，便是范蠡和西施的合稱。赤松富貴大師造就的「大空與大貴」，「大貴變大富」的范蠡與西施奇緣，亦因此頌聞千古，萬世流傳。

富貴妙法　遷墳改葬

赤松子、韋姬夫婦，帶同通靈之獸黑白猿，離開越國都城會稽郡，當日便輾轉南下，抵達被當時中原諸國稱爲「南蠻」的地域，那是一個略具規模的小鎮，叫番禺鎮（即今廣州地域）。

赤松子沿途南下，但見江水豐盈，九曲溢流，心中便暗道：「尋龍眞經」上載以「水爲財」，由此足證此地日後必多出富庶之人了，既有緣至此，倒不可輕輕放過。

韋姬和黑白猿併肩走在後面，韋姬自經「龍脈腹中之物」入肚後，與她的「靈根」滙聚，又經赤松子提點「風、雷、雨、電」內功心法，其功力之深，早已躋身當世高人之列。她對黑白猿的靈性十分喜歡，赤松子又忙於他的「尋龍追脈」，不免冷落了她，她一半心思，便放在黑白猿身上。閒來教牠「通人性、辨文字」，因此黑白猿雖未能口吐人言，但牠的手竟可寫字了。

此時韋姬忽然抓住黑白猿的爪掌，在牠的掌心中寫道：「我十分饑渴，如何是好？」

黑白猿眼利，牠的「金睛火眼」向四面一射，即在韋姬的手心中寫

道：「師母，既感饑渴，何不快點南行，南面五里，不是伸出一支酒旗，可解師母的饑渴嗎？」黑白猿蒙赤松子教授牠武功心法，又得韋姬引導牠與「人」通靈，在牠心中，早已視赤松子爲師父，而韋姬自然便是「師母」了。

韋姬格格一笑，她似乎十分喜歡「師母」這個稱呼，她呼地掠上前去，向赤松子笑道：「赤松哥哥，你的寶貝徒弟說，前面五里有酒旗飄出，且先去歇歇脚好麼？」

赤松子正審視粤川的山水富貴之格，聞言若有所思道：「姬妹快看，此地江水豐盈，必隱潛衆多富貴風水龍脈，如此，豈非又可造就幾位富貴人家麼？」

韋姬沒好氣的嗔道：「赤松哥哥，你心中便祇裝着『天下蒼生』，而沒有我這位蒼生之一的韋姬妹妹……哼！你可知人家肚子打鼓，快要變餓殍了！」

赤松子力氣精神仍感十分充沛，不由奇道：「怎會呢？姬妹昨日不是在詔城（即今詔關市）吃了一頓嗎，怎會如此饑餓？我昨日亦僅略喝了一杯酒而已。咦，我明白了！」赤松子忽然道：「姬妹你拚命授引黑白猿以『通人』之靈，甚耗內力心血，這也難怪。不錯，前面五里有酒旗伸出，有酒旗便有食肆，且去化解你的饑渴吧！」

赤松子的內力通玄，他的目力比黑白猿的「金睛火眼」更勝一籌，自然十里內之物，均一目了然。

三人沿番禺鎮的大街，向西走了五里，便果然看見一間酒店，酒店不大，却樣樣俱全，有飲有吃，充饑解渴均方便。韋姬一見，不由大喜，她也不管許多，匆匆走進，坐在一張桌邊，便大聲地吆喝道：「掌櫃的，有甚好吃好喝的，快擺上三幾十樣。」

酒店的掌櫃是一位年近五十多的老頭，他剛才一見韋姬等人走進，先就嚇了一跳，心中又驚又奇，暗道：這青年男女，十分俊俏，似金童玉女，但跟隨他二人的，怎的却是一頭似猿似人的怪物？

但見青年男女坐下，那「似猿似人」的怪物，却也如人般乖乖坐下，規規矩矩，一如普通的食客，心中這才稍感寬慰。

老掌櫃走了過來，小心翼翼的道：「客官，要甚麼酒？甚麼菜呢？」

赤松子未及答話，韋姬已格格笑道：「掌櫃！問這許多幹麼？但有好喝好吃的，祇管搬出來便了。」

老掌櫃先怯了黑白猿的古怪醜陋，却又被韋姬的俏麗豪氣震懾住，無奈祇好連聲答應道：「是，是，好，好！在下這便吩咐廚子，把好酒好吃的搬出來，客官請稍候，在下這便去張羅。」

老掌櫃說罷，連忙癲着屁股走開忙去了。

韋姬盯着老掌櫃的背影，微微冷笑。

赤松子見狀，連忙悄聲道：「姬妹，妳可還剩有銀兩？」

韋姬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若我坦白說出，這一頓酒菜便必定告吹了，因爲赤松哥哥這呆子，寧願餓肚子，也不願白受人家一飯之恩也，她心中轉念，便故意從容的笑道：「放心，赤松哥哥，這一頓酒菜，祇管放心大吃大喝便是啦！」

赤松子一聽，便相信韋姬身上尚帶備銀兩，也就安下心來。

不一會，廚子便把一桌酒菜搬將出來，分別是粤川著名的菜餚，例如「熊掌炖鷓鴣」、「鶴壽松齡」、「明火乳豬」、「鳳肝拼螺」、「麒麟吐玉書」、「桂花鴨」、「如意鷄」等等。外加一瓶粤川特製的佳釀「仙荔紅」美酒，滿滿的擺了一桌。

黑白猿一見，伸爪便抓。韋姬連忙把一雙筷子塞到牠的爪掌中，示意牠學她的手勢。黑白猿果然甚具靈性，牠睜着「金睛火眼」一瞧，便把筷子使用得像模像樣。牠伸筷挾了一塊「鶴壽松齡」，這是素菜，塞進嘴裏，便大吃起來。由於太美味了，牠竟高興得爪舞足蹈，怪笑起來。

韋姬見着，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你這不知死活的猴子，笑，眼下你祇管笑，待會吃了酒菜，無錢付賬，把你這猴子賣了，拿去當「明火炖猴腦」吃，你便該哭了！心話如此，但唯恐壞了飲酒吃食的興緻，到底沒有坦白道出來。

三人大飲大嚼，很快便把一桌酒菜吃光了。黑白猿固然狠吞虎嚥，韋姬也餓慌了，她的酒量食量却也十分驚人，就連內力通玄的赤松子，由於是平生第一次初嚐粤菜，但感十分難得，簡直是色、香、味三者俱全，因此竟也大嚼大飲起來。這也難怪，「食在粤菜」，這是自古便如此這般的了。

赤松子十分滿意這一桌酒菜，但他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吾等在越國會稽郡，簡單吃喝一頓，亦須花五兩銀子，這一桌粤菜，如此美食，豈非大大超過這數目麼？吾等在替越王勾踐勘察王陵風水，曾得他贈銀百兩，但一路南下，早已花得七七八八，韋姬雖然負責掌管銀兩，但她一直在我身邊，却到何處變這一筆銀兩出來？

赤松子心中着忙，連忙向韋姬示意，再以「心音密送」的大法，向

她傳話道：「姬妹，桌面酒菜看來花費不菲，你到底有多少銀兩？」

韋姬一聽，不由格格一笑，她的「心音密送」功夫尚未練成，便驀地伸出手來，先指在赤松子的掌心中寫道：「赤松哥哥！放心，我這兒尚有白銀五兩啊！在會稽郡吃一頓也不過是這數目罷了！你擔心甚麼？」

赤松子領會韋姬之意，他不禁一怔，傳音道：「哎，姬妹，這祇怕又有麻煩事了！」韋姬在他掌心中寫道：「堂堂富貴大師，還怕缺了這區區銀兩？有甚麻煩事呢？」

赤松子傳音道：「會稽山下，三個西瓜，已惹出了蓮花龍脈，雖然有益於越國百姓，但到底非我由衷而發，不過是爲報那三瓜之恩罷了！如今這頓酒菜，若缺錢付賬，祇怕吾又欠下人家一酒一菜之恩了！」

韋姬笑着寫道：「嘻，我差點忘了，赤松哥哥是一飯之恩必報啊！但你若不肯勉強自己，大可溜之乎也，憑你我的功力，加上黑白猿之猴子，普天下有誰奈得吾等之何！」

赤松子苦笑道：「吾師要我造福天下蒼生，令人由窮變富，由賤變貴；吾若溜之大吉，豈非累人破財？令人貧窮，違反了師門之道麼？」

韋姬一聽，不由失聲叫道：「赤松哥哥呵赤松哥哥！你當眞是天下人的富貴大師啊！可惜你自己却得不到半點的好處呀！」

韋姬話音未落，但聽赤松子已大聲喊道：「掌櫃，請過來結賬！」

韋姬一聽，心中不由一陣發毛，暗道：這呆子莫非眞的尋機溜之乎嗎？看來這五兩銀是決計不夠結賬的了！哼，若說開溜，你以爲我韋姬會比你脚短麼？她不由凝神戒備，萬一勢頭不對，便搶先溜之乎也。

黑白猿却渾然不覺，牠雖已通靈，但畢竟仍爲獸類，怎知道人性如此微妙複雜？

老掌櫃走了過來，點着桌上的碗碟，口中喃喃的唱道：「呵！熊掌炖鷓鴣乃粵川名菜，值價六兩銀……」

韋姬一聽，心下便一沉，暗道：壞了！單是一味菜已值六兩，已超出我的全副家當，祇怕不溜逃便決計不能脫身了！

老掌櫃續念念有辭的唱道：「鶴壽松齡一兩，明火乳豬二兩，鳳肝拼盤一兩，外加一瓶『仙荔紅』，共銀二十五兩五錢三分七！多謝了，客官，二十六兩尚有結餘啊！」老掌櫃言下之意，那剩下的結餘，祇怕便當打賞，整整齊齊二十六兩好結賬。

韋姬一聽，探手入懷，她摸到的來去便祇是那五兩銀，她的臉色發白，幾乎便要搶先開溜了！

不料赤松子從容的笑笑，伸手往懷中一探，作掏銀狀，眼珠却定定的注視着老掌櫃，忽然道：「咦，老掌櫃，請問貴姓啊？」老掌櫃一怔，隨口答道：「小姓龍！」

赤松子又目注龍掌櫃一眼，微笑道：「原來是龍掌櫃！請問龍掌櫃，你可有傷心事？例如家中兒孫輩有所欠安？」

龍掌櫃不禁猛吃一驚，他那伸出要錢結賬的手，不由一縮，改爲伸上，搔搔滿頭的白髮，奇道：「不錯！不錯！家中小孫兒，正患了急症，請了郎中來看，也看不出名堂，眼見是兇多吉少的了！客官，你……你怎的知道？你並非本地人啊！」

赤松子微笑道：「龍掌櫃眉間發青，青乃晦氣，直犯田宅宮，當主家中兒孫輩現下災劫重重。」

龍掌櫃聞言，定定的瞧了赤松子一眼，忽然向他深深一揖，道：「果然！果然！一切正如客官所判！客官既能點破在下疑難之處，想必有妙法化解，萬望伸手援救，在下僅此小孫，若能救他生命，在下一家感激不盡！」

龍掌櫃嘮嘮叨叨的訴說，一旁的韋姬俏目一轉，幾乎笑將出來，心道：赤松哥哥這大呆子，想必是欲以他的「妙法」，抵償那「一席酒菜之恩」了！他的「妙法」何等珍貴，大大超出那二十六兩銀賬，豈非大大便宜了這白髮掌櫃麼？嘿，好歹敲他一筆，好作上路飲食之用！

韋姬正盤算如何「敲龍掌櫃一筆」時，赤松子却凝神屏氣，向龍掌櫃仔細審視，見他氣色祥和，知是厚道人家，這才正色道：「老掌櫃孫兒生於何年何月何日何時？」

龍掌櫃道：「小孫生於辛酉年六月十三日寅時，現年六歲，他出世後，自幼便多災多病，可把人愁壞了！」

赤松子默默沉思了一會，忽然問道：「按吾推算，令孫時辰八字，年月日皆無大碍，但請教老掌櫃，你家在寅時可有刑沖之事？」

龍掌櫃一聽，想了想，道：「沒有，哪有刑沖之事？」

赤松子微笑道：「老掌櫃且仔細想想。」

韋姬在一旁，忍不住插口道：「老掌櫃！枉你算賬如此精明，簡直是滴水不漏！但爲甚却不會算算，寅時可有甚麼血呀刀呀的碰撞呢？」

龍掌櫃慌道：「甚麼血呀、刀呀的，這般恐怖？」

赤松子往桌上殘餘的「如意雞」

盤子瞥了一眼，忽然道：「龍掌櫃，你賣的『如意雞』，是自家養的，還是市集上買的？」

龍掌櫃眨了眨眼，道：「自然是從市集上買回家中殺好，再運來食肆備用的啦！」

赤松子道：「是何時殺雞的呢？」

龍掌櫃道：「我等做飲食的，不早不行，是早上四點多的時辰吧！」

赤松子含笑道：「這便是了，龍掌櫃，你在早晨四點殺雞，恰值寅時中，你孫兒乃寅時出世，這不正是刑沖相尅麼？」

龍掌櫃大驚道：「不錯！不錯！是！是！但可有妙法解救？」

赤松子微笑道：「很簡單，龍掌櫃日後祇須改在早時六時殺雞，避過寅時，不再與令孫的生辰寅時相沖相尅，自然便可保平安也！」

龍掌櫃不由連連點頭，又猛地一拍大腿，道：「哎呀！是極！這麼要命的事兒，我怎的便沒想到呢！」

韋姬微哼一聲，道：「當然啦，龍掌櫃祇顧仔細算賬，這等事又如何想得出來！」

龍掌櫃陪笑道：「是，是，在下倒是老糊塗了，幾乎誤送了小孫兒的生命啊！」

赤松子却笑道：「龍掌櫃，這酒菜錢尚未結賬呢？」

龍掌櫃一聽，連忙擺手搖頭，連聲道：「不敢！不敢！先生幫了在下這等大忙，若去求市面上的算命先生，說不得須花費一二百兩銀也！在下這檔食肆，雖生意不景，但區區一頓酒菜，倒還相請得起。多餘的酬金，在下委實無力支付，尚請先生原宥呢！」

韋姬一聽，即格格笑道：「龍掌櫃，這多餘的酬金，你欲交付，其實也並不難呢！這一頓酒菜值廿六兩銀，吾等祇須再吃上十頓，豈非各抵其賬，兩不相欠嗎？」

龍掌櫃呵呵笑道：「招呼兩位食宿，這有何難哉？龍某雖並不富有，但祇要不嫌粗菜淡飯，無任歡迎兩位到舍下作客！」

韋姬一聽，倒沒了主意，她向赤松子笑道：「赤松哥哥，我等自入粵川以來，無一日安樂茶飯吃，如今有人肯招呼食宿，去是不去？赤松哥哥快作定奪啊？」

赤松子忽然點頭笑道：「好吧，便到龍掌櫃舍下一聚吧！」赤松子的爽快答應，韋姬倒微吃一驚，她悄聲道：「赤松哥哥！你想必厭倦了尋龍追脈、遍遊天下的興緻了吧？不然爲甚竟肯留下？」

赤松子微微一笑，亦悄聲道：「姬妹有所不知，這龍掌櫃果然非富有之人，祖業到他手中，想必已快敗盡了！他的形格，與我的『大富大空』，豈非很相似嗎？因此不可錯過，倒要仔細探究！」

韋姬一聽，這才明白赤松子的心思，原來又是他那「助天下大空之人大富」的心願作怪了！當下又恨又喜，喜的是她的赤松哥哥果然不愧爲一代富貴大師，以救貧爲其大旨，這等夫君，却是天下難尋！恨的却是如此一來，豈非大大便宜了這「精於算賬、滴水不漏」的龍掌櫃嗎？但又知赤松子決定了的主意，決計不能令其動搖的了，無奈祇好格格笑道：「好啊！既然如此，韋姬便放開肚皮，好好吃他十頓八頓再算啦！」

龍掌櫃也不以爲意，殷殷相請，連生意也不做了，領着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等二人一獸，便向他的家中走去了。

＊　＊　＊

原來龍掌櫃的家宅，座落於番禺鎮郊的龍家村，村中祇有三幾戶人家，是一座半荒僻的村落，也不知龍掌櫃爲甚住在這等荒涼的偏僻村落。

赤松子隨龍掌櫃來到他的家宅，遠遠一望，便暗暗皺了皺眉頭，祇是尚未能證實自己的判斷，因此沒說甚麼。但見那是一座古舊的磚屋，孤伶伶的面北而立，四野荒涼，大門口正對的，竟然是一座貧脊的沙崗，連水影也不見一滴。

龍掌櫃家中尚有老妻龍劉氏，以及三位兒子，大的年已二十三，已娶媳婦，却仍須靠打柴維生，他叫龍大鈞，所生的兒子年僅六歲，叫龍經禮。其餘兩位兒子，二子叫龍紹鈞，三子叫龍細鈞。家中的擺設亦十分寒傖，一看便知絕非富有人家了。

龍大嬸倒十分賢慧，媳婦龍方氏亦熱情好客，當下把赤松子和韋姬侍候得十分週到，送茶遞水，殷殷招待，韋姬小時雖曾過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但過去數十年的「失落的歲月」中，挨過不知多少辛酸苦楚，倒把大少奶的日子忘却了，此時受此招待，不由便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赤松子與龍掌櫃閒談，才知他的祖輩是原居於此，後來祖父到番禺營商，逐漸積了一筆財富，便幹起食肆的生意來了。但到了他父親這一代，食肆的生意已日漸衰落，再傳到龍掌櫃手上時，更被一場大火把祖父在番禺鎮建造的大屋、店舖燒光了。龍掌櫃衣食無着落，祇好返回龍家村的祖屋居住，而他在鎮中的食肆，也僅是替一位遠房族叔代理，食肆所賺的錢，僅有一點蠅頭小利分給龍掌櫃。因此龍掌櫃一家的生活，其實有如清貧人家，他的「掌櫃」之名，祇是虛有其表罷

了。

龍掌櫃的本名原來叫龍森，但近來龍森的本名倒被隱去了。

龍掌櫃──龍森說到此處，不由苦笑道：「因此先生的救孫之恩，龍某人祇可以一頓酒菜相抵，並無餘力酬答，實在慚愧。」

韋姬此時雖與龍大嬸、大嫂閒話，但耳朶却向龍掌櫃這面張着，一聽便忍不住插口道：「龍掌櫃，你以爲赤松哥哥他是爲了你一頓酒菜而來的麼？若然如此，他又怎配稱令天下大空大貧之人大富大貴的富貴大師！」韋姬此時是甚喜這一家子，特別是龍家的小孫兒龍經禮纏着韋姬，一口一句「阿姨」，直叫得她心花怒放，她此時不但沒再存敲一筆的念頭，反而唯恐赤松子中途改變主意，不肯鼎力相助這龍家，因此忍不住便向龍掌櫃提示，好教他向赤松子懇求。

果然龍掌櫃一聽，立刻聳然動容，忙道：「龍某聞當世出了一位富貴風水大師，名曰赤松子，得道家老祖李耳的眞傳，風水堪輿、尋龍追脈的神技，當世無雙，妙點越國『蓮花西施龍脈』，造就一位絕代英雌，抗吳救國，天下傳頌，姑娘，莫非先生就是赤松富貴大師麼？」

韋姬格格笑道：「貨眞價實，如假包換！」

龍掌櫃一聽，更不猶豫，俯身向赤松子拜道：「先生原來是天下傳頌的一代富貴大師，眞人不露相，在下若有怠慢不敬，務請大師原諒！龍家蒙大師降臨，眞乃祖宗之福蔭，何其大幸啊！」

赤松子淡然一笑道：「龍掌櫃不必客氣，令天下大空大貧之士，進而大富大貴，此乃師命，亦吾之心願，一切且看是否有緣罷了！」

龍掌櫃又驚又喜又奇，忙道：「大師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未知在下是否有緣呢？」

赤松子微笑不語，韋姬忍不住插口道：「傻瓜！若然無緣，他怎會坐在你龍家？他既已在你龍家現身，便即天大的奇緣也！」

龍掌櫃連忙陪笑道：「是，是，倒是在下多心啦！但未知大師將如何施展這『富貴妙法』呢？」

赤松子微一沉吟，忽然問道：「請問龍掌櫃那場可怕的大火，到底發生於何時呢？」

龍掌櫃想了想，長歎口氣，才道：「此事想來也太可怕、太奇特了，吾曾祖原葬於此地東面二十里的蓮花山，但到祖父這一代，因已出番禺鎭營商立足，且生意日隆，便以番禺爲家，祖父死後，先父把祖父葬於白雲山(即今廣州市郊白雲山)，到先父死後，我又把先父與祖父合葬白雲山祖墓。不料先父下葬之後不到半年，一場大火，便把祖宗傳下的祖業財產全燒光啦！這當眞可怕之極啊！」

赤松子微一沉吟，便意味深長的笑道：「如此看來，你龍家的厄運，似乎是出在白雲山的祖墓上了，而你龍家之富，却全賴曾祖所踞的蓮花山也。」

正閒談間，龍掌櫃的三位兒子也回來了，祇見以打柴爲生的大兒龍大鈞走在前面，骨骼粗壯，身子甚爲壯健。二兒龍紹鈞年約十五，三兒龍細鈞年僅十二，兩人渾身水淋淋的，想必是剛從水裏出來。

龍掌櫃一見，連忙向三個兒子道：「你等快過來拜見赤松富貴大師！」

二兒龍紹鈞一聽，不由呵呵笑道：「可笑啊！這世上若有富貴大師，那還有挨窮受苦的可憐人麼？」

三兒龍細鈞雖年僅十二歲，但却十分乖巧，接口笑道：「是啊！若眞有富貴大師，我等窮困之人，不就可以立刻富貴，不必下水捉魚維生，這般辛苦麼？」兩小兒嘻嘻哈哈的說着，却不肯上前拜見。

大兒龍大鈞却想也不想，大步上前，向赤松子俯身拜道：「龍家大兒拜見赤松大師，請大師原諒二弟、三弟年幼無知，出言冒犯。」

赤松子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他二人雖乃娃娃口沒遮攔，但世情却當眞如此，吾又怎會怪責？不過龍哥兒既未能判斷吾是否可以令人富貴，爲甚不先問清楚，便上前參拜我呢？不怕上江湖術士的惡當嗎？」

龍大鈞憨憨的笑道：「我雖然不知大師的底細，但大師是爹爹的客人，即我的叔伯長輩，理該上前拜見。」

赤松子目注龍大鈞一眼，見他粗眉大眼，骨格粗壯，雖沒其二弟的乖巧，却沉穩老實，不失忠厚之相格，便欣然一笑，道：「很好，龍哥兒身壯力健，想必慣走山路，明日便隨吾上你家白雲山祖墓走一遭吧！」

龍大鈞一聽，他雖然不知道赤松大師此行有甚用意，但心想：他既精於風水之道，想必對龍家的子孫後代有甚好處，也不想漏了二位弟弟，便向龍紹鈞、龍細鈞道：「二弟、三弟，大師既上我家祖地，你等同爲龍家子孫，便隨我一道上白雲山去吧！」

赤松子却微笑道：「此行祇是勘察，並非關鍵時刻，他二人去與不去，也沒甚要緊，一切且隨其本意便是。」

龍紹鈞、龍細鈞兩大娃兒一聽，即嘻哈笑道：「大哥你也聽到啦，這位大師既說無甚要緊，我等

便不去了，奔波勞碌，上那白雲山幹麼？下水捉魚，比上白雲山有趣多了。」

龍大鈞一聽，也就不去勉强。龍掌櫃因爲對鎭中的食肆放心不下，趕着回去，也無心理會，任三位兒子自行定奪。

第二天一早，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等，便由龍大鈞引領，奔走數十里，抵番禺鎭(即今廣州市)北面白雲山麓。龍家的祖墓，便座落於白雲山的東麓。

龍大鈞指着墓碑上的刻字，道：「大師，我的曾祖、祖父，便是合葬於此墓中。」

赤松子細看墓碑上的刻字，發覺最早的年月，果然距今已近百年了，他再向四週望去，不由微歎口氣，狀似十分惋惜。

龍大鈞一見，忙道：「大師，此墓莫非有甚不妥？但此墓聽爹爹說，當年是祖父預先爲曾祖請人卜定，那堪卜之人甚有名頭，單禮金也花了上千兩銀。自下葬曾祖後，祖父尚過得順利，生意也算平穩，因此祖父斷認此墓甚佳，他遺言死後亦須把他葬入此墓呢！但不料却惹出奇禍，未知有甚不妥？」

赤松子向韋姬含笑道：「姬妹，且試看看，此墓有甚疑點？」

韋姬向四周一看，搖頭道：「此墓所處之山麓，四周山明水秀，令人心曠神怡，並無甚不妥啊！」

赤松子微笑道：「不然，依吾之見，山明水秀並非必然風水吉地，光山禿嶺亦並非必然是三煞之位，一切尚須仔細分辨。」

韋姬自跟隨赤松子週遊列國，尋龍追脈，對風水尋龍之道，已越來越感興趣，此時一聽，知赤松子正在授她以「尋龍眞經」的妙法，便連忙收斂笑容，正經的道：「是，赤松哥哥，到底如何分辨呢？」

赤松子微一思忖，忽然對龍大鈞道：「龍哥兒，你速入番禺鎭，通知你父親，趕上白雲山祖地。你再回去家中召集二弟、三弟二人，合力把鋤鏟等挖土之物搬運上山，再帶備一個骨塔，快去快回。」

龍大鈞一聽，毫不猶豫，答應一聲便欲奔下山去。赤松子忽然又向黑白猿道：「猿兒！恐龍哥兒大兄弟脚力有所不逮，勞煩你助彼等一臂之力吧！」

黑白猿早已悶慌了，此時一聽，牠口雖不能言，但已能聽懂人話，樂得手舞足蹈，吱吱的連跳三下，這才隨龍大鈞下山去了。龍大鈞以砍柴爲生，慣走山路，黑白猿的輕功造詣，更已抵江湖高手之列，因此一人一猿，倒也奔得飛快，眨眼便不見影踪了。

韋姬奇道：「赤松哥哥，爲甚把龍哥兒催得如此匆忙？早知如此，爲甚不事先把鋤鏟等挖土之物携上山來呢？也省了龍家三兄弟一場奔波。」

赤松子意味深長的笑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原來吾亦不知此墓如此兇險，雖有所疑，但未實地勘察，不便妄下判斷。不料細察之下，才知確然十分兇險，若不助其遷墳改葬，休說由大空變大富，祇怕龍家子孫數人，亦難逃尅滅的厄運也！因此才着其速速辦事。而且吾欲以『遷墳改葬大法』，助其由大空變大富，彼等作兒孫的，直接承納祖蔭，豈能不勞其筋骨？不勞而獲？要彼等如此奔波，僅是其中的小事而已，尚有更辛苦的考驗在後頭呢！」

韋姬不由又好笑又好氣，笑道：「我看這龍家大哥倒十分忠厚勤快，但那二兒、三兒却十分疲懶，且心性乖巧，若知你是考驗彼等，必在暗地裏咬牙切齒，把你赤松子恨入骨了，說不定還拒絕跟隨其兄奔波也！」

赤松子微笑道：「吾亦有所預料，但尚未能下判斷，因此便着黑白猿助龍大哥兒一臂之力。一切且看那龍紹鈞、龍細鈞二人氣運根基如何吧！」

韋姬心中暗暗好笑，暗道：且看你這一代富貴大師，如何考究誰是龍家「大富大貴」的承納人選吧！

她便不再理會此事，話鋒一轉，道：「那龍家此處祖墓，到底有何不妥？那龍哥兒不是說，他曾祖下葬此墓後，其祖父倒算順利平穩麼？然則當日既無不妥，爲甚到其父輩又橫生奇禍？」

赤松子微笑道：「姬妹已入吾道，難道眞的不能細察一點端倪麼？」

韋姬用心思忖，好一會方道：「此穴四周確實山明水秀，但形格似嫌單薄，似非地力深厚之脈也。」

赤松子微歎口氣，歎道：「此脈非但並非深厚地力，倒反而是招禍降災三煞敗絕之穴地呢！那替龍家堪點此墓之士，乃祇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委實害人不淺！」

韋姬奇道：「爲甚麼如此判斷？」

赤松子道：「此地雖有山水，亦算明秀，但山勢斜來，掀裙舞袖，抱頭鑽胸，水口開蕩，散而不聚，乃沙體杖脚之格，猶如沙中之塔，外形雖美，但絕不穩固，稍遇風襲，却崩倒毀塌也。再者此墓方位朝西，西聚三煞，恰與納吉之『正神上山、雲神下水』之葬法相反，一旦入葬祖先，入了三煞敗穴，損丁破財，奇禍橫降，十分可怕！」

韋姬道：「龍家雖然破財而

敗，但其丁口却依然無損，爲甚麼？」

赤松子道：「此墓之三煞，乃源自其近祖，特別是龍掌櫃之父下葬於此，合父祖二大三煞之氣，相冲龍家遠祖福蔭，焉能不敗？其丁口之所以尚能保平安，不過是遠祖地力的餘蔭罷了！如此福地，竟棄而不用，偏選此三煞穴位，可悲可嘆！」

韋姬道：「既如此可怕，赤松哥哥可有妙法匡扶龍家？」

赤松子嘆道：「此穴已潛伏三煞之氣，且合父祖二大脈源之力，若不開墓渲洩，另擇吉地，則就算吾師老子駕臨，亦難救其丁財敗絕之惡運了！」

韋姬吃驚道：「此穴龍掌櫃先父，花了重金請人堪點，龍家視此爲寶地，你若要彼等破墓，龍家上下，豈不找你拚命嗎？」

赤松子嘿嘿一笑道：「此穴煞氣，已將把其遠祖福蔭尅絕，已成死絕之穴，破與不破，亦有害無益，但若不破，則其煞氣難消，吾便有迴天大法，亦難挽其厄運也！一切且看龍家子孫血脈，是否有『大空大發』的根基氣運吧了……」

＊　＊　＊

赤松子話音未落，龍掌櫃已氣喘吁吁的趕上山來了。他的後面，緊隨三人一獸，扛鋤荷鏟，嘻嘻哈哈的奔了上來。原來是龍大鈞、龍紹鈞等龍家三兒，以及在後面殿衞的通靈之獸——黑白猿。

韋姬一見，便向赤松子笑道：「赤松哥哥，看來龍家三個兒子的根基氣運，難分高下呢！」

赤松子微笑道：「早哩！此時尚未能下判斷呢！」

說時，龍家父子四人，已氣喘吁吁的來到墓地前了。黑白猿凌空一躍，越過衆人，掠到韋姬身前，嘰嘰呱呱的手舞足蹈，又以掌爪虛空比劃。

黑白猿的意思，祇有韋姬明白，原來黑白猿說的是，龍家大兒龍大鈞，費盡唇舌，半拉半逼，方把龍家二兒龍紹鈞、三兒龍細鈞帶上山中。韋姬心中不由暗暗驚奇，心道：龍家三兒，雖然同上祖地，但心態各異，顯然其根基氣運各有不同也！

此時龍掌櫃已向赤松子拜揖道：「大師相傳，未知有甚緊急之事？更着小兒三人，扛鋤荷鏟，未知欲施何妙法？」

赤松子肅然道：「龍掌櫃，此墓乃你父祖合葬之地，是麼？」

龍掌櫃連忙道：「不錯啊！此墓地乃先父花了數千両銀，重金禮聘地理先生堪點，先父十分看重，着我把他與祖父合葬。不料却惹出連番奇禍！哎，這到底爲甚麼？」

赤松子道：「前因後果，根底來由，且容後細說吧！吾已判定，此墓乃三煞敗絕之地，再不渲洩煞氣，不但破財，更會損丁，十分可怕！」

龍掌櫃尚未答話，龍家二兒已大驚道：「爹爹啊！一場大火把龍家的財產燒光了，若再損丁，兒等生命，豈非十分兇險嗎？爹爹快想法解救啊！」

三兒龍細鈞亦頑皮的笑道：「不錯！不錯！先是侄兒龍經禮奄奄待斃，若然輪流受害，豈非輪到我龍細鈞了嗎？」

龍掌櫃心慌道：「財散猶自可，損丁果然十分可怕！在下兒孫四人，萬望大師設法施救啊！此墓如此可怕，未知應如何渲洩呢？」

韋姬插口道：「所謂渲洩，便即破此墓地，永遠捨棄！龍掌櫃捨得嗎？」

龍掌櫃嘆了口氣，道：「若大師認爲祇有破墓此法，才能救得兒孫四人，在下亦十分無奈，唯有……」

「等一等！爹爹！」二兒龍紹鈞忽然大叫一聲道：「兒等目下尚過得平穩康健，並無大碍，若然破墓之後，兒等有甚三災六禍，却又如何解釋呢？這位大師能擔保我等平安無恙嗎？」

赤松子道：「龍二哥兒！是否平安無恙，須看各人的根基本命，若本命與祖脈有緣，一旦除去煞氣，自然可保平安無恙。不但如此，若重獲祖宗地力福蔭，則立可由大貧變大富也。總之不可一概而論，但看各人緣份。」

二兒龍紹鈞一聽，不由希冀的笑道：「那請教大師，他日若有此奇緣，可有我龍紹鈞的一份？」

赤松子微笑道：「你亦是龍家子孫血脈，自然不可排除有此緣份。」

龍紹鈞一聽，不由大喜道：「若然如此，爹爹啊，猶豫甚麼？快答應開墳吧！」

龍掌櫃微嘆口氣道：「既你等三人亦無異議，爲父已行將入土，一切皆由你等承受，也不便反對，便依大師之言，動土開墳吧！」

龍紹鈞此時變得十分勸快，他一聽父親已答應開墳，便不管許多，揮鋤便猛掘起來了。龍大鈞見這是赤松大師的主意，當下也不猶豫，動手用鏟挖土。龍細鈞雖年僅十二歲，但十分乖巧，見兩位兄長均已動手，唯恐日後有甚好處，少了他的一份，於是也執起鋤頭，猛掘起來。

龍家三兄弟齊心合力，不到一個時辰，便把祖墓挖了一個大洞，露出洞穴中的棺木，但見棺木已腐爛了一副，另一副却依然完好無

缺，顯然腐爛的棺木是曾祖的，完好的一副才是祖父的棺木。

赤松子一直站在一旁，也不動手相助，此時見已露出棺木，便立刻道：「快！午時已到，陽光正射，快掀起棺蓋！」

龍家三兄弟齊手合力，把兩副棺蓋揭開！立刻便驚得一陣目瞪口呆！

祇見曾祖的棺木，其骨骸已化，但棺中爬滿蛇、蟲、鼠、蟻，把一副白骨也玷污了！祖父的棺木却更可怕，祇見屍身仍完好無缺，但原已剃淨鬍鬚入殮的下巴，現在竟長出了寸許長的新鬚！猶如祖父隨時隨刻會從棺中一挺而起，恐怖之極。

龍掌櫃一見先父的遺骸竟仍栩栩如生，不由臉色慘變，驚叫道：「當年先父下葬，明明已剃淨鬍鬚，怎的却長出新鬍子來了！天啊！先父已入土整整二十年了啊！大師，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赤松子此時正凝神目注棺木中的情形，正午的陽光恰好直射而下，照在兩棺木之中，他這才暗鬆口氣，道：「幸好破棺恰值午時，陰煞之氣，可藉最猛至剛的陽氣化解消除！」

赤松子一頓，又道：「棺中的蛇、蟲、鼠、蟻，皆陰煞之物，龍家曾祖骨骸受此陰煞，子孫後人哪能安樂？但更可怕的是你家祖父，不但身處此三煞之穴，且下葬方位不對，正面向西，煞上加煞，頓成養屍奇陰奇煞之地，故才有新鬚長出；龍家子孫血脈受此奇陰奇煞侵害，豈能不招奇禍？一場大火便把你龍家的產業家財燒光了！這正是三煞敗穴的可怕之處。若不加匡正，祇怕很快便損及龍家的子孫後人了！」

龍掌櫃此時已深信不疑了，他連忙向赤松子拜道：「大師既已尋出禍根，萬望大師鼎力匡扶！龍家子孫世代，將沒齒難忘啊！」

赤松子尚未答話，韋姬已忍不住笑道：「我這大師哥哥，既限定於午時破墓見棺，便即要施法替你龍家化煞也！你還拜求甚麼？」

龍掌櫃一聽，驚喜道：「赤松大師，韋姬姑娘所言，當眞如此麼？」

赤松子微笑道：「午時之陽，至猛至剛，唯此方可化解龍家祖墓的奇陰奇煞也。」

龍掌櫃尚半信半疑之際，龍大鈞忽然驚喜的叫道：「爹啊！曾祖骨骸上爬滿的蛇、蟲、鼠、蟻被正午陽光照射，果然不見了！也不知跑到哪兒去？當眞神奇！」

另一邊龍紹鈞、龍細鈞亦不約而同的驚呼道：「哎呀！化也！化也！祖父的鬍鬚不見了，他的屍身亦化掉了！」

龍掌櫃向棺中仔細一瞧，他不由一陣目瞪口呆！祇見他的祖父的棺中，蛇、蟲、鼠、蟻果然已消失得一乾二淨，露出一副乾淨的白骨。他的先父的遺骸，本來完好無缺的屍身，竟已消化殆盡，漸漸已現出一副白骨來了！

龍掌櫃不由失聲叫道：「大師妙法果然神奇之極！但未知下一步又如何呢？」

赤松子微一沉吟，便斷然的道：「午時之陽，不可錯失，因此穴陰煞氣太重之故。待午時一過，陽光轉弱，便即把白骨移入骨塔，須由嫡系子孫親自動手，才可望承納祖宗脈氣，決不可假手他人。」

龍掌櫃一聽，忙點頭道：「是，是，一切但依大師吩咐！」

待午時一過，龍掌櫃果然親自動手，把祖宗的白骨拾起，小心翼翼地放進骨塔。龍家三兒，此時誰也不甘落後，均搶着撿拾祖輩骨骸。

韋姬見了，心中不由暗暗驚奇，心道：這龍家父子四人，既然如此齊心合力，無分彼此，那赤松哥哥將如何判斷考究，誰是日後龍家「大空變大富」的承納龍脈人選？老天，這等微妙複雜之事，祇怕連赤松哥哥這個一代富貴大師也被難住了！

不一會，龍家父子四人，便把祖宗骸骨撿拾完畢，放進骨塔。然後龍掌櫃問赤松子道：「大師，這個空墓穴，却如何處置？」

赤松子微笑道：「祖宗骨骸已移，此墓已非墓，不過是一塊空洞之地而已，還想它作甚？把墓碑搬走，便聽其自然吧！」

龍家父子四人，搬了墓碑、骨塔，千辛萬苦返回龍家村。龍掌櫃把祖宗骨塔供上祖先靈堂，又依赤松子的吩咐，用白布把墓碑包裹。諸事妥當，龍掌櫃這才又向赤松子問道：「大師，下一步又將如何？」

赤松子微一沉吟，便含笑道：「吾正替你龍家尋一座富貴龍脈，待有眉目，再作打算。」

龍掌櫃聽了赤松子這般回答，祇好先行致謝，也不便再向他苦苦追問。

很快又過了七日七夜。在這七日七夜中，龍掌櫃因要代人料理番禺鎭的食肆生意，因此早返回番禺鎭去了。赤松子、韋姬、黑白猿雖然留在龍家，龍家的龍大嬸、大嫂，以及龍家長子龍大鈞均熱情款待，但赤松子却僅呆在龍家一日一夜而已，其餘的日子，也不知他到何處去了。

到第七日的中午，赤松子從外面回來，神色欣然，對龍大鈞道：「龍哥兒，速入鎭中，通知龍掌

櫃今晚趕回家中，就說此乃吾之主意便了！」

龍大鈞為人忠厚，他一聽也不問為甚麼，即動身出鎮，報知父親去了。

當晚龍掌櫃和龍大鈞趕回家中，赤松子向龍家各人佈置了一番，即斷然的道：「好了，明天一早，便帶齊工具，捧奉骨塔、墓碑，上你龍家太祖墓蓮花山上去。」

龍家父子這才知道，原來赤松子這數日來，均是為龍家祖宗的骨骸安葬覓地，也不知他走過多少地方，花了多少心血，終於被他尋着龍家的太祖墓地所在。太祖的墓地，就連龍掌櫃自己也忘記了，因為相隔已不下二百年的歲月，赤松子竟能尋着，由此已足證他的神通非同凡响。

第二天一早，赤松子便引領龍家父子四人，帶備工具器物，離開龍家村，直上東面的蓮花山。韋姬和黑白猿在後面跟着，黑白猿東張西望，「火眼金睛」一閃一閃的，牠似乎也在模仿赤松子尋龍追脈的樣子了。韋姬却心中好奇，暗道：為甚麼赤松哥哥特別携了一根木杖上山去呢？他拿一根木杖到底有甚用途？

蓮花山距龍家村不太遠，僅二十里路。龍家父子四人，於白雲山祖墓地上目睹的一幕，此時尚心有餘悸，祖宗風水地力之說，已深信不疑，因此趕路倒十分勤快，希冀祖宗風水地脈對自己有點好處。不到小半日，衆人便登上蓮花山巔上了。

赤松子把衆人一路引向蓮花山巔的東面，走了約莫二里山路，遠遠的，便忽見一座土墓，聳立於東面山巔，四周山林掩映，十分幽靜而雄峻。

赤松子向土墓伸手一指，問龍掌櫃道：「龍掌櫃，你且去細加辨認，此墓是否下葬你龍家的太祖？」

龍掌櫃一聽，連忙向前面的土墓奔去。龍家三兒，此時誰也不甘落後，亦緊隨而去。僅一會，龍家大兒龍大鈞便忽然低聲叫道：「爹爹，我聽祖父說過，太祖名宏正，此墓石碑雖甚殘破，但碑上刻字仍可辨認，不就是『番禺龍公宏正之墓』八個字麼？」

龍掌櫃連忙擦了擦眼睛，仔細向墓碑上的刻字一瞧，不由驚喜的道：「不錯，不錯，正是曾祖『龍宏正』的名號啊！天！原來你太祖之墓，便隱於此山林中！」他一頓，忽地想起赤松子曾推斷，龍家之所以財敗而丁不絕，全賴遠祖風水地力餘蔭，便又驚喜的向赤松子問道：「赤松大師，這果然是龍家遠祖之墓，請問大師，此墓貴在何處呢？」

赤松子微微一笑，他雖然是回答龍掌櫃，但却目注韋姬，似在趁機向她傳授「尋龍追脈」之道。「龍掌櫃且看，此墓位於蓮花山東面，山下便是一江繞山迴環，山水滙聚，山為氣，水為脈，山水滙聚，則『氣脈』暢旺，正是龍脈結穴之處啊！又此山形如蓮花，以形喝形，可定名為『蓮花龍脈』也！」

龍掌櫃尚不明所以，韋姬已若有所悟的道：「如此，豈非是蔭庇西施的同一龍脈形格麼？西施既富且貴，大貴大富，未知此墓是否有此宏力呢？」

赤松子微笑道：「西施的苧蘿山蓮花龍脈，乃出自『子母山』之母，地力之雄厚，當世無出其右；此墓雖有『蓮花龍脈』之形格，但山弱則氣弱，水緩則脈軟，因此不過是軟而弱之蓮花龍脈而已，又怎可與西施的蓮花龍脈相比擬！」

韋姬格格笑道：「原來尚有這許多微妙複雜之處。」

兩人對答，却把龍掌櫃等弄得一頭迷霧，龍掌櫃連忙道：「大師啊！你既說此墓乃蓮花龍脈，為甚又說是『軟而弱』？莫非此墓已無力蔭佑龍家子孫血脈麼？」

赤松子不由呵呵一笑道：「不然，此乃比較而言罷了！此墓既已具蓮花龍脈的形格，便不但有蓮花結子之旺丁，且有蓮花出汚泥而不染的貴格，龍家若重振此蓮花龍脈，何愁不能『大空而大富』，大富而大貴』哉！」

＊　＊　＊

龍掌櫃一聽，不由大喜，忙向赤松子拜揖道：「天降大師助我龍家，大師恩德，龍家永世牢記，但未知如何重振，請大師指點！」

赤松子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可即動土開墳，把龍家近祖骨骸與遠祖同葬此墓。」

龍家父子四人，不敢怠慢，即揮鋤動鏟，挖起土來。不一會，便把遠祖墳挖開，依赤松子的吩咐，把近祖的骨塔放入穴中，填土畢，赤松子又吩咐在墓前豎上近祖的墓碑，與遠祖的墓碑併立。

墓碑豎畢，龍掌櫃見諸事妥當，正欲向赤松子詢示，下一步如何處置。就在此時，遠祖墓碑忽然飄出一股紫煙，近祖墓碑却射出一道青光，紫煙與青光竟纏到一處，上下翻動，似在劇鬥不息。

赤松子一見，忽然沉喝一聲道：「遠祖龍脈受近祖青煞侵襲，此皆龍家子孫急功近利，處措不當之罪，你等快快跪拜，求遠祖龍脈饒恕。」

龍掌櫃一聽，心中震撼，也不敢違逆，連忙領先跪下，叩拜起

來。龍家三兒龍大鈞、龍紹鈞、龍細鈞三人亦跟隨跪拜起來。

龍家父子四人拜了好一會，紫雲與青光仍糾纏不散，似怒鬥不止。

赤松子見狀，忽地抽出他預先帶備的木杖，向龍掌櫃道：「遠祖龍脈仍心有不甘，不肯奮力逐退近祖青煞之光，須以子孫身軀之痛，以慰遠祖之恨，你等願意受此皮肉之痛麼？」赤松子說時，把竹杖向一塊石上猛地一抽，石塊應聲而碎。

龍家父子四人一見，心中均感駭然。韋姬却暗暗好笑，心道：赤松哥哥不知如何考驗龍家父子了。

祇聽赤松子又沉聲道：「吾以木杖抽打你等，須直打到龍家遠祖之恨平息為止。你等若然甘心受責，便放聲大哭，不必隱瞞；但若怕痛不願受責，便忍住不哭，吾即停止抽打，你等明白了麼？」

龍家父子四人，無可奈何答應明白了。

赤松子毫不遲疑，抽起木杖，便在龍家父子四人的屁股上各抽了一記。

龍掌櫃但感屁股火辣辣的一陣灼痛，但想起自己多年來連遠祖也忘了，罪有應得，為了自家的子孫平安，也不敢抱怨，悲從中來，也就哭了起來。

龍大鈞亦感痛不可擋，但他忽然憶起，祖父臨逝之時，向他透露太祖的名號，自己多年來竟沒盡為孫之責，拜祭太祖，罪無可恕，累及自己的兒子，皆是自己的錯處，也就放聲大哭，以示甘心受責，絕無怨懟。

龍紹鈞被打，祇感屁股痛如火灼，心中不由怒道：都是爹爹和大哥之錯，不來拜祭太祖，關我甚事？要受此痛苦，他心有不甘，便咬牙抵受，決計不哭。

龍細鈞年僅十二歲，但心性乖巧，被打之下，他記得赤松子曾道不哭便不必再受痛，於是第一杖剛打下，便一疊連聲的嚷道：「不哭，不哭，我決計不哭，切勿打我！」

說也奇怪，龍家父子四人，但祇不哭的，赤松子果然便不再抽打，但哭的，便打得更急更猛了。龍紹鈞、龍細鈞二兒，見狀不由暗暗慶幸自己沒哭。

赤松子的木杖，此時已集中落在龍大鈞的身上，因為他哭得最響亮。

就在此時，祇見遠祖墓碑一聲脆響，射出一道紫光，異常威猛，乒的一聲，把正與紫雲惡鬥的青光擊得無影無踪，蓮花山巔，龍家遠祖墓前，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赤松子此時欣然一笑，對龍家父子道：「可矣！龍家遠祖龍脈，已與近祖滙聚了，你等且起來返家去吧！」

龍家父子四人，爬了起來，但均滿臉迷惑驚疑，不知赤松子弄甚玄虛。

韋姬也忍不住了，她向赤松子道：「赤松哥哥啊赤松哥哥，怎的痛打龍家父子一頓，便大功告成了？這又有何兆應呢？」

赤松子呵呵笑道：「若無感應，豈為蓮花龍脈？遠祖龍脈聞子孫血脈哭聲而發威，擊退近祖青光之煞氣，正是龍家遠祖龍脈，與近祖元氣滙聚之兆啊！」

龍掌櫃一聽，事關自己的子孫一脈，他也不敢大意，忙問道：「請問赤松大師，那哭與不哭，又有何分別呢？」

赤松子微笑道：「你龍家遠祖蓮花龍脈，既然與子孫血脈哭聲感應，由此亦決定誰是承納遠祖蓮花龍脈地力的人選矣！」

龍家父子四人一聽，不由異口同聲道：「誰是承納龍脈的人選？」

赤松子呵呵一笑道：「龍家子孫哭聲既與祖宗龍脈有感應，那自然是大哭者大富，小哭者小富，不哭者不富也！你等也不必驚疑，一切日後自會應驗。」

「爾等父子四人可起矣。」

赤松子的話音曳然而止，龍家父子四人，正心神恍惚間，抬頭一看，蓮花山上，早已不見赤松子和韋姬、黑白猿的踪影了。

龍掌櫃不由跌足嘆道：「龍某祇顧思忖自家的事，白白走失一位當世活神仙了！」但也沒法再去追尋，祇好先行下山，返家而去。

龍家父子四人，返家後一切生活依舊，絲毫沒有變化。龍掌櫃亦返回番禺鎮，繼續代人料理食肆的生意。龍大鈞則照舊上山砍柴渡日。龍紹鈞和龍細鈞兩大娃兒，依舊下水捉魚，幫補家中生計。

這樣子眨眼又過了大半年。一天中午，龍掌櫃返回家中，因當天是食肆歇業，他終於獲得兩日清閒。

當日的傍晚，龍掌櫃悶得發慌，便走去村後的小溪流中釣魚。他一連呆坐了大半個時辰，竟沒一條魚兒上釣，眼看太陽已經西沉，金色的餘暉映在溪水之中，光華灼灼，耀人眼目。龍掌櫃忽然微歎口氣，心道：龍家祇怕再無機會旺發了，不然為甚赤松大師妙施風水移葬大法後，大半年已過，龍家竟無半點轉運的跡象呢？可笑那赤松大師，臨別還斷言甚麼「大哭大發，不哭不發，小哭小發！看來倒是哭與不哭，均決計難發了吧……

龍掌櫃心中左思右想之際，手中的魚竿也被扯彎了！龍掌櫃不由

一喜，他知是有大魚上鈎了。於是也不敢貿然扯上，把魚竿往地上狠勁一插，以防止水中上鈎的魚兒遁逃。他自已則呼地一下，躍入水中，順魚繩向魚鈎處摸去，一條金色大鯉魚竟應手而出，足達二、三斤重。

龍掌櫃心料今晚有一頓鮮美鯉魚肉吃了，便不再逗留，挽着金鯉，便返回家中。龍大嬸接過金鯉，便走入廚房去了。

僅一會後，龍大嬸却又慌慌張張的奔了出來，一面失聲叫喊道：「老伴兒，快，快來瞧瞧，金鯉魚腹中到底藏了甚麼呢？」原來她手中捧着的，竟是那條剛被剖腹的金鯉魚。

龍掌櫃一聽，連忙接過金鯉魚，向剖開的魚腹中仔細一看，不由一陣發呆，原來魚腹中，竟藏着一顆金光閃閃的珠子，也不知是甚麼東西，但顯然絕非尋常之物。

龍掌櫃也不聲張，悄悄的把金珠藏在懷中，返回番禺中，托相熟的珠寶店老闆辨認。珠寶店的老闆一瞧，便興奮的連連搓手，問龍掌櫃多少價錢，才願意把金珠出讓於他。

龍掌櫃心道：莫非這是黃金造的珠子嗎？於是便大着膽子，照黃金的價值道：「若老闆肯出白銀千兩，這顆珠便屬你的吧！」龍掌櫃心中其實也並無多大希望，但能打個半折，得回幾百兩銀，他便心滿意足了。

不料珠寶店的老闆連想也不想，便一口答應道：「好！我依你的出價，白銀千兩，立刻奉上！」說着，他已着帳房，把一大捆銀票交到龍掌櫃手上。龍掌櫃無法，祇好依諾把金珠交到珠寶店老闆的手上。

龍掌櫃事後才知道，這金珠並非黃金，而是比黃金更貴重的金色珍珠，價值二千八百兩銀，一買一賣，珠寶店便白賺近二千兩銀。

但龍掌櫃却也不抱怨，心道：赤松大師的妙法果然應驗了，我當日雖然哭了，但祇屬小哭，比不上大鈞的大哭，因此我祇能是「小富」而已，而大富之命，則非大鈞他莫屬了！

龍掌櫃轉念又暗道：既然如此，紹鈞、龍細鈞兩兒當日均沒哭，豈非註定一生貧窮麼？但三個兒子均是自己的骨肉啊！

為了公平起見，龍掌櫃於是把一千兩銀子分成四份，一份留作自己與老妻使用，一份交給大兒龍大鈞；另外兩份則由老妻替紹鈞、細鈞保管，留作兩人日後運用。

龍家白添了一筆財富，雖然並不太多，僅屬小富，但也足夠小康人家的使用了。

再說龍大鈞獲父親分給二百五十兩銀，由他自行運用。他妻子便勸大鈞試試學人家營商，她更向夫即提議，做販鹽的生意。龍大鈞四下打聽，發覺南粵地域，果然十分缺鹽，於是便決計以二百五十兩白銀起家，幹起販鹽的生意來了。

龍大鈞年輕力壯，身子壯健，從北方販鹽到南方販賣，雖然十分辛苦，但他却勝任有餘。他為人忠厚，所販的鹽貨，質量上乘，取價公道，因此很快便遠近知名，連一些官府的大戶，亦向他要貨，他的販鹽生意越做越旺，不到五年，便儼然成了番禺地方上的大富了。

而他的弟弟龍紹鈞、龍細鈞長大後龍大嬸果然把那銀子二百五十兩，分別交到各人的手上，着他二人好好運用。二人却好玩懶做，又好賭，不到半年，便把二百五十兩銀全部輸光。

龍紹鈞、龍細鈞仍不死心，見大哥龍大鈞已十分富有，便向他求助。龍大鈞果然忠厚，不忍見兩弟流落街頭，便每人贈銀一千兩，着二人善加運用。

按理有一千兩銀，已算是「小富」了。不料二人返家後不到半年，又把一千兩銀全部輸光了。

至此，龍大鈞才敬佩赤松大師的判斷準確，果然是「不哭不富，小哭小富」！他既知二位弟弟的運命如此，不可改變，便把二個弟弟安排到鹽場做工，衣食無缺，但却要終生做工，絕難成富。

當年發生於番禺鎮（即今廣州市）郊外龍家村的風水富貴妙事，從此便傳遍南粵，歷久不衰，南粵之地，亦因此人人知道「富貴大師」的名號了。風水富貴大法，當眞不可思議，玄妙之極。

改鎮移運　造福荔城

當日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等趁龍家父子心神震撼之際，施展「風、雷、雨、電」的絕頂神功，眨眼便離開蓮花峯了。

赤松子、韋姬二人，帶着一頭通靈之獸——黑白猿，不再南行，却折轉向東北面，因為赤松子在蓮花山時，忽然發覺東北面現出萬朵紅花，隱掩在綠雲之中，十分奇特，因此忍不住便要去仔細探究。

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等，一路向東北方向徐徐而行。沿途但見江流遍佈，林木繁茂，田土豐肥發黑，又見桑林魚塘，稻田密佈，金色稻穗漫山遍野，大地如披金毯。更見南粵多山，雖不太雄峻，但凡山必有水繞，山水之豐甲絕天下。

赤松子不由嘆道：「南粵之地，出人雖不及北方之貴，但日後必多富裕之人，其富亦必冠絕天下，不愧為山水富貴之地也！」

韋姬一聽，不由笑道：「赤松哥哥既如此喜歡南粵之地，何不覓處地方，在此長居終老呢？」赤松子不由大笑道：「呵呵！吾道中人，心不老則身亦不老，何來終老之說？」

談笑間，不覺已踏入南粵腹地荔城（即今增城）地域。原來赤松子所見的「萬朵紅花掩映綠雲」，却是此地遍佈的天下名果——荔枝果樹，荔城之稱當眞名符其實。

步進荔城，但見街上車來人往，十分熱鬧，可惜行人多衣衫襤褸，臉色枯黃，個子黑矮，不及北方人的紅皮血壯。

韋姬見狀，不由格格笑道：「赤松哥哥，你所判的此地多出富人，祇怕決不應驗了！不然為甚街上所見之人，均如北方的窮困乞丐呢？瞧其外表，便知決非富有之人了！」

赤松子沉吟道：「按地脈形勢觀之，此地必潛伏無數富貴龍脈，可惜尚未加點發而已。富貴之門近在咫尺，却不懂開啟，可惜！可惜極了！」

韋姬笑道：「赤松哥哥，可惜甚麼？今日天降你這位富貴大師，祇怕已有意令其富貴之門開啟了，是麼？」

赤松子微笑不語，却忽然舉步朝一間酒館走去。他的心思祇有韋姬明白，赤松子打算先行查探當地的民風，然後再施法開啟富貴之門。

一會後，赤松子、韋姬、黑白猿便靜靜的坐在這間酒館的一角，倒也並無惹人注目。

過了一會，黑白猿的「金睛火眼」，瞥見隣座人客，正招呼店小二過來。店小二陪笑道：「結賬啦，好！」他伸手向桌上的盤碗點了點，便大聲喝道：「共結賬銀五兩三錢！」

黑白猿在韋姬的手心中寫字問道：「師母！何謂結賬？」

韋姬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你這死猴子，雖然已通靈人性，但連結賬這等要事也不懂！便不厭其煩解釋道：「這結賬啊，便是人間塵世之規矩也，但凡得到甚麼，便須付出甚麼，這叫買賣交易，亦稱為結賬！」

黑白猿悟性奇高，牠一聽便明白了其中的奧妙，寫道：「這便是了！人客吃了東西，自然要付出甚麼了；這酒館的主人，付出了東西，自然也可以得到甚麼回報哩！師母啊，是也不是？」

韋姬見黑白猿知一竟可立刻舉二，不由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得到甚麼，付出甚麼；付出甚麼，得到甚麼；這的確是塵世間買賣交易的奧秘精妙也！」

黑白猿却又立刻道：「請問師母，既然如此，那人客付出的『銀五兩三錢』是甚東西？那酒館主人得到的這『銀五兩三錢』有甚用處了？」

韋姬一聽，登時又哭笑不得，因為黑白猿這疑問，連她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方可說清楚。她怔了一怔，才道：「這『銀五兩三錢』呵，便是這桌人客所吃美點的價值也。而這人客付出的『銀五兩三錢』，便即是酒館主人的買賣交易，這也就是『銀五兩三錢』的絕妙用處啦！」

黑白猿寫道：「師母，那我明白了，這『銀』是一種交易買賣的工具，亦是這人間塵世最管用的東西，因為這『銀』可以與天地萬物交換！是麼？」

韋姬嘆了口氣道：「的確如此！若缺了這東西啊，祇怕連仙神也寸步難行哩！」

黑白猿一聽，連忙又寫道：「師母啊，那你有這『走遍天下、通行無阻』的東西麼？」

韋姬搖搖頭道：「沒有啊！這東西雖然管用，但却不能輕易得到，而且因為嫌其太沉重，徒耗力氣趕路。」

黑白猿一聽，立刻霍地跳了起來寫道：「走！走呵！」

韋姬却紋絲不動，道：「走甚麼？你不是欣賞人間美點嗎？」

黑白猿金睛火眼閃道：「想也沒用！我沒這白花花的東西，連師母你也沒有，又不知如何方可得到，吃了酒館主人的美點，他既然付出了，那必定要得到甚麼；你我得到了，也必定要付出甚麼；缺了這白花花的東西作工具，師母或許欲留我頂賬！既然如此啊，那不走怎麼得了啊！」

韋姬一聽，呵呵一笑，瞧瞧赤松子，忽然便從容的道：「不打緊，不打緊，放心，放心，黑白猿你且安心穩座，等着吃美點好啦！」

韋姬說罷，伸手一招，把醉仙館的店小二招了過來，一派大豪客的模樣吆喝道：「小二哥，你這醉仙館有甚好吃的？祇管報上來！」

店小二一聽，忙道：「有，有，有一花碟、四拼盤、四熱炒、七大菜、四點心，四水果哩！祇要客官肯出錢，要甚有甚哩！」

此時黑白猿見狀，無奈祇好重新坐下來，瞧着韋姬，看她如何動作。但見她一派大豪客的模樣，心中却犯疑道那白花花的東西既然如此珍貴，豈能輕易得到？不知師母她到底弄甚玄虛了？

祇見韋姬一聽，便呵呵笑道：「甚麼四拼盤、四熱炒的？乾脆報上名來，擇優而選吧！」

店小二一聽，連忙稱是，又忙報道：「這一花碟，即『孔雀喜開屏』也；四拼盤，即白切鷄併火腿，烤鴨拼鹵肚、叉燒併口條、瓜蝦拼紮蹄；四熱炒，即油爆响螺片、乾煎大蝦碌、炒玉簪魚卷、核桃仁鴿脯；七大菜即蚧黃燴燕窩、鳳球扒鮑脯、粵州文昌鷄、淮杞燉甲魚、菠蘿煎鴨脯、蒸科甲鱖魚、冰糖蛤士蟆；四點心爲鳳城鮮蝦餃、翻炸芋脯角、蓮茸水晶餅、椰絲甘露酥……」

店小二賣弄似的滔滔不絕說下去。

赤松子此時忽然很認眞的道：「那『四水果』是甚名堂？」

店小二所說的四水菓粵州菜款，赤松子一概不知，但黑白猿呢，便決計不會陌生了，因爲黑白猿畢竟是猿猴一類，喜吃水果，幾乎是牠的「生命之果」了。

店小二一聽，這才留意到這似大豪客的人，身邊尚有一位少女，這少女身穿雪白衣裙，僅腰帶綠色，便如皚皚白雪中的一點綠，份外惹人注目，但她身邊的怪物却很古怪，令人祇敢遠觀而不敢近侮。

店小二居然不敢輕慢了赤松子，雖然他並不知這等奇人的來歷。但他忙道：「是，大爺，這四水果啊，又是粵川有名的果品，了不得，連當今各國諸侯爺，亦歎爲進貢極品呢，四水果一叫香蕉、二叫菠蘿、三叫龍眼、四叫荔枝，乃粵川四大名果啊！」

赤松子一聽，從容一笑，道：「那好極，這粵川四大名果便全部捧出來啊！」

韋姬一聽，不由眨了眨眼，心道：赤松哥哥玩甚玄虛，他明明知我等缺「白花花之物」，不敢吃得許多，却又爲甚如此大手筆，竟四大名果全要了，乖乖，她可知這四大名果値多少「白花花之物」啊！

韋姬不禁摸了摸懷裏，她確實祇剩五兩銀了，雖知脫身不難，但也不敢過份，便向店小二道：「小二哥，你所報的五大菜式，自然皆美妙，但多半我已吃過，你便從其中選一，共選五味最上佳的出來便了。」

店小二一聽，笑道：「好啊！姑娘倒像積年的食客，竟有這般絕妙的點菜主意，好，好，小的這便速速去落菜單便是。」

五大美味粵菜吃過，店小二又捧出水果。

四大名果各放了滿滿的一盤。赤松子但見香蕉金黃、菠蘿香溢、龍眼玲瓏，更誘人的是紅艷艷的荔枝奇果。

赤松子剝開荔枝的皮，吃了一口，但感甜入心脾，美味之極。他心中不由歎道：「荔枝美則美矣，可惜紅艷艷得太俗氣。有道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方爲絕美境界，既然如此，爲甚不可以萬紅中帶一點綠呢？不錯，假若如此，這荔枝佳果，便必定更名揚四海了。」

赤松子心思轉着時，已把四大名菓吃光了。那店小二眼見彼等狼吞虎嚥，已把滿桌的菜餚吃光了，便不緊不慢的向這面走來。

韋姬一見，便忽然低聲道：「赤松哥哥，你身負『尋龍眞經』的奇學，可知這店小二走過來作甚麼？」

赤松子聞言向那店小二瞥了一眼，他的「尋龍眞經」的辨相絕學，驀地便浮上腦際來了，他不由微微一笑道：「姬妹啊，這店小二乃催人結賬付那白花花的東西來了。」

韋姬一聽，不由探手入懷，但她懷中却來去是五兩銀子，歎了口氣，忙道：「眞的麼？這小二哥難道不會走過來，詢問我等尚要吃甚麼嗎？」

赤松子笑道：「不然，這店小二鼻孔窄小，眼皮薄如紙，乃吝嗇、小氣之人，如此形格，豈會如此豪爽未收舊賬又添新債，他必乃催人結賬無疑也！」

說時那店小二已走到近前，他皮笑肉不笑的呵呵一聲，眼珠往桌上的空碗碟一轉，便開口道：「客官好食量啊！未知是否打算結賬離去呢？」

韋姬一聽，作聲不得。赤松子却從容一笑，他雖然明知韋姬身上銀兩少，却反而更豪氣十足的呵呵笑道：「這結賬嘛，正該如此，小小花銷，不足掛齒。」他一頓，話鋒突然一轉，向店小二道：「小二哥，目下你最感難受的是甚麼？」

店小二瞥一眼窗外呼嘯的寒風，不由打了個寒顫，想起天寒地凍的苦處，便衝口而出道：「此時乃九九寒冬，如小的手脚皆須沾水的下人，自然希望寒冬亦溫暖如春啦！不但小的如此渴盼，在座的人客，有哪一位不感寒冬的苦處？哪一個不盼立刻變個火熱溫暖的世界？但客官非仙非神，問這幹麼？」

韋姬一聽，格格一笑，即站了起來，向衆人客大聲道：「各位，是否盼望此時變成火熱溫暖的地方啦？」

衆人客一聽，轟然大笑道：「這還用問麼？誰不知粵人怕寒，於這九九寒冬，自然求之不得變成溫暖的地方啦，但未知誰能辦到？但能辦到，我等甘願請他大吃一頓。」

韋姬一聽，大笑道：「如此好極，在此便先多謝各位請客了。」

話音未落，赤松子忽地猛喝了一口白酒，然後猛一張口，噴出一

股白酒化成的蒸氣，佈滿了醉仙館，登時寒氣盡消，室外寒風呼嘯，室內溫暖如春天。

在座人客，多半是粵川荔城的當地人，本來瑟瑟寒顫，吃喝無味，但陡增這一股强大的熱力，登時便如添火爐，滿室生香，不由欣喜雀躍，歡快暢飲，有的高興之下，果然向店中的掌櫃大聲吆喝道：「老闆，這等外鄉人好本事，化寒爲熱，皆大歡喜，他吃的這一頓，不必與他計算，我等爲其結賬便了。」

赤松子一聽，欣然笑道：「荔城人果然重諾守信啊！」

韋姬格格笑道：「粵人既如此有趣，赤松哥哥又已技癢，乾脆便顯一顯本事，以助各位酒興吧！」

赤松子笑着忽地伸出雙掌，猛的一拍，一股古怪迴旋的氣流，便分成數十縷，紛向在座的人客面前的酒杯射去。桌上的數十隻酒杯，便忽然無風自動，升浮而起，湊到在座各人客的嘴邊。待各人客就杯喝乾後，桌上的酒壺又飛了起來，替各人斟滿了。

如此循環往復，各人客喝酒，簡直不費半分力氣。更奇妙的是，桌上的酒壺似乎飲之不盡，飲多少便有多少，直把各人均樂得哈哈大笑。

有人大笑道：「如此大挪移神通，何必別人請客，乾脆自己取之不盡便了。」

有人又笑道：「這位客官，若有更妙的本事，何不一併施展出來，好讓我等荔城人見識、見識！」

赤松子的「風、雷、雨、電」神功已然發動，他一時技癢，便不推辭，忽含了一口飯，迎空吐了出來，無數白飯粒，竟化作無數的大白蜂，嗡嗡鳴叫，繞衆人客的頭上亂鑽亂飛，似欲擇人而螫。

衆人客嚇得紛紛閃避，一面失聲大叫道：「蜂兒兇惡，螫人必痛死，這把戲却萬萬玩不得也，快收！快收！」

赤松子笑了笑，把口一張，無數大白蜂却已呼呼的飛進他的嘴裏了。赤松子再張口，吐出來的，依然是一口飯粒。

衆人客害怕這人再弄出甚麼嚇人的玩意，便搶着向他拱手作揖道：「客官確神通廣大，原來是眞人不露相，我等佩服之至。」

韋姬笑道：「如此不必這客官施本事了？」

衆人客忙道：「不必了，不必了！這頓酒菜錢，客官請勿計較，我等請客便了！」

韋姬大笑道：「這可是你等粵人決意請客，並非我等外鄉人刻意强求啊！」

醉仙館的人客忙道：「是，是，是我等誠心誠意請客，並非你等刻意强求，姑娘不必客氣，有事祇管請便吧！」在人客的眼中，此時不但黑白猿是十足怪物，不敢近觀；連赤松子、韋姬這一雙外表形似金童玉女，亦成了半個怪物，不敢招惹了。

不料赤松子此時却向四下微一掃視，即含笑道：「諸客盛情，在下心領了，但在下亦有規矩，不敢有違，望諸位原諒。」

人客忙道：「那請問是甚規矩呢？我等已甘願請客了，客官可莫再弄那等戲法嚇唬我等啊！」

赤松子尚未答話，韋姬不由微哼一聲，道：「他的規矩啊，便是一飯之恩不能不有所圖報，你等請他吃了一頓，他便無論如何會替你等辦一件事啦，祇是這可白便宜了你等了……」

醉仙居的人客一聽，均不禁聳然動容，暗道他這規矩又十分奇特，試問若要他上刀山下火海，他也會答應，也能辦到嗎？

此時，醉仙館的老闆也忍不住走了過來，向赤松子拱手道：「請教客官，這位姑娘所言，當眞如此麼？」

韋姬笑道：「千眞萬確，豈有花假！」

老闆正欲再問，赤松子已接口道：「掌櫃有何指教？」

老闆忙道：「這一飯之恩，先生眞的非圖報不可嗎？或大或小均可以嗎？」

赤松子微笑道：「當然可以。」

醉仙館的老闆一聽，連忙向赤松子俯身一揖，道：「在下姓徐名正，這一頓酒菜，便當在下相請吧，在下願結交先生你這位朋友。」

赤松子却笑道：「是朋是友下回分解，祇是既徐老闆請客，便請提出你的要求來吧！」

赤松子此言一出，在場人客均又羨又奇，既羨如此好事，被這徐老闆搶先了一步，又奇這赤松子口氣如此狂傲。

赤松子微笑不語，赤松子身邊的韋姬一聽，却已心中一跳暗皺其眉，心道：你這大傻瓜，便欲報這一飯之恩，却大可不必如此口氣托大，萬一人家所提要求，你辦不到，豈非連我等一道兒也難脫身了，這大傻瓜盡爲天下人着眼，祇怕要惹出禍來了。

不料赤松子却一派從容淡靜的神態，微笑道：「放心，放心，老闆決不會提甚飛黃騰達的虛妄奢想之要求也！」

韋姬忍不住插口阻止道：「赤松哥哥，千萬別輕許諾言，你又不是他，怎知他的心中所求，大可揀

輕易的，略盡心意便啦！」

赤松子尚未答話，那醉仙館老闆徐正，已微嘆口氣，道：「徐某開這酒館多年，生意微薄，僅可維持，但能平穩生活足矣，豈敢奢望飛黃騰達、富貴榮華？倒是先生你目力奇佳，怎的一下便知徐某人之心思也？」

赤松子微微一笑道：「人間七色主七兆，赤、橙、黃、綠、青、藍、紫，各有各的得失兆應。而『綠』者，乃『守色』，祇宜守成，而決無大發展。徐老闆的財帛宮微顯青色，由此亦可足證，徐老闆祇求穩守，而無奢求進取之心也。」

徐正一聽，不由微嘆口氣，道：「先生所判，千眞萬確，猶如洞悉徐某肺腑！徐某但求平穩渡日足矣，餘復何求呢？」

＊ ＊ ＊

醉仙館在座的人客一聽，眼見赤松子果然目力非凡，確有驚人本事，便有多半人躍躍欲試，求這先生指點一二，以便獲點好處。有的忍不住便向赤松子道：「先生的酒菜賬，我等已承諾代付在先，因此請客之人，絕不僅徐老闆呢，先生既肯指點他，可不能偏了我等啊！」

赤松子一聽，不由觸動起他的心事，便微微一笑，道：「不錯，不錯，總之見者有份便了！你等既然皆屬荔城之人，吾便替荔城開啟那『富貴之門』，權當報答諸位的一飯之恩！」

徐老闆不由大奇道：「先生口氣如此高絕，未知欲幹何事呢？」

赤松子瞥一眼桌上的水果，忽然含笑道：「徐老闆，粵川風物土產，以何種最著名？」

徐正想也不想，便一口報稱道：「這當然是香蕉、波蘿、龍眼、荔枝四大名果啊！」

赤松子欣然道：「既然如此，那未知四大名果中以何種最著？」

眾人客一聽，不待徐正回答，便搶着道：「那自然是粵川果中之王荔枝囉！可惜這荔枝並非荔城獨有，遍及粵川各地，於荔城人並無甚麼好處。」

赤松子笑道：「荔枝既然是粵川果中之王，若能令荔城獨出『王中之王』，那又如何？」

眾人欣然大笑道：「假若如此，那荔城必定因此名揚四海，盛名之下，客來如雲，倍添繁盛，則荔城人便叨光不淺矣！但未知先生如何可令這荔枝佳果，成爲荔城的『王中之王』呢？」

赤松子尚未及答話，一旁的韋姬却已連忙吃驚的向他示意道：「赤松哥哥，千萬愼而處之！這等變換一地產物之法，奪天地之造化，非同小可，豈易施爲？萬一施法不成，那施法之人便必先受其害矣！」

赤松子一聽，呵呵地一笑，大聲道：「我赤松子既答應爲荔城諸位盡一點心意，自然便有絕妙之法子！可惜萬事俱備，祇欠東風……」

徐正等已滿懷期待，一聽忙道：「先生，尚欠缺甚麼？」

赤松子笑道：「也沒甚麼，不過我這位姓韋的姑娘，人沒甚麼，祇是好喝兩杯，她若缺了美酒，便會心煩意亂，言語多多，屆時便連我亦受其感染，甚麼也幹不成啦！」

徐正一聽，慨然道：「先生你所幹之事，於荔城人大有裨益，自當人人出力，這位韋姑娘便好喝酒，根本不算甚麼，祇管在敝店免費食宿，更有美酒招待便了！」

赤松子含笑的向韋姬傳音道：「如何，韋姑娘，我的妙法豈僅一頓？如今豈非大賺回無限免費食宿了？」

韋姬聽說每日有美酒供喝，早就心癢難熬，決計不肯放過這千載良機了，她一聽赤松子的傳音，便格格笑笑道：「赤松哥哥，勾出我韋姬的酒蟲兒來啦！我還有甚好說？但望赤松哥哥大功告成，彼此好來好去，則韋姬便樂得向你叩頭也！」

赤松子胸有成竹的笑笑道：「韋姬妹放心，且看我赤松子妙展師門絕學，爲荔城人造福吧！」

赤松子說罷，微一沉吟，忽地便轉向徐正道：「請問徐老闆，是否可提供一位熟悉荔城地土環境的人作嚮導？」

眾人客一聽，登時便哄的一笑道：「先生若找荔城積年老土地，算是恰恰找對人了！因爲若論在荔城的資歷，除徐正老闆外，祇怕再難找出另外的人選啦！」

果然徐正呵呵一笑道：「若先生你需徐某效勞，祇管吩咐便了。」

韋姬眼見徐正出錢出力，不由格格笑道：「徐老闆，爲甚如此熱心？」

徐正笑道：「先生他既欲令荔城名揚四海，屆時大功告成，必客如雲來，必帶旺敝店生意興隆，因此徐某助他，其實亦是助自己一臂之力啊！」

旁邊眾人客一聽，亦異口齊聲道：「是啊，先生所幹之事，荔城人人叨光沾福，先生但有所需，祇管吩咐便了！」

赤松子道：「暫時不須勞動在座諸位，祇請徐老闆引路足矣，稍後若有所需，再請鼎力資助便了！」

眾人一聽，皆同聲應諾。徐正

也不甘落後，吩咐店小二負責照料店中生意，他自己便決意爲赤松子帶路。

徐正引領赤松子、韋姬、黑白猿，走出醉仙館，赤松子忽然向徐正道：「徐老闆，據你所知，荔城地域，何處多山？何處豐水？」

徐正不假思索便道：「荔城東面，千山聳立，上有山溪流淌，未知是否指此地方？」

赤松子一聽，欣喜道：「有山有水，不錯！這便上東面去吧！」

徐正引領赤松子、韋姬等人，出了荔城，向東南疾行，不到五里之處，便見果有千山聳立，雖不算高巍，但峯峯相峙，山山相連，正東面崇山峻嶺，原來却是粵川兩大名山之一的羅浮山。

赤松子一望之下，向韋姬道：「韋姬妹，荔城之山，原來是羅浮山的支脈也！」

韋姬雖已跟隨赤松子多年，但她對這等博大精深的「地脈道」絕學，却畢竟難及赤松子一二，因此她不解的道：「赤松哥哥，是羅浮山支脈又怎樣？」

赤松子欣然一笑道：「羅浮山乃中華大地中龍主幹，八沉八昂的奇貴之地，荔城諸山，既爲羅浮山餘脈，這便足可造福荔城百姓矣！」

徐正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心道：這位先生語出驚人，果然大有來歷，若眞能令荔城名揚四海，則徐某亦必叨光不小也！他這般轉念，便不怕山路崎嶇，催促赤松子道：「赤松先生，這便上山去吧！」

赤松子欣然道：「好極，這有勞徐老闆啦，走呵！」

徐正手勤脚快，很快便引領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登上荔城東面的一座山崗。站於山崗之巔，放眼望去，但見東面隱約露出羅浮山的巍偉身影，山崗的南面，却是一座寺廟，寺廟佔地甚廣，廟內現出一叢翠綠，或許是寺廟僧人所種植的甚麼綠樹。

赤松子心中一動，再沿山崗四周凝望，祇見山上溪水充盈，却四散流失，不知所踪。

赤松子站在山溪之畔，再向前後左右望去，但見山溪前有峯，後有山，右面是荔城城鎭，左面則爲羅浮山。他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此崗山溪，前有屏，後有幛，左面羅浮主脈爲青龍，右面荔城城鎭爲白虎，恰恰乃「地脈道」中所判之「風水龍脈」佳地，荔城地域之貴，全在於此山崗之溪，可惜却不加運用，白白流失了！

赤松子心思急轉，他身負「尋龍眞經」絕學，又爲得道老祖的嫡傳弟子，於這等人間大地奧秘的悟性，自然比世人超卓百倍，因此他雖略一審視，但地脈之精華，便已了然於胸，有所判斷矣。

赤松子忽地向徐正問道：「此崗荔城人稱作甚麼？」

徐正道：「也沒甚名稱，荔城人世代居此，見此山上有溪水鳴響，便稱爲『流水崗』。」

赤松子一聽，不由嘆息道：「流水崗，流水崗，流去如水，逝者如斯，龍口金水，便如財寶，流失無踪啦……」

徐正一聽，大奇道：「赤先生說甚『龍口金水、流失無踪』？」

赤松子知徐老闆根基淺薄，絕非承受龍脈之人，便淡然一笑道：「沒甚麼，赤松隨口評點而已，倒是南面那寺廟又稱甚名堂？」

徐正望一眼南面，便道：「那是荔城唯一寺廟，名叫西園寺。」

赤松子含笑點頭，道：「寺中那綠叢，是否粵川的佳果荔枝樹呢？」

徐正一聽，不由駭然道：「赤先生好厲害的眼力，隔十數里，竟可辨樹木之種類！不錯，不錯，那果然是粵川的佳果荔枝樹，聽說乃百年前一位高僧所植，如今高僧已圓寂，獨留綠樹與寺相伴了！」

赤松子聞言欣然一笑，却沒再發話，祇是四周審度，似在盤算甚麼。

忽然，從上面傾瀉而下的溪瀑，衝下山溪時，激起一團水花，水花奇大，於山溪之上凝聚成形，其狀就如一頭七彩艷麗的鳳凰，在溪水之上翩舞嬉戲，活靈活現，如幻如眞，奇妙之極！

徐正一見，早已驚奇得張口結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就連黑白猿也受此人間奇景迷住，目不轉睛的盯着那「水鳳凰」，神色怪異，就如見了活寶貝似的。

赤松子乍見此「水鳳凰」，他那如星閃耀的眼睛一亮，似因此而證實了甚麼。

但到底是甚麼？赤松子似乎仍在思忖。

稍一會後，赤松子忽縱目四視，他似已醒悟了甚麼，便從驚疑一轉而爲欣喜了。但又未敢遂下結論，因此並沒作聲。

又過了一會，目瞪口呆的徐正，才喃喃的失聲道：「乖乖……赤松先生呵，這……這是甚麼怪異之象？」

赤松子此時已確判無疑，祇見他欣然一笑道：「徐老闆定對溪水上現出鳳凰之象，大感驚奇了，是麼？」

徐老闆連忙道：「是，是，赤松先生，這可是徐某平生僅見的異象！到底這是甚麼，如此神奇啊？」

赤松子微笑道：「世人苦苦追

尋，不惜千金以求，便是這等大地龍脈，亦即山溪之上所現的鳳凰之象！這亦足證明，此山溪之下，必潛伏一座地力雄厚的大龍脈，若以形喝形，便是『鳳凰龍脈』啦！」

徐正忙道：「山溪之下，竟潛伏鳳凰龍脈，那這流水崗又該稱甚麼名堂？」

赤松子道：「流水崗其名含煞氣，冲尅荔城中人，因此難有大作爲也。且其名與其實難符，溪水之下既隱鳳凰龍脈，決非『流水如斯逝去』，不如便改稱『鳳凰崗』吧！」

此時，赤松子已斷然確定了令荔城城鎮變大富之鄉的驚人壯舉。

返回荔城醉仙館，赤松子便由徐老闆出面，把荔城的鄉親父老邀集而來。赤松子向衆人宣示了他的計劃，衆人均十分雀躍。

赤松子見狀，甚感欣慰，又見人人齊心，心中欣然，便不再猶豫，決然把他的造福荔城大計亮出來了。

經過一番商議，荔城鎮從鎮長到衆鄉親父老，均一致同意依赤松子的計劃行事，赤松子更即席手繪了一份施工草圖，按圖施工；又由衆人親自挑選的徐鎮長、徐正、父老等人，組成一個策導組，負責指揮策劃施工工程，赤松子自己則從旁指導。韋姬眼見赤松子居然把荔城鎮上下百姓均調動起來，心中又驚又奇又喜，按捺不住，亦自動請纓，擔任赤松子的助手負責替赤松子跑腿傳遞訊息。

當天下午，以鎮長爲首的「施工策導組」，便召集了全鎮的戶主，齊集到鎮中的廣場，宣布實施赤松子的「改鎮移運」大計。荔城鎮人，聽說此番施爲，將人人受益，豈敢怠慢？於是人人皆踴躍以赴，有錢出錢，無錢出力。很快，施工的人力、物力便皆齊備了。

第二天一早，鎮中的青壯年人，便組成一隊二千人的施工隊，跟隨赤松子、韋姬、徐鎮長、徐正、父老等領頭人，開赴鎮東五里原稱流水崗現改爲「鳳凰崗」的山上。

赤松子吩咐韋姬，向衆民工傳話，着其按施工圖，把鳳凰崗上的溪水，開水道引入位於荔城三里外的荔江河道。

人心齊好辦事，不到七日七夜，便挖出了一條長達三里的引水道，上游接鳳凰崗溪水，下游入山下的荔江水，途中水道，恰好繞山下植有荔枝樹的西園寺轉了一圈。

此時赤松子又下令水道兩頭暫不開通，二千民工，又移師返回荔城近郊荔江畔，開鑿一條水道，引荔江水入荔城鎮邊緣，旋繞一圈。

又過了半月，新開的荔江水道，已繞城旋繞一圈了，僅源頭未開通，因此尚是一條乾涸的水道。

此時就連徐鎮長亦暗自惴惴不安了，心道工程如此浩大，荔城百姓已付出甚多人力物力，假如有所收益，自然皆大歡喜，否則必怨氣衝天，屆時就連他這位一鎮之長亦難免犯衆怒！

徐鎮長忍不住向赤松子的助手韋姬打探道：「韋姑娘，水道已修好，未知何時接通水源？此舉是否眞的造福荔城百姓？哎，一切但看此舉是否成功了！否則……」

韋姬忙道：「否則如何？」

徐鎮長歎了口氣道：「否則衆怒難犯，不但徐某這鎮長無臉做下去，只怕連赤松先生和韋姑娘，也極難安然全身而退！」

韋姬一聽，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她自然知道憑她和赤松子的本事，休說荔城人衆，就算千軍萬馬，也如草芥，更遑論困住了，但開水道之事，本旨是造福荔城百姓，若未見其利，先受徒耗人力、財力之害，那於赤松子的大師名頭，確必定大有折損了！而不幸這一切均是赤松子這大傻瓜，自己惹出來的禍端！韋姬心中犯疑，無奈只好向赤松子傳此不妙訊息。

* * *

此時赤松子却已返回荔城的醉仙館，悠然的喝着徐正替他特製的「荔枝紅茶」。

韋姬趕來醉仙館時，見了赤松子的神態，不由無奈的歎了口氣。

赤松子眼睛不瞧韋姬，依然一派從容，他舒然的呷了一口荔枝紅茶，這才微微一笑道：「韋姬妹妹！你歎甚麼氣啊？」

韋姬見赤松子輕鬆之極，不由又歎了口氣道：「赤松哥哥，你可知你的施工改鎮移運大計，已耗費了荔城人多少人力物力？」

赤松子笑道：「當然知道！半月之內，二千人日夜挖掘，連開兩大水道嘛！」

韋姬苦笑道：「你知道便好，你又是否知道，假如此舉徒然無功，會有甚麼後果？」

赤松子從容一笑道：「有甚可怕的後果？」

韋姬歎了口氣道：「剛才徐鎮長已向我流露口風，說萬一有甚差錯，他這鎮長決計當不下去，就連我等也極難全身而退呢，我知憑你的本事，根本不把二千人衆瞧於眼內，千軍萬馬也難困住你這得道老祖李耳的嫡傳弟子！但你可知如此一來，便大逆你那令天下人富貴的『富貴大師』宗旨了？」

赤松子含笑不語，似已胸有成竹，韋姬不由氣得暗暗咬牙，心道：這死心眼大傻瓜，不知弄甚玄虛了！

一旁的醉仙館老闆徐正，此時

却聳然動容道：「韋姑娘剛才說的『富貴大師』，到底現在何處？聞說此人由『大富變大空、大空變大貴』，又喜獲道家老祖宗老子的眞傳，尋龍點脈之術舉世無雙，連越國救國的奇女子西施，亦是他一手造就的啊！天！這等高人，爲甚不讓我等荔城人遇上呢？」

韋姬不由笑彎了腰，她正欲再替赤松子吹噓幾句。赤松子忽地抬頭一看，見窗外陽光已走到正中，便決然的道：「時交正午，正是決堤通新水道，引鳳凰崗龍脈之水入荔江之時了！韋姬，快去通知徐鎮長，着民工打通兩大水道！快，切勿遲於午時之內！」

韋姬一聽，也不敢猶豫，身形一晃，施展赤松子所授的「風、雷、電」神功，已掠出去了。徐正一見，不由駭然，暗道：連這韋姑娘亦有這等本領，那赤松先生自然更高，憑這來去如電的功夫，休說普通人困他不住，只怕連當令之世，各國諸侯，彼等也不會放在眼內呢！這等高人降臨荔城，也不知是禍或是福了！

醉仙館徐正心念未了，赤松子忽然微微一笑道：「徐掌櫃啊，鳳凰龍脈之水，已快導入荔城水道，如此壯景，難道不想目睹麼？」

醉仙館徐正一聽，不由驚喜她大聲道：「當然想之極了，只是奉鎮長之命，陪伴赤松先生你，未敢抽身出去，先生現有此美意，這便一道出去觀賞便了！」

赤松子一聽，便知徐鎮長此着，是故意派他信任的徐正老闆鑑視他的行踪，以免他半途溜走失踪。赤松子却含笑點頭道：「好啊！這便同去看看吧！」

醉仙館老闆徐正大喜，陪伴赤松子出了醉仙館，走出荔城東郊，很快便抵達城畔的荔江新水道了。

此時這條新挖的水道仍是一片乾涸，似久旱之地，靜待甘露的降臨。

水道兩旁，也早站滿了荔城民衆，人人翹首以待，那造福荔城萬家的「鳳凰龍脈之水」到來。

醉仙館老闆徐正一見，不由又驚又喜，暗道成敗得失便全看此一舉了。

就在此時，五里外的上游地段，忽地如光似電的掠來一物，原來却是已通靈的黑白猿，以手示意向他呈報道：「赤松大師，師母她已按你的吩咐，下令民工，決堤引入鳳凰崗水了！乖乖，其勢如虹，只怕快到此地了……」

牠的手勢未落，只聽新河道兩岸的民衆，突然一聲歡呼道：「荔江水到了！」

果見一道滾滾的水流，洶湧而至，片刻之間，便把乾涸的新挖河道塡滿了。然後又迴環增城一周，再浩蕩返回荔江原來的河道。

赤松子定睛向河水一瞧，但見河水在正午的陽光下，現出一道淡淡的彩虹，其色分赤、橙、黃、綠、青、藍、紫七彩，沿河道上游，冉冉飄移而來，這等奇景，自然只有赤松子獨具的慧眼才可見到。

赤松子此時又確判，鳳凰崗上的「鳳凰龍脈」之水，已導入荔江，再經新挖的河道，福蔭荔城千家萬戶而來。

赤松子欣然一笑，悄聲向徐正道：「徐老闆是否很想痛飲三杯？」

徐正道：「是又怎的？」

赤松子微笑道：「待會在醉仙館，必有一頓慶功酒宴，屆時自可暢飲一頓。」

徐正奇道：「就算引入龍脈地力，亦未必奏效神速，如何便有慶功宴喝？」

赤松子微笑道：「是耶非耶，待會便知！且先返醉仙館靜待佳音也！」

赤松子說罷，果然與醉仙館老闆徐正一道，先行返回醉仙館。徐正心中狐疑不定，但見赤松子神色泰然之極，又不敢不信，無奈亦只好跟隨一道回去。

赤松子等返回醉仙館，剛喝了兩杯荔枝紅茶，亦即約莫一個時辰後，醉仙館外，便忽然有幾位男女，神色又驚又喜，急匆匆的奔進醉仙館內。

徐正一看，原來竟是他隔鄰的叔伯嬸母。

其中一位嬸母，徐正一見便不由大吃一驚，因爲這位嬸母雙眼本來是盲的，但此時却眼珠溜轉，神采有光，不但復明，且比常人更覺明亮。

但徐正未及探問，這位嬸母已迫不及待的搶先叫道：「徐老哥……奇跡！奇跡！你說的那位造福荔城的赤松先生，他到底在何處？」

徐正忙道：「甚麼奇跡，奇跡？二嫂，你倒是先說清楚，你盲了的雙眼，爲甚麼竟復明了？老天爺！難道奇事眞在荔城發生了！」

這嬸母以手加額，又笑又叫的道：「原來我聽說引鳳凰崗水入荔城，便可造福萬家，我尚半信半疑。不料今午那水道通流入城中時，我趕去湊熱鬧，雖然看不見，但聽水聲也是可以的，人多擠擁，水到時，我被人擠入河中，淹個半死，幸虧有人把我救上岸來。我清醒時，不知身在何處，便如常人般四面張望，不料眼中竟有光線透入，隱約見到一頭七彩鳥兒，張開嘴巴，向我的眼珠連啄幾下！我痛得失聲大叫，拚命睜眼想看清楚，

這一看之下，原來黑乎乎的天地，竟大放光明了！這必定是我的盲眼洗了那河水所致！這還不是天大的奇跡了？」

此時不但醉仙館老闆徐正目瞪口呆，就連剛趕回的韋姬亦眼神一亮，暗道洗了「鳳凰龍脈」之水，竟可令雙目復明，乖乖，這豈非比神仙的大挪移神通更神妙麼？

那雙目復明的婦人話聲剛落，又有一位中年男子大聲道：「不錯！不錯！這荔江新水道之水的確神奇之極，我那小兒終日肚痛不止，但喝了那河水，多年的積患竟不藥而癒了！」

當下擁進來的幾名男女，亦紛紛七嘴八舌搶先發話，均稱頌那新挖水道之水神妙之處。

衆人七口八舌議論紛紛時，徐鎮長與鎮中的一班鄉親父老，已擁着一位僧人，僧人捧着一個錦盒，衆人若驚若喜若奇，神色複雜之極，一窩蜂似的湧進來了。

韋姬一見，不由微吃一驚，心道：怎的把僧人也帶來了？莫非這僧人神通高強，被請來作興師問罪的後台麼？若如此，赤松子這大儍瓜禍闖得太大矣！

韋姬心念電轉，尋思如何能救赤松子的危難時，那徐鎮長已快步走到赤松子身前。赤松子正悠然自得的喝着荔枝紅茶，醉仙館的喧鬧就像與他渾不相干似的，就連徐鎮長等擁到他面前時，赤松子亦僅眉毛一揚而已。

徐鎮長走到赤松子身前，忽地向他深深一揖，由衷道：「赤先生於荔城之功德，荔城人將永誌不忘矣！」

韋姬一聽，知並非來找晦氣，這才鬆了口氣，忍不住格格一笑道：「徐鎮長，想必有甚天大喜事，或者是你這鎮長之位，可以當下去了？」

徐鎮長歎道：「徐某這鎮長之位，當不當也無關緊要了，但能在在位之日，得蒙赤松先生降福蔭於荔城，徐某心願足矣！韋姑娘有所不知，這位僧人來自城南西園寺，從鳳凰崗引下的水道，恰好繞西園寺一周，不料貫通水源後不到一個時辰，天大的奇跡便發生了，當眞神驗之至。」

徐鎮長似已樂昏了頭，說話夾七雜八的，說得不明不白，聽的人也被弄得昏了頭。醉仙館老闆徐正，祇因一直陪伴赤松子坐鎮荔城大本營，因此對外面發生了甚事，竟渾然不知，此時聽徐鎮長說着，到底聽不明白，不由大急道：「徐鎮長，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徐鎮長一拍頭殼，笑道：「徐某樂昏了頭，果然說不清楚，不如還是請西園寺的住持靈通大師說個清楚吧！」

這時，那手捧錦盒的僧人，韋姬才知他原來是城南西園寺的住持靈通大師，祇見靈通和尚走上前一步，雙手合什，向赤松子先喧了一聲佛號，這才道：「阿彌陀佛，赤松施主功德無量，不但降福西園寺，更造福荔城衆生，老僧拜服欽仰之至。」

靈通大師年已六十，荔城當地人均知他佛法高深，平日不苟言笑，待人甚爲冷漠，不料他却向一位外鄉人由衷拜服致敬，這的確是又一大奇事。

祇見赤松子這時呵呵一笑，道：「大師父不必客氣，且說清楚西園寺內，到底降臨甚麼奇跡吧！」聽他的口氣，他猶如已洞悉一切似的了。

靈通和尚又喧了一聲佛號，道：「西園寺中，先師曾手植一株荔枝樹，每年也結果，但均平平無奇，與尋常的荔枝一般無異。這棵荔枝樹至今已近百年矣。到今年開花時節，荔枝樹也開花結果，但仍然是小而未熟之青荔枝。那從鳳凰崗引下的水道，繞寺一週，老僧也未發覺有任何異樣。不料到今日水源貫通，鳳凰崗引水道環繞寺一周後，老僧忽地聽聞殿外有一陣清悅的鳥鳴聲，老僧走出殿外，祇見一團七彩煙雲，聚於園中那棵荔枝樹上，其狀有如一頭七彩綠尾的鳳凰。」

靈通大師說到此處，忽地一頓，吁了口氣，顯然連他這位心如鏡淨的空靈人物，亦不由心潮激蕩了。

醉仙館中，衆人更是屏息靜氣，張耳細聽，唯恐漏失了其中任何一絲的奇跡。

靈通和尚舒了口氣，才又道：「老僧驚奇之際，那七彩綠尾鳳凰如煙雲般忽然騰空而去，却遺下一條綠色長尾，披掛於荔枝樹上，阿彌陀佛！就在此時，荔枝樹上的青果忽然大變，竟變成天上有地下無的仙果了。」

韋姬一聽，驀地醒悟，赤松子初進醉仙館時，便有令粵川佳果荔枝天下揚名的妙意，因此連忙道：「那這仙果現在何處？」

靈通大師欣然道：「這仙果便藏於錦盒之內也！」

靈通大師說罷，即當衆打開錦盒，衆人就近一看，祇見錦盒內放四顆荔枝，乍看與一般荔枝無異，仔細一瞧，却絕不一樣，但見荔枝上紅紫相映，一條綠線直貫到底，顯得奇特而又艷麗非凡。

韋姬歎道：「果然奇特，這豈非鳳凰綠尾，附聚於荔枝上麼？」

靈通大師欣然道：「不錯，不錯，果然是鳳凰綠尾附聚於荔枝上了。」

韋姬又歎道：「果形奇則奇矣，却未知內裏味道又如何呢？」

靈通大師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老僧以爲，此果得靈於鳳凰崗水，亦是赤松施主親自尋龍追脈堪點之功德，因此不敢妄動，一切留待赤松施主品嚐定奪。」

赤松子欣然一笑，正欲說話，忽見在赤松子身旁的黑白猿，牠的「金睛火眼」盯着錦盒上的四顆奇果，嘴角竟淌出垂涎來了，赤松子心中一動，便有了主意。

祇見他忽地躍身而起，向四下抱一抱拳，道：「荔城百姓萬衆齊心，才得以開啓『富貴之門』，吾不過僅是略盡心意罷了，豈敢居功？這品嚐仙果人選，吾倒有一個主意，未知各位是否願意？」

荔城衆鄉親父老此時均齊聲道：「一切但憑先生吩咐。」

赤松子欣然道：「好！吾這靈徒……」此時他伸手向黑白猿一指道：「性已通靈，乃天地一奇猿，因此可入選爲品評人之一也。」

衆人一聽，均齊聲讚道：「猿猴之屬，以果爲天下第一美食，由其品評，此意妙極！」

赤松子又含笑道：「西園寺靈通大師既有護果送果之功，此果又長於西園寺，因此可請其爲第二位品評人選。」

衆人一聽，大聲讚好，又問道：「請問先生，那第三位、第四位品評人選又是誰呢？」

赤松子呵呵笑道：「徐鎮長率領民工，爲引鳳凰之水奔波勞累，勞苦功高，便請他作全鎮的代表，爲第三位品評人選吧！」

衆人均無異議，但又期待赤松子點出第四位品評人選。

祇見赤松子欣然一笑，把那位雙目盲而復明的徐大嬸邀到前面，向衆人道：「這位大嬸因鳳凰龍脈之水而復明，此果亦因鳳凰龍脈之水而揚名，彼此有緣，可作第四位品果人選！」

赤松子說罷，捧起錦盒，把裏面的四顆奇果分給四人。那徐大嬸雙手接過荔枝，晶亮的雙目竟流出了熱淚。

此時，三人一猿，當衆把荔枝的果皮剝開了，露出雪白的果肉，然後一齊送進口裏，咀嚼起來。立刻，三人一猿竟一齊呆住了，就如同時同地遇上同一怪物似的。

衆人見狀，有忍不住的便叫道：「滋味如何？莫非不對勁麼？」

又過了一會，祇見三人一猿，才以各自的方式表示心中的驚駭感覺。

徐鎮長先就以手加額，喃喃的道：「可喜可賀，當眞天降奇果。」

徐掌櫃又叫又笑嚷道：「神果？仙果？奇果？天啊，這到底是甚絕世妙果？」

雙眼瞎而復明的徐大嬸熱淚流了滿面，也顧不得擦去，向赤松子拜道：「先生不但賜我復見光明，更贈荔城人如此佳果，眞乃荔城的大恩人啊！」

此時祇剩黑白猿未有表示了，又過了一會，衆人祇見牠忽地伸爪向虛空連劃。有見識廣的，已隨黑白猿的手勢大聲念道：「爽甜如梨，甜美如蜜，天上仙果，地上極品，富貴大師赤松子，已替人間開啓富貴之門了。」

衆人一聽，不禁又聳然動容，向赤松子拜道：「原來赤松先生便是當世奇人，一代富貴大師，難怪有此絕世神通了，請赤松大師替此果賜名吧！」

赤松子一聽，先是淡然一笑，接着含笑道：「此果猶如鳳凰綠尾掛於果身之上，萬紅之中一線綠，便取其名爲『荔城掛綠』吧！」

荔城衆人一聽，均萬衆踴躍，又笑又叫又跳，互相讚頌道：「好一個『荔城掛綠』，必將揚名天下，萬世流芳！」

果然從此，自荔城出了「荔城掛綠」這等絕世奇果，天下各地均慕名而來，每日均人潮不斷，單是來觀光的人客，便令醉仙館的生意，平添三幾倍了。荔城人亦因此獲益不淺，單是「荔城掛綠」這一奇果，便替荔城人帶來無數財富，猶如替荔城人開啓了「富貴之門」。

醉仙館中，衆人狂喜過後，回頭細看，却已失去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的踪影了。

赤松子這位一代風水富貴大師，以及俏麗如仙的伴侶韋姬、通靈如神的黑白猿，自在南粵荔城神龍一現後，到底隱跡何處？無人知道。不過，從此之後，南粵大地上的人們，便傳頌着一個「富貴風水」的故事，赤松子神奇，流傳千古。

（全文完）

民初技擊鬥智故事／朱可

文・圖 雀・飛

風雲龍虎會



赴宴祝壽　翻臉成仇

裘公館門前張燈結綵，氣氛熱鬧極了。

今天十二月十七日，是裘忍東六十歲壽辰的日子。

下午七時零五分，裘公館內已是賓客滿堂，令人注目的一位嘉賓也在這時候踏入了裘公館的門檻。

這人是裘忍東的義兄，他是這城中最有勢力的一位大亨——倫九頭。

倫九頭在金融界是個風頭人物，在商界是個具有龐大實力的企業家。

在黑道中，雖然他表面上早已洗手不幹違法的生意，但是對各幫會仍然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陪伴他身邊的，通常都是程欽、白鵬兩人。

程欽是武林高手，現在雖已五十歲，但身手仍然和壯年一樣矯捷，技藝更加精湛老練。

白鵬他在五年前成爲倫九頭最信任的第二位保鏢，現年才三十三歲。

倫九頭在這兩個忠心耿耿保鏢保護下，到裘公館祝賀他的結拜兄弟裘忍東的六十歲壽辰。

當他剛踏進金碧輝煌的大廳時，廳中的燈光突然全部熄滅。

場面立時變得喧嘩，混亂。

就在這一刹那，每個人都可以在喧嘩，混亂中聽到一聲清脆震駭的槍聲。

「砰！」

一顆子彈離開了槍膛射進了一個人的胸膛。

這人立刻應聲倒下。

* * *

七點零九分，燈光重亮。

燈光仍然和剛才一樣，亮如白晝。

但絕大多數的人臉色都已嚇得蒼白了。

燈光一熄滅，已令滿堂賓客混亂和不安。

但最爲可怕的還是那一下突如其來的槍聲。

當燈光重亮後，突然有人發出尖叫聲。

叫聲充滿了恐懼。

祇見一個滿身鮮血的人倒伏在猩紅的地氈上。

這人就是倫九頭手下的第一保鏢，程欽。

白鵬的臉色發白，倫九頭的神色却是嚴肅而憤怒。

這時候，穿着一襲綉金長袍的裘忍東從人叢中匆匆走了過來。

「九爺，甚麼事？」他的神色也是和倫九頭一模一樣。

倫九頭冷冷的望着裘忍東。

他的目光很冷很冷，望着讓人感到窒息。

裘忍東臉色十分難看。

白鵬吸了口氣，對倫九頭道：「老闆他……」

倫九頭冷冷道：「不必看了，這顆子彈已穿過了他的心臟。」

白鵬的目光盯着裘忍東，狠狠地說：「我會記得，我們欠你一顆子彈。」

裘忍東臉色大變：「這是甚麼話？」

倫九頭冷冷一笑：「他的話，也就是我的話，我們欠你一顆子彈，但你同樣也欠了我們一條人命。」

這時候，一些跟隨倫九頭的打手已經圍了上來，把倫九頭和裘忍東都圍在中間。

但裘忍東的手下也在旁虎視眈眈，原本熱鬧喧嘩的大廳登時變作了殺氣騰騰的場所。

裘忍東吸了一口涼氣，大聲道：「你若以爲……」

倫九頭沉着臉，把左手一揮，斬釘截鐵的說道：「裘老二，不必解釋，今天是你的壽辰，我們不動你，但你也休想趁這個機會動老子一根毛髮！」

說完最後的一個字，轉身便離開裘公館。

外面忽然傳來了一陣雨點聲。

雨點不算太大，但却很冷。

白鵬的心已冰冷，人也被凍得完全痳木了。

* * *

十二月十八日，晨曦的霧濃如乳。

白鵬坐在一幢古老瓦屋的梯角間，獨自發楞。

程欽之死，對他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這幢古屋高兩層，是程欽花了半生積蓄買下來的。

古屋仍在，人却不復存在。

誰能瞭解他此刻的心情？

黑棠瞭解。

黑棠是一個少年的名字，他本姓穆，名棠，由於天生一身黝黑皮膚，人們都叫他黑棠。

黑棠喜歡喝高粱酒。

他認爲高粱酒是世間上最好的酒，喝起來挺夠意思。

程欽也和他一樣，兩人一碰頭，一老一少例必喝個不亦樂乎。

白鵬很少喝酒，但是當三人在一起的時候，他也照喝不誤，而且他的酒量絕不比他倆稍差。

但從現在開招，他們再也不會有這種機會聚在一起了。

* * *

從六時四十五分開始，黑棠在巷口裏，透過一塊穿了幾個小洞的木板，看着呆坐在梯間的白鵬。

白鵬雖然還是白鵬，但他的臉孔已不像昔日的白鵬。

他像塊木。

甚至比一塊沒有生命的木頭還更要呆木。

黑棠的心碎了。

白鵬以前絕對不會這樣，有一次把袋裏所有的錢輸得乾乾淨淨，又有一次甚至給人打得斷了兩根肋骨，他還是很輕鬆，若無其事的。

黑棠沒有走上去。

他不是不想上前對他說幾句安慰的話。

因爲他知道，現在無論向他說些甚麼，都是多餘的。

* * *

街角忽然飛來了一隻烏鴉。

烏鴉在叫，叫得很難聽。

烏鴉在黑棠的頭頂上飛掠過去。

黑棠感到有個預兆。

他突然產生了一種無法解釋的衝動，昂起頭，挺起胸去找癩皮狗。

* * *

這一天清晨，癩皮狗還沒有睡醒，一直放在他床脚下的斧頭已不翼而飛。

* * *

八點二十七分，裘忍東坐着一輛黑色的轎車，來到了蓮花閣。

蓮花閣是此地氣派最豪華的茶館。

蓮花閣的老闆也就是裘忍東。

雖然時候還很早，但蓮花閣早已顧客如雲，座無虛席。

到蓮花閣喝茶，幾乎已是裘忍東風雨不改的習慣。

今天也不例外。

當他剛要踏入蓮花閣時，一把斧頭已向他迎面劈了過來。

* * *

斧頭不算短小，祇有身材魁梧的關西大漢才適用。

但持斧頭殺過來的人並不是個關西大漢，而是一個身材瘦削、皮膚黝黑的「黃毛小子」。

他在蓮花閣外已等候了很久，他存心要砍裘忍東的一斧。

衝過來的速度很快，手起斧落，那種氣勢居然也很嚇人。

但可惜的是，裘忍東並不是獨自一人前來蓮花閣。

陪同着他的還有四個身懷絕技的一流保鏢。

這四個人的反應同樣好快，每個人一出手都可以以一擋十。

這個皮膚黝黑的小伙子，雖然是突如其來，但還是衝不破這四個人所組成的保護牆。

對裘忍東來說，這四個人所組

成的「牆」是極其堅固的，任何人要衝破都絕不容易。

何況蓮花閣是裘忍東的地方，親信援手自不會缺乏。

這小伙子揮斧要殺裘忍東，裘忍東雖然驟然看見，却也沒有半點驚惶失措的樣子。

因爲他看到，有「鐵蟹鉗」之稱的常勝已出手了。

＊　＊　＊

常勝並不高，甚至比這個小伙子還矮小一點點。

但他的體型却結實魁梧，强壯得就像隻慓悍的犀牛。

尤其是他的一雙手掌，更是寬厚，有如鋼鐵打造。

他的「鐵蟹鉗」外號，也是因爲這雙手而得來的。

眼看小伙子舉斧揮來，他立即攔在裘忍東的前面，沉身舉手，一手揑向小伙子的右腕。

這一出手，絕對不能有半點的差錯，否則他的手就要給斧頭砍了下來。

常勝沒有差錯。

他看得準，出手的方位更準。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速度。

倘若他出手稍慢，縱然看得準，出手方位沒錯，也同樣於事無補。

常勝的功夫絕非白練，出手的速度簡直比眨眼還快。

「嗨！」

皮膚黝黑的小伙子在吐氣使勁，想掙脫常勝的五指。

但他使盡了勁力，還是掙不脫。

常勝的五指，簡直比蟹鉗還要厲害。

小伙子的臉色變了。

但他的戰意高昂，雖然掙不脫，仍然睜眉突眼，突然一脚向常勝小腹下疾踢了過去。

他這一脚很快，而且勁力十足，常勝身子雖然結實，但如捱這一脚還是夠嗆的。

可惜小伙子這一脚剛踢出一半，常勝的另一隻「鐵蟹鉗」又鉗過來了。

「勒！」

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折聲，清脆地同時響起。

小伙子的足踝已被常勝的手揑碎了！

血濺蓮花閣。

上午八時三十三分，白鵬躺在一張被人拋棄的爛床上。

這張殘破不堪的床，連野狗也不願意躺在上面。

它本來就是被丟棄在垃圾堆裡。垃圾堆的氣味，當然是混濁，腥臭的。

但白鵬好像一點也不覺得。

看來他連嗅覺都已痲木。

＊　＊　＊

癩皮狗摸着禿了大半邊的腦袋，從黃坪坊走到芝蘭路，又從芝蘭路找到大三巷，最後才從大叫化的口中探出，白鵬原來住在垃圾街。

垃圾街本名叫花香里，但這裡沒有香噴噴的鮮花，而是臭氣衝天的垃圾。

所以，花香里這三個字已很少有人再提起，而以垃圾街代替了。

癩皮狗並不是一個很乾凈的人。

他每年很少洗澡，所以他身上的虱子很多。

雖然他是個如此這般的人物，但他還是很討厭垃圾街這個地方。

若非親眼看見，否則難以相信，像白鵬這種一天洗臉五六次的人，居然會躺在垃圾堆裡。

「白先生，你怎麼躺在這裡？」癩皮狗吃驚地問。

白鵬一笑，連他自己都不明白，這種乾澀的笑容是怎麼擠出來的。

「阿狗，這裡不骯髒，至少比裘忍東的狗窩還乾淨。」

裘忍東是甚麼人，癩皮狗當然也聽說過。

裘公館是怎樣的地方也聽人說過一次。

據說裘忍東有潔癖，裘公館是個一塵不染，乾凈得不得了的地方。

但白鵬却居然說那是塊狗窩不如的地方。

癩皮狗並不算太笨，但這話中的含意，他還是有點不懂。

他正想問一問，白鵬比他更早開口，說道：「你找我有甚麼事，是不是又輸光了？」

癩皮狗搖搖頭。

「不，近幾個月來，阿狗手風很順，連押給譚老大的那柄斧頭都贖了回來。」

白鵬嘆了口氣道：「能夠不用斧頭，還是不用斧頭的好，這門拚命的事，你犯不着老是掛在嘴上。」

癩皮狗訕訕一笑道：「白爺的好意，阿狗是很明白，只是今天早上阿狗的斧頭又不見了。」

白鵬望着他。

「是不是？給虱子抬走了？」

「不是虱子。」癩皮狗的神態忽然變得很凝重：「據沈二婆子說，是黑棠今天早上拿走了。」

白鵬又是一笑：「那渾小子……」

說到這裡，目中突然寒芒四射，整個人從破床上跳了起來。

他一手揪着癩皮狗的衣衫，厲聲道：「他眞的拿走你的斧頭？」

癩皮狗的臉已經嚇白了。

他連連的點頭不迭道：「是沈二婆子說的，那婆娘雖然尖酸刻薄，但對我向來不說半句假話的。」

白鵬鬆開了手，臉色也變得和癩皮狗一樣的蒼白。

他突然發足狂奔，往東而去。

癩皮狗怔在那裡，呆住了。

直到很久很久之後，他才聞了一股臭味，這地方確是腥臭極了。

＊　＊　＊

蓮花閣外仍然和平時一樣，行人熙來攘往，彷彿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但白鵬的心沉重得很。

從賈四叔的口裡知道，黑棠不久前來過這裡伏擊裘忍東。

賈四叔是個賣水果的小販，多年來一直就在蓮花閣門外擺攤。

當時的情況他看得很清楚。

他還說：「黑棠已經被裘忍東的保鏢抓走了。」

裘忍東現在仍然坐在蓮花閣內。

白鵬立刻衝進蓮花閣。

＊　＊　＊

裘忍東早上喜歡吃麵。

蓮花閣的上湯蝦子麵、脆膳麵、乾切咸肉麵等都是裘忍東極其欣賞的早點。

今天放在裘忍東桌前的却不是那些麵，而是「人耳麵」。

＊　＊　＊

麵黃如金，人耳却黑如墨炭。

白鵬看見了這碗麵，也看見了麵上的兩隻人耳。

裘忍東淡淡的對他說：「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所以囑咐師傅先把這碗麵煮熟。」

白鵬的臉上沒有半點特別的反應。

一個身穿畢挺西裝的中年人小心地把這碗麵端到白鵬的面前，然後笑咪咪的道：「裘老闆知道你一定喜歡這碗麵的。」

白鵬把麵接過。

碗是剛煮的，陣陣熱氣不斷地從碗裡飄出來。

這中年人又說道：「這是咱們老闆給你的一種賞賜，對裘老闆的賞賜，除了死人之外，誰都不能拒絕。」

白鵬的目光變得如一把鋒利的刀。

「閣下怎麼稱呼？」

「勞庭。」

「大狠手勞庭？」

「哦，區區賤名，不意兄台竟然會知道。」

「閣下別的事情在下也許不知道，但兩年前在天津騙財騙色，手段之高明，早已膾炙人口。」

勞庭的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

他冷冷一笑道：「別把話題扯遠，這碗麵你是非吃不可的。」

白鵬冷笑道：「你以爲我不敢吃？」

勞庭冷冷的道：「我却認爲，你不敢不吃！」

白鵬道：「哼！吃又如何？不吃又怎麼樣呢？」

勞庭盯着他，很不友善地道：「你不吃就得死！」

白鵬冷冷一笑：「我現在還是好好的，怎會不吃這碗麵就得死！」

他的話剛剛說完，一枝漆黑的槍管已指着他的頭。

勞庭拔槍。

他拔槍的速度實在太快，快得令人看不清楚。

白鵬居然不動，甚至連眼睫毛都沒有眨一下。

勞庭獰笑。

「你現在已經知道，昨晚是誰開那一槍了吧。」

白鵬緘默。

勞庭沉着臉，目光逼視着白鵬：「現在我若要殺你，簡直比鷄啄米還要容易，只不過你若吃了這碗麵，我還可以給你一次活命的機會。」

白鵬考慮了半晌，終於說：「我吃！」

「吃！」字才出口，他的身子突然向下一沉。

他的身子一動，槍聲也同時響起。

然而，槍聲雖響，白鵬並沒有倒下去。

勞庭的槍法如神，但這一次却居然打空了。

他立刻蜷伏下來，想放第二槍。

但白鵬已不容許他有再放第二槍的機會。

「叭！」

整碗熱騰騰的麵已潑在勞庭的臉上。

勞庭的視線受阻，發出一聲怒吼，但吼聲未已，他的下顎已重重的捱了一拳。

這一拳的力道眞還不輕，勞庭的身子像風箏般的向後飄了開去。

他的手槍再也保不住了，落在白鵬的手中。

白鵬冷笑，伸手一揑。

這柄意大利製造的手槍竟然被他揑得扭曲一團，變成了廢鐵。

勞庭雖然倒下，但立刻就有幾個壯漢上前保護勞庭。

他們全都亮出了鋒利的殺人武器。

裘忍東忽然大喝道：「統統給我退下去！」

壯漢退下，裘忍東緩緩的走到白鵬面前。

「白鵬，你馬上滾。」

白鵬冷笑道：「我不殺了你，豈能就此離去？」

裘忍東冷笑道：「你以爲可以在這個地方殺我嗎？」

白鵬道：「至少我要試一試。」

裘忍東道：「你很勇敢，但再鬧下去，裘忍東死了，黑棠的小命也就難保。」

白鵬呆住。

裘忍東冷冷的接道：「回去告訴倫九爺，五大街的地盤他若肯放棄，咱們仍然是一場兄弟，否則，休怪老子無情。」

白鵬看着他，說道：「這種事不必着急，先把黑棠放掉再說。」

裘忍東的目光有如針尖：「你要我依你的說話做，現在就馬上得滾。」

白鵬道：「我去，現在馬上就去，但你到甚麼時候才放人！」

裘忍東道：「你把老子的話傳到了倫九爺耳朵裡去，我就立刻放黑棠。」

白鵬吸了一口氣：「一言爲定。」

說完了這一句話之後，他就離開了蓮花閣。

* * *

勞庭托着被打得爆裂的下顎，一跛一拐的走到了裘忍東身邊。

他現在的神態當然無法神氣起來。

他欲言又止。

但到了最後，他還是忍不住問：「爲甚麼咱們不把他扣下來。」

裘忍東冷冷一笑：「你可知道白鵬的武功比程欽還要厲害。」

勞庭道：「但在這裏，我們佔了人和地利的便宜。」

裘忍東道：「剛才你如能一槍把他打死，那倒不錯，祇可惜手槍已經變成了廢鐵。」

勞庭的臉色更難看了。

裘忍東拍拍他的肩膊，緩緩的接着道：「要對付倫九頤，我們不必急在一時，待你的兩位小師弟到了這裏的時候，何愁大事不成？」

勞庭的臉上立刻有了悅色。

「不錯，祇要林禮及小高一到，縱然倫九頤有八百個白鵬，也都全變成了草包窩囊廢！」

裘忍東又淡淡一笑：「所以，你現在甚麼也不必顧慮，別忘了三天之後，咱們還有一宗很重要的買賣。」

勞庭掏出一條雪白的絲帕，擦乾了顎下的血跡，道：「這件事包在我身上，裘爺你儘管放心吧。」

裘忍東臉上現出滿意的笑容，喝了一口涼了的茶，然後離開了蓮花閣。

這時候，天色反而比早上的時候陰沉了不少。

* * *

掛在偏廳牆上和豎立在大廳裏的兩座巨型時鐘，幾乎同一時間內敲響了十二下。

倫九頤喜歡聽這兩個時鐘同時敲響的聲音，他認爲這樣很夠氣派。

他坐在大廳的一張沙發上已有半天。

他正等着白鵬回來。

白鵬終於回來了，而且，還捎來了裘忍東的幾句話。

「五大街的地盤？」倫九頤氣得差點鼻孔噴出火來，「這算是甚麼？勒索？敲詐？挑戰？」

白鵬垂手而立，道：「他的確是這樣說。」

倫九頤揮了揮手，道：「我相信，本來裘忍東就一直在打我的主意。」

白鵬道：「九爺，他們是明目張膽的要跟咱們作對。」

倫九頤冷笑道：「你以爲我怕了那姓裘的嗎？」

白鵬搖頭道：「九爺又怎會怕了裘忍東？祇是……」

倫九頤雙眉豎立，道：「你心裏有甚麼話，不妨直說。」

白鵬道：「據屬下所知，這兩三年以來，裘忍東暗中不斷擴張勢力，秘密網羅了不少亡命之徒。」

倫九頤道：「這個不用你說，他是早有預謀，但我也不是呆子，他能幹的事，我也同樣能幹，而且，絕不會比他幹的稍差半分。」

白鵬目光一閃：「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是否已佔有優勢，可以把裘忍東打垮？」

倫九頤嘆了一口氣。

過了很久之後，他才緩緩的說道：「以目前來說，咱們還是佔下風。」

白鵬一怔。

倫九頤的神色也很凝重，說：「裘忍東若不是已經有了很大的把握，也絕不敢在這個時候向我們發難。實在的說一句，若不是程欽，我現在已經成了槍下之鬼。」

白鵬的指甲已嵌入掌心裏，眼睛同時也露出了殺機。

「裘忍東！」他恨恨的說出這三個字。

倫九頤看看他，忽然說：「黑棠是個無知少年，但你並不是。」

白鵬垂下臉來。

倫九頤道：「黑棠不知死活，孤身一人就去找裘忍東算賬，他若能活着見你，那倒是個奇跡。」

白鵬立刻昂起了頭，說：「裘忍東已答應過，把黑棠釋放。」

倫九頤「唉」的嘆了一聲。

「別人說的話，你可以相信，但裘忍東是頭老狐狸，而且心狠手辣，他的話，可是一個字也不能相

信的。」

白鵬的臉色發白。

就在這時候，門房倫義安匆匆的走了進來。

倫九頤沉聲道：「甚麼事？」

倫義安說道：「門外來了一輛黃色車子。」

倫九頤道：「這有甚麼奇怪？」

倫義安喘着氣，說道：「拉車的人早已溜了。」

白鵬道：「車上有沒有人？」

倫義安摸了摸顎下灰白的鬍子，點頭說道：「有，有。」

白鵬問道：「那是個怎麼樣的人？」

倫義安喘息着，說道：「那是一個黑小子，最可怕的是他的耳朵早已給人割了下來！」

白鵬祇聽到了第一句話，立刻就向門外衝了出去。

* * *

一輛簇新的黃包車，停在倫府門外。

一個黑小子安詳地斜倚在車子內。

這人當然就是黑棠。

他的耳朵沒有了。

除此之外，呼吸也沒有了。

白鵬抱起了他，猛然發現黑棠背心上還插着一把染滿鮮血的小鋼刀！

白鵬在發抖。

「黑棠！黑棠！」他不斷地嘶叫着。

天際雲層更密，更厚，雖然此刻是白天，但這個都市已變得一片黑暗。

當天黃昏，大雪飄飛。

雖然外面很寒冷，但是艷雲軒的豪華大廳中却是暖烘烘的，就算全身赤裸也絕不會覺得冷。

白鵬進入艷雲軒的時候，穿着一件羊皮短襖。

穿這件羊皮短襖在街上是不足以禦寒，但進了艷雲軒要是不除下，就會嫌太燠熱一點了。

現在，白鵬還是穿着那件羊皮短襖，但懷中摟着一個完全赤裸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春舞。

有人說，無論你在甚麼季節，任何地方遇見了她，她都會讓你有着「春意盎然」，「如沐春風」的感受。

在燦爛燈光下，她的軀體不但健康、苗條，而且還散發着一種可以讓世間上所有的猛男都無法抗拒的野性魅力。

白鵬是個絕對正常的男人，而且今天又喝了不少酒。

艷雲軒是男人找女人的「好去處」，而春舞又是這裏最令男人神魂顛倒的女人。

她相信，自己必定可以讓白鵬得到滿足。

但她却想不到白鵬忽然把她摔在桌子上，然後在她豐滿的胸脯上放下一疊厚厚的鈔票。

然後，白鵬就帶着喝剩的一半瓶酒，冒着大雪離開了艷雲軒。

如果她知道白鵬離開艷雲軒後去了甚麼地方，她一定會罵他是個瘋子。

* * *

大雪中，白鵬帶着那瓶酒來到了草溪。

草溪是一個窮人住的地方，也祇有最低賤的女人才會在這地方操皮肉生涯。

但在白鵬之眼中，她們並不是「低賤」的人。

他祇覺得她們悲慘而已。

* * *

在草溪，祇要付出很低微的代價，就可以找一個女人陪伴渡過整個晚上。

白鵬就在一個名叫紫花的女人家中睡了一覺。

一覺醒來已是天明。

雪已停，紫花仍然睡在他身邊。

在草溪，紫花已算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了。

但若與艷雲軒的春舞相比，却簡直判若雲泥。

她太削瘦，臉有菜色，該豐滿的地方不豐滿，一雙長腿雖然很結實，但却蒼白無色！

對付不起高昂價錢的嫖客來說，他們已不能再有別的挑剔了。

迎逢生涯，本來就是人類最原始，最古老的一種職業。

倘若論「職業道德」，紫花算是第一流。

雖然在別人眼中看來，這種職業是低賤的，甚至是可恥的，但她竟然很尊重自己的這一職業，無論何人都可以在她的身上發洩，她也願意逆來順受。

她簡直是別人脚下的泥土，任人踐踏，摧殘。

可是，昨夜陪伴她的這個男人，並沒有把她當作「神女」，而是把她當作「女神」。

紫花受寵若驚。

雖然她操皮肉生涯已有一段不算短的日子，但她還是個很儒怯的女人。

她不敢問他，甚至連說話也不敢多說一句。

直到天亮的時候，這男人叫醒了她。

她才張開眼睛，就已看到了一疊比她大腿肉還要厚的鈔票。

「這是我現在唯一可以送給妳的東西，雖然它很骯髒，但却能讓妳跳出這個火坑。」這男人用一種很低沉而有力聲音對她說。

紫花望着那疊鈔票，如在夢中。

「不！」她忽然用力搖頭。「我不值得這麼多錢，我就是為你幹一輩子，也不值得你付出這筆數目。」

這男人笑了，笑得有點心酸。

「傻丫頭，別笑破了我的肚皮了。」

紫花忽然沉着臉，咬着牙說：「你也別想用這種方法來侮辱我，你可以不付錢，但却不可以用錢來戲弄我們這些窮家女。」

她本來是個很懦怯的女人，但這時候居然為了拒絕這筆錢而勇敢起來。

她以為這男人一定會憤怒。

但他沒有發怒，却露出一種蒼涼，疲倦的笑容，慢慢的說道：「不錯，小棠沒有說錯，紫花姐姐的確是個很好的姐姐。」

紫花呆住了。

「你……你認識小黑棠？」

「是的。」這男人點點頭道：「他經常在我面前提起妳，說妳是個很孝順的乖女兒。」

紫花吸了口氣，說：「我祇是個風塵女子，根本不值得他提起。」

這男人搖搖頭，沉聲道：「不！妳錯了，風塵女子也是人，我豈不是也是個風塵中的人嗎？」

「白鵬！」紫花突然失聲叫了起來：「你一定就是小黑棠心目中的大英雄白鵬。」

白鵬又笑了。

他的笑容還是那麼苦澀，就像是一杯沒有放糖的咖啡。

「不錯，我就是白鵬，但不是甚麼大英雄，而是個不中用的大混混。」

紫花盯着他的眼睛，忽然問道：「是不是小黑棠叫你來找我？」

白鵬立刻點頭。

紫花問道：「他為甚麼不一起來？」

白鵬道：「他走了。」

紫花一驚：「他走了，這話是甚麼意思？」

白鵬道：「他去了南洋。」

紫花臉色白了一陣，道：「他為甚麼要去南洋？」

白鵬道：「為了要賺錢。」

紫花道：「他還年輕！」

「這句話，我也曾對他說過。」

「他怎麼回答？」

「他說：『正因為我現在還年輕，所以不能不把握時機，到外面多賺一點錢回來。』」

「他眞的這麼說？」

「當然是眞的。」白鵬的聲音忽然有點發抖：「我沒有半點理由要來欺騙妳。」

「不！白先生，你千萬別誤會。」紫花皺了皺眉頭，說：「他為甚麼不辭而別？」

白鵬嘆了口氣：「他說妳是個多愁善感的女人，他說很害怕看見妳傷心欲絕的樣子。」

紫花强顏一笑：「我為甚麼會傷心欲絕？他祇不過是去別的地方，去多賺點錢回來，而且我知道，他一直都很喜歡教書先生的女兒阿美。」

白鵬莞爾一笑道：「雖然他很喜歡教書先生的女兒阿美，但我知道他最尊敬的還是妳。」

紫花嘆了口氣道：「我有甚麼地方值得他尊敬？」

白鵬道：「那是因為妳比世間上絕大多數的女人勇敢。」

「我勇敢？」

「不錯，至少，妳能在殘酷的現實生活中活了下來，而且還供養母親和四個弟妹。」

「這……這是做女兒和做姐姐的本份。」

「一個人能盡了本份，而且還不惜犧牲自己的一輩子幸福，那已是很值得任何人尊敬了，這當然也包括小黑棠在內。」

紫花聽到這裏，眼眶內已閃爍着晶瑩的淚花。

「很感謝你對我說這些話。」紫花抽了口氣說道：「但這些錢，你一定要拿回去。請恕我不能收下。」

「為甚麼不能收下？」

紫花的眼神充滿了堅毅的意志。

「我知道我一定要跳出這座火坑，我也不想一輩子在這裡過着這種豬狗不如的生活，我一定能夠跳出去，到外面享受新鮮的陽光和空氣，過着和常人一樣的生活。」

她的態度很堅決，一雙久歷風塵的眼睛此時散發出美麗的光芒和神采。

白鵬的呼吸似乎完全屏息。

他忽然發覺，昨天晚上帶醉而來的時候，當時自己的審美眼光是何等的拙劣。

現在，他才認為艷雲軒的春舞姑娘，若和眼前的紫花相比，春舞簡直就是個醜八怪。

紫花已經成為他心目中的女神。

人，就是這麼奇怪動物，因為人類的感情，也是世間上最豐富、最動人的。

* * *

白鵬沒有勉强紫花。

他懂的她的意思。

他尊敬她，就像小黑棠尊敬她一樣。

紫花不是春舞，雖然在世俗的眼光看來，一千個紫花也及不上一個春舞，但在白鵬的心目中，春舞甚至是不如紫花的一個足趾。

「再見！」

「白先生，再見。」

他們分手的時候，一道晨光透過了窗子，照在紫花的頭髮上。

白鵬走了。

但紫花相信，他們一定還會再度相逢。

* * *

白鵬走了。

但他沒有走多遠就已看見了一張青白的臉，還有一把鋒利的尖刀。

「白鵬，你好混帳！」這個臉色青白的人，白鵬認識他，他叫秦見。

秦見也是個在道上混的人，但一直都混得不怎樣好，據說去年還害了一場大病，差些死在一間又霉又臭的小旅館中。

白鵬望着他，眼中充滿了厭惡之色。

「滾開！」他叱喝着，脚步不停，仍然向前走過去。

秦見冷笑：「甚麼女人你都可以玩，可以嫖，就是我老婆你動不得。」

白鵬終於停了下來。

「誰是你的老婆？」

「少裝蒜！」秦見啐了一口：「譚花子今天一早就跑來向我說，你昨天晚上整夜都和紫花在一起。」

「紫花？」白鵬的臉色剎那間蒼白：「你說紫花是你的老婆？」

秦見冷笑：「我說她是我老婆就是我的老婆，你憑甚麼資格來懷疑秦大爺的事。」

白鵬倏地怒喝一聲：「住口！」

秦見揚起了眉：「你嫖了我的老婆，還在這裡兇巴巴的，這算是甚麼意思？」

白鵬胸膛起伏，怒道：「你絕不是她的丈夫，你不配！」

秦見大笑。

「我不配？秦大爺是甚麼人？她又是甚麼人？居然有人說秦大爺不配做婊子的丈夫？」

白鵬厲聲道：「你說紫花是甚麼？」

「婊子，無論是誰祇要肯付出一碗羊肉湯麵的代價，就可以脫掉她的褲子的婊子。」秦見的笑聲更放肆，臉上居然露出了樂不可支的神態。

倘若他眞是紫花的丈夫，那麼他可算是一個賊丈夫。

就在這時候，紫花跑了過來，大聲道：「他不是我的丈夫，他祇不過是條野狗，他每次都不肯付錢，還動手要搶。」

秦見的眼睛瞇成一線，狠狠的盯着紫花咬牙道：「小母狗，總有一天妳會知道秦大爺的厲害。」

白鵬的眼睛已露了殺機：「不必等到『總有一天』，我現在就要你知道我的厲害。」

秦見不等他的說話完了，已經搶先動手了。

他手中鋒利的刀子，突然用力的刺向白鵬的咽喉。

他一出手，整個人就像一頭惡毒的豺狼。

他在江湖上混，一直相信「刀要快、心要狠」這句六字眞言。

他知道白鵬並不容易對付，但他現在已無考慮的餘地了。

祇有他自己才知道，自己已拿了別人一百塊大洋的酬勞，自己要幹的事，就是要激怒白鵬，讓他首先向自己動手。

* * *

白鵬已發怒了。

他也已出手。

秦見知道自己的刀子很快，有時候「對鏡自我表演」，也不由不暗暗佩服自己的身手的確敏捷不凡。

可惜他現在面對的不是鏡子，世間上也絕不會再有另外一個和他一模一樣的秦見。

他現在面對的是白鵬。

白鵬雖然是赤手空拳，但在高手而言，赤手空拳已是一種極具殺傷力的厲害武器。

秦見的刀子才一刺出，小腹已重重的捱了一拳。

他實在無法想像，像白鵬這種身材不算特別魁梧的人，何以會有如此威猛的拳力。

「唷！」

就是這麼一拳，秦見的身子已痛得彎下吐血。

白鵬以閃電般的手法伸手奪刀。

秦見還是不服氣，沉身踢出一脚，但這一脚却軟弱無力。

白鵬也同時踢出一脚。

這一脚是踢向秦見的臉上。

但就在這剎那間，一塊拳頭般大小的石子突然飛射過來，不偏不倚正擊在白鵬的足踝上。

白鵬身手雖敏捷，但却來不及閃避這塊石子。

一聲異响，白鵬的足踝已經被石子所傷。

但他這一脚仍然沒有停下來。

他這一脚仍然踢在秦見的臉龐上。

秦見連慘叫聲都叫不出來，人已像皮球般被踢了開去。

白鵬這一脚是在盛怒中踢出的，就算是比碗口還粗的木樁，也不難被他折斷。

秦見的嘴巴也許很硬，但頸骨却似乎太脆弱了一點。

雖然白鵬這一脚不是踢向他的頸子，但他的頸子同時也被這一脚之力所震斷。

至於他的臉，更是不用提了，

就像隻被鐵錘搗爛了的西瓜一樣。

* * *

秦見倒下，永遠也不可能再爬起來。

這個教訓，對於他來說實在是太大了。

他臨死的時候，心中也許在後悔。

他後悔並不是因爲自己的好事多爲，而是後悔不該去賺這一百塊大洋。

但這時候才後悔，未免太遲了。

誰叫他嗜賭？

誰叫他輸得一敗塗地？

他這種人，就是賺取這一百塊大洋，不久之後也可能和現在一樣，給人在街頭活活的打死。

草溪的房子，幾乎每一間都是殘舊不堪的。

雖然已是大白天，但在這地方，陰陰沉沉的角落是數之不盡。

白鵬站在最光亮的一條小巷裡，秦見已倒在血泊之中，連動都不能再動。

這時東邊一個黑暗的角落裡，却有兩個人走了出來。

接着，南邊一間古老房子的屋簷下，也出現了兩個黑衣漢子。

還有西、北兩邊，也同時悄悄的出現了幾個面目毫無表情的男人。

白鵬認識其中三人。

這三人當然也同樣認識白鵬。

「好身手！」東邊走出來的兩個男人，其中一個穿着白綢短打，嘴裡啣着一根香烟。

他叫「打命」。

他本來的名字，當然並不叫「打命」，而是叫潘小香。

在這地方上混的人，很少有人沒聽見過潘打命的名字。

他喜歡打架，而且往往打出人命，這就是他成名的原因，同時也是外號「潘打命」的來由。

上次被他活活打死的，是鐵環黨的大黑熊。

大黑熊重逾百餘斤，據說他在鄉下曾三拳打死一頭餓狠。

但他碰上了潘打命，就祇好算是他倒了三輩子的霉了。

潘打命沒有揍他三拳，只是在他的胸膛上踢了一脚。

這一脚看來也不怎麼兇，大黑熊捱了這一脚之後，還若無其事的望着潘打命，咧嘴大笑。

但不到半分鐘，大黑熊的臉色就變了，變得像一張白紙。

鐵環黨的黨羽看見有點不對，急忙扶着大黑熊狼狽而逃。

但到了第二天，大黑熊的死訊已傳遍了這個大城市。

* * *

潘打命一上來，雙眼就不斷的打量着白鵬。

白鵬冷冷一笑道：「我很乾淨，你若想找虱子，不如脫掉自己的衣服找了。」

潘打命乾笑。

他仍然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白鵬，過了很久才說：「黃頭老四對我說，你可能神經出了毛病，所以連春舞都不要，却去找個臘鷄般的女人。」

他的笑聲很邪氣，倒和他臉上的表情很相襯！

白鵬冷冷道：「裘老板的姨太們，我曾看見過好幾位，他們有些像母猪，有些臉上塗了半斤硃砂，活像隻猴子。」

潘打命仍然在笑。

「白朋友，你儘管說，反正裘老板聽不見，我也絕不會爲了這些瘋言瘋語而生氣。」

白鵬把刀子晃了一晃。

站在潘打命身旁的青衣漢子，也正揮動着一樣武器。

那是塊堅硬如鐵的石頭。

* * *

刀子固然是武器。

石頭握在某種人的手裡，也同樣是武器。

刀子能殺人，石頭也同樣能殺人。

白鵬的足踝受傷，就是被這個青衣漢子擲來的石頭擊中的。

白鵬以前沒有見過這個人，這個時候，他忽然想起一個人的名字。

「石頭君子常杜！」

青衣漢子淡淡一笑：「不錯，我就是常杜，也是常勝的哥哥。」

白鵬冷笑：「想不到東南二煞已雙雙投在裘忍東的門下。」

常杜淡淡道：「這是打虎不離親兄弟，既然裘老板用得着咱們，咱們哥兒倆也甘願爲他老人家效犬馬之勞。」

白鵬冷冷道：「只怕甘願爲他效尤馬之勞的人太多，到最後反而會弄至鷄犬不寧。」

常杜一笑。

「你隨便怎麼說都沒關係，我也絕不會生氣，而且還要送閣下第二份禮物！」

白鵬臉色一寒。

常杜的第一份禮物是石頭，常杜第二份禮物，也是石頭。

此刻常杜手裡握的石頭，形狀長而狹，就像一根石棒子。

他突然衝前，身子一躍而起，石頭已向白鵬的眉心猛擊過去。

白鵬的動作更快，快得令人無法想像。

他急速的擰腰，一個肘拳欺身撞向常杜的小腹。

常杜的石頭沒有擊中白鵬，小腹反被白鵬重重的撞了一下。

他立刻疼得怪叫起來，彎下了腰。

白鵬不放鬆，另一隻手已揮刀插向他的背脊。

那知常杜突然從他的右脅下穿了過去，反手一拳打在他的後頸大血管上。

白鵬一刀刺空，常杜已一拳擊中了白鵬。

但白鵬沒有立刻倒下。

原來他以「卸」字訣，把這一拳的力道化了一大半。

常杜也是個技擊高手，這一拳沒擊倒對方，心知對方並非易與之輩，急忙旋身擺式護架。

但來不及了！

白鵬又像一隻兇猛的兀鷹，從天而降向他飛撲過去。

常杜慘呼，雙眼怒突。

白鵬棄刀落下。

但他已無法站穩，單膝着地跪下來。

他畢竟已傷了一足踝，剛才全力拚搏，傷勢又再加重幾分。

常杜笑了，白鵬的形勢已是惡劣萬分。

他忽然看見了紫花。

紫花站在不遠處的屋簷下，雖然臉色很蒼白，却沒有驚慌失措的樣子。

她的目光充滿了鼓勵之意。

白鵬看得出，她的目光充滿了關懷。

爲了義父的血仇，爲了慘死的小黑棠，爲了可憐又勇敢的紫花，他絕不能死。

潘打命這時候冷冷的對他說：「白鵬，這裡就是你葬身之地。」

「上！」

一聲令下，白鵬陷入了衆寡懸殊的生死決戰中！

看來，這一次白鵬很難有活下去的希望。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雪白的影子，突然無聲無息的出現在了潘打命的身邊。

潘打命警惕性很高，待他發覺的時候，他的左臂已被人以擒拿手鎖住。

對於潘打命來說，這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但這却是事實。

梅三公子。

一把光芒四射的匕首，已抵住潘打命的咽喉。

每個人都看到，潘打命的背後站着一個身穿雪白長袍的人。

這人戴着一頂闊邊氈帽，氈帽垂得很低，沒有人能夠看得到他的臉孔，只能看見這人的一隻手。

* * *

但沒有人敢輕視這隻手的力量。

在這個都市裡，有幾個人能夠舉手之間就把潘打命制服？

想到這一點，每個人的都不寒而慄。

這個人的聲音很平淡，既不响亮也不低沉。

他的聲音很有力，就像他那隻握着匕首的手。

「潘先生，久違了。」

潘打命的額頭上已冒出了比黃豆還大的汗珠來。

「是梅……梅三公子？」

「難得，難得！」這人淡淡的說道：「想不到你這位大忙人，居然還會把在下記住。」

「三公子……」

「別的事情，咱們日後從長計議，只是今……咳咳……」梅三公子淡淡的一笑，道：「在下祇想向裘老板進上一言，得些好意須回手，凡事都要留有餘地，才不能幹得太絕。」

「是，是！」

梅三公子終於把氈帽向上輕輕一托，露出了本來眞面目。

他已不算年輕，但看來却還不夠三十歲。

他臉上的表情冷靜而沉着。

他盯着白鵬。

白鵬也盯着他，目中已露出了感激之意。

梅三公子倏地疾聲喝道：「你們還不快滾！」

那些本已包圍着白鵬的漢子不由面面相覷，一時間留也不是，去也不是。

潘打命突然吼叫了起來：「滾！你們都通通給我滾出去！」

那些兇神惡煞般的大漢立刻走得一乾二淨，一個不剩。

梅三公子淡淡一笑，對潘打命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在這一方面，閣下可說當之而無愧。」

潘打命聞言，臉都紅了起來。

梅三公子又說道：「他們既然都走了，你這條命我自可予取予攜了罷。」

潘打命的臉色又是刷的一變，變成了一片蒼白。

「你怎可以出爾反爾！」

「出爾反爾？」梅三公子笑了起來：「甚麼出爾反爾，我剛才祇是叫你手下統統滾出去，可沒有答應過要放你一條生路。」

潘打命怒道：「你竟如此卑鄙。」

梅三公子一笑：「這話倒說對了，我早就聽裘老板說過，鐵環黨的人，都是卑鄙無恥的。」

潘打命的脖子似已粗了兩寸，嘴裏却氣得連半個字都說不出來。

他突然鼓盡全身氣力掙扎。

但梅三公子的手却像是一枚巨鎖，任憑他怎樣瘋狂掙扎，仍然無法擺脫分毫。

梅三公子忽然鬆了手。

潘打命踉蹌撲前，正欲拔足狂奔，突然感覺背心一凉。

那柄鋒利的匕首，已和他的心臟貫穿在一起。

潘打命狂叫，滿臉都是憤怒的神色，道：「姓梅……的，你好……狠……」

梅三公子却不理會他，拉低了氈帽，白袍衣袂飄飄揚長走了。

* * *

潘打命這一次的行動，可說是慘敗。

白鵬仍活着，但他却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

白鵬從潘打命的背脊上，拔出了那柄匕首。

他以手抹血。

血抹掉了，匕首依然寒光四射。

白鵬目露深思之色。

紫花在旁，不但沒有嚕囌，甚至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知道，現在並不是自己多嘴的時候。

風暴已起，這都市內的煞氣更濃。

* * *

上午十時零五分，白鵬又回到了倫九頤的身旁。

倫九頤把白鵬帶到了辦公室中。

以黃色爲主的辦公室，令人有一種精神煥發的感覺。

倫九頤還沒有坐下，就已燃點了兩支呂宋烟。

他把其中一支遞給白鵬。

白鵬啣着它，似是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

「我知道，這兩天來你的心情很惡劣，甚至連程欽出殯你也避而不到。」

白鵬道：「我不喜歡送殯這種事，將來也不需要別人來爲我送殯。」

倫九頤點點頭：「每個人都該有他獨特的性格，你這些話別人可能大不以爲然，但我絕對接受。」

「多謝。」

「你的確要對我說一聲多謝。」倫九頤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嚴肅，「但却不是爲了這件事。」

白鵬怔住，一下子沉默了下來。

倫九頤吸了一口呂宋烟，接道：「你現在該知道，裘忍東的勢力有多大，雖然潘小香這一次損兵折將，而且還死在草溪裏，但有一點你絕對不能否認，裘忍東隨時還可能捲土重來，而且下一次的攻擊，一定會更加猛烈。」

白鵬吸了口氣，道：「梅三公子的出現，是你的安排？」

「不是安排，是邀請。」倫九頤沉聲道：「梅三公子是鐵環黨裏的第二把交椅人物，除了梅堯湘之外，誰都沒有資格指使他去做任何事。」

白鵬默然。

倫九頤雙眉一皺，慢慢的接道：「梅家父子近年來雖然蟄伏不動，但這一股勢力，仍然是絕對不容輕視的。」

白鵬道：「倘若我們能得到他們的相助，又豈懼於裘忍東！」

倫九頤點點頭道：「我也是這麼想。」他把呂宋烟放下，沉默了半晌才接着說道：「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地親自訪梅堯湘。」

白鵬道：「是爲了要支援屬下？」

倫九頤點點頭道：「這是其中一個原因，而另一半，我是投石問路。」

白鵬道：「你想藉此聯合鐵環黨，聯手對付裘忍東？」

倫九頤道：「這並非絕無可能的事。據我所知，近年來，梅堯湘對裘忍東驕橫跋扈的作風，也感到相當的不滿。」

白鵬道：「現在梅三公子願意出手對付裘忍東的手下，看來咱們聯合之勢已成。」

倫九頤却搖頭說道：「這又不盡然，今天梅三公子助你一臂之力完全是爲了錢。」

「爲了錢？」

「是爲了錢。」倫九頤凝視着白鵬，慢慢的說道：「鐵環幫本來就是靠殺人崛起道上的，梅三公子在十九歲的時候，就已是一個很出色的職業殺手。」

白鵬吸了口氣，喃喃道：「想不到他是個職業殺手。」

倫九頤道：「不但你想不到，黑道上的人也沒幾個知道他的底細。」

話起甫頓，接道：「當然，他所要的價錢相當高，即使百萬富豪也很難連續聘他不斷爲自己殺人。」

白鵬道：「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果然不錯。」

倫九頤道：「雖然這一次我花了不少錢，但爲了你，爲了整個大局着想，這還是值得的事。」

白鵬忽然問道：「你早知道潘小香會向我下手？」

倫九頤冷冷一笑，道：「潘打命一直都在暗中注意你，今晨你在草溪，那正是他下手的大好機會。」

白鵬嘆了口氣。

「可惜他沒有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罷了。」

「不錯。」倫九頤淡淡的說道：「要在這裏立足，就一定要像黃雀，螳螂與蟬都祇不過是黃雀啄下

的蟻性品而已。」

白鵬點點頭。

「這句話我一定會永遠的記着。」

倫九頤露了滿意的微笑：「你一直都是個聰明人，祇要再跟我三五年，將來一定能出人頭地。」

白鵬沒說話。

倫九頤忽然站直了身子，道：「雖然你直到今天才初次遇到了梅三公子，但梅鳳鳳你一定不會陌生。」

「鳳鳳？」

「不錯，是梅鳳鳳。」倫九頤用一種曖昧的語氣對他說：「我知道你去年就已認識鳳鳳了。」

「不是梅鳳鳳。」白鵬搖頭道：「我認識的是王鳳鳳而不是梅鳳鳳。」

「梅鳳鳳也就是王鳳鳳。」倫九頤肯定地說道。

「怎會這樣的？」

「梅鳳鳳是梅堯湘的小女兒，也是梅堯湘唯一還沒出嫁的女兒。」

「她長得並不難看，將來一定會嫁出去。」

「梅鳳鳳當然不難看，從小時候開始，她就是個天生的美人胚子。」

「這是事實。」

「但據我所知，梅鳳鳳可能眞的會嫁不出去。」

「爲甚麼？」

「爲了你。」

聽見這三個字，白鵬差點沒嚇了一跳：「老闆，這是甚麼道理？」

「梅鳳鳳今年二十一歲，到目前爲止，她祇愛過一個人。」倫九頤盯着白鵬，一字一字的說道：「這個人就是你。」

白鵬呆住了，就像隻飽得打噎的呆鴨。

「所以，你若不娶她，她可能一輩子也不嫁人。」倫九頤臉上露出了溫和的微笑：「爲了鳳鳳，爲了你的義父程欽，爲了慘死在裘忍東手下的小黑棠，你一定要成爲鐵環黨的駙馬。」

駙馬，直到現在白鵬才知道，倫九頤對他說了大半天的話，原來是要自己成爲鐵環黨的駙馬。

* * *

旋律柔和的音樂，似已透過溫暖的春天空氣，徐徐地滲入了香醇醉人的美酒中。

樂韻醉人，酒也醉人。

但更醉人的却是站在一盞法國水晶燈下，穿着一襲淺藍色長裙的鳳鳳。

鳳鳳，梅鳳鳳。

梅鳳鳳也就是王鳳鳳，也是鐵環黨首領梅堯湘的女兒。

在此之前，白鵬連做夢的時候也沒有想過，王鳳鳳家族的背景竟然是如此驚人，而今晚之前，他也沒有發現鳳鳳竟然是如此的漂亮。

* * *

舞影翩翩。

白鵬與鳳鳳在柔和燈光下雙雙起舞。

今夜的白鵬和平時的白鵬大有分別。

他穿着一套杏色的晚禮服，配着猩紅的蝴蝶結，和雪白的襯衣，還有一雙擦得烏溜發光的皮鞋，使他變了一個風度翩翩的青年紳士。

在這個高尚的夜總會裏，他們二人已成爲全場觸目的一對。

「鳳鳳，妳眞美！」他由衷的讚美她。

她報以微笑。

微笑使她變得更爲漂亮，更迷人。

白鵬癡癡的望着她，彷彿眞的醉了。

鳳鳳的確很美，但不知爲何？此情此景的白鵬居然想起了紫花。

紫花！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紫花都絕不能和鳳鳳相比。

爲甚麼他竟然會在這最美妙，最旖旎的時刻想起了紫花！

白鵬不懂。

他只是隱隱覺得，手心已在沁汗。

他的背脊也同樣在冒汗。

* * *

一曲未罷，他倆的舞已經停止下來。

鳳鳳看着他，有點吃驚的問：「你不舒服麼？」

白鵬一怔，隨即點頭道：「我的腸胃有點不適。」他一面說，一面桌從上拿起一杯白蘭地。

鳳鳳立刻把酒杯拿走：「你不舒服，就不該繼續喝酒。」她關切地說。

白鵬微笑道：「別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說到這裡，他撒了個謊，說：「下午的時候，我吃了兩斤肥蟹，每逢吃了這種硬殼爬蟲，我的肚子就會叫爹叫娘。」

鳳鳳笑了。

「我可不是你的爹和娘。」

白鵬也笑了道：「妳比我還嫩，當然不是我的爹娘，我也沒有這種資格，但……」說到「但」字之後，他忽然說不下去了。

鳳鳳忍不住的問：「你平時說話總是爽爽快快的，今天怎麼啦？」

白鵬的目光忽然移到她手中的酒杯上：「妳給我喝掉這杯酒，我才繼續說下去。」

「你肚子痛，不能喝。」

「妳不給我這一杯酒，我叫何領班給我一瓶。」

「不，」鳳鳳猶豫了好一會，才把酒杯遞給白鵬：「喝了這杯酒，就算痛死了也不值得可憐！」

白鵬把杯中酒一仰而盡，好像在跟酒拚命似的。

鳳鳳又問她：「剛才你的話還沒有說完。」

白鵬凝視着她，眼子裡閃動着足以讓女孩子爲之瘋狂的神采，他畢竟是個很英俊的男人，尤其是在今天晚上。

鳳鳳也望着他，她吸了一口氣，唇片啟動，却又欲言又止。

她彷彿已知道白鵬想說甚麼，但又不能證實，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音樂停止了下來，暫告一小段落。

白鵬却在這時伸出了手，緊握着鳳鳳雪白的玉腕。

「妳雖然沒有資格做我的娘親，但却可以做我的新娘子。」

「新娘子？」鳳鳳眞的吃驚了。

「嗯。」白鵬的手握得更緊，但鳳鳳却似乎不覺痛：「答應我，別讓我爲妳而跳樓，上吊，服毒……」

鳳鳳的臉上已嫣紅，却急忙以另一隻手掩住了他的嘴巴。

「不，別說這些可怕的話。」

「不，妳不答應，我不但說，還要付諸行動！」

鳳鳳垂下了頭，不說話。

她忽然覺得白鵬的手指在蠕動。

當她突然驚覺的時候，一隻燦爛奪目，價值不菲的鑽石戒子已套在她的手指上。

* * *

情場如戰場，這句話由來已久。

戰場上要「忍」，要「守」，要「靜待機會」，但也可以製造機會。

當機會來臨的時候，就要一鼓作氣，揮軍直搗黃龍，當決定要進攻的時候，就絕不能再猶豫，以致坐失良機。

戰場上如此，情場上亦是如此。

* * *

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十一點十一分，鳳鳳在白鵬猛烈的追求攻勢之下，輕輕地點頭，就這一下輕輕的點頭，她把終身的幸福都交托在白鵬的手上。

白鵬臉露興奮之色，招呼夜總會的何領班，要他們開了一支香檳。

「噗！」

香檳帶來了令人興奮的聲音，白鵬似是樂極忘形。

連何領班都悄悄對別人說，他從來沒有看見白鵬如此的興奮、開心、喜悅。

直到夜總會差不多要打烊的時候，白鵬才送鳳鳳回家，雖然他喝了不少酒，但他倆分手的時候，他還是很有禮貌，絕對沒有半點酒後失儀的現象。

* * *

「他奶奶個熊，看你還能跑到哪裡？老子今天若不把你捏死枉爲英雄好漢！」

在半夜三更裡還大呼小叫的，是一致被人認爲神經大有毛病的癩皮狗。

現在已是凌晨一點三十分了，他還是睡不着，努力地在名副其實的「狗窩」裡找虱子。

他是養虱專家，也是個殺虱能手。

他常常對別人說：「我不養虱，誰養虱？」

人皆笑之，他却冷笑並嗤之以鼻：「佛偈有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種精神，也就是老子養虱的精神。」

這是他「養虱」的理由。

但他又爲甚麼殺虱？

原因有：第一、無聊，極無聊之時，不捉虱而殺之，再無其他消遣。

第二，憤怒之時而殺之，怒火無處發洩，唯有虱子遭殃。

現在他大動肝火，殺虱洩忿，原來是因爲給人偷走了一瓶比醋略佳的酒。

天寒地凍，他本想把這瓶酒喝掉了，但酒瓶却不翼而飛。

他險些給氣死了。

幸好他的被窩裡有虱。

於是，他便殺虱洩忿。

這比起殺人洩忿的狂徒，他的神經已算是很正常。

就在他捏殺着第十二隻虱子的時候，他聞到了一陣酒氣。

嗅到了這陣酒氣，癩皮狗簡直比貓嗅到了魚腥氣味還精神煥發。

他急忙探頭出外一望。

他看見了一醉漢，正踉踉地向自己這裡走來，這醉漢的兩隻手，各持着一瓶酒，其中一瓶還是滿滿的。

「癩皮狗，出來，你在那裡？」醉漢的聲音很沉濁，又像是口吐黃箭的樣子，「來，咱們喝個痛快，爲天下間所有的混蛋乾杯！」

癩皮狗張大了嘴巴楞住了，他從來都沒有看過白鵬醉成這個樣子。

* * *

從床脚下找出來的幾塊燒餅，和半斤快要變壞的花生，居然給白鵬吃得乾乾淨淨。

酒瓶也早空了，癩皮狗希望他早些醉倒，好讓他好好的睡一覺。

對於這個醉漢，他倒是很歡迎的。

但酒已經喝光了，白鵬仍然沒有醉倒。

癩皮狗忽然仔細的打量着他道：「白先生，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啊！」

白鵬的目光呆滯，過了很久忽然說道：「阿狗，你看我像不像個衣冠禽獸？」

癩皮狗搖搖頭。

「衣冠禽獸並不好看，但你很好看，很帥啊！」

白鵬也搖頭道：「不！你錯了，我是個比猪狗還不如的畜牲，你有一個像我這樣的朋友，是恥辱！」

癩皮狗呆住。

白鵬忽然大笑，笑聲嘶啞，駭人。

「任何人有我這樣的一個朋友，都是恥辱，一輩子都說不清的恥辱！」

癩皮狗抽了口涼氣：「白先生，你醉了，眞的醉了。」

「胡說，我沒醉，我現在比樹上的猴子還清醒。」白鵬比手劃脚道：「你不相信，我現在幹了一件連猴子都幹不出來這事給你看看！」

癩皮狗道：「我不看了，我現在只想你好好的睡一覺。」

「睡覺？」白鵬哈哈一笑道：「不錯，我現在該去找個女人睡覺，來，來，咱們一起去！我有錢，咱們找女人睡覺。」

癩皮狗似是給嚇呆了。

白鵬不理他，拉着他就向外面衝出去。

* * *

夜深了，不知是何時候。

白鵬索性背起癩皮狗，狂奔到草溪。

他竟然去草溪。

他竟然要在這個時候找紫花！

白鵬找不到紫花。

他幾乎找遍了草溪這個地方，但還是找不到紫花。

癩皮狗跟着白鵬，覺得今天自己一切都很正常，沒有半點神經病，倒是白鵬瘋了。

終於在接近黎明的時候，白鵬找到了一個叫梁六婆的婦人。

「妳就是梁六婆？」

「好漢饒命！」

「呸！我幾時說過要妳的命？」

「是，是，是我該打，該打。」

「我也沒有說要揍妳，只是向妳問一個人的下落。」

「好漢儘管問，我是知無不言。」

「紫花在哪裡？」

「你要找紫花？」

「不錯！告訴我，她在那裡？

「她……已經不幹啦！」

「不幹甚麼？」

「婊子。」

「混帳，誰說她是個婊子，他媽的妳瘋了！」白鵬沉下臉來，突然一個耳光就向梁六婆的臉上打去。

梁六婆閉上了眼睛，心想這一次可要皮肉受苦了。

但白鵬却沒有眞的一個耳光打下去。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緩緩的說道：「不錯，妳一點也沒有說錯，她本來就是個婊子，咱們現在也是爲了要找婊子才來到這裡找她的。」

梁六婆摸摸了面頰，暗暗鬆了口氣道：「你要婊子，還不容易，實不相瞞，我的女兒也是個婊子，而且價錢絕不貴，她又年輕，還沒有十歲……」

「住口！」白鵬叱道：「我現在要找的不是別的婊子，只想找紫花！」

梁六婆囁嚅着。

白鵬的目光直逼視着她：「妳先告訴我紫花在那裡？」

梁六婆吸了口氣試探問道：「你兇巴巴的，不是要去殺紫花吧！」

白鵬冷笑道：「我去殺紫花也好，去吻她的屁股也好，都與妳這婆子無干，但妳若不說老實話，我現在就先宰了妳！」

梁六婆臉色變成了灰色。

「我說，我說，紫花在家裡。」

「她的家在甚麼地方？」

「大富里盡頭那座石屋子就是了。」

「很好，謝謝妳。」

白鵬牽着癩皮狗：「咱們去大富里。」

他和癩皮狗還沒有走出多遠，忽然又走回來，把一疊鈔票塞在梁六婆手裡。

梁六婆吃了一驚。

「這……這……」

「這是鈔票，數目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

「無功不受祿……這……」

「叫妳女兒別再幹婊子，否則總有一天我會宰了妳！」

說完了，他一搖一擺，酒氣薰天的帶着癩皮狗離開了草溪。

* * *

旭日初昇。

白鵬來到了大富里。

大富里雖然以「大富」二字爲名，但住在這裡的人，却都是窮得可憐的窮光蛋。

但這裡總算是比草溪乾淨一點。

至少，大富里沒有婊子。

* * *

白鵬終於找到了紫花。

紫花突然看見了白鵬，臉上的表情很複雜，但最明顯的却是那份

喜悅之情。

「紫花！」

「白先生……你……怎麼會找到這兒來呢？」

「我能夠在草溪找到妳，當然也能夠在大富里找到妳。」

聽到了「草溪」這個地方的名字，紫花的臉色不由一陣青白。

「別再提那地方，我決定不幹了。」

「很好，那種地方的確不太適宜妳，我可以介紹妳去鴻方旅店幹。」

「到鴻方旅店去幹甚麼？是不是打掃房間做清潔工作？」

「不是打掃房間，這種粗活兒不是妳這種人去幹的。」

「那麼我去鴻方旅店幹甚麼？」

「婊子！」

「甚麼？」

「妳的耳朵不聾，該聽清楚。」

白鵬冷笑，笑容甚至比吃人的野獸還更殘酷：「妳本來就是個婊子，妳以爲我眞的在同情妳憐惜妳？」

說到這裡，他大笑：「妳錯了，不知道有幾許名門淑女，我都沒有把她們放在眼中，妳算是甚麼東西？妳不過是比母狗還賤的一個婊子。」

啪！

白鵬的話還沒有說完，臉上已捱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但他仍然沒停止下來，仍然放肆地笑道：「告訴妳，鴻方旅店的老闆是姓姚的，他和我是死黨，祇要我介紹妳去，包管妳的收入比以前多三倍以上。」

紫花正在顫抖，臉色蒼白得可怕。

「白鵬，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你是個如此卑汚的禽獸！」

癩皮狗急忙拉開了紫花。

「別聽他胡說八道，難道妳沒看出，他現在醉得一塌糊塗。」

紫花却沒有把癩皮狗的話聽進耳中。

白鵬嘿嘿一笑：「誰說我醉了？告訴那婊子，我不久就要結婚了，新娘子是個漂亮的黃花閨女。」

紫花哭了！

這時候，她的一個弟弟從家裡舞着一根木棒，衝了出來。

「誰敢欺侮我姐姐？」

他叫小冬子，才十四五歲，但氣力却很大，性情也相當魯莽。

他的皮膚黝黑，模樣更有一點像小黑棠的樣子。

小冬子一棒砸在白鵬的胸膛上。

這一棒砸的力道不輕，連白鵬的身子都爲之一震。

但他却祇是直勾勾的望着小冬子，既不還手，也不閃避。

癩皮狗看得連連頓足。

「唉，你怎麼越來越荒謬了。」

他使盡了全身的氣力，要拉走白鵬。

但白鵬却穩如泰山，任憑癩皮狗怎麼樣使勁拉，也無法使他移動分毫。

小冬子望着白鵬，像是看見了一隻動物。

「你還不快滾，我打爆你的腦袋。」

白鵬忽然嘆了一口氣，平靜地說道：「你要打我，儘管動手，也不需要甚麼理由。」

癩皮狗「呸」的一聲，忽然大叫道：「別人都說我有神經病，其實這世界上比癩皮狗還瘋的瘋子，大有人在，我也不想活着看別人發瘋了，倒不如乾脆跳進大江裡餵魚！」

他說完最後一句話，突然拔足狂奔。

「他是不是眞的去投江自盡？」

白鵬猛然驚醒，也狂追出去。

「阿狗！阿狗！」

癩皮狗跑得很快，直向江邊方向跑去。

白鵬雖然跑得不慢，但一時間要追上癩皮狗，也是絕對不容易。

＊　＊　＊

江邊。

癩皮狗沒有投江自盡，他祇是坐在一邊的一塊大石上，目不轉睛得望着白鵬狂奔過來。

白鵬跑了過來，癩皮狗露出了一個狡猾的微笑。

「阿狗還不想死，因爲阿狗若是死了，那些虱子也同樣活不下去。」

白鵬吸了口氣。

「你是在故意騙我？」

癩皮狗眨了眨眼睛：「你也不想一想，剛才自己在紫花面前，說了一些甚麼話？」

白鵬摸着額頭，一言不發。

癩皮狗盯着他，又說：「阿狗雖然平時傻楞楞的，半瘋半癲，但在這種關節上可不含糊，我看出你根本就不是眞的醉。」

白鵬目注遠方，淡淡的說道：「也許連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眞的醉了。」

癩皮狗忽然沉下了臉，冷冷的笑道：「你剛才故意傷害紫花，其實你根本不必說那些傷人的話，也不該說。」

白鵬道：「我已說了。」

癩皮狗道：「阿狗倒想知道是甚麼原因。」

白鵬嘆息一聲：「你不懂的。」

癩皮狗冷笑道：「你以爲阿狗眞的是個瘋子，你可知道我以前也曾經戀愛過？」

白鵬望着癩皮狗，直到此刻，

才發現這個流浪漢也許比自己還更清醒。

但他還是重複着那一句話：「你不會懂的。」

癩皮狗忽然霍地站了起來，大聲的說道：「我懂，我甚麼都懂，你是在故意讓紫花傷心，讓她永遠都憎恨你，但那樣，對你有甚麼好處呢？」

白鵬無言。

他在癩皮狗充滿質問的眼光下，離開了江邊。

他的步伐似是已極度疲累。

＊　＊　＊

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午。

辦公室中，陽光透過玻璃投射過來，照着坐在窗旁的梅堯湘的臉頰。

梅堯湘，湖北人氏，但他的勢力却不在湖北，而是在這個藏龍臥虎的大都市中，他並不算很有錢，倘若比算家財，他在這都市裡恐怕很難擠入前百名之內。

雖然他賺的錢不少，但花的錢更多。

他喜歡幫助別人，尤其是幫助弱小的一方，去擊倒富强的對手。

鐵環幫是他一手創立的。

這個組織祇有兩種生意能賺錢。

第一種生意，是經營賭場，不合法，但却穩如泰山。

而第二種生意，就是殺人。

早在三十年前，梅堯湘就是一個很出色的職業殺手。

現在，他不再殺人了。

他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到外國去唸書，祇有梅鑑英在他身邊。

梅鑑英，也就是梅三公子。

梅堯湘還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已出嫁，還有一個小女兒待字閨中，她就是梅鳳鳳了。

＊　＊　＊

坐在梅堯湘面前的，是白鵬。

白鵬衣履鮮明，給梅堯湘的印象是相當之不錯。

他們沒有寒暄一番。

梅堯湘很直接的問白鵬：「你眞的想和鳳鳳結婚？」

白鵬點點頭。

梅堯湘緩緩地從高背沙發上站了起來，道：「鳳鳳雖然不算太年輕，但她自幼嬌生慣養，從來沒吃過苦。」

白鵬微笑，態度却很恭謹的道：「娶妻求淑女，我可不是要娶一個傭人，祇要我的運氣不太差，我也是絕對不捨得讓她捱苦的。」

「不！你的想法錯了。」

「還望前輩指教一二。」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禮。」梅堯湘輕輕的一嘆了口氣：「鳳鳳自幼嬌生慣養，對她來說，並非一件好事，尤其是在動蕩的社會中，誰都不能保證自己到了明天的生活環境怎麼樣。」

白鵬點點頭：「這是事實。」

梅堯湘凝視着他：「對於閣下的爲人，我早已聽說過，鳳鳳雖然對你一往情深，這件婚事，我也自無異議，祇是……」

白鵬道：「前輩有甚麼條件，儘說無妨。」

梅堯湘說道：「聽說……你得罪了裘忍東？」

白鵬眼色一變。

良久，他才冷冷的說道：「裘忍東心狠手辣，害死了我義父，還有小黑棠！」

梅堯湘嘆道：「常言道：寃家宜解不宜結，爲人之道，還是……」

「還是給裘忍東重重一擊最好。」突聽一人在門外冷笑着道。

梅堯湘眉頭一皺，道：「進來。」

一人推門而入，正是梅鑑英，梅三公子。

＊　＊　＊

梅鑑英今天還是穿着一襲淺白色的長袍，頭上還是戴着一頂毡帽。

他微笑着，伸出了手。

他的手很乾淨，就像他身上的長袍。

白鵬也微笑着伸出手。

兩隻手互相握住，兩人都在微笑着。

「白先生，我一直都希望能夠有機會和你合作，對付裘忍東。」

梅鑑英的態度很眞誠。

白鵬還沒回答，梅堯湘已冷冷的說道：「我們現在不是談打仗，而是談喜事。」

「噢！」梅鑑英笑了起來：「不錯，王媽媽悄悄的告訴我，說鳳鳳快要結婚了，是不是眞的？」

梅堯湘盯着他，說：「祇要你這個做兄長的不反對，這門親事大概不會有甚麼問題。」

「我怎麼會反對？」梅鑑英聳聳肩，拍了拍白鵬的胸膛：「鳳鳳能嫁給白先生，那是她福氣了。」

白鵬道：「我能娶到梅小姐，那才眞的是我的福氣。」

梅鑑英道：「自此之後，咱們聯手，何懼區區的裘忍東？」

「鑑英，住口！」梅堯湘喝止他，不許他再說下去。

白鵬與鳳鳳的婚事已成了定局。

消息很快就傳了開去。

裘忍東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搖了一個電話給梅堯湘，向他道賀。

梅堯湘談完這個電話之後，就要兒子發一張請柬給裘老闆。

（未完・一）

記者奇遇記/麥美倫・文
可飛・圖

及時趕到

好管閒事 跟踪盜賊

李斯知道作爲一個攝影家，應該更多到戶外去，而不應該一天到晚都躲在辦公室中，那樣，會使一個攝影家的藝術觸覺遲鈍了，最後就會喪失了作攝影家的資格爲止。可是，李斯却沒有辦法擺脫繁雜的事務工作，事務工作將他困死在辦公室中。

當他偸空停下來喝一口水時，他總要抬頭看看窗外，秋日的陽光是如此的明媚，在陽光之下，即使是一朵野花，一根枯草，都可以在他的攝影機下，創造成爲美妙的藝術品。但是，他却沒有時間，他忙得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

可不是麼？他剛拿起杯子，還不會將杯子送到唇邊，電話鈴便像是催魂一樣地響了起來。

李斯將電話鈴聲形容爲「催魂鈴」，因爲它逼着他去理會它，如果他不去理，它就一直響個不停，弄得他做甚麼都做不下去！

李斯嘆了一聲，怒氣衝天的抓起了話筒，當他一聽到王小鳳的聲音時，他登時像服了一帖清涼劑似的，雙眉立刻舒展開來，忙應道：「是的，我是，小鳳有甚麼事？」

「釣魚去不去，李斯？」王小鳳問。

李斯呆了一呆，他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一時之間，他以爲是自己聽錯了，釣魚去不去？釣魚是典型有閒階級的玩意兒，而王小鳳比他還忙，怎麼會忽然想去釣魚？但不論怎樣，李斯還是回答道：「當然去。」

「好，現在我已在七號碼頭，你立即來好嗎？」

李斯又答應着，王小鳳已掛上了電話。李斯站了起來，順手拿起椅背上外套穿上。但是，當他急得要出門口的時候，他心中越來越不明白，那種疑惑是他接聽電話時就已經產生的了。

王小鳳是一個高級的女警官，她怎麼可能有如此的閒情逸緻，這其中一定有甚麼蹺蹊？

李斯呆了幾秒鐘後回到了桌前，按了王小鳳的電話號碼，接聽的却是一個男人的聲音，李斯忙問道：「王警官在嗎？」

「王警官今天請假，你是誰？有甚麼事？」

李斯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王小鳳今天請假，難怪她有興趣約自己去釣魚了，他來不及回答對方的問題，就立即放下了電話，他用上衣掃向桌面，將桌面上的文件掃了

一地，大聲道：「再見了！」

他急急走出門外，自然，他沒有忘記携帶他的攝影機，那麼好的天氣，以遼闊的大海作背景，他可以替王小鳳拍出許多好的照片來。

辦公室的職員都用奇異的眼光望着他，但是，他並不理會，趕着走到升降機的門口，心急的望着升降機的指示燈，可是，升降機却老是停在第一層不動。

李斯等得不耐煩了，急忙由樓梯跑下去，却看到一樓升降機口圍了很多人，李斯擠入人叢中去：問道：「甚麼事？」

立即有人回答道：「有人突然發病了。」

李斯抬頭，看見一個人靠着升降機的門站着，由於靠住了升降機的機門，所以升降機一直停着，那人的雙手緊緊握着拳，他的臉色青綠，難看極了，他的身子在發抖。

李斯大叫起來，道：「快去報警，召救傷車！」

那麼多人圍着看這個人已有好幾分鐘了，但是，只有李斯一個人想到要召救傷車。

李斯撥開了圍在前面的人，來到了病人的面前道：「你覺得怎麼樣？」

那人可能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了，當李斯來到他的身邊時，立即緊緊的抓住了李斯的手腕，他的身子仍然在發抖，他的臉色越來越難看。

李斯估計，此人多半是心臟病突然發作，如果沒有醫生的急救，可能就會有生命危險。

而在這幢大廈內，是有不少醫務所的，李斯扶着那人，走出了電梯，又叫道：「快去請一位醫生來，請快點！」

有兩個人向走廊盡頭的一間醫務所奔去，醫生立刻趕了出來，李斯的手腕仍被那人緊緊地抓着，他只好和醫生一起，扶着那人走進醫務所。

那人剛剛往醫務所的床上躺下後，便失去了知覺。醫生聽着他的心臟跳動，過了一會兒，才抬起頭來，搖了搖頭。

李斯不禁一驚，從醫生的動作及表情上看，他知道這人已經死了。但是，這人的手仍然緊緊握住了他的手腕。

被一個得了急病的人握住了手腕，是不會使人感到害怕的，可是如果被一個死去的人緊握住，那就不同了，是以李斯用力去扳開此人的手指，然而，他却沒有法子扳得開來。

他的心中更是駭然，不由自主的叫道：「醫生！」

醫生也皺着眉，指着那死人道：「在他死前，他的肌肉發生痙攣，是以他的手指此刻是僵化了的，你先別用力扳他。」

李斯叫了起來，道：「那怎麼行？我不能給一個死人握住不放，而且，我還有要緊的事情要辦！」

醫生道：「他不是你的朋友嗎？」

「鬼才認識他！」李斯氣憤地說，仍然用力扳着死人的手指，當他大力扳那死人的手指，發出「格格」聲之際，他的心中不禁感到一陣寒慄，雖然這是在光天化日下，可也是一件極晦氣的事情，這種恐怖的感覺，有如寒夜獨行，突然被人揑住了脖子一樣。

李斯終於扳脫了那死人的手指，他可能已將那死人的手指拗斷了幾根，他退開了一步，看到自己他的手腕上留着清楚的指印，還有一個六角形的印痕，印得特別深。

李斯搓着自己的手腕，一時間，也未能使這些指印消失，他在搓手腕的時候，看到留在他手腕上的那六角形的紅印上，還有一些奇異的花紋，像是將一隻六角形的戒指面，往他的手腕上壓很久後，留下的痕跡。

李斯又向那死人的手上看去，直到這時，他才注意到那死人的手上，的確戴着一枝戒指，只不過他的戴法，和普通的人不同。

人家戴戒指，總是將戒指面向外向，但是他却將戒指面的六角形向內，所以當他緊緊抓住了李斯的手腕之際，才會在李斯的手腕上留下了六角形的深痕。

這時，李斯心急着要離去，因爲王小鳳還在碼頭上等着他，他一面揮着手，一面向外走去，那位醫生忙道：「朋友，你不能走，警方人員……」

但是李斯不等他講完，便已向外走去，他一走出醫務所，便立即奔到樓梯口，從樓梯上直奔了下來，他就是不願意和警方人員見面，雖然警方決不會將那人的死和他扯上關係，但是叙述事情的發生經過，作爲目擊証人，都得花費很多的時間。

他不是不想做一個良好的公民，但是他此時更想做一個及時赴約的情人。

他三級一跳，幾乎是跳下樓去的，到了大廈的門口，已看到警車和救傷車停在大廈的門口了。李斯和警方許多人員相熟，他低着頭，不和他們打招呼，匆匆地從另一個入口處，走進了大廈的底層的停車場，來到了他的車子旁。

當李斯打開車門之際，他感到似乎有人正注視着他，他抬起頭來，發現在他車子不遠處，停着一輛平治六〇〇大房車，注視他的是個穿着制服的司機，那司機笑笑問

道：「大厦內發生了甚麼事，有人跳樓嗎？」

李斯坐進了車子，道：「一個人得了急症，死在電梯門口了！」

那司機感嘆道：「人眞化學，話死就死。」

李斯已發動車，慢駛向前去，突然，他停了下來，因爲當他駛過那輛平治車之際，看到車頭上鑲着一面六角形的銅牌。

這種牌子，多半是表示主人的身份，那面銅牌上，有着美麗圖案花紋，李斯立時抬起自己的手腕來看，他手腕上的印痕還在，雖然已是淡了不少，但仍然可以看得出，手腕上印的花紋與銅牌上的花紋是一模一樣。

那就是說，那猝然死亡的人，手上所戴的戒指，和車頭上所鑲的銅牌一樣。

李斯明知這時候最好甚麼也別理，才能及時趕到碼頭上見王小鳳。

但是，好管閑事却是他的天性，他立即道：「車頭這塊牌子，是甚麼意思？」

司機聳聳肩，道：「不知道，老板喜歡的。」

「你老闆有一枚同樣花紋的戒指嗎？也是六角形的？」李斯問道。

「是啊！」司機說：「先生，你認識他？」

李斯哼地一聲道：「那你要快點上樓去看看他才好，剛才我說那個死人就是他。」

那司機陡地一震，李斯話一說完，就駕着車向前駛出去，但是，那司機却突然趕了上來，從車窗中伸進手來，抓住了他的手臂道：「慢，你說甚麼？他，他已經死了？」

李斯厭惡地推開了司機的手，可是，司機却突然揚拳向李斯的下顎擊來！

李斯沒有提防，平白無故地捱了一拳，李斯無名火起，用力推開了車門，車門撞在司機身上，將那司機的身子撞得向外跌了出去。

李斯立時從車中出來，雖然他並未準備在車房中和人打架，但是打起架來，他是一點也不含糊。他一出車門，不等那司機有機會站起來，便已飛撲了上去。

他那一百五十磅的身軀壓向那司機的身上，壓得那司機發出了一聲怪叫，李斯立時提起了他的衣領，「砰」地一拳，打在那司機的左頰。

那司機雙手搖着道：「別打了，別打了。」

李斯身子一曲，站了起來，他仍然提着那司機的衣領，是以他也將那司機提了起來，說道：「朋友，是你先動手的！」

那司機道：「算我不好，你……也打了我了。」

李斯仍不放手，他沉聲問道：「你爲甚麼要打我？」

那司機的臉上現出一種十分古怪的神情，喘着氣道：「兄弟，你……你是否已拿了那戒指了，是不是？我們還可以合作的。」

李斯心中的疑惑到了極點。

眼前一切全是突然而來，突然得連考慮的時間都沒有，先是遇到一個人猝死，後來又看到了那鑲在豪華房車上的銅牌，再接着是遭到那司機突來的一拳，以及他那令人莫名其妙的話。

這時李斯知道，自己最好處理方法，便是甚麼也不理會，快些去赴王小鳳的約會。

王小鳳可能已經等急了，如果再不趕到的話，就有可能錯過這次和王小鳳單獨相處的機會了。

但是，好奇心是李斯的大弱點，可以說，李斯如果沒有强烈的好奇心的話，他也不會和王小鳳認識的。

此刻，他心中儘管知道再不快去就會錯過約會，但是，他還是問道：「甚麼意思，我爲甚麼要和你合作？」

「那戒指。」司機神秘地笑道：「是不是已經在你手中了？」

「胡說。」李斯叱道：「我憑甚麼將人家手上戴的戒指取下來？」

那司機呆了一呆，道：「你是說，那戒指還戴在我老闆的手上？」

李斯「哼！」地一聲，回答道：「當然是。」

司機呆了一呆，突然雙手用力向李斯胸前推了一下。李斯本來還沒有這麼容易跌倒的，但是車房的地上滿佈油漬，李斯腳下一滑，「啪達」一聲，便跌在地上。

他一跌倒，那司機便轉身向外衝了出去，那一下，李斯跌得實在不輕，他連忙掙扎着站了起來，扶住了車子想舉步走向車房門口，但當他抬起腳步時，痛得令他又彎下了腰來。

他喘了一分鐘，才一拐一拐地走回車房門口，當他來到了車房門口時，他看到救護人員正把擔架床抬了下來，他也看到那個司機擠進了人羣之中，一面尖叫着道：「那是我的老闆，他怎麼樣了？」

有兩個警察攔住了他。那司機指着擔架床，叫道：「我是他的司機，我要看一看他，好去通知他的家人，你們不能阻攔我！」

一個警員也走了上來，帶着司機來到了擔架床邊。人羣又再圍了起來，是以李斯看不到那司機在接近擔架床時做了些甚麼？

然而，他可以想像得出，那司

機衝上前去，決不單是爲了要看看他的老闆，而是他知道那隻戒指尙在他老闆的手指上，他的目的是要去取他老闆的那隻戒指。

從那輛豪華房車看來，顯然那死亡的人必然是一名富豪，而他那隻戒指能讓那司機如此緊張，其中一定有其原因。

李斯想向前追去，可是，他那一跤跌得很重，使他無法追得上，他衹得擺手，大聲叫道，但是却沒有人注意到他。

他看到擔架床終於被抬上了救傷車，而李斯乃找不到那司機。救傷車開走了，警員也登上了警車，那司機已不在人羣之中了。

李斯一拐一拐地來到警車邊，拉住了一個警官，道：「請問剛才死者的那個司機呢？」

那警員瞪了他一眼，道：「放手，你是甚麼人？」

李斯鬆開了手，道：「死者是我發現的，我扶他到醫務所之後，他就死了，他死的時候，還緊抓着我的手，所以，我來問一問。」

那警官「哦」了一聲，道：「原來醫生所說的人就是你，警方需要你作意外死亡的目擊證人，請上車。」

李斯連忙道：「不行，我有要緊的事，有人在等我。」

那警官道：「不會躭擱你太多時間的，你上車吧，到了警局，將經過向我們敍述一遍，由我們紀錄下來，你就可以走了！」

李斯苦笑着道：「那麼，我和人家的約會就要遲到了，我看還是……」

那警官臉色一沉道：「先生，警方有權要求你這樣做的。」

李斯苦笑了一聲，道：「好吧！算我倒霉了。」

他登上警車，車子疾馳而去，上了車後，其中一個警官是他認識的，向他打了一個招呼後，李斯問他：「死者的身份弄清楚了沒有？」

「弄清楚了，他的司機告訴了我們，死者是大通企業機構的董事長黃大通。」

李斯道：「黃大通是個千萬富翁啊，他的司機呢？」

那警官呆了一呆，又問其他的警員道：「那司機呢？他到那裏去？」

旁邊的警員互相望了一望，其中一個道：「不知道，我曾看到他抓着黃大通的手，搖了幾下，就退了開去，多半是去通知他的家人去了。」

那警官道：「通知他的家人，那是警方的責任。」

其餘的警員沒有說甚麼。李斯聽得那司機搖了搖黃大通我手，心中猜測那戒指一定已落入那司機的手中了！

他們到了警局，李斯抬頭看了看鐘，離他接到了王小鳳的電話，已經過了四十分鐘了，王小鳳在碼頭上等他，會怎麼樣了？李斯簡直不敢想下去……

他望着警官，用最簡單的語言敍述事情的經過，他衹想快些離去！

但是，警官不厭其煩，向他問了許多問題，急得他連連嘆氣。

總算在二十分鐘內，紀錄了李斯的敍述，李斯可以離去了。當他一轉身，看到了兩個警員陪着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青年人走了進來。

那婦人雙眼紅腫，顯然是很傷心，她的衣着很華貴，一望便知道富有人家的女主人。

警官站了起來，道：「是黃太太麼？妳已經去過醫院麼，看到了黃先生吧？」

那婦人含淚點點頭，道：「見過了，謝謝。他是個有嚴重的心臟病的人，醫生早已勸過他，叫他停止一切的活動，但他是一個白手興家的人，他不相信別人，甚麼事都要自己管，終於死在外面了。」

那警官向李斯指了一指，道：「是這位先生發現他發病的，很快就送到醫生那裏去的，可惜已經太遲了！」

黃太太向李斯望了一眼，李斯道：「黃太太，黃先生手指上戴有一枚戒指嗎？」

黃太太呆了一呆，道：「是的！」

「剛才妳看到他時，那枚戒指是不是還在他的手上？」李斯問。

黃太太望着李斯，很奇怪他何以會問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來？

李斯又道：「妳有沒有看到過？」

黃太太搖了搖頭道：「我沒有注意。」

李斯呆了一呆，他估計，那枚戒指一定是極重要的東西，不然，那司機不會忽然出手打他，又忽然向他求饒。但是，如果那是重要的東西，黃太太怎會毫不加注意？那簡直是無法理解的。

他不顧警官的阻攔，又道：「黃太太，那戒指很貴重，是不是？」

黃太太搖頭道：「一點也不貴重，那是一隻不銹鋼的戒指，他甚至不捨得買入一隻白金戒指，他出身太苦了，是以有了錢之後，也不捨得用。」

李斯還想問下去，但是那警官已不耐煩了，說道：「李先生，你剛才不是說有一個重要的約會麼？現在，你可以走了。」

李斯呆了一呆，他望着黃太

太，看來沒有特別解釋，唯一的解釋是黃大通那戒指中的秘密，連黃太太也不知道。

但是，連妻子也不知道的秘密，那司機如何會知道？事情實在太奇怪了，李斯一面走出警局，一面不斷的想着。

* * *

當李斯走出警局之後，他無意去取自己的車子，準備召「的士」直撲碼頭，但是，他截停了「的士」之後，却又改變了主意。

因爲他突然想到，黃大通的車子還在車房中。

司機偷到了戒指之後，有可能仍然回到車子中去，裝作甚麼也不知道，以掩飾他的犯罪行爲。

李斯肯定那司機是在犯罪，因爲那司機搶走了黃大通的不銹鋼戒指。

但是，李斯不能斷定那司機犯罪的嚴重程度，如果那枚戒指不過是値幾塊錢的不銹鋼戒指，那麼，那司機即使犯了罪，也是不値得追究的事。

李斯想要弄明白這一點。

是以他上了車之後，並不是吩咐司機駛往第七號碼頭，而是駛回車房，並且不斷催促開快一點。

將近到達車房的時候，李斯看到那輛豪華房車，自車房中駛了出來。

李斯看到司機的神情十分緊張，一面駕車，一面在東張西望。

李斯忙滑下了身子，用手拍拍的士司機的肩頭道：「看到那輛平治六〇〇沒有？跟在他的後面。」

的士司機轉過頭來，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李斯，李斯忙抽出兩張鈔票，塞在他的衣袋中，說道：「一定要跟住它，必要時，闖紅燈也不怕，我是……警方人員。」

爲了消除的士司機的疑慮，李斯不惜假冒身份，但是，他畢竟不是一個慣於招搖撞騙的人，講完之後，他的臉立時紅了起來，身子也滑得更低了。

的士司機沒有說甚麼，轉了一個彎，便跟在那輛豪華大房車之後，大房車向前駛着，看來是駛向郊區去的。

離開了鬧市之後，速度漸漸加快，它走的是沿海的公路，那公路正是要經過七號碼頭的。

當離七號碼頭越走越近的之際，李斯已經看見王小鳳站在碼頭上。

李斯也可以看得出，王小鳳顯然等得很不耐煩了，她不斷向來路望着。王小鳳穿着一套淡黃色的便裝，晚風吹拂着她的秀髮，使她看來更加丰姿綽約了。

李斯探出頭來叫道：「小鳳！」

他一面叫一面吩咐司機道：「別停車。」

車子迅速駛近王小鳳，王小鳳已是一面埋怨，一面向前面走了過來，李斯大聲叫道：「小鳳，你再等我一等，我有重要的事，我會儘快趕到的。」

車子在王小鳳身邊擦過，等到李斯最後一句話出口時，早已駛出十多碼，緊接着，便已絕塵而去，

王小鳳雖然是一個極其優秀的警官，有着特異的應變能力，可是當前的事，却也太突然了，突然得使她刹那間祇是呆立在路邊。

等到她大叫一聲「李斯」時，李斯的車子早已駛過了。

王小鳳無奈的想，就算李斯現在跳下車來，他也已經遲到了，而他却說有要緊的事，還要她再等。

王小鳳生氣地走向碼頭，走下了石級，跳上了一艘快艇，解開了繩纜，她已經決定不再等李斯了。可是當快艇箭也似的射出了十多碼之後，却又轉了回來，漸漸地減慢了速度，又靠着碼頭停了下來。

那是王小鳳改變了主意，她泊好了快艇，嘆了一聲，心中暗忖，誰叫自己認識了這麼一個朋友，既然有個這樣的朋友，而且還約了他，那祇好再等一等他了。

但是，王小鳳同時也下了決心，祇等他一小時，多一秒也不等。

* * *

而李斯在大聲叫了一聲之後，立時縮回頭來，足足有一分鐘，不敢回頭去看王小鳳，等他再轉過頭去，那時離開七號碼頭已遠，也看不到王小鳳了。

李斯心中暗嘆了一聲，他在罵自己笨蛋，爲甚麼對一枚不銹鋼戒指那麼有興趣。

可是，他雖然罵自己，但興趣却絲毫不減，他緊盯着他前面不遠處疾駛的那部豪華大房車，轉進了一條小路，而那條小路又是通向一幢華麗的大洋房時，他才叫道：「停！」

那的士司機停下了車，李斯立時打開車門跳了下來，向前奔走了幾步。

當他奔了幾步，回頭看時，那的士還停着，看來的士司機也是一個好奇的人，因爲他用十分有興趣的眼光望着李斯。

李斯向他揮着手，說道：「朋友，你可以走了，我是警方人員，正在執行任務。」

那的士司機却向李斯揮着手道：「朋友，你過來，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李斯轉頭過去，看見有人打開了洋房的大鐵門，大房車已駛了進去，他實在不想和那的士司機多囉嗦，可是那的士司機又堅決地道

：「你過來！」

李斯向前走去，那的士司機將一本小本子向他揚了一揚，李斯又好氣又好笑道：「你不必向我呈驗駕駛執照的。」

那司機微笑道：「朋友，請你看清楚點，那是甚麼證件。」

李斯陡地呆了一呆，而且立即看清楚，的士司機手中拿的並不是駕駛執照，而是便衣警務人員的身份証明書，李斯一生之中，再沒有比這一次更尷尬了。

便衣警員笑了笑道：「好了，現在請問，你假冒警員，有甚麼目的？」

李斯搔着頭，期期艾艾答非所問，道：「你剛才看見在碼頭等我的是個警官吧，她是我的朋友。」

「警務處長的朋友也無權冒認警員。」那便衣警探毫不客氣的回答。

李斯更是狼狽，但是他知道，他現在如不將事情解釋清楚，他一定會被傳到警局去，而到了警局中，他也得將事情講明白了才能脫身的。

他嘆了一口氣，看來，祇好讓王小鳳在碼頭上多等了一會，唉！反正她要生氣，也早就生氣了，也不會在乎多等十分鐘吧！

李斯一面唉聲嘆氣，一面道：「事情是那樣的。」

他將黃大通猝然死亡，那司機以爲他偷了那枚戒指，提出要和他「合作」……說了一遍，最後道：「我懷疑那司機有不法行爲，所以，才跟踪的。」

那便裝警探一直在聽着，等到李斯講完，他才笑道：「李先生，我還是送你去赴王警官的約會吧，或者你是瞎疑心，這幢洋房正是大富豪黃大通的別墅，那司機若是犯了罪，爲甚麼會自投羅網？」

李斯不禁呆了一呆，那是他未曾想到的。他忙道：「可是，他確是偷了那戒指，我可以肯定，那戒指是他偷去的。」

「或許是，但是爲了那樣小的事，値得放棄王警官的約會嗎？」

李斯不禁苦笑了起來，他忽然有了主意，道：「那麼，請你在這裡等我一等，我翻進牆去，見了那司機，向他問個明白立即就出來。」

那便衣警探皺起了眉，道：「也好，可是你的行動，却是非法的。」

李斯高興了起來，他道：「我有可能助警方破獲一件神秘的案子。」

那便衣警探的眼光，十足將李斯看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瘋子，但是李斯却不在乎這一點，他已轉到牆脚下，手脚並用，攀上了牆頭。

當他攀到牆頭之際，看到了一個園丁正在用心地整理草地，並沒有注意他，而那司機正從車房中走了出來。

那司機回頭張望了一下，李斯連忙伏下身子，接着，一陣「隆隆」的聲響，那司機拉上了車房的捲閘鐵門。

大白天拉上了門，李斯心中的疑念更甚，他躍下圍牆，轉了一個彎向前奔去，奔到了車房的後面，看到了牆上有一列氣窗。

李斯找到了一張梯子，他將梯子靠在牆上，爬了上去，當他從氣窗看進去，他看到了那司機正在卸下大房車所鑲的那塊有着奇異圖案的六角形銅牌。

那司機的神情看來很緊張，他的手也在發抖，他手中的螺絲批，有好幾次滑了下來，但是，他終於卸下了那塊銅牌。

接下來，李斯看到那司機推開了一個掛在牆上的工具箱，工具箱後面有一塊兩尺見方，平滑的鋼板，那鋼板上，有一個和銅牌同樣大小的六角形的凹槽。

李斯一看到了牌上那個鋼板，和那鋼板上的六角形凹槽，他已經有點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那是一個裝有磁性鎖的保險箱，這種保險箱的裝置費用驚人，可見裏面肯定藏有極具價值的東西。

而這樣的一個保險箱居然會安裝在車房的牆上，那也眞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李斯絕不是個毫無推測能力，但又要混充大偵探的人，這時，他已多少聯想到一些事情的眞相了。

黃大通是一個財主，財主的共同特性就是吝嗇和對別人的不信任，黃大通更不信任他的妻子，所以他的妻子不知道車房中有着一個如此秘密的磁性鎖保險箱，而這個司機反而知道的原因，當然也不可能是黃大通告訴他的。

多半是黃大通某次開啟保險箱的時候，沒有提防司機是否在車房中，是以才被司機發現了這個秘密的。

李斯屏住了氣息看着，一面輕輕地將那扇氣窗推開了些，那司機正在聚精會神地開啓保險箱，並沒有注意有人正在窺伺他。

他將車上那塊牌子嵌進了凹槽之後，神情更加緊張，他緩緩地轉動着那塊牌子，又不斷轉頭向門口望去，還頻頻抹着汗。

過了不到半分鐘，祇聽得「啪」地一聲響，那司機立時向後退開，那塊鋼板彈開二寸，那司機連忙將之打開。

打開了那足有兩寸厚的鋼板之後，裏面又有一塊鋼板，但這塊鋼板的面積却小得多，祇有一尺見

方，在那塊小鋼板上，也有一個六角形的凹槽，但却小得多。

李斯苦笑了一下，他總算知道那枚戒指的用途了。

那枚戒指是保險箱的磁性鎖匙。

他看到那司機手發抖着，自褲袋中摸出了那枚戒指來，他的手抖得十分厲害，以致不能將那枚戒指湊進那凹槽中去。

李斯不明白何以司機如此的發抖，唯一的解釋是，那司機知道，大富豪黃大通的秘密保險箱內的東西，有可能使他立刻成爲大富翁，所以他興奮得發抖。

司機退了幾步，將那枚戒指放在車頂上，他摸出一支烟來，手顫抖着，劃了好幾根火柴，才點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將烟拋在地上，那一口烟，似乎使他鎮定了許多，他將那枚戒指再一次塞進了那凹槽之中，然後，他扭動那指環，慢慢地轉動着，李斯的身子這時也慢慢地伸進了氣窗，等到他的整個身子，探出了氣窗時，「啪」地一聲，那塊小鋼板已彈了開來。

李斯這時大叫一聲，一縱身，已從氣窗上跳了下來，那司機陡地轉過身來，剎那之間，臉色變得比石灰還白。

李斯冷笑道：「想不到吧！」

那司機陡地轉身向他直撲了過來，李斯想不到他會突然向他撲來。

是以，李斯來不及防備，已被司機撞得跌倒在地上，司機順手拿起一支鐵棍，向李斯的胸口直搗了下來。

李斯在地上迅速地打着滾躲閃，鐵棍一下又一下搗在水泥地上，濺出很多火星來。李斯一直滾到了車邊，才有機會站了起來，他一躍而起，可是，他剛一跳起來，那司機又是一棍砸了下來。

李斯的身子一閃，那一棍砸在車頭上，車頭立時扁了進去，李斯厲聲喝道：「你想殺人麼？」

那司機像是瘋了一樣，揮舞着鐵棍，口中罵道：「你來壞我的好事！」他手中的鐵棍「砰砰」的揮動着。李斯不斷地閃退，到了一隻圓桶旁邊，一俯身，提起那隻桶來，便向那司機拋了過去。

那司機揚起棍來，「砰！」地一聲響，砸在那桶上，那桶汽油濺了他一頭一臉。

他與圓桶滾向一邊，桶中的汽油不斷地流了出來。李斯立時奔向門口，推開了車房的門，大叫道：「快來啊！」

他是在叫那扮成的士的司機探員前來援助，可是他祇叫了一聲，便陡地停了下來，在他的身後傳來了「轟」的一聲響，接着，便聽到那司機發出一聲慘叫。

李斯陡地一轉身，他看到了濃烟和火舌，正從車房中冒了出來。

最初的幾秒鐘之內，李斯完全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但是幾秒鐘之後，他已明白了，他想起了那桶汽油，汽油不但淋了司機一身，而且還流了滿地，而地上有着司機才拋在地上的烟蒂。

司機發出一聲慘叫後，就從車房中衝了出來。

李斯從未見過如此驚心動魄的場面，那司機全身都是火，他簡直就是一個火人。

他的手中還握着那根鐵棍，發出令人恐怖的慘叫聲，向前奔着，烈火就在他的身上熊熊地燃燒着，他奔得越快，火勢也就越是猛烈。

李斯大叫道：「快在地上打滾，快打滾！」

但是，那司機似乎聽不到李斯的話，他奔出足有六十米後就倒了下來。

這時候，那園丁早已嚇呆了，而那便衣警探已從牆上跳了下來，他奔到李斯的身邊，叫道：「你還不快去打電話報警？」

車房的大火燒穿了頂，火舌嗤嗤地噴着。李斯奔進屋中報了警，又奔了出來。

那警探站在司機身邊不斷地搖着頭。

李斯祇向那司機看了一眼，就立時偏過頭去，因爲那模樣實在太可怕了。

那警探問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李斯將在車房中發生的事，講了一遍，那警探失聲叫道：「保險箱已經打了開來？」

李斯道：「是的，我眼見他就要得手了，是以突然跳了下去的！」

那警探望着熊熊的烈火，苦笑道：「火燒得那樣猛烈，保險箱內的東西……」

李斯也呆了一呆，並沒出聲，此時警車和救傷車呼叫聲已經傳了過來，李斯突然向外奔了出去，毫不理會那警探的呼叫。

因爲他想起了王小鳳的約會，他衝出了大門，來到了路邊，警車和救傷車在他的身邊掠過，他跳進那輛的士，踏下油門向前疾駛而去。

他告訴自己快點，否則她可能見不到王小鳳了，王小鳳可能不接受他的解釋。

當他的車子發出「吱」一聲刹車聲，停在七號碼頭上時，王小鳳剛從碼頭上跳到了一艘小快艇上，李斯大叫道：「小鳳，妳聽我解釋！」

王小鳳並不理睬他，李斯大叫着向前奔去，小艇在顛簸搖動着，

李斯像人猿泰山似的大叫了一聲，向下跳了下去，他跳落在小艇上，小艇猛地搖擺了一下，差些翻側。李斯剛一跳下去，小艇已向前直衝了出去。李斯翻身坐了起來，喘着氣道：「我總算及時趕到了。」

* * *

王小鳳眞的多一秒鐘也不等他，而李斯也在最後一秒鐘才趕到，不過，他雖然趕來和王小鳳見了面，可是那一天，他們却並沒有出海釣魚，王小鳳聽完李斯所講的事情經過後，立時折了回來。

到他們來到了黃大通的別墅時，火已被救熄了，那司機已被救傷車載走了。消防員已從火場撤退了出來。

李斯忙道：「那保險箱中，還剩下甚麼？」

「甚麼也沒有。」一位消防官回答。

李斯搖搖頭道：「這保險箱中，本來放着甚麼，祇有黃大通才知道，黃大通死之後，保險箱中的東西被燒掉了，也許那司機會知道箱中原來是放了些甚麼了。」

那警探走到李斯身邊道：「祇怕那司機也不能告訴你。」

李斯吃了一驚道：「爲甚麼？」

那警探道：「他在被抬上救傷車時就已經死了。」

李斯呆了半晌，他嘆了一聲道：「早知道這樣，我應該等他打開第二道鐵門時，看到裏面是甚麼東西時才跳了下去的。」

王小鳳道：「算了，裏面是甚麼東西，關你甚麼事？」

雖然李斯知道了王小鳳說的話有道理，但是，他還是念念不忘想知道那保險箱中的東西，因爲黃大通是著名的富豪，而那司機在打開保險箱之際，又是那麼的興奮，但是箱中究竟是甚麼東西？却永遠沒有人知道了。

（完）

上文提要：呂家大宅內，阮不悔施展「括蒼刀霸」刀法，重傷呂文彬的兩名貼身武士，惡師爺亦不敵，暗施梅花毒針妄圖脫身亦被霸王刀一一吸住。當呂師爺等被捕入牢之消息傳開後，溫州縣內人心大快。不料當晚夜半惡師爺等被其親信救出，並安排船隻接應外逃。阮不悔得悉立刻追趕到海邊，隨與阻攔的海盜殺了起來……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報師仇心堅意決　除惡霸萬衆一心

六順子挨刀已是阮不悔那一刀接近尾聲了，但他仍然被削下一塊頭皮巴掌大，若非他縮頭快，只怕頭也掉了。

六順子挨刀不知道，因爲剛開始不知痛，等他面頰上流過大片鮮血，他才大叫一聲：「老子同你拚了！」

他也是個狠角色。

海盜窩裡不少像六順子這號人物，一旦惹上這種人物，那只有生死見眞章。

此刻，六順子雙手抱刀直往阮不悔的懷中撞過去，砍刀上下左右切，全是連串小動作，那架式就說明了一件事，大夥死在一起吧！誰也別活了。

阮不悔可不怕這種無賴殺法，他更不會被這種人嚇唬住，他更明白，對付這種人你必須比他更狠。

阮不悔曾經走道保過鏢，江湖上這種發狠唬人的角色他見得多了。

阮不悔只往後退了一步，立刻斜肩出刀，但見流光一閃之間，嚄！又是那招「天雷斬」，只不過他只用了半招便舉步往岸邊奔去。

阮不悔看也不看六順子一眼。

是的，頭被切掉了還有什麼好看的，六順子的頭「咚」的一聲滾在地上的時候，岸邊的快船已離了岸。

阮不悔到船邊時候，快船離岸十丈外，這個距離太遠了，這種距離誰也躍不過去的。

阮不悔氣得大罵：「喂！狗頭軍師呀！王八蛋！你逃不了的，天涯海角也要宰了你，你逃吧！」

船上傳來一聲罵，聽了就知道不是呂文彬的聲音，那是掌舵的。

掌舵的忍不住一聲罵：「小王八蛋，有本事咱們海面上見眞章。」

阮不悔又是一聲大叫：「姓呂的，你聽着，你的家小不要了嗎？他們關在大牢呀！」

於是，呂文彬開口了：「操那娘，呂大爺借你小子的口，傳話給那可憐的太爺知道，他若虐待我的家人，你叫他小心他的家小吧！呂大爺隨時取他們的狗命。」

阮不悔幾乎氣結。

他怔怔的站在岸邊發呆不已。

只不過不多久，他的臉上露出個冷笑。

是的，阮不悔下了個可怕的決定，他要去台山島殺呂文彬。

有了這一決定，阮不悔轉身就走。

他又奔回溫州縣城。

他剛到城門，就見令狐長江氣急敗壞的迎上來。

令狐長江喘着氣，道：「回來……回來就好了。」

阮不悔道：「有事嗎？」

令狐長江道：「我去瑞祥綢緞莊找你，馬姑娘說你去海邊追殺呂文彬了，我可急壞了。」

阮不悔只是笑笑。

令狐長江道：「追上了嗎？」

阮不悔道：「追到海邊，唉！太可惜了，只差那麼臨門一脚踢，還是被他上船逃了。」

令狐長江道：「雖然可惜，但也不用過急，阮朋友，姓呂的家口全都在牢裡，怕他不出面呀！」

阮不悔道：「姓呂的也擺下話，縣太爺如果對他的家小下手，他就拿太爺的家人開刀。」

令狐長江咬牙，道：「可惡啊！他這是明目張膽在造反了。」

阮不悔道：「還是多加小心爲妙。」

令狐長江道：「所以見你阮朋友回來，我放心了。」

阮不悔道：「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

令狐長江還眞坦白，點點頭道：「也是太爺的意思，我們太爺說了，阮朋友既然幫忙官家，那就幫到底，等拿住姓呂的，你再走。」

阮不悔道：「我去找馬姑娘。」

令狐長江道：「何必住馬家，阮朋友，跟我去住在縣衙裡，咱哥倆二人好商量，沒事對酌一番多愜意呀！」

阮不悔心中想，你還愜意呀！把我找去縣衙門無非是想我保護太爺安全。

他只是笑笑道：「捕頭大人，我不住馬家，我也不住縣衙，我去追殺呂文彬。」

捕頭一怔，道：「海上那麼大，去那裡殺姓呂的？」

阮不悔指着東北方，道：「可知有個台山島嗎？」

令狐長江一驚，道：「台山島是海盜窩呀！你想單刀赴會呀？」

阮不悔道：「甚麼樣的海盜窩？你說說，我聽聽。」

令狐長江道：「台山島上海盜多，他們的頭兒叫沈東海，姓沈的單臂可擧五百斤，他的兵器是一根鑌鐵杖，六尺長，兒臂粗，少說也有一百斤，他舞起來，便是水也潑不進去，甚麼樣的兵器碰上去，差不多都會被砸飛上天。」

他拍拍阮不悔，又道：「沈東海手下三百人，大小風船九十艘，官家也拿他沒辦法，想想看，你一個人怎敢往海島上去殺人，只怕你還沒到台山島，大海裡你就被他們給做了哩！」

阮不悔一聽笑了。

他反而拍拍令狐長江，道：「你的忠告我記在心上就是了。」

一怔，令狐長江道：「這麼說來，你仍然要去呀？」

阮不悔道：「我的名字叫阮不悔，既然拿刀，我就絕不會後悔。」

但他心中有些火，官家如此怕海盜，百姓怎麼得了哇！

＊　＊　＊

就快到衙門門口了，令狐長江突然拉住阮不悔，道：「阮朋友，我請你喝一杯。」

阮不悔道：「不，姓呂的不死，我沒心情喝酒，你的抬愛我心領了。」

其實他心中却在想：「我同你們這種怕死的人一起喝酒呀？不屑！」

令狐長江拉得緊，半拖似的對阮不悔道：「阮兄弟，進去坐坐也行呀！老實說，太爺還想見你吶！」

阮不悔道：「太爺要見我？」

令狐長江道：「是呀！這次由於你幫了咱們天大的忙，太爺正在思考，如何表揚你吶！」

阮不悔淡淡一笑，道：「那就等我殺了呂文彬再說吧！捕頭大人，煩你上稟太爺，說我謝了。」

他忽的一個半轉身，已到了兩丈外，令狐長江伸手抓個空：「喂……」

阮不悔邊走邊道：「我去瑞祥綢緞莊了，再見！」

就只這麼兩句話，阮不悔已在十幾丈遠了，倒是把令狐長江楞住了。

令狐長江自言自語：「得設法把他留在縣衙，此人若是在此，何懼呂文彬那惡師爺找來？」

＊　＊　＊

阮不悔走到瑞祥綢緞莊大門外。

嚄！店裡面眞熱鬧，店裡面擠滿了道賀的人。

再看馬小倩，忙裡又忙外，正應了有心人的那句話：「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當然，你也可以說「狗咬破，人敬富」。

馬家寨在這溫州縣城裡開了兩家大字號，天祥銀號與瑞祥綢緞莊誰不知道？

只不過當這兩家大字號被查封以後，便一個人也不敢露面，誰不怕惹禍上身吶！如今……

如今可不一樣了，縣衙門的師爺露了原形。

原來他與海盜沈東海有勾結，馬家如今翻了案，嚄！便是溫州街上賣燒餅的也擠着來道賀了。

＊　＊　＊

人多擠得慌，馬小倩就沒有發現阮不悔又回來了。

「馬姑娘！」阮不悔擠到馬小倩身後。

馬姑娘猛回身，立刻驚喜得快

掉下淚來了：「你……你回來了！」

阮不悔道：「我差一點追上姓呂的了……」

馬小倩却道：「回來就好了。」

阮不悔見大門裡面人多，他對馬小倩道：「馬姑娘，借一步說話。」

馬小倩立刻拉着阮不悔走進後院，她對阮不悔笑笑道：「我爹正想見見你吶，咱們去！」

阮不悔道：「我只是想……」

馬小倩道：「走嘛！見見我爹再說。」

阮不悔被馬小倩拉到後廳上，只見三個伙計正在整理着傢具，清洗着門窗，見馬小倩與阮不悔走進來，齊聲問好，還直點頭，一團和氣。

掀起門簾，馬小倩已愉快的叫道：「爹，他來了，你瞧！就是他，他姓阮。」

只見大床上的半百老者撐起一臂，側仰頭直望向站在床前的阮不悔。

半晌。

他點點頭，道：「眞乃英雄出少年，小友，把馬家寨當你自己的家吧，咱馬洪亮有報不完的恩情，這回若非小友出刀，我馬家寨就完了。」

阮不悔淡淡的一笑，道：「馬老呀，這事休放心上，在下這次南下溫州，就是爲了要殺呂文彬而來，可不是專爲救你們的，你老如此客氣，阮不悔有愧了。」

馬洪亮道：「看看，多坦率，多有禮貌，眞乃英雄俠士之風也，但無論如何，馬家寨還是欠你一份情，小友，你開口吧！」

一怔，阮不悔看向馬小倩，道：「開口？幹甚麼？」

馬小倩道：「傻子，我爹問你想要甚麼呀！只要你開口，我爹必答應。」

她邊說邊撫弄着秀髮，有意無意的還飛個俏媚眼，那貝齒也露出來了。

阮不悔笑笑，道：「我需要甚麼都答應嗎？」

馬小倩道：「當然啦，你開口呀！」

阮不悔看向馬洪亮。

馬洪亮的臉上也有笑，他等着阮不悔向他開口了。

這時候馬小倩最喜歡聽的是「留在馬家寨當女婿」，雖然難出口，只要稍見表示就好了。

如果阮不悔開口要銀子，那就俗不可耐了，當然也非俠士之風。

而阮不悔呢？

阮不悔不要金不要銀，他當然也不會開口要人家的姑娘，他開口叫馬家父女吃一驚。

阮不悔乾咳一聲，道：「老爺子，在下只想……嗯！在下匆忙的回來，就是想請老爺子幫個忙。」

馬小倩急問：「快說呀，幫甚麼忙？」

阮不悔道：「船！」

「船？」

「不錯。」

「你要船幹甚麼？」

「去追殺惡師爺呂文彬。」

馬小倩吃驚道：「你知道姓呂的惡師爺乘船而去？」

阮不悔道：「不但知道而且看到，姓呂的快船直放東南台山島去了。」

馬小倩吃一驚，道：「那是個海盜出沒的地方呀！」

阮不悔道：「是大盜沈東海的老窩。」

馬小倩道：「何人同你前往？」

阮不悔道：「只我一個人，馬姑娘，我急於殺姓呂的，因爲……」

馬小倩不知道阮不悔殺呂文彬是因爲他的大叔龍一飛，阮不悔南來的第一個任務便是取呂文彬的命。

阮不悔一共錯過兩次殺呂文彬的機會。

頭一次是在山溝裡，他不但未殺姓呂的，反而出刀救了姓呂的。

第二回是呂文彬的宅子裡，他以爲呂文彬活不成了，便由捕頭一夥把呂文彬連着家人帶回縣衙大牢。

阮不悔只一想着這兩次，他的心中就窩囊。

便也想起臨行時，大叔一再的提醒自己，對敵人出刀要狠要快，絕不手軟，否則後果就慘了。

阮不悔還眞的後悔極了。

＊　＊　＊

馬小倩急切的對她老爹道：「爹，你聽聽，他這不是發瘋了呀！」

馬洪亮道：「小友，你不是開玩笑吧？」

阮不悔道：「玩命的事怎可開玩笑？」

他對馬小倩又道：「馬姑娘，別爲我擔心，我只想借你們的快船一艘，送我到台山島便行了。」

馬小倩忍不住內心的感情衝動，大聲道：「不，我不要你一個人去冒險，你不能去！」

她幾乎大聲疾呼而使得阮不悔怔住了。

阮不悔怎知馬小倩已經愛上他了。

非但馬小倩愛上了阮不悔，便是馬洪亮也一樣明白這一點——這就是知女莫若父，知道女兒愛這小伙子了。

馬洪亮道：「小友，台山島不能去，不少人要躲還來不及，那條水路除了大隊官船，便鏢船也少經過，你要三思才行，絕不可貿然前往。」

阮不悔淡淡一笑，道：「馬大叔，你們的心意爲我好，我心領了，只不過我的主意已定，非去不可！」

馬小倩急道：「我不許你去！」

阮不悔再是一愣。

這光景令馬小倩也覺不對勁，她有些怯怯的道：「我是說，我怕你一去不回來了。」

阮不悔道：「馬姑娘，有句話妳也許知道，那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冷厲的咬咬牙，又道：「縣衙接到恐嚇話，如敢虐待呂文彬家眷，他們饒不了太爺一家人，我如果前往台山島殺了呂文彬，這以後大家的日子都好過，那比守在這兒熬日子發愁可好多了。」

馬洪亮忍不住點點頭，道：「話是不錯，小友，我馬洪亮也希望你能早早殺了姓呂的。」

他手伸向房外面，又道：「你瞧瞧，我這兒損失有多少？還有天祥銀號自然更多，我敢說這些都是姓呂的手下人動的手腳，他們前門貼上縣府的封條上了鎖，却在半夜裏跳進來，翻箱倒櫃仔細搜，似這些損失找誰賠呀？」

馬小倩忍不住接道：「都是太爺無能，捕頭又是個大飯桶。」

忽的聽外傳來一聲低呼：「妳說對了，我令狐長江是個飯桶。」

他來得可也匆忙，但見阮不悔在此，他喘了一口大氣。

馬小倩反而不開口了。

馬洪亮欠欠身，道：「令狐大人，你是……」

令狐長江道：「我是奉命前來留住阮朋友的，太爺知道阮朋友回來，說甚麼也要把阮朋友留下來。」

他拍拍發楞的阮不悔，又道：「咱們太爺說得甚爲明白，海上有海盜，縣府少不了能人在，爲了一方百姓太平過日子，太爺說少不了阮朋友這種高人，我是爲了阮朋友才又趕來的。」

阮不悔哈哈笑了。

阮不悔指着自己鼻尖，道：「我這種模樣，像個官府的人嗎？」

令狐長江立刻回道：「像！像極了！」

馬小倩對令狐長江稍稍有了好感，因爲捕頭是爲了留住阮不悔才來的。

阮不悔道：「我決定去台山島殺呂文彬，你們最好別阻攔我！」

令狐長江道：「阮朋友，你的決心與意志，我已向太爺說了，但太爺說的也不差呀！」

「太爺怎麼說？」

「太爺說，一人前去冒險，何不守在縣衙，姓呂的家眷二十多口在牢裏，他不會拋下不管的，他必定會前來救人，到時候咱們以逸待勞，還怕他飛上天去呀！」

馬小倩道：「對呀！你又何必去冒險？」

阮不悔道：「捕頭大人，也是你會對我說過的，祇不過我的決心是去追殺，不是等敵人，如果你們不幫這個忙，我另想別的方法了。」

他起身便往大廳門口走，倒令大夥吃一驚，想不到阮不悔是如此的說一不二人物呀！

阮不悔就快走出大廳了，馬小倩立刻上前拉衣衫。

馬小倩拉緊了阮不悔不放手，她急得想哭：「你……你要去那裏？」

阮不悔却淡然一笑，道：「馬姑娘，妳不用把我助妳家的事放在心上，如果算了賬，咱們誰也不欠誰的，妳不會忘了，山溝裏我出刀傷了馬家寨十多人。」

馬小倩立刻道：「那不一樣，那是誤會，馬家寨祇有感激不會記你仇的。」

阮不悔道：「馬姑娘，妳快放手，你們還有太多事情要辦，而我，我也有必須要辦的事，眼下裏咱們都是忙人，咱們誰也別絆住誰，可以嗎？」

令狐長江道：「阮朋友，我知道你的武功高，可是也祇是你一個人呀！你若單刀去海島，他們的人多呀！常言道得好，餓狼難敵衆犬，好漢架不住人多，別說是動刀了，便是人家一排排利箭，你就忙不來了。」

馬小倩接道：「那是大海上呀！海盜們可以在水下動手，你能嗎？」

一笑，阮不悔道：「這一切我也思考過了，二位的美意我放在心裏熱呼呼的感激，沒別的，我把二位的關懷牢記在心上就是了。」

他拿了個架式，這就要走出大廳了。

馬小倩立刻高聲道：「好，我同你一起走，死便死在一起算了。」

阮不悔心中一緊，這個姑娘酷似一個人，那個人也自然是姑娘。

那個姑娘正是紹興府東湖大酒坊的段家大姑娘段金花。

段金花爲了阮不悔，她甚麼的手段全施出來了。

阮不悔看這位馬姑娘還有那麼一些像段姑娘，不由得苦兮兮的一笑，道：「馬姑娘，妳有去拚命的理由嗎？」

馬小倩道：「怎麼沒有？姓呂的幾乎坑死我父兄！」

阮不悔一笑，道：「令尊令兄已是平安了，馬姑娘，好生守着他們，他們身心都受了很重的創傷，妳怎可以就此離開？」

馬小倩落淚了。

令狐長江道：「阮朋友，跟我回縣衙吧！咱們縣太爺正打算好生重賞你呢！」

阮不悔道：「不敢當，甚麼事也比不上我去殺呂文彬來得重要，姓呂的不死，我無顏見我的龍大叔。」

他提到龍一飛，幾乎忘了眼前一切，金剛怒目的往院子裏走去。

馬小倩大叫：「你等等！」

阮不悔本來不想回頭的，但覺得對這樣情義深重的姑娘，不該太過份，他站住了。

「姑娘，我是不會留下來的！」

馬小倩道：「你龍大叔對你必很重要了？」

阮不悔道：「父母以眞情育我，龍大叔以至高武學教我，深情厚義我無以爲報，如果再不能爲大叔做些甚麼，我阮不悔何異禽獸？」

廳上的馬洪亮高聲道：「眞乃少年英雄也，女兒呀！把咱們的船撥給他一艘，送他去台山島。」

馬小倩叫道：「爹，女兒正是這意思。」

馬洪亮又道：「妳進來，爹有話吩咐。」

馬小倩立刻奔回大廳內室。

阮不悔淡淡的笑了。祇要有船，他就不會急着離開這裏了。

令狐長江就不舒服了。

令狐長江心中甚至還有些不高興馬洪亮的那聲吼叫。

他叫他的姑娘弄船支援阮不悔，如此一來，阮不悔定不會隨他去縣衙門了。

令狐長江面對着阮不悔不知如何是好，而阮不悔開口了：「大人，你請回吧！」

令狐長江道：「阮兄弟，你眞的要豁出去了？」

阮不悔道：「不殺呂文彬，我寢食難安。」

令狐長江道：「你龍大叔對你眞的那麼重要？」

阮不悔道：「不錯，在下以爲，人生在世重要的是活得心安理得，活得了無遺憾，活得受人尊重，大人，你別多心，我的意思是想要心安理得了無遺憾，受人尊重，大人，這是不容易的喲！」

令狐長江楞然了。

令狐長江這些年有覺得不受人尊敬的感受，縣衙裏他明是捕頭，他心中明白，還不如師爺呂文彬身邊的高天河與魏老八二人，他幹得窩囊極了。

事情幹得窩囊，便自然不會受人尊敬。

令狐長江在咬牙，而阮不悔再加上一句：「大人，切莫誤會在下的話喲！」

令狐長江突然一抱拳，對阮不悔道：「阮朋友，你一語提醒夢中人，我令狐長江不能再當縮頭烏龜了，娘格皮的，人生百歲免不了一死，樹生千年當柴燒，到頭來全是冒股煙完蛋。

「操！活得窩囊，何不轟轟烈烈幹一場，好，阮兄弟，你等着，我這就向大人去報告，發兵去攻打台山島。」

他老兄說走便走，大踏步走地有聲，宛如變成天神似的回衙門去了。

倒是阮不悔，輪到他發楞十三章了。

* * *

阮不悔也想不出就那麼幾句由感而發的話，竟然會把個溫州縣府捕頭大人自夢中說醒過來，太玄了吧？

阮不悔再看向廳內，馬洪亮的聲音夠大，大得阮不悔也聽見了。

馬老爺子的聲音很鏗鏘，一個受了傷害的人，此刻能發出如此大的聲音，那必然是有一股無形的精神表現。

「快去！就說是我的意思，馬家寨肯爲我出力的人不少，幾個武功不錯的人非去不可，否則叫他們走路。」

馬小倩道：「爹，馬家寨的武師爲保護寨子出刀，如果叫他們去攻打海島，說不過去吧？」

馬洪亮道：「咱們花銀子，妳祇管回去叫人，咱們打海盜，也是爲了咱們自己，難道這道理也想不通？」

馬小倩不出聲了，她原是不想阮不悔去冒險的，至於馬家寨人馬，那就不算甚麼了。

馬小倩走出來了。

她仍不死心的道：「阮兄弟，你的決心，就不能稍稍修正一下？」

阮不悔道：「馬姑娘，妳看捕頭大人也走了。」

馬小倩道：「誰不知道他與太爺都怕事態擴大。」

阮不悔搖搖頭，道：「妳猜錯了。」

馬小倩道：「怎麼說？」

阮不悔道：「捕頭大人決心同我一起去台山島，他去，那是明正言順的去抓罪犯了。」

馬小倩道：「唔？日頭打從西邊升上來了。」

她似是不相信的又道：「阮兄弟呀，捕頭大人大概不好意思，祇好託詞而去，他是不會隨你前去送……」

她未再說下去，因爲她如說出「死」字，對阮不悔就不太好聽。

然而阮不悔却接下去，道：「送死，是嗎？」

他哈哈一笑又道：「馬姑娘，我龍大叔有句話說得很得體呢！」

馬小倩道：「必是至理名言了？」

阮不悔道：「至理名言並不一定適合現在，我龍大叔說，敵人如果兇殘，你就必須比敵人更兇殘，如果你被敵人唬住，那就永遠當王八吧！」

馬小倩也怔住了。

* * *

江湖一把刀，祇看誰耍得開了。

阮不悔非砍了呂文彬不可。

他不時的覺得腰上插的霸王刀在躍躍欲出。

他也想到龍大叔在普陀山觀音洞海底下取回這把霸王刀的時候，清晰地聽到水中有鏗鏘之聲，當時就令他心中大吃一驚。

如今寶刀又在他的腰間抖動，這說明此刀還急欲飲人的鮮血了。

阮不悔忍不住以手去按撫霸王刀，但在心中却在暗暗的祝禱：「寶刀呀寶刀，你且稍安勿躁，馬上你就要大展神威了，我阮不悔不會令你失望的。」

* * *

阮不悔與馬小倩二人來到「海風客棧」。

馬小倩立刻向客棧老闆借兩匹健馬。

海風客棧老闆見了阮不悔，那份熱呼就別提了。

「二位，伙計去備馬，進來喝杯酒，算我一點心意。」

笑笑，阮不悔道：「謝了，老闆，留着等在下殺了那個姓呂的，再回來痛飲。」

老闆吃驚道：「聽說呂賊回台山島去了呀！」

阮不悔道：「我這就殺上台山島，他逃不掉的，他非死不可。」

老闆也吃驚了。

他以爲阮不悔不是人，是神吶！

祇有神才會有那麼大的本事去殺姓呂的一夥人。

於是，門外伙計開口叫：「馬來了。」

馬小倩與阮不悔騎上馬，立刻往溫州城外馳去，却在衙門口被令狐長江叫住了。

令狐長江招手大叫：「喂！等一等！」

馬小倩先是一楞。

她眞不敢相信這位捕頭大人會出征，他不是個眞正的英雄人物，溫州縣都知道他窩囊。

然而，令狐長江似乎變了。

只見他匆匆的迎上來，伸手還拉住阮不悔的馬，道：「等等，等等！一齊上路。」

阮不悔未開口，馬小倩開口了：「大人，你眞的去呀？」

令狐長江道：「絕非兒戲，老實說，這次也是咱令狐長江借着阮兄弟的力量，要叫溫州人另眼相看。」

馬小倩不由全身一緊。

她眞想不通，就憑阮不悔那股子憨態，在這短短的時間裡改變了她爹，也改變了這位瘟雞似的捕頭大人，她忍不住衝着阮不悔點點頭。

阮不悔却平靜的坐在馬上，他發現衙門內不少捕快在走動，大夥有的在張羅着行軍一應東西。

馬小倩這時候對令狐長江道：「捕頭大人，你知道我們馬家寨吧？」

令狐長江點頭，道：「也曾去過馬家寨，馬家寨離海邊十八里。」

馬小倩道：「我們先回馬家寨，你率人跟去馬家寨，我們有大船，咱們集中力量，一齊去台山對付他們。」

令狐長江一聽之下，一振，有了馬家寨大船，必有馬家寨的人同去，人多就是膽，越多越是勝算大。

令狐長江立刻點點頭，道：「二位，咱們這就去馬家寨集合上船了，我這裡儘量把人帶上船，二位請！」

阮不悔無話好說，這時候他能說甚麼？

於是，馬小倩與阮不悔二人拍馬走了。

* * *

馬家寨實際上只有一半石砌寨牆，另一半全是懸岩峭壁，抬頭看是天險，石壁上連一棵小樹都沒有。

似這種山崖是不會發生山崩的。

至於寨牆，那是由北繞過東面一道斜坡連到南面斷崖邊，牆高三丈二，有一段長滿了綠苔。

那寨門前是個石橋，遠遠望去，正有幾個老人坐在橋墩上閒磨牙吶！

馬家寨也住有別的姓氏，算一算也有七十多戶人家在這寨子裡居住。

遠處山道上奔來兩匹馬，馬上一男一女還在說着話，人來到，寨前有人已指着來人叫道：「大姑娘跟甚麼人回來了？」

幾個老人遙看過去，可就是沒有開口說甚麼。

馬家在溫州城出了事，馬家寨的人都不愉快，誰還會去瞎猜。

來的男女二人正是馬小倩與阮不悔二人。

那馬洪亮在這馬家寨是首富，如今見大小姐帶了個陌生人一同騎馬回來，誰不是露出奇怪的眼神看這二人吶！

馬小倩帶着阮不悔進了馬家寨，才剛剛到了她家的大門外，立刻間就有幾個大漢抄起兵器過來了。

這些人是見了阮不悔才發火要動武的。

阮不悔殺傷了十多個馬家寨的兄弟，如今一見阮不悔敢來馬家寨，他們當然要動刀。

馬家寨早已知道阮不悔也是爲了要殺呂文彬才奔溫州，當然這是由馬家寨的兩位武師王天剛與李玉峯二人回來說給大夥知道的。

當阮不悔在山溝殺了馬家寨的人以後，由馬小倩攔住阮不悔的去路，暗中已有李玉峯二人在，雙方相遇言明，才知是一場誤會。

但此刻有的受傷者，他們的家人仍然懷恨阮不悔出刀就放血，是以見了面仍不免想動刀。

馬小倩攔在阮不悔前面，她把阮不悔救了她父兄之事說了一遍，更把呂師爺逃回台山島之事，以及阮不悔正打算追到台山島去殺呂師爺的計劃也說了一遍。

這時候，馬家寨的人幾乎都圍過來了。

大家一聽之下，立刻又對阮不悔變了另一種對待——有人就爲阮不悔拉馬去上槽。

馬姑娘帶着阮不悔走進她家的大門。

嚄！馬家果然家大業大。

後屋的老太太八十歲，那是馬小倩的奶奶，她拄着龍頭拐杖走到前廳上，豎起耳朵聽她孫女馬小倩把溫州縣城的事對她細說一遍。

老奶奶張開沒牙的嘴巴笑開了懷，一邊招手叫阮不悔到她的面前。

老奶奶托着阮不悔的下巴左看看，右瞧瞧，說的一口浙江話有大半阮不悔聽不懂。

阮不悔只聽懂一句話：「你好厲害呀！」

* * *

馬家寨的人聽說阮不悔決心到海上的台山島追殺師爺呂文彬，大夥都很激動，但一想到台山島乃是海盜頭子沈東海的老窩，姓沈的大小船隻幾十艘，他的人也有近千人之多，馬家寨再是勇敢，也不想去捅這個馬蜂窩。

這件事當天就在馬家寨爭論起來，有的以爲海盜惹不得，惹火了說不定那一天他們大舉偷襲馬家寨。

也有人以爲惡師爺應該死，他們相信阮不悔必能出刀宰了呂文彬。

在一起商議的人可不少，年老的、年輕力壯的全有了，其中馬家寨的三位武師在其中，大掌鞭馬安太在一邊對馬小倩說道：「大小姐，單是馬家寨怕是飛蛾撲火，撈不到便宜，沒得倒把咱們馬家寨的年輕人送命在大海上。」

他見馬小倩不開口，又道：「前天受傷的人十多個，如今他們還在哼呀哎的站不起來吶！」

馬小倩道：「大叔，其實阮兄弟並不指望咱們去人助他，他只要船。」

馬安太道：「便是船，也得由人操縱呀，誰去？」

「我去！」

馬小倩轉頭看去，見是武師李玉峯，立刻她得上露出個笑意，道：「李叔去最好不過。」

「還有我，王天剛願意前往。」

馬小倩還未開口，馬文山也接道：「我看這麼辦，咱們選幾位年輕力壯水性好的去放船，找個夜晚接近台山島，把阮朋友送上去，咱們就在海邊等，只等阮朋友得手，接了他便回船，你們看怎麼樣？」

馬小倩道：「叫他一人上去拚命呀？」

馬文山道：「當然不能明着殺，阮朋友到了島上面，只要找到呂文彬，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砍了姓呂的便走，只等上了船，咱們從上風頭回船，他們想追也追不上咱們了！」

大掌鞭馬安太接道：「我也出主意，你們大夥把衣衫改變一下，改成海盜打扮，叫他們分不清咱們是那一路的人，這樣更安全！」

馬小倩道：「太叔是不打算去了？」

馬安太道：「大小姐，你休把太叔看扁了，我這就去安排快船去！」

他站起身來就往門外走，馬家寨裡面，馬安太等於就是總管。

站在老奶奶身邊的馬小倩立刻叫住馬安太。

「太叔等等！」

馬安太道：「等甚麼？」

馬小倩道：「只要願意去的人，每人賞銀二十兩，如果有搏鬥，回來加一倍。」

馬安太頓了一下。

隨即點點頭，道：「大小姐，咱們要去多少人？」

馬小倩道：「除了你們四位外，再有十多個能放船的年輕漢就足夠了！」

馬安太道：「好辦，我這就去找人！」

馬小倩看看一邊發楞的阮不悔，道：「阮兄弟，人船馬上備

妥，你仍然決心前往嗎？」

阮不悔道：「非去不可，只不過我心中實在不願意叫各位上島上去玩命！」

笑笑，馬小倩道：「必要時候我們非去不可，而且，我還打算同你一齊到島上找那惡師爺！」

阮不悔猛然雙目一厲，道：「不可以！」

他是發自內心的低吼，聽起來彷佛是對馬小倩的一種吼叱，屋子裡的人也怔住了。

馬小倩道：「我不能不去，非去不可！」

阮不悔道：「妳怎可以去冒險？萬一有個不測，我這一輩子也不好過！」

馬小倩心中一甜，但臉上依然固執之色，道：「如若不去，我會急死！」

阮不悔道：「別傻了，這是去玩命，不是遊山玩水，馬姑娘，妳爲我安排了快船，我已經是感激不盡了，妳又何必去玩命？」

馬小倩道：「你攔不住我的！」

阮不悔道：「妳去？妳怎不想一想正在溫州縣城治傷的人，那是妳爹和妳哥呀，他們正需要妳去侍候他們吶，妳怎可以丟下他們不管？」

他指指太師椅上左看右看的老奶奶，又道：「老奶奶如果知道妳去冒險，老人家會哭！」

他的聲音放大些，老奶奶聽見了！

老奶奶拉住阮不悔，道：「儂呀甚麼事體我哭？」

阮不悔指着馬小倩大聲對老奶奶，道：「妳的孫女要去海島同海盜們拚命啦，別叫她去！」

老奶奶龍頭拐敲在地面上「咚咚」響，她對馬小倩叱道：「男人家的事體，妳女人出甚麼風頭？」

馬小倩怔住了！

她看看阮不悔，道：「你這是幹甚麼，我奶奶這麼大年紀，你叫她操心吶！」

阮不悔道：「妳不去，老奶奶就不會爲妳擔心了！」

屋子裡正在商議吶，屋外面已來了十多人！

馬小倩走到屋門下，她數了一數十七個，十七個年輕力壯的都打算要去！

馬小倩還是聽阮不悔的話，她不去了，她對十七個年輕人吩咐，到了台山島，只把阮兄弟送島上，只不過，如果阮兄弟未回來船上，那得等，直等到有了消息再回航。

馬小倩說這話，心中不快樂，但她非說不可！

是的，如果阮不悔有個三長兩短，她必要知道實情，能等到阮不悔回來更好。

大夥一聽齊點頭，大掌鞭馬安太走到屋內對老奶奶大聲道：「老奶奶，我們下船去了，寨子裡由大小姐守着，妳放心啦！」

老奶奶手往外揮：「去吧，去吧，小心啦！」

阮不悔這時候走上前，老奶奶面前他重重一禮，道：「老奶奶，謝謝妳啦！」

老奶奶一把拉過阮不悔，道：「儂呀年紀輕輕的，就有一身的好本事，我家小倩喜歡上儂來，趕快回來喲！」

馬小倩的眼也直了，她要看阮不悔的反應是甚麼。

馬小倩這是表現出她心中的疙瘩，到此刻她還不知道阮不悔對她印象是甚麼。

阮不悔側過頭看馬小倩，他露出的一種尷尬，一種令人猜不透的表情。

如果他此刻說上一句：「我也喜歡上小倩了！」多好呀，那會令馬小倩一頭撞進她老奶奶懷中的！

阮不悔只那麼不該有的一句話脫口而出：「謝謝，我不敢當呀！」

馬小倩有些黯然了，她看看門外，道：「上船吧，我希望你早早得手殺了呂文彬，也早早回來！」

阮不悔重重的點頭，道：「姓呂的非死不可！」

他說完大步走出門去了！

從溫州灣繞過洞頭山船向東南方向駛，若遇上風流順暢，不出四個時辰快船就會駛到台山島。

不過這天海上無風無浪，雙桅快船上帆難吃上力，從馬家寨入海的這條快船便顯得慢多了。

馬家寨的這條快船是過午不久開的航，算準了二更天前後駛近台山島。

爲了方便阮不悔登上台山島，馬家寨特別把一條小筏子綁在船尾一起入海了。

這夜月不明，彎彎的酷似女人的柳葉眉，彎月照在大海上，便海面上也有個彎彎的月亮。

海面上還出現幾條大帆船，好像是往北方駛去的，這時候沒有人管別人的船，尤其是在這一段海面上，絕不會出現官家的船。

馬家寨的快船上，祇有五個黑衣漢子直不楞的坐在船面上，馬家寨船上另外還有人，他們擠在船艙中，每人懷中抱着刀。

就快到台山島外圍小島了，忽聽遠處傳來牛角號，好像來自附近小島上，不知這牛角號聲是甚麼意思。

於是，馬家寨的這條雙桅快船把船頭稍偏，直往台山島後山附近駛過去，這時候馬家寨船上的雙桅帆也落下來了，船上的五個人忙着收帆繩。

（未完・七）

上文提要：小彩在路上打扮後，跟着小五子來到「八仙居」，別浩見了小彩眞的美如天仙，便同意放了吉祥姑娘娶小彩爲妻。小五子因此贏了震遠鏢局劉總鏢頭的一紙十萬兩欠條。嬌嬌帶着八邪追踪到「八仙居」，以小彩的姨媽身份送來了嫁妝十四箱，還開了一箱當面讓別家父子驗看，金銀閃閃樂昏了兩父子，小五子明知其中有詐，他先溜走了……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妄想娶媳又進賬　反遭八邪全劫空

花轎直奔別家寨，沿着一條黃土大道往山崗上走，五六十個人，遠遠望過去，就像大地上出現的一條蠕動的大長蟲。

前面開道的大銅鑼敲得「匡匡」響，直到上了山崗上，這才發現就在對面的山崗上，沿着山邊築起一圈城垛子。

這城垛子十分高，城牆據險而建，寨上眞是固若金湯，單單只有一道大寨門，大門高也有二丈五，厚厚的門板一尺厚，用石臼做的大門嵌，裡面如果插上門，寨外面連隻老鼠也難以鑽進來。

現在不但大寨的門打開來，而且還放進八個比虎狠還凶殘的大魔頭。

大花轎還未抬進別家寨，就已聽得大寨內的鑼鼓點子响上了天。刺耳的喇叭聲剛完畢，已聽得唱戲的大聲吼。

於是，花轎隊更是火炮衝天，大銅鑼加緊的敲不停，轟轟隆隆的進了寨，大人小孩已經團團圍上前來了。

小彩坐在花轎裡，她感覺眞奇怪，怎的如此熱鬧呀？

小彩伸手輕輕掀起轎門帘，只見花轎前後左右盡是人，都是別家寨的人。

別浩第三次辦喜事，全寨的人當然全來了。

花轎直往一座大門樓下面抬，連場子上看戲的人也擠過來了。

小彩心中想：「這裡少說也有三四百人，文叔他們只八個，成嗎？」文叔當然是文公度。

她想到昨夜嬌嬌阿姨教她的，只要摸清別家寨藏金所在，以後的事就由他們幹了。

嬌嬌當時還對小彩笑着說：「這是小場面，沒什麼驚濤駭浪可言，更比不上當年在十八盤荒嶺上劫奪西京總督府的寶藏來得刺激。」

小彩心中想，萬一他們八個人連別家寨的小孩女人也照殺，來個血洗別家寨，自己的罪過可大了。

老禿子說道，自己的父親是大俠，文公度他們是魔鬼，兩下裡冰炭不同爐，水火不相容，自己帶他們搶姓別的金子當然無可厚非，誰叫姓別的養了一個小色狠？只是不能一人做惡，萬民遭殃呐！

小彩正在思忖着，夕陽好像一大把火似的一下子全照進花轎裡。

陽光照得小彩的眼睛一瞇。

「死要錢」嬌嬌已笑道：「去吧，小彩，大膽的跟着進你公公的大門，別忘了我交代你的事情呐！」

小彩笑笑，道：「記住了，我的阿姨，我怎麼會令你失望呢？」

就在這時候，只見別浩已走過

來，一條紅彩帶他拋進轎裡來。

小彩接住紅彩帶，她心中想：「你小子還當眞事辦呢，少時叫你喊親娘！」

小彩緩緩下了轎，踩着紅氈往大門內走，立刻就聞得一陣鞭炮聲。

結婚的規矩全一樣，進門就得拜花堂。

八匹馬停在大門外，騎馬的就是不下來。

別家寨的總管叫二大爺，這人生得一副彪形樣，走起路來咯咯响，說出話來像打雷。

二大爺叫別三成，當年也是道上大惡人，只因別世雄在這兒安家落戶，他才在別家寨住下來。

新人已經在拜天地了，別三成突聞送嫁粧的不下來，他哈哈笑走出來，手上拿着幾個大紅包。

別三成先走到第一匹馬前，道：「拿去吧，事情雜，我又忙，忘了你們的大紅包了！」

馬背上的大漢搖搖頭，仍然坐着不下來。

別三成道：「怎麼了？都是一家人了，還有什麼話不好說的？」

馬上的大漢淡淡的拍拍木箱子，道：「這裡面全是金元寶，沒有小姐親口說，我們就不下來。」

別三成仰天哈哈笑，道：「我知道裡面是金元寶，但請各位放心，只要東西進了別家寨，分紋也不會少！」

馬上大漢哈哈笑道：「我知道分紋不會少，可是我們的規矩就是小姐一句話，沒有小姐指示，死也不下馬！」

別三成拍着胸脯，道：「別家寨有我別三成，你們便放百二十個心，下馬廂房去吃酒，有事情我一肩挑！」

馬上的大漢哈哈笑，道：「原來你就是別三成，久仰！久仰！」

別三成豹目一睜，道：「你認得我？」

馬上大漢笑道：「好像聽人說過！」

是恭維還是貶抑，別三成可不去管。

別三成道：「本總管早已不在江湖走動了，仍有人知道我的名，哈……」

別三成眞的在得意了，他本是江湖一梟霸，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一定是咒罵多於頌揚，但別三成還是高興，至少在江湖上他的萬兒還未曾消失。

一陣笑聲之後，別三成道：「下來吧，各位，我陪各位去喝兩杯！」

馬上的漢子一抱拳，道：「別總管多體諒，你請把我家小姐請過來，東西是她的，一定要她當面點清楚，否則，就算是別家寨寨主來，我們也不下來！」

別三成臉皮一緊，指着院內道：「你看看，裡面正在拜花堂！」

大漢道：「拜過花堂請我們小姐來！」

別三成無奈的搖搖頭，道：「老兄，難道你們這也算得是擇善固執？負責到底？」

大漢又是一揖，道：「你請多包涵！」

就在這時候，忽然大門內發出一聲吼，別世雄氣唬唬的走出來，他對別三成吼道：「快，派人騎快馬，一定要把那位小兄弟也請進寨裡來！」

別三成吃驚的道：「寨主說的是那一位小兄弟？」

有個大漢走過來，道：「我知道，就是給少寨主介紹姑娘的小兄弟！」

別三成立刻對那大漢吩咐，道：「你認得小兄弟，就由你快馬去追回來！」

那大漢掉頭就走。

別三成問道：「爲什麼要追回小兄弟？」

別世雄怎能說出他正在打主意謀奪小五子的大寶石！

他十分惱怒的道：「人家幫了我們大忙，怎可以連杯水酒也不請人家吃的！」

他回頭又往院內走，邊沉聲道：「這要是傳揚江湖，我別世雄還是人嗎？」

八匹馬仍在大門外，別世雄連正眼也不看。

七個大漢都笑了，他們可並未笑出聲。

別三成見別世雄走出來，就知道婚禮已成，便匆匆的走到新房門口，他對別浩道：「少寨主，容屬下向新娘子道個喜，屬下有事向她稟！」

不等別浩開口，小彩已掀起蓋面紅紗，笑道：「找我有什麼事？」

別三成施一禮，笑道：「是小姐的陪嫁東西，送東西的一定要小姐親口一句話，他們才肯下馬！」

小彩笑道：「倒是忘了，他們沒有我的命令，是不敢隨便走開的！」

別浩道：「我去對他們說。」

小彩道：「你去也不行，非得我去不可！」

小彩取下鳳冠來，又把身上霞帔脫下來，她笑對別浩道：「走，我們兩人一齊去！」

別浩見小彩漂亮得好似仙女下凡，那有不聽她的？

人到了這時候就昏了頭。

小彩手拍着別浩的臂，別浩更昏了頭。

這種男人也最容易上女人的

當。

別三成退向一邊站，看着小彩與別浩併肩走出新房的門，他心想：「這個姑娘大方少見。」

別三成跟着二人到了大門口，小彩對馬上的七個漢子吩咐道：「你們下來吧，箱子也解下來。」

小彩回頭問別浩，「元寶那麼多，可不能隨便放，我們把元寶放在什麼地方？」

別浩笑着搓搓雙手，道：「當然送進寶庫裡！」

不等小彩問，別浩已對別三成道：「快向我爹取鑰匙！」

別三成在猶豫，小彩立刻就明白別三成在想什麼。

小彩一聲笑，道：「別家寨的寶庫可不能叫他們知道，你命人找自己的親信去搬。」

別浩點點頭道：「對，對，對！」

別三成也立刻笑了。

不旋踵間，過來十七八個壯漢，別三成指揮着他們兩人抬一個，前後兩個開導的，直往別家寨的寶庫抬去。

別浩笑對小彩道：「要不要去看看咱們的寶庫？」

小彩笑道：「看看也好，如果裡面藏得少，我還可以再命他們運一批。」

別浩一聽大樂，立刻拉着小彩的手，跟在木箱隊的後面走。

別三成回頭對別浩低聲道：「這樣不大好吧？」

別浩道：「有什麼關係，你怕什麼？」

一行繞向後花園，轉眼到了假山邊，附近有座八角亭，一行人就停在亭外面。

別浩等着去的人拿鑰匙，小彩游目四下望。

突然，後大廳的門打開來，別世雄沉聲道：「浩兒，你要寶庫鑰匙？」

別浩道：「這裡都是自己人。」

別世雄道：「他們可以走了。」

抬木箱的人立刻往前面走，別世雄對別浩道：「把新娘帶回新房去，這兒用不到你們看管了。」

別浩道：「爹，也叫小彩知道我們的寶庫中存了不少金元寶，不比她帶來的少。」

別世雄冷冷道：「以後有的是時間來觀看。」

別浩道：「小彩說，她若見庫裡存的少，她立刻會命人再送來一批金元寶。」

別世雄驚訝的道：「眞的？」

小彩笑道：「算了，我也懶得看了，回去吧！」

別世雄笑起來，道：「只要你喜歡，現在就去看。」

別世雄眞的財迷心竅了。世上那有嫌元寶多的人？

如果人們的慾望容易滿足，江湖上又怎會無風三尺浪？

＊　＊　＊

不錯，人的慾望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尤其是在金錢方面更不會滿足。

別世雄當然更不會例外，大西北「禿豹」也是一霸，就在這別家寨方圓兩百里地，別世雄早就自封爲土皇帝了。

此刻，他聞得小彩還要再運元寶來，心中大樂，呵呵笑道：「個狗頭軍師毛老六，他竟錯把好人當惡人，差一點上了他的當。」

別浩道：「師爺這時候也該出來了。」

別世雄道：「別管他了，我們這就進庫房去。」

別世雄繞到假山後，又登上八角亭，忽然騰身而起，人在亭簷邊，雙手已握住懸掛在亭簷上的木匾……

小彩抬頭看，那木匾上刻着兩個大紅字「怡園」。

別世雄用力把匾轉了個方向，立刻聞得地下有鐵鍊聲音在響。

小彩眨着眼睛仔細看，假山的一塊大石頭移了個洞口露出來。

別世雄躍下地，他走進那個假山洞。

小彩正要跟進去，別浩一把拉住她笑道：「等等，不是在那兒。」

小彩一楞，道：「寶庫不在那兒？」

別浩道：「不在，那裡面只是一道機關，等爹把機關打開，才能進到寶庫。」

小彩道：「眞痲煩！」

別浩笑笑道：「不痲煩，別家寨的寶庫十分嚴密，誰想進入咱們寶庫，那是在做夢。」

小彩道：「假山洞中小機關你知道吧？」

別浩道：「有個暗門也只有爹知道。」

小彩突然道：「如果爹要有個意外，寶庫永遠被埋在地下了。」

別浩一怔，道：「什麼意外？別亂講！」

小彩吃吃笑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別世雄探出頭來吩咐道：「抬進來。」

別世雄領着小彩走進假山洞，後面跟着別三成帶領十幾個抬箱子的大漢。

那假山洞有兩丈深，地面出現個石洞，順着石階走下去，往後廳的方向有條地道。

別世雄已燃起甬道的四盞燈，小彩發覺這地道眞乾淨，六尺寬一丈高，洞底鋪着青石板。

一行人走了二十幾丈遠，前面的別世雄已回頭叫道：「把木箱放

在地上，你們可以出去了。」

別三成也出去了。

別世雄笑對小彩道：「我美麗的媳婦呀，你雖剛進別家大門，可比浩兒的前兩個妻子幸運多了。」

小彩笑而不答。

別世雄又道：「她們從未進過別家的寶庫來，你可是第一個。」

小彩笑道：「比我家的寶庫小多了。」

別世雄哈哈笑道：「也許，也許，不過，你看了以後多指教！」

小彩當然明白別世雄的意思，他還想要自己多多爲他搬金元寶。

別浩回頭看，低聲對他爹別世雄道：「都走出去了，爹，開門吧！」

別世雄右掌忽然往洞上面托，然後雙脚在地上走了個四方步。

小彩看得雖然仔細，但還是看不出什麼名堂來。

但她却知道，那一定有問題，因爲別世雄上托的手掌並未動，但他的雙足却在移，這其中一定是在運用內力。

別世雄是個大漢，他拳托洞頂，足踏石地，如果身材小，就難以施展了。

小彩心中在想，看樣子要等到半夜來下手，怕是難上加難了。

就在這時候，洞底附近忽然轟通一聲響。

小彩極目望去，只見洞底處又啓開一個洞口，緊貼洞口處，是一道鐵栅門。

別世雄手掌放下來，他得意的喘了一口氣，笑道：「你們看，這就是老夫一生心血結晶，別家寨的財富，盡在這洞室之中。」

小彩與別浩雙雙走進去看，小彩已知道剛才別世雄那一招，別浩還不曾學。

別浩正是說的啓開這道石門的方法也不會。

別世雄取出啓開鐵栅門鑰匙，立刻打開那把半尺長的大銅鎖，便推開鐵栅門。

別浩道：「快，我們先把這些元寶抬進寶庫中。」

小彩笑道：「等等，讓我先進去瞧瞧。」

別世雄道：「讓你們進來，自然是要叫你進去看看的，你隨我來吧！」

別世雄當先進入寶庫中。

小彩緊緊跟在後面，只見正中央有個大籮筐，籮筐內堆滿了大大小小的銀錠，光景怕不會少於十萬兩，堆得比人還高——小彩踮起脚剛好看到頂上面。

石室並不算大，但四週靠牆邊還堆了十幾隻大箱子，有一隻箱子很特別，就好像當年西京總督府運寶的箱子，只是稍稍小了些。

小彩指着這箱子，道：「這裡面是什麼？」

別世雄哈哈一聲笑，道：「我美麗的媳婦，你可眞是有眼光，這座寶庫中，唯有這隻箱子最值錢，你一眼就看出來，佩服！佩服！」

小彩淡淡的道：「這也沒什麼，我寶物見多了。」

她的話誠然不假，無憂洞中她就經常見八邪在玩弄着許多稀世之寶。

成器的寶物都入了嬌嬌的寶箱中了。

八邪之中，誰想在嬌嬌身上沾點葷腥，就得拿點東西出來，先塞到嬌嬌的手中。

小彩的話，別世雄當然不明白。

別浩也發出驚訝的嘆息。

別世雄立刻又取過一串鑰匙，小心的打開箱子上的鎖，更是小心的掀開箱蓋來。

這裡面沒有安裝坑人的機關。

當年總督府的機關中就安裝了機關——而且都是要命的毒蜂和毒箭。

箱子裡，無非裝着許多珍珠瑪瑙翡翠之類。

小彩只淡淡的道：「東西不錯，可惜太少了！」

別世雄道：「更缺少稀世的大寶石，就像……」

小彩立刻接道：「就像小五子身邊的那一顆！」

別世雄道：「對，對，那才是稀世之寶。」

小彩道：「但在我眼裡，那還是最小的。」

別氏父子二人齊吃一驚。

二人的內心在激盪，別世雄的心口像小鹿在撞。

別世雄道：「其餘的箱中全是金元寶。」

小彩又道：「就這些了？」

小彩道：「那就別再看了。」

別世雄笑道：「我可愛的新媳婦，希望有一天，你能帶我去瞻仰瞻仰妳娘家的寶庫。」

小彩笑道：「一定會嚇你一大跳。」

別浩道：「一定有許多拳頭大的大寶石。」

小彩道：「你是不是很想要一個？」

別浩笑呵呵的道：「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別世雄粗啞着聲音道：「兒子，你說錯了，應該說，她的也是我們的，我們的也就是她的。」

小彩嘻嘻笑道：「媳婦一定遵命，你們的全是我的。」

別世雄對兒子別浩道：「快，先把那箱子抬進來。」

別浩剛剛走兩步，小彩的手掌

猛一翻，「叭」的一掌打在別世雄的玉枕穴，她出手如電，回肘又頂上別世雄的氣海穴……

別世雄吭叱一聲，歪在那箱子上，右臂垂在地，瞪着兩隻大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別浩猛回身，驚異的道：「你幹什麼？」

小彩笑道：「你們的就是我的呀！」

別浩雙手抓向小彩，但他的雙手尚未沾住小彩的身子，胸前的三大要穴已被小彩撞得再也使不出力量來。

別浩就像一堆棉花也似的癱在地上。

他還有一口氣在，那口氣發出呼嚕呼嚕聲，就像他在打鼾一般……

有些人睡着了睜着眼，傳說中張飛睡着了就睜着眼。

別浩並未睡着，他很想站起來，却連動一下也困難。

小彩笑瞇瞇的走了。

她走出別家寨的這座寶庫。

小彩又仔細的看看寶庫門外上方，但她什麼也看不見，上面連一點痕跡也沒有。

可是她知道上面有機關。

小彩匆匆的往外面走，很快的到了假山洞口外。

於是，她怔住了！

假山洞外，至少站了三十名弓箭手，三面的牆頭上也有人守着。

別三成身邊站了個老頭子，老頭子一副狐疑的望着洞口看，他正看着走出來的小彩。

小彩站在假山洞口不動了。

她想起別世雄說的話，這老小子一定就是師爺毛老六，別家寨的狗頭軍師。

小彩笑道：「別總管，那一位是毛師爺？」

別三成看了身邊的毛老六，道：「他就是師爺。」

小彩道：「叫師爺進來吧，我公公在找他！」

却不料毛師爺也是個鬼靈精，他笑容可掬的道：「毛某是外人，寨主的寶地我怎能去？少夫人，煩你請寨主出來一下，屬下有話上稟。」

小彩心中暗罵：「個老滑頭！」

別三成道：「少夫人，怎不見少寨主陪妳出來？」

小彩道：「寨主同少寨主在裡面忙着。」

毛師爺淡淡的道：「屬下就在這裡等。」

小彩道：「你不進來？」

毛師爺道：「事實上我們誰也不曾進去過。」

小彩道：「你不相信我的話？」

毛師爺道：「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小彩道：「你判斷什麼？」

毛師爺道：「我判斷妳必然有問題，雖然妳的表現一直出人意外，但我仍然覺得不對勁，江湖上的鬼域技倆我見多了，可就是這一回最叫我想不通。」

小彩淡淡笑道：「你那一點想不通？」

毛師爺道：「天下那會有這種好處？請問少夫人，我們少寨主有什麼地方值得妳欣賞的？」

小彩道：「我懶得同你費唇舌，我要回新房去了。」

不料毛師爺臉色一沉，道：「妳不能走！」

小彩看看四週的弓箭手，道：「爲什麼？你想怎樣？」

毛師爺道：「要走就得等少寨主出來之後再一齊走，少夫人，妳多包涵！」

小彩心中有氣，她覺得這姓毛的心眼不比文公度差，而且還有過之。

再一次望望四週的弓箭手，小彩道：「如果我要自己回新房去呢？」

毛師爺立刻冷冷道：「恕屬下冒犯，屬下只得下令弓箭手射了。」

小彩道：「你要射死我？」

一邊，別三成道：「少夫人，還是等少寨主一齊出來再回新房，這也是老寨主吩咐過的。」

小彩聞得別三成的話，心中立刻明白，難怪別世雄那麼篤定，他原來還有這步棋。

笑笑，小彩道：「好吧，我進去請少寨主一齊出來，毛師爺，我並不恨你，因爲你是忠心於別家寨的人，實在鳳毛麟角，有機會我還要重重的賞你！」

毛師爺呵呵笑道：「毛某對寨主的忠心，唯天可表，三十年跟在老寨主身邊，便只有一顆赤誠不二的心。」

小彩重重的點點頭，忽然仰天一聲長笑。

笑聲宛似一股難以衝散的氣團，氣團在空中迴蕩着，綿密而又不散，彷彿扣緊了每個人的心弦，幾乎掩蓋了大門外的戲台上的鑼鼓點子。

小彩笑着走回寶庫中，假山外面，頓時緊張起來。

毛師爺的臉上沒笑容。

別三成的雙手在出汗。

他低聲對師爺道：「你不會看錯吧，師爺！」

毛老六道：「但願是我猜錯了！」

別三成道：「你可知道猜錯的後果？」

毛老六道：「老寨主應會替我擔待。」

他四週看着弓箭手，臉上十分的篤定。

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毛師爺只要一聲令下，數十支弓箭齊發，天大的本事也逃不了。

不料就在這時候，假山洞中一團黑影出現，只見小彩姑娘又走出來，她右手提着別世雄，左手提着別浩，就不知她那裡會有那麼大的腕力，看上去就好像她雙手提着兩隻鷄。

天已暗下來了，七八支火把已燃起來。

小彩笑嘻嘻的走進洞口，道：「老的小的全來了！」

別三成大吼一聲道：「好個妖女，妳果然沒有存好心！」

毛師爺大吼如雷道：「給我看準了射！」

別三成立刻大叫道：「射不得！」

小彩道：「射不射我沒意見，因爲我有擋箭牌。」

擋箭牌當然是別世雄與別浩二人。

事出突然，也是意外，別家寨的人都怔住了。

毛師爺第一個怪吼起來：「老寨主，你怎麼了？」

別世雄翻着豹目開不了口，火把照射下，他顯然還未死，死人是不會站着的。

別浩也未死，他在拚命大喘氣，被人一把揪住腰眼，他一點力道也施不出來。

別世雄一樣施不出力道來，他甚至還垂着兩臂甩呀甩的甩得不自然。

別三成也叫道：「姑娘，妳打算幹什麼？」

小彩笑笑，道：「我打算嚇你們一大跳。」

別三成叫道：「妳已經嚇我們一跳了。」

小彩笑道：「這才剛開始，好戲還未上演！」

別三成道：「姑娘，妳先放了我們寨主父子，有什麼事情大家好商量。」

小彩道：「商量個屁，你們擺下這陣式，想把我射成刺蝟，是嗎？我才不上當！」

毛師爺跌足大吼，道：「就知道要上當，果不其然，臭丫頭，妳想幹什麼？」

小彩嘻嘻笑道：「你們不撤退，我也不打算走，今兒咱們就在這兒耗了。」

「別耗了，小彩，我們怎能看着你一人幹？」

這話來自院牆外，隨着這聲音，忽見一團團人影飛向院子裡，便也發出「哎呀」聲不斷。

黑影摔在後花園，一個個伸腿站不起來，原來躲在牆頭上的十幾個弓箭手被人抓起來拋進院子裡。

牆頭上越過八個人，爲首的是個女人。

這個女人別家寨的人都認識，正是陪着小彩來的那個白白淨淨又媚又騷的女人。

「死要錢」嬌嬌來了。

跟着嬌嬌來的，當然是文公度七個送嫁粧的大漢。

別三成猛一驚，正要指揮兄弟們圍上來，毛師爺已大聲吼，道：「大家小心！」

小彩已笑道：「還以爲你們吃酒吃醉了，怎麼剛才我叫了那麼大的聲音你們沒反應。」

嬌嬌冷冷不回答，她却走向別三成，叱道：「這成什麼話，孩子剛進門，你們就欺侮她呀！」

毛師爺大怒，道：「混帳王八蛋，你們到底是那裡來的豺狼虎豹，啃吃到別家寨的頭上來？」

嬌嬌忿怒的道：「放你娘的屁，你們才是豺狼虎豹一窩獸，我們小彩那一點配不上別大少，你們要這樣的欺侮她？嗯！」

小彩已尖聲道：「阿姨，我不要嫁給別浩了，小五子沒有看清別家寨的人，他們人面獸心呀！」

嬌嬌道：「你們沒上床，不嫁還來得及，告訴我，咱們的陪嫁箱子呢，我們拿了連夜走！」

小彩指指身後面，道：「箱子就在我身後的洞裡面，你們快去搬出來，我跟你們回家去。」

嬌嬌回頭手一揮，道：「聽見沒有，你們進去搬！」

她一挺胸，又高聲道：「記清楚，要搬回我們自己的，我們絕不可以拿別家寨半分錢。」

小彩也應道：「誰希罕他們的骯髒錢。」

別三成大吼，道：「你不許進去！」

毛師爺更是狂吼，道：「誰要是敢進洞，弓箭手立刻射殺。」

嬌嬌吃吃笑道：「別看你弓箭手多多，值不得老娘我一指頭戳，老小子，你不信試試看！」

小彩已尖聲道：「阿姨，你別怕，他們若要射，我先摔死這兩個。」

小彩口中的兩個，當然是她手中抓的別世雄與別浩父子二人。

小彩站在假山洞口，兩邊盡是山石頭，她只要把別家父子的頭往石頭上猛一撞，別家父子準了帳。

文公度幾個還在裝傻，打着哆嗦往假山洞中走，就好像他們也是不得已聽命行事一樣。

不過七個人進入洞中以後，「黃雀」巴結已低聲歡呼：「呀哈！」

七個人走在洞中手舞足蹈的哇

哇笑！

文公度道：「快，快，快！」

七個人奔到寶庫石門邊，只見七個人帶來的十四隻大木箱還堆在甬道上。

這時候誰也不出聲。

不，有聲音——七個人發出餓狼搶食也似的低鳴。

文公度幾個人也眞快，每人兩隻大木箱，立刻各自掀開來，只見裡面堆着石頭蛋，各人的兵刃也在裡面。

文公度先把鍊子爪掖在腰帶上，提着兩隻箱子就走進洞室裡。

文公度眞是老行家，他連看一眼中間堆的白銀也沒有，先打開四週的大木箱。

「好傢伙，別家寨藏了那麼多金元寶。」

文公度笑聲裡，忙把金元寶搬入箱子裡。

「病羅漢」齊飛的眼最尖，他一下子就看見那個珠寶箱，齊飛能在夜間視物，便立刻掀開來，箱裡面便發出燦爛奪目的光閃閃。

齊飛吃吃笑道：「吾不虛此行也！」

十四隻箱子還沒裝滿，寶庫的元寶已裝完。

「笑面虎」勞一匡無奈的道：「抓幾個大銀錠湊湊數，別叫一隻輕來一隻重。」

這七個邪魔的手脚快，而且是不慌不忙的，每個人扛着兩隻木箱走出洞外來。

「死要錢」嬌嬌叉腰叱道：「怎麼去了那麼久？」

文公度道：「我們找了老半天。」

嬌嬌道：「沒有拿錯吧？」

文公度道：「我們不敢！」

嬌嬌道：「打開一個我看看，要是隨便拿人家的，我把你們人頭切下來。」

文公度眞聽話，立刻打開箱子來。

嬌嬌取出個金元寶，迎着火把看一眼，她還唸着：「青衣江足赤元寶！」

她點點頭，道：「不錯，這是我們無憂島上的元寶。」

嬌嬌對毛師爺道：「你們讓讓路，我們要走了。」

毛師爺的嘴都氣歪了。

嘴巴一歪他更說不出話來。

別三成厲吼道：「你們也太大膽妄爲了！」

嬌嬌笑道：「你咤唬什麼？高攀不上，我們走人，這就叫生意不成仁義在，我們小彩不嫁了，可以嗎？」

別家寨的人幾乎全傻眼了。

嬌嬌率領着文公度七人走到大門外，立刻把箱子綑在馬背上。

文公度道：「走！」

嬌嬌道：「小彩還在後花園！」

文公度道：「別管她，她如果這種場面也應付不了，我們豈不是白疼她十幾年？」

嬌嬌道：「說的也是。」

大門外的對面正在大唱野台戲，男女老少擠在戲台前，誰也不知道，就這麼一會兒，後花園已經出了這麼大的紕漏來。

更沒有人發覺嬌嬌與文公度八個人已拉馬走了。

小彩仍然抓着別家父子二人，她笑嘻嘻的站在二人中間，那樣子就像三個人在看景緻。

地上被摔的十幾個弓箭手，已慢慢的爬起來，問他們是誰把他們摔進院子裡，誰也說不出，只覺身子凌空，翻着觔斗跌下來。

毛師爺指揮着假山四週的弓箭手，仍然團團把小彩圍在石洞口。

毛師爺道：「臭丫頭，你該放人了吧？」

小彩看看天色，文公度等已離去半個時辰了。

小彩道：「在我未動身以前，我有話要提醒你們。」

別三成道：「有什麼話說？」

小彩道：「我十分歡迎你們放冷箭，因爲我有把握把放冷箭的人大卸八塊，當然……」她看看左右別家父子二人一眼，又笑道：「當然他父子也休想活了。」

別三成立刻高聲道：「投鼠忌器，我們認了，丫頭，你的膽識，我別三成十分佩服，你們的行爲，却令別某深惡痛絕。」

小彩一笑，道：「豈敢，豈敢！」

小彩抓着別氏父子二人，火把照射下，只見別世雄與別浩那高大的身子，雙脚竟然離開地面。

小彩却又氣定神閒，一點吃力的樣子都未曾顯露出來，就好像她手中提的是兩個紙糊的人。

三條人影合在一起，肩併肩的移近院牆邊。

弓箭手，還有二十幾個手握大刀的壯漢，他們閃出一條通路，火光之下，一個個皆目欲裂，恨不得生啖了面前這丫頭。

小彩吃吃笑道：「我今天的心情特別好，所以我實在不願意多殺人，當然，我也勸你們別動殺人的念頭，因爲……嘿……因爲你們實在差得遠。」

毛師爺冷沉的道：「丫頭，妳快放掉我們寨主父子，再露一手絕活讓我們開開眼界，否則，妳就是走到天邊也要把妳抓回來。」

小彩心中實在不願殺人，搬走別家寨不少金元寶，一定會把別家父子氣瘋，又何必再多殺人？

但毛師爺說得對，他們一定會

窮追不捨。

自己可以不殺人，文公度八人可不一樣，八邪什麼時候發過慈悲心？這些人若是追了去，只怕一個也活不成。

小彩本來就是深具慧根的女子，她是「刀公子」南英的女兒，南大俠仗義江湖，他的女兒怎可隨意殺人？

小彩想到這裡，立刻冷下臉來，道：「毛師爺，你眞的要我露一手？」

毛師爺手中握着刀，厲聲道：「本師爺迫不及待！」

小彩立刻又笑道：「毛師爺，你的忠心令人感動，江湖上像你這種人怕不多吧？」

毛師爺叱道：「饒舌的丫頭。」

小彩道：「毛師爺，小心你的鬍子！」

小彩的聲音剛傳入毛師爺的耳中，一團人影已閃至毛師爺的頭頂。

毛師爺錯步抬頭看，手中鋼刀斜劈如電，但他還是慢了半步，但覺右邊嘴唇一涼，那團彩影已上了牆。

「哎呀！」

毛師爺以爲嘴唇挨了刀，他大叫一聲猛一摸，半邊鬍子已不見了。

便牆上的彩影也不見了。

遠處傳來小彩的笑聲，道：「別緊張了，前面去看戲吧，哈……」

別三成大叫：「快射呀，你們都是豬！」

射什麼，人都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毛師爺嘴上未流血，他立刻撲向別世雄，叫道：「老寨主，你傷在那裡？」

別三成也撲過來了。

別浩已喘息出聲的道：「上……上……當了呀！」

別世雄氣得翻白眼，他還是難開口。

他若能開口，早就叫別家寨的人玩命了。

毛師爺立刻吩咐，道：「快，快抬老寨主回後廳！」

兩個大漢剛剛要抬別世雄，突然兩個人往兩邊撞跌下去，別世雄已獅子吼的大聲叫道：「氣死我了！」

別三成忙伸手去扶，道：「老寨主，他們走不遠，我們還可以追上他們。」

別世雄大叫道：「快，先扶我進寶庫，我不相信那幫人，他們會見錢不開眼？鬼才相信！」

別三成道：「他們眞的是搬走他們的箱子。」

別世雄怒吼叱道：「我猜想，他們根本沒有帶來金元寶，他們是一羣騙子。」

毛師爺洩氣似的接道：「也是一羣有眞本事騙子。」

別世雄怒吼道：「先進去看了再說。」

別三成扶着別世雄，跌跌撞撞的進洞內。

二十幾丈深處，地上亂七八糟的堆了不少圓石頭，寶庫的門開着，裡面四週的箱子也開着。

中間堆的銀子也凹了一個坑。

別世雄幾乎昏過去。

別世雄大叫道：「完了！完了！幾十年積存，一下子就這麼完了啊！」

別三成忿怒的道：「老寨主，我們盡起別家寨人馬，連夜追趕那批賊。」

別世雄咬咬牙，道：「豁上老命，也要追回我的寶物回來。」

他匆忙的鎖上鐵柵，不及再把石門關起來——他已無力去托掌石頂的機關，便在別三成的扶持下，走出假山洞。

毛師爺迎上來，問道：「怎麼樣，有什麼損失？」

別世雄大叫道：「我完了，悔不該沒聽你的話，他們果然是一羣賊。」

毛師爺摸着被削掉鬍子的嘴唇，道：「怎麼辦？」

他也怕死，這時候他心中明白，元寶是別家寨的，命可是自己的，剛才自己耀武揚威，那是不知對方厲害，如今知道了，自然不會找去挨刀子。

別世雄道：「追！」

前面傳來戲台上的鑼鼓聲，別世雄忿怒的叫道：「去，把那些唱戲的全趕走，唱什麼倒楣戲。」

他忽然一把抓住別三成，道：「把馬廐的馬全拉出來，我們立刻追趕，他娘的，拚上老命也認了。」

別三成不敢多言，立刻率人往大門外跑。

別家寨便立刻亂成一團糟。

前面的大戲不唱了，唱戲的聞得後寨出了事，連銀子也不要，當晚就轉回青龍鎮。

於是，別世雄取出他的三十二斤重鬼頭刀，別浩也背上大砍刀，別家寨的人馬出動了。

火把點了十幾支，健馬整整一百匹，「轟轟隆隆」的下了山坡的黃土路，遠遠望過去，宛似寨子裡冒出一條活生生的大火龍。

別家寨盡起全寨打手，厲吼怪駡着往南方追下去，却不料別家寨的人馬才奔馳出三里地，灰暗中，忽見前面大路上停着一匹馬。

（未完・卅二）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翠羅山莊乃南海門下禁地，四周機關密佈，暗中設有埋伏。華衣少年何行舟傳令神丐宗濤到此執行「金牌門」之令諭。徐元平覺得此少年居心叵測；丁氏姊妹、查玉亦不憤其目中無人，恐他仗恃金牌之威傳令神丐師徒對其姐妹下手。丁玲欲奪其金牌未成，却遭宗濤出掌一擊，徐元平見狀挺身相護，硬接了一掌，頓覺內腑氣血翻騰……



藏身古廟療重傷　窺見神丐受處罰

丁玲笑道：「千毒谷無人不毒，鬼王谷無人不鬼，祇要冷伯父敢答我問的話，我就能使冷伯父知難而退。」

冷公霄略一沉忖，笑道：「當眞有等事麼？那我倒是要試一試，老夫排行第二，妳這個鬼女還眞有甚麼邪法不成？」

丁玲道：「不知冷二伯父今年貴庚？」

冷公霄一皺眉頭，怒道：「老夫豈有心情和妳鬥口打趣，快些給我閃開，惹得我怒火起來，先把妳這個丫頭給活活劈死。」

丁玲冷笑一聲，道：「江湖上只知我鬼王谷擅用迷魂藥物，可是我們鬼王谷眞正的家傳絕藝，江湖上却很少有人知道。」

冷公霄聽了，暗自忖道：難道鬼王谷眞有甚麼家傳絕藝不成，那倒是值得試他一試。當下答道：「老夫今年六十四歲，七月十三日生！」

丁玲道：「冷二伯父的生日，比上元鬼節早了兩日，看來鬼氣不重，但也不輕……」

冷公霄是何等老辣之人，聽得她幾句話，已知她是胡說八道，藉故拖延時間，陡一欺步，怒道：「那來的滿口鬼話，再要給我胡扯八道，當心我先殺了妳。」

丁玲何嘗不知這等措辭拖延，決難瞞過冷公霄神目，但却又不得不抱着多拖一刻是一刻的心了，當下故作鎮靜，笑道：「冷二伯父不必動怒，今宵總要叫你試試我們鬼王谷的呼魄喚魂之法！」

冷公霄道：「鬼丫頭胡說八道些甚麼？我就不信世間眞有邪法！」

丁玲眼看再難相騙於他，不禁心中大急，橫跨一步攔在冷公霄面前，說道：「冷二伯父如不信晚輩之言，可不要怪我失禮了。」

冷公霄左掌一撥，隨手擊出一股潛力，直向丁玲撞擊過去。

丁玲早已暗中留神着冷公霄一舉一動，知他那隨手一撥之勢，早已暗蘊內力，如何肯硬接他擊來之勢，疾退兩步，讓開一擊，厲聲喝道：「冷伯父這等苦苦相逼，晚輩只好開罪了。」右手揚空一揮，吸引住冷公霄的眼光，左手却趁勢探入懷中，暗藏了迷魂藥粉。

但聞一聲淒厲長嘯之聲破空傳來，一條人影隨着丁玲揮動的皓腕，疾如電奔而來，丁玲右手剛剛放下，來人已躍落在冷公霄的面前，全身黑衣，橫攔去路，臉上五顏六色，看去醜怪無比，僵直挺立，一語不發。

這人不但裝束奇異，而且來得迅快絕倫，不但冷公霄暗暗吃驚，就是丁玲也覺得這巧合太過突然，

但她究竟是心機深沉之人，略一沉思，立時鎮靜下來，暗道：不管此人是誰，但他有心相助於我，大概不錯，索性裝模作樣的做到底，如能把老毒物唬退更好，縱然不行，合妹妹、查玉之力，也可以和他硬拚一場。

當下冷笑說道：「需知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冷二伯父此刻可知晚輩之言，並非是信口開河了吧？」

冷公霄仰天打個哈哈，道：「老夫生平之中，見過各色各等之人，但却沒有見過鬼魔神怪之物，今晚有幸一會，倒是生平一大快事。」右掌一揚，呼的一股掌風，直向那怪人前胸擊去。

丁玲知他功力深厚，這一掌力道定然不輕，擔心那怪人傷在掌下，正待出手搶救，忽見那怪人身形一轉，輕飄飄閃開數尺，左手一探，迅如電光石火，向冷公霄左肩之上抓去。

此人出手之快，大大出了丁玲意料之外，她本想出手相助，但見他出手一擊之後，立時又停住身子。

冷公霄側身微閃，反手一記「揮塵清談」，反向那怪人抓來左手脈門上拂。

那怪人擊去之勢奇快，變化更是詭異，冷公霄一掌拂出，他已變抓爲戳，微一沉腕，讓開冷公霄拂擊之勢，駢指疾向冷公霄「肩井」穴上點去。

冷公霄心頭微生驚駭，退後三步喝道：「掩面塗色，裝神扮鬼，豈是大丈夫的行徑，如再不肯露現眞面目，這般藏首露尾，可別怪冷二手下狠辣了。」他見那怪人出手迅詭，知逢勁敵，故而出言相激，想要他脫下面具，看看究是何等人物。

那知滿臉彩色的怪人，竟是不把冷公霄喝問之言放在心上，冷冷的站在一側，凝目相視，既不答話，亦不出手，夜色籠罩之下，看上去果然有幾分森森鬼氣。

冷公霄看對方相應不理，不覺大怒，冷笑一聲，喝道：「你就眞的是鬼，冷老二豈還怕了不成。」陡然欺身而進，倏忽間劈出三掌，踢出兩腿。

那怪人對冷公霄凌厲迫急的攻勢，却似未放在心上一般，身軀左閃右轉，把冷公霄三掌兩腿的急攻盡都讓避開去。

查玉冷眼旁觀，發現那怪人武功竟不在久享盛譽的冷公霄之下，至低限度，可和他拚上個兩百招而不敗，如若加上了丁玲姐妹和自己之力，想勝冷公霄決非難事，如能借今晚之機，把他除去，倒是一件大大的稱心之事。

他生性深沉，殺機狠而不露，輕邁兩步，人已欺近冷公霄和那怪人身邊，暗中潛運功力，俟機出手，但嘴角間却掛着微微笑意，行若無事，流目左顧右盼，叫人難以測知他的意向。

冷公霄在一瞬之間連攻了三掌兩腿，都被那怪人讓避開去，暗生警惕，忖道：「這人武功，分明不弱，縱然非我之敵，但在一時之間，要想勝他，也非易事，鬼王谷兩個丫頭武功雖無驚人之處，但她們却極善施用迷魂藥物，查玉家傳百步神拳，武林中極負盛譽，如果他們聯手而出，可是大難對付。心念一轉，倏然向後躍退五尺，哈哈大笑道：「老夫那有興緻和你們幾個孩子作耍。」轉身大步而去。

查玉抱拳一禮，朗朗笑道：「怎麼？老前輩就要走麼？」

冷公霄停步轉頭，還未來得及開口，丁玲已搶先笑道：「晚輩預祝冷二伯父一路平安。」

這兩人一唱一和，弄得冷公霄大感尷尬，進退不得，因他在武林中的身份極尊，如果今宵被幾個後生晚輩在口齒上輕薄幾句，那可是大大的難堪之事，日後傳言開去，不但有損三毒威名，且將留人笑柄。心念一轉，怒火突起，冷笑一聲，陰森森的說道：「你們可有興緻送上老夫一程麼？」

查玉側目望了那怪人一眼，見他靜站不動，心中暗道：此人如不出手，縱然合雲夢二嬌和我之力，只怕也難是老毒物的對手。當下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和家父交誼極厚，晚輩理應恭送一程，只是晚輩尚有一件要事羈身，不克送行了。」他見那怪人似無出手之意，立時轉過話鋒，想把冷公霄早些攆走，免得夜長夢多，再有甚麼對己不利的變故。

冷公霄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見着你爹爹之時，請代老夫問好。」緩緩轉身，逐漸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見。

丁玲目睹冷公霄去遠，才轉身對那臉上塗着五顏六色的怪人襝衽一禮道：「承蒙相助，驚退强敵，愚姐妹甚是感激……」

那怪人不待丁玲說完，突然振臂一躍而起，飛落出兩丈多遠，雙足一着地，立時又借力躍起，轉眼間消失不見。

此人來的趕巧，突然，去時又一言未留，饒是丁玲機智絕倫，也如墜十里雲霧之中，茫然望着那人去向，呆呆的出神。

忽聽丁鳳啊了一聲，叫道：「姐姐，他怎麼不見啦？」

丁玲如夢初醒一般，口中糊糊塗塗的應了一聲：「甚麼？」放眼四下瞧去，那裏還有徐元平的影子。

原來三人全神貫注在冷公霄和那怪人身上，竟不知徐元平何時離去。

查玉輕輕歎息一聲，道：「此人生性高傲，不願受人涓滴之惠，他既然有心逃避咱們，就是找到他，也是徒然增他不安。」

丁玲微一沉忖，笑道：「少堡主說的不錯，他既然不願和咱們走在一起，咱們也犯不着再去找他。」

丁鳳急道：「那怎麼行，他身上帶着重傷……」

丁玲轉臉白了妹妹一眼，道：「不要說啦，他不願和我們走在一起，那有甚麼辦法。」

丁鳳素來對姐姐存着幾分敬畏之心，聽得姐姐一叱，不敢再接下去。

查玉抱拳一禮，對雲夢二嬌笑道：「兄弟還有點事情待辦，我要先走一步了。」

丁玲躬身還了一禮，道：「少堡主只管請便。」

查玉微微一笑，轉身自去。

丁玲望着查玉去遠，突然拉着丁鳳衣袖，轉身向前去，一口氣跑出了十幾丈，才停下脚步，低聲對丁鳳笑道：「妳眞的想找他麼？」

丁鳳道：「現在還往那裏找，只怕他早就走遠啦。」

丁玲牽着丁鳳一隻手，走到一處山坡下的暗影之處，又道：「快躲起來，徐相公就要出來了。」

丁鳳心中雖是不解，但她素來信服姐姐，也不多問，一閃身躲在丁玲身後。

片刻之後，果然見數丈外暗影之中，緩緩走出一個人來，步履跟蹌的向正北走去。

丁鳳運足目力瞧去，立時辨認出是徐元平，心中大是驚異，附在丁玲耳邊低聲說道：「好姐姐，妳怎麼會知道他沒有走呢？咱們快些追他去。」

丁玲急道：「妳先別高興，他要看到了咱們，祇怕又要躲起來了。」

丁鳳道：「那要怎麼辦？難道就這樣讓他跑了不成？」

丁玲笑道：「妳要追人家幹甚麼，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甚麼話都能說得出口，也不害羞！」

丁鳳祇覺粉臉一熱，辯道：「人家爲救妳才招致受傷，妳就忍得下心不管啦？」

丁玲笑道：「誰說不管啦，咱們遠遠的釘着他，看他到甚麼地方去。」

丁鳳盈盈一笑，「好極啦，等他摔倒在地上走不動時，咱們再去救他。」說完了話，當先向前追去。

原來徐元平趁着丁氏姐妹和查玉注意冷公霄和那個面塗顏色的怪人時，悄然隱入暗影之中，因他身負重傷，行動極是不便，如若轉身走去，必然要被人發覺追上。

丁氏姐妹已知徐元平武功高出自己很多，耳目甚是靈敏，雖然他已受傷，但兩人仍不敢過於逼近，遠遠的跟在他身後。

其實徐元平這次所受內傷極是慘重，全身眞氣都吃神丐宗濤一掌震散，雲夢雙嬌縱然緊追在他身後，他也難以發覺，但他神志並未昏迷，心中仍有着一股倔强之氣，强忍傷疼向前奔走。

翻越過兩重山嶺，到了一座古廟所在。

這時，他的內傷越來越重，祇覺胸中熱血上衝，雙腿似已不聽使喚，他輕輕歎息一聲，覺得自己應該休息了，不禁豪氣大消。

他用衣袖拂拭一下臉上的汗水，吃力的拖着雙腿緩步向古廟中走去，心中暗暗想道：這等荒涼的廟宇裏面，決不會有住持之人，如我不能自療傷勢，也決不會有人救我，那就可以很安靜的死在這裏。

沸動的氣血，已使他頭腦迷糊起來，心裏想到，口裏就不自覺的說了出來，聲音雖然不大，但因在靜夜之中，傳播甚遠，跟在他身後的雲夢雙嬌雖未能全部聽得，但隱隱約約聽到他有尋死之意，丁鳳心頭微感一震，突然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到了徐元平身後，正待伸手去扶他搖晃不定的身子，忽覺伸出的左手，被人托住。

她沒有回頭，似已知托住她手腕之人是誰，毫不掙扎的向後退了兩步，才側臉望了來人一眼，低聲叫道：「姐姐……」

丁玲搖搖頭，示意她不要再說下去，拉着她向旁側暗影之中隱去。

徐元平的耳目不靈敏，丁氏姐妹到了他身後，他竟然毫無所覺，雙手捧着前胸，跟跟蹌蹌的向廟中奔去。

這是一座荒涼的古廟，院中長滿野草，廊廂都已殘破，斷壁缺垣，看上去十分淒涼，夜暗之中更覺陰氣森森。

徐元平强提着最後一口眞元之氣，奔入大殿之中，身體再也支撐不住，噴出來兩口鮮血，暈倒地上。

他摔倒之地，正是大殿神案之旁，兩口鮮血都噴在那殘破的神像之上，身子在摔倒之時，又被神案一擋，滾入了神像之後。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忽覺臉上一陣冰冷，打了個寒顫醒過來。

睜眼望時，祇見閃光眩目，雷

聲盈耳，原來天氣已變，正在下着大雨，這大殿年久失修，到處都是破漏之處，一股雨水正漏在徐元平的臉上，他沉昏的神志，吃那雨水一激，人忽然清醒過來。

他已得慧空大師數十年修爲的眞元之氣。已具有極深厚的內功基礎，祇因在受傷之後不知及時調息，以致傷勢大轉惡化，經過一陣休息之後，翻動的氣血逐漸平復下來，人也冷靜了許多，轉動一下身體，挺身坐了起來。

閃電雷雨托襯中，增加了這荒涼破廟的陰森氣氛，一幕悲慘淒涼的往事，又在他腦際中展現，他想到含寃慘死的父母，養育他成人的恩師，傳授他武功的慧空大師，這些人都給予他深重無比的恩情，也留給他一筆深如江海的血債，要他去討償清結……

思念及此，不禁心頭一凜，暗自責道：徐元平啊！徐元平，你自己生死事小，但父母恩師之仇，豈可不報，慧空大師傳授你武功之時，對你寄託了何等的遠大希望，他老人家雖未說出有事相託於你，但你已在他言辭神色之間，窺得了十之八九，這幾樁事是何等的重大，你豈能作賤自己性命一死了之。念轉意變，油然生出了强烈的求生之心。

他鎮靜了一下心神，開始思索求生的方法。

他乃極端聰慧之人，稍一靜心索想，立刻想到了慧空大師相授的「達摩易筋經」文之上的療傷心法，當下凝神澄慮，排出心中雜念，默思慧空口授經文。

他已動了强烈的求生之念，又是毫無江湖閱歷之人，想到就做，毫無顧忌，當下盤膝坐下，依照慧空口授療傷眞言，運氣行起功來。

但覺體內眞氣漸聚，一股熱流由丹田直衝上來，分呈四肢流佈，人也由清轉渾，漸入物我兩忘之境。

行功一週，由渾返清，正待再行運氣，逼出胸中淤血，忽聞一個十分淒涼的聲音說道：「師兄縱不念師父授藝教養之恩，也請看在小弟侍候師兄五年的情義份上，免去對師父的責罰，小叫化子願以身代師父領受門規裁罰。」

徐元平忍不住睜眼探頭向外望去，只見神丐宗濤身背葫蘆，抱拳併膝，跪在大殿之上，在他側身跪着手中高舉火把的小叫化子，何行舟右手舉着一個金牌，滿臉殺機，面對宗濤而立。

何行舟對那小叫化子的淒涼哀求絲毫無動於衷，目光却盯住在宗濤臉上，冷笑一聲，說道：「師父對我有過十餘年教養之恩，我心中十分感激……」

宗濤歎息一聲，接道：「此一時，彼一時，過去之事，不說也罷。」

何行舟放聲哈哈大笑一陣，道：「我初入師之時，師父確實待我很好，但自收得師弟後，師父就開始歧視於我，咱們金牌門下很多奇奥的武功，師父也只在暗中傳授師弟，像這等事情，實在叫人難忍難受……」

宗濤突然抬起頭來，雙目中神光烱烱，有如兩道暴射冷電，逼視在何行舟臉上，何行舟身軀微一顫動，舉起手中金牌，高聲喝道：「咱們金牌門祖師立下的規矩，凡是執有此牌之人，就如祖師復生，不論輩份高低，一律聽候差遣……」

突然一道奇亮的閃光，劃空掠過，照得大殿上一片通明，小叫化手中的火把，登時黯然無光，隆隆雷聲打斷了何行舟未完之言。

那小叫化突然仰起臉來，哈哈大笑，其聲如嘯，聽來極是刺耳。

何行舟大怒道：「你笑甚麼？」

小叫化停住大笑，緩緩的答道：「師兄說師父暗中授我的武功，不知是親目所見呢？還是臆測之辭，須知師倫大道，乃武林中人人重視之事，豈可隨口汚衊恩師，小叫化生平不會說謊，不錯，有幾種師門之學，師兄未得師父傳授，但師父在授我之時，師兄早已和師叔悄然而去，離開師門，小叫化如有一句虛言，天神共鑒。」

突然間，又是一道奇亮的閃光劃空而過，巨雷暴起震得屋瓦搖動，何行舟臉色微微一變，不自覺抬起頭向屋頂望了一眼。

宗濤微微一笑，道：「你要怎麼懲制老叫化，就盡管吩咐吧，我已是年登古稀之人，早已把生死看開了……」

何行舟冷然一笑，接道：「看來師父倒是很想一死百了，對嗎？」

他仰臉一陣大笑後，又道：「不過，事情不如你老人家想得那等容易……」

宗濤微現慍色，怒道：「那你要怎麼樣？」

何行舟道：「師父事情尚未辦完，如若死去，未免叫人惋惜。」

宗濤淡淡一笑，道：「是了，你師叔還未忘記南海門中那部奇書，想要老叫化和小叫化在未死之前，去把人家那部奇書偷來，送給你們之後再死，是也不是？」

何行舟笑道：「你的武功，就當前武林而論，已是罕有敵手，如果暗偷不成，明搶也未嘗不可。」

小叫化道：「師父一生俠名卓著，江湖間人人敬仰，師兄如果一定不肯放過師父，亦請成全他老人家一世俠名，早些讓他去吧！」

何行舟冷冷說道：「我和師父說話，那有你接口餘地，先自打二十個嘴巴子，略示薄懲。」

小叫化子抬頭望了師父一眼，左手擧着火把，右手果然在自己臉上打了起來，但聞一陣乒乒乓乓之聲，連打了二十下才停住手。

他自己打自己，竟是手法很重，只打得雙頰紅腫，嘴角間鮮血直淌。

何行舟微微一笑，道：「咱們金牌門規令森嚴，尤其對師長之輩，更應恭順愼謹，你竟敢接口多言，如不念在咱們師兄弟一場份上，今宵我就讓你自斷雙手！」

宗濤仰臉狂笑一聲，道：「不必和你師弟爲難，老叫化已等得不耐煩，如若你再不傳金牌令諭，憑仗金牌之尊，擺佈老叫化子，我就要自碎『天靈』要穴，橫屍在金牌之前，以謝祖師。」

這幾句話果然發生了奇大的效力，何行舟暗自忖道：如若他眞的自碎了「天靈」要穴一死，雖然去了眼中之釘，但那南海門中奇書，却是再也無法到手，師叔志在奇書，如若不能奉獻於她，只怕要惹她生氣。」當下微微一笑，道：「弟子這次壓逼師父，全是受師叔之命而來，這一點，想師父定然知道。」

宗濤黯然一歎，垂首不語。

何行舟淡然一笑，又道：「師叔把咱們金牌門中至高信物，交付於我之時，曾再三相囑弟子，只要師父能把南海門中奇書奪交弟子帶回，她願和師父見面一次……」

宗濤雙目之中奇光一閃，接道：「此話可是當眞麼？」

何行舟道：「弟子怎敢欺騙你老人家。」

宗濤忽然長歎道：「老叫化縱然盡力而爲，但對方中人，個個武功不弱，能否如願，很難預料。」

何行舟道：「師父武功高强，弟子知之甚深，如肯全力施爲，奪書絕無困難。」

宗濤突然一整臉色，肅容說道：「三日之後，你約她們來此廟相會，屆時老叫化如若交不出南海門中奇書，自當面對金牌，以死謝罪。」

何行舟接道：「他願否應約，弟子沒有把握，但我定然把師父之言，轉告就是。」

宗濤道：「你師叔如不應約而來，老化子縱然奪得奇書，也不會交你相轉，只要老叫化在死前把你師弟逐出門牆，他就可不受金牌約束。」

何行舟聽得心頭一凜，暗自忖道：「看來師叔不到，他縱然奪得奇書，只怕也不肯交我，如他眞把小叫化逐出門牆，讓他帶着奪得的奇書而去，不但我和師叔心願落空，且將留下無窮禍患。」心念一轉，微笑說道：「師父既然想見師叔一面，弟子自當盡力勸駕，促請師叔移玉來此，和師父相晤。」他微微一頓後，又道：「師父奪書，恐難免身經劇鬥，這次責罰破例免除，三日後二更，咱們仍在此廟相見吧。」

宗濤霍然起身，對着何行舟手中金牌一揖道：「老叫化三日後在此候駕。」雙肩晃動，去如驚霆迅雷，人影一閃而逝。

小叫化緊接着站起身子道：「多謝師兄金牌留情，使小叫化仍能保得雙手。」一振腕投去手中火把，大殿中驟然一暗，但聞衣袂飄風之聲，小叫化和何行舟同時躍出大殿。

這時風雨已住，但滿天濃雲如墨，即使破曉的天色，仍然是一片黝暗。

徐元平屏息凝神，暗中看完了這一幕恩怨糾結的複雜活劇，仍不敢大聲出一口氣，他自知此刻功力未復，縱是平常之人一拳一脚也可把自己置於死地，直待他確定了何行舟和那小叫化子離開之後，才長長吁了一口氣，繼續運氣行功，療治傷勢。

待他第二次行功醒來，天色已是中午時分，耳際間嬌笑不絕，不禁心頭大奇，睜眼探頭望去，只見雲夢二嬌相對坐在大殿之上，笑語清談，神情極是歡愉。

丁玲探手由旁提過一隻竹籃，放在兩人之間，打開籃蓋，拿出一枚燒餅，咬了一口，笑道：「肚子餓啦，吃起乾燒餅也覺得滿口清香。」

丁鳳笑道：「姐姐，咱們帶這酒菜，都已經有些涼啦，我去撿些枯枝，把它熱熱再吃。」

丁鳳嬌笑着站起身子，丁玲却把竹籃中的鍋碗杯筷等一件一件的拿了出來，敢情兩人早已有準備，所有應用之物，盡放在竹籃之中帶來。

徐元平已一夜半天沒有進過食用之物，他內功精深，本有耐餓之能，但聞得陣陣酒肉香氣之後，突感饑火大熾，口中垂涎欲流。

片刻之後，丁鳳抱起一堆枯枝乾草奔回大殿，兩姐妹就在大殿一角生起火來，一個司火，一個掌爐，把帶來菜餚放在鍋中蒸炒，丁玲本極精烹飪之術，玉掌調味，濃香愈來愈是强烈。

徐元平被那濃香引得垂涎三尺，幾度想呼喚丁氏姐妹，但每當話到口邊之時，重又嚥了回去，他生性高傲，雖未想到丁氏姐妹是有意用酒肉引誘於他，但向人討取食用之物，總覺難於啓齒，勉强按下饑火，閉目運氣。

待他第三次療傷醒來，已是黃昏時分，睜眼望時，只見丁玲、丁鳳並肩而立，臉上帶着盈盈笑意，站在他的身前。

丁玲緩緩蹲下身子，說道：「一天一夜未食，肚子就不覺得餓麼？趁着酒菜尚有餘溫，吃一點吧！」說來深情款款，神態之間無限溫柔。

徐元平低頭望去，只見眼前地上擺着七八盤精美菜餚，不覺呆了一呆，道：「怎麼？你們早就知道我躺在這裏了？」

丁鳳笑道：「怎麼不知道，你走到天涯海角，我們都能找得着你。」

丁玲一拉妹妹右手，讓她也蹲了下來，脈脈深情的望着徐元平道：「你也未免太大意啦，我們把菜餚在你面前擺好，你竟毫無所覺，如若我們要下手傷你，你有上十條命也保不住。這等荒凉的山野之中，你竟敢不要護法之人，獨個兒躲在這裏運功療傷，別說碰上敵人啦，就是遇上一頭惡狠，一條毒蛇，都可以要你的命，你雖有視死如歸的豪氣，但總要死得其所，你如送命在一頭餓狠之口，或是爲一條毒蛇所傷，未免太輕賤自己的性命了吧，不但有負父母生育之恩，且將愧對恩師一番苦心敎養。」

這番話說得婉轉溫和，但却義正詞嚴，只聽得徐元平既感激，又覺慚愧，沉忖一陣，歎道：「多謝良言開導，徐元平感激莫名。」

丁鳳婉然一笑，道：「現在不要緊啦，有我姐妹替你護法，你可以安心運功療傷吧！」

徐元平道：「這樣勞動兩位，叫我心下難安。」

丁鳳道：「別說啦，快吃點酒菜，療傷要緊，前天夜晚，我把你撞了一跤，現在敬你一杯酒。」

徐元平有生以來，從未有過任何一個女孩子這般款款深情的對待他，祇覺兩人對他的情義深厚無比，心中大生感動，想到過去對人的諸般失禮之處，更是愧疚叢生，他本是情感最易衝動之人，當下衝口說道：「兩位這般對待於我，實使人感愧莫銘，待我傷勢好了之後，定要想法子報答兩位隆情高誼。」

說完話，伸手端起面前酒杯，正要飮酒，丁玲突然一伸右手，抓住徐元平端酒手腕，輕聲說道：「你不能吃酒，快些放下。」轉頭又望着妹妹接道：「他正在運功療傷之際，吃酒恐將有害，來日方長，等他傷勢復元之後，咱們再好好吃一次酒。」

丁鳳擧起手中酒杯，一飮而盡，笑對徐元平道：「你別說啦，這酒記到賬上，等你傷勢好了之後再吃吧。」

徐元平放下酒杯，環顧二女一眼，擧起筷子，吃了一點菜餚，微笑着閉上眼睛，運功療治傷勢。

三日時間匆匆而過，徐元平在二女妥善照顧之下，不但傷勢大爲好轉，而且經他數日來運氣調息，把慧空轉納的眞元之氣，融化於本身眞氣之中不少，內功大爲精進，不過，他自己不知罷了。

這日黃昏時分，徐元平運息醒來，已覺本身眞氣逐漸凝固，百穴暢通，已達運用自如之境，笑對二女說道：「今晚三更之前，我的傷勢就可以完全康復，三日夜來，承蒙賢姐妹這般照顧於我，實叫人感恩難忘。」

丁玲盈盈一笑，道：「別說啦，是我們願意照顧你的，豈能算是對你施恩，你這個人最是愛胡思亂想。」

忽聽丁鳳嬌聲叫道：「啊喲，該死！」

徐元平嚇了一跳，道：「怎麼啦？」

丁玲輕顰秀眉，道：「什麼事嘛，總是愛大驚小怪。」

丁鳳緩緩從懷中取出那錦衣中年相贈的藥物，道：「我忘記給他解蜂毒藥吃。」

徐元平搖搖頭笑道：「不必吃啦，我已快好了，還要吃的什麼藥呢！」

丁玲沉吟道：「江湖之上，奸詐難防，但那大漢贈這藥物之時，却似非心懷鬼謀，也許那蜂毒被內功壓制，無法即時發作，但如把毒氣留到身上，總是禍害，還是把它吃下去吧！」伸手從丁鳳手中取過一藥丸，放在鼻子前面聞聞，又放在口中嚐嚐，笑道：「放心吃吧，保證無害。」

徐元平雖極不願吃，但又不忍拂違丁玲情意，接過藥丸，一口氣盡吞腹中。

藥入腹中，立時覺出不對，不禁一皺眉頭道：「這藥丸是什麼人交給妳們？」但覺全身高燒，五內如焚，竟難再運氣行功，雙手捧胸，接不下話。

丁鳳早已驚得手足無措，連聲問道：「姐姐，這是怎麼回事呢？」

一向機智百出的丁玲，看到徐元平痛苦之狀，也鬧得沒了主意。

那知徐元平發了片刻高燒之後，突然出了一身冷汗，緩緩閉上雙目。

丁玲聞得徐元平身邊汗氣，有一股腥臭之味，登時放下了心，低聲對丁鳳道：「好啦，他身上的蜂毒已被藥力迫出，快去給他準備開水，讓他醒來之時服用。」

她的推斷果然不錯，不到頓飯工夫，徐元平突然睜開雙目，望着

丁鳳問道：「什麼人給妳的藥丸？告訴我，我要去好好的打他一頓。」

丁玲笑道：「你打人家幹什麼，人家是好心相救於你，豈可恩將仇報。」

徐元平道：「他拿毒藥來害我，還有什麼恩德。」

丁玲笑道：「怪你吃得太猛，以致藥性突然發作，不過這樣也好，藥力過强，一下子就把你身上的餘毒迫出，現在你才眞的傷勢痊癒了，快些閉目調息，也許晚上還有事情。」

徐元平突然想到，今夜之中，那華衣少年何行舟要帶師叔在這古廟之中和神丐宗濤相會，如若雙方一言不合，說不定會動上手，當下急對丁氏姐妹說道：「今天晚上，妳們要到外面去躲上一宵，說不定今夜這古廟裏，要發生劇烈的惡鬥，妳們留此，於我無益，而且對己有害。」

丁玲笑道：「我們已經知道了，你快運氣療傷吧，也許你還能參與在這場是非之中。」

徐元平道：「神丐宗濤的武功，我已領教過了，何行舟和那小叫化子亦非弱手，我雖未見過何行舟那位師叔，但想來定非泛泛之人，留我一人在此療息傷勢，縱然被他發現，也不致對我下手，如果妳們兩姐妹也留在這裏，情勢就不同了，如若一言不合，動起手來，咱們決非人家敵手。」

丁玲略一沉忖，笑道：「此言並非無理，我們留這裏，可能會引起他們疑心，不過留你一人在此，也是一樣危險，祇要被他們發現，決難見容。」

徐元平笑道：「他們見我獨自在此療傷，必是無意到此，或能見容於我。」

丁玲歎道：「私窺武林門派典規，乃江湖大忌，除非他們沒有發現你，一經發現，決不寬貸，縱然不把你置於死地，亦必要你變成啞巴瞎子，甚至要你手足殘廢，金牌門雖非江湖上大門大派，但亦算是一個獨立門戶，這等江湖上的一般習規，自然適用，眼下祇有一個妥善之策，那就是在他們未到之前，咱們先一步離開此廟。」

徐元平道：「不行，我這最後一次運氣療傷，事關生死成敗，如若移動身子，祇怕要前功盡棄。」

丁鳳笑道：「我去找個門板來，和姐姐把你抬上，你坐上面，既可照常運氣療傷，也可適時離此是非之地。」

徐元平搖搖頭，笑道：「不行，我運功療傷之時，受不住一點震動，妳們還是快點走吧！」

丁玲抬頭望望天色，道：「眼下時光還早，也許你還能在他們到此之前，完成最後一次運氣療傷，此刻寸陰寶貴，別再作無謂爭論了。」

徐元平正容說道：「如我能在二更之前運功醒來最好，如若不能在二更之前醒來，妳們必須在二更以前離此。」

丁玲笑道：「好吧，我們遵命就是。」

徐元平閉上雙目，開始運氣，此時，他脈穴早已暢通，行功極是快速，片刻間已入渾然忘我之境。

待他運氣醒來，睜眼看時，這荒涼破落的大殿上，已是燭火輝煌，神丐宗濤和那小叫化子早已到此，兩人靜靜的站在大殿中央，何行舟手執金牌當門而立，臉上微現焦急之色。

神丐宗濤嘴角間微現出一絲淒涼的笑意，神色間似悲似怨，一副英雄窮途末路之感，小叫化却一臉愁苦垂首一側，額角間汗氣隱現，顯然，他心中正有着無比的緊張。

一種莊嚴悲愴的氣氛籠罩着這破落的大殿，徐元平緩緩的長吸了一口氣，回頭望去，祇見丁玲、丁鳳緊偎在一起躲在他身後，不禁一皺眉頭，正要開口責問，丁玲突疾伸右手食指按在櫻唇之上，徐元平祇得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嚥了回去。

三人存身之處，正好在供台神像之後，被供台倒映的陰影遮住，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丁玲作事又極細心，趁徐元平運氣調息之時，早已把留在殿中的痕跡毁去，宗濤和那小叫化子心情都極沉重，根本就沒有留心四週景物，何行舟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亦未思料及此，這麼一來，徐元平和丁玲、丁鳳的隱身之處，才算沒有被人發現。

祇聽神丐宗濤長長歎息一聲，問道：「現在天色到什麼時候了？」

那小叫化子探頭向外面望了一陣，道：「正交子夜三更。」

何行舟冷笑一聲，接道：「師叔既答應了來和師父相見，決然不會失約。」

宗濤黯然一聲長歎，緩緩盤膝坐下，閉上眼，運氣行功。

他內功深厚，略一靜坐，立時靈台空明，雜念頓消，耳目也特別靈敏。

忽聽他冷哼一聲，霍然睜開雙目，話還未說出口，突聞佩環叮咚，四個紅衣婢女擁護着一個珠光寶氣的綠衣麗人，姍姍步入大殿。

何行舟疾向旁側讓了兩步，躬身笑道：「弟子何行舟敬迎師叔玉駕。」

綠衣麗人綻唇一笑，目光瞥掠何行舟臉上而過，直對宗濤走去。

神丐宗濤站起身子，抱拳一禮，笑道：「咱們已十餘年未見過面，師妹的丰姿依然如昔。」

綠衣麗人冷然一笑，道：「師兄找我到此，不知有什麼教言吩咐？」

神丐宗濤名震大江南北，豪氣干雲，武林道上人物對他無不謙讓三分，不知何故，見了這綠衣麗人，竟然手足無措起來，半晌，才吶吶的說道：「這個小兄擔當不起，不過……」

綠衣麗人聽他不過了半天，仍然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不禁微微一顰柳眉，冷冷的接道：「你既然沒有什麼事情，我要走了。」

說完緩緩轉身而去。宗濤急道：「師妹請留步片刻，小兄有事請教。」

綠衣麗人微現慍色，道：「什麼話快些請說，我無暇在此久留。」

宗濤歎道：「過去之事——都已成過眼雲煙，難道師妹心中還在記恨不成？」

綠衣麗人突然放聲一陣格格嬌笑，道：「師兄太客氣啦，我那敢記恨於你，哼哼！我也沒有閒情逸緻再想到過去之事了。」

宗濤道：「既然如此，祇求師妹看在先師份上，把金牌交還小兄，使咱們金牌門的武功不致在江湖之上失傳，至於小兄個人，願聽受師妹任何裁決，我已年近古稀，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在心上了。」

那綠衣麗人冷冷答道：「咱們金牌門的祖師早有遺訓，誰能得到金牌，誰就是本門中掌門之人，金牌既然在我手中，你竟還以掌門身份自居，此等行徑，實有藐視咱們金牌門的掌門祖師遺規之嫌，也虧你說得出口。」

宗濤被她斥責的呆了一呆，正待答話，那綠衣麗人又搶先說道：「再說師兄已存下必死之心，我如把金牌交付於你，只怕你那衣鉢弟子，也無能保得金牌，如若咱們金牌門中的金牌被人搶走，那可是羞見歷代師祖的大恥大辱之事。」

何行舟掃掠了宗濤和那小叫化子一眼後，道：「師叔潛隱深山，苦研咱們金牌門中武功，早已身集大成，此次出山，心懷大願，要把咱們金牌門的武功在江湖上發揚光大，和天下各門各派，以及近年崛起江湖的一宮、二谷、三大堡一爭短長。」

宗濤吃了一驚，道：「什麼，咱們金牌祖師遺規，代代只傳兩人，行俠江湖則可，如若要和人逐霸武林，勢必得廣收弟子，此乃有違祖師遺規之事，如何能做得。」

綠衣麗人突然一沉臉色，嬌如春花的粉臉上，霎時間如罩上一層寒霜，冷冷的說道：「這又有什麼不可，祖師雖有代代只傳兩人的遺訓，但是並無限制各代門人收徒年限，我如廣收弟子，各分輩數，代授武功，既不違背祖師遺規，又可擴大咱們金牌門的門戶。」

宗濤歎道：「這麼說來，師妹已決心擴大門戶，放手胡鬧了。」

綠衣麗人怒道：「金牌既然在我手中，我就是金牌門掌門之人，你這等藐視於我，難道我不敢懲制你麼？」

宗濤仰臉大笑道：「老叫化一生縱橫江湖，所向無敵，生平沒有掛念在心上之事，唯一大憾，是未能追回師門金牌，今宵既然目睹師門金牌，死而無憾。」

綠衣麗人突然輕揚羅袖，掩口嬌笑道：「我這次重出江湖，早已由傳誦之中聽得師兄大名了，果眞是名播遐邇，威動大江南北。」

宗濤道：「好說，好說，老叫化……」

綠衣麗人不容宗濤再接下去，又搶先說道：「師兄盛名得來不易，如果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死去，不覺得有些不值得麼？」

丁玲附在徐元平耳邊低聲說道：「這女人陰險得很，不知要如何擺佈神丐宗濤了。」

只聽宗濤哈哈一笑，道：「叫化子下愚之人，恕我不解師妹言中之意。」

綠衣麗人突然緩移蓮步，向宗濤過來，臉上笑容如花，媚態橫生。

宗濤似是很怕那綠衣麗人的笑容，望了一眼，立時垂下頭去，向後退了兩步。

小叫化看得一皺眉頭，緩步向師父身側移去，何行舟却臉現妬忿之色，雙肩一晃，欺到那綠衣麗人身後，探手抓住那綠衣麗人的香肩，向後一拉，硬把她向前緩行的嬌軀，拉得倒退了三步。

此人大悖倫常的放肆舉動，祇看得神丐宗濤臉色大變，冷哼一聲，忽的舉起右掌。

何行舟一舉手中金牌，大聲喝道：「跪下！」

宗濤揚起的掌勢還未劈出，但見何行舟高舉手中金牌，祇得緩緩屈膝而跪。

那小叫化子緊傍師父身側，也跪了下去。

綠衣麗人微微一顰柳眉，白了何行舟一眼，但並未阻擋他的舉動，緩緩的退到一側，星目流動，四面張望。

何行舟目光中滿是怨毒，盯在宗濤的臉上，問道：「弟子已遵照約言，邀請師叔到此和師父相見，但不知師父應允辦理之事，是否已經辦好？」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張水柔錯身閃過盧小玉的刀芒，刀削在屋脊中央琉璃塔頂上，發現了眞的翡翠寶塔……武小郎碰到甘元與杜大北，他倆前來告訴縣太爺，被盜走的寶塔是假的。而司馬不敗等一夥五人又前來泰山縣，目的是要再找寶塔，武小郎認爲這是從中挑撥黑吃黑的大好機會，既可坐山觀虎鬥，亦可從中獲利……



俠盜武小郎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智珠在握巧安排 花言巧語施計謀

武小郎道：「大人，你別揍我了，你們在宅中尋找寶物，你以爲我不知道？」

程百里一聽，一把抓住武小郎領口，叱道：「娘的，你是怎麼知道的？」

武小郎道：「上一回劉押司他們也是像你們這樣，我在門房中早就知道了，可是我也以爲他們是官家，我不便多口，後來不是把消息送你了？這一回見你們這樣，我就猜你們也是爲了寶！」

程百里看看甘元與杜大北二人，對武小郎猛一推，差一點把武小郎推了個母雞抱窩。

＊　＊　＊

程百里走過去，他出腿就想踢，武小郎就地閃，左閃右閃的令程百里七腿均落空。

「噫！」程百里不信邪道：「娘的，你躲得眞妙，我他娘的不信踢不到。」

他撲上去又要踢，武小郎一彈而閃在兩丈外，這動作使甘元也吃一驚，甘元就以爲武小郎的這一閃他就做不到，那麼，這小潑皮不是水溝裏的甲魚。

程百里雙目一瞪，吼叱道：「你給老子站住。」

武小郎道：「站住你好踢我呀！」

程百里道：「我要踢你屁股，站好！」

武小郎道：「爲甚麼？」

程百里道：「叫你這小子以後少來這兒，娘的，你這小潑皮不是好東西，你夾在中間討便宜。」

武小郎道：「我討便宜犯法了？」

「你沒犯法。」

「我既沒犯法你爲甚麼要踢我？」

「我所以才祇踢你屁股呀。」

原來那地方的人，大人逗小孩子的時候總是叫小孩子翹起屁股，大人就用脚往小孩屁股上踢去，名曰：「踢個響溝蹦一蹦」，踢得聽話有糖吃，也就成了遊戲的一種了。

武小郎一聽嘿嘿笑道：「大人，你逗小孩呀，我可不是娃兒。」

程百里道：「娘的皮，我可告訴你，你在大門外不犯法，你如果進去我抓你。」

武小郎道：「我不進去，因爲我知道這兒在鬧鬼。」

程百里大怒：「放你娘的屁，那兒來的鬼？」

一笑，武小郎道：「大人呀，我可告訴你，我在門房住了十多天，天天夜裏有聲響，大人呀，那聲音是女的，嗚嗚嗚的比西北風還大。」

甘元一邊道：「你怕不怕？」

武小郎道：「我怕個鳥，我是個了無牽掛的窮小子，一人吃夠全家飽，天冷縮脖找牆角靠，閻王見我捏鼻子，小鬼見我回頭跑，無他，怕我這一身窮相染了他，你想我還怕的甚麼鬼呀。」

程百里叱道：「個小子，窮嘴刮搭舌的耍起嘴皮呀。」

武小郎道：「所以我還開過房門往後院看，想看看鬼是甚麼樣！」

「你看見鬼了？」

「我沒看到鬼，倒是看到人了。」

程百里又想伸手抓，道：「誰？」

「別急呀，話到此處我當然還要往下說。」

一邊的杜大北道：「小子，你挑要緊的說。」

武小郎道：「都要緊，常言道得好，紅花也要綠葉襯，唱戲的少不了龍套，我祇說出個名字，不把他們在幹甚麼說出來，你們三位大人聽得懂嗎？」

甘元已半帶急的道：「那你小子就快說吧！」

武小郎道：「我見過那個假的劉押司，他與另外三人都來過。」

甘元叱道：「娘的，咱們早就知道了，而且也同他們交過手，用你來多口呀。」

一笑，武小郎道：「我還知道他們在挖寶，就在後大院的大亭中找呀。」

甘元冷冷道：「他們弄走的是假貨。」

武小郎道：「我也知道你們已經知道是假貨了！」

這件事乃是由滄州傳來的，因爲官家派有人在司馬亮的身邊作情報，但武小郎知道的乃是由司馬不敗他們在十字坡客店說出來的，所以……

所以程百里又要抓牢武小郎：「奶奶的，你連這件事也知道了。」

武小郎又閃過程百里的一把抓，道：「怎麼不知道？我知道的還多吶！」

程百里道：「你都知道些甚麼？」

武小郎道：「大人呀，你們也在找寶呀！」

程百里怒叱道：「你胡說。」

武小郎道：「我沒有胡說，那座浩然亭不是已經遭了殃？大人，我還知道你們沒有找到寶。」

甘元看看程百里，那杜大北却笑對武小郎道：「好小子，你是知道的不少，可是都不是關鍵話！」

武小郎道：「甚麼才是關鍵話？」

甘元道：「你能說出如何才能找到寶物的話，那才是關鍵話！」

武小郎道：「我如果知道甚麼地方藏有寶，我早就下手了！」

程百里叱罵：「娘的，說了半天都是放屁！」

武小郎道：「大人，別火呀，等我得到消息，你們縣衙也有了預算，我一定不會叫大人失望。」

程百里道：「又在打如意算盤不是？老子以爲，你小子上輩子窮光蛋，這一輩子祇想多弄錢。」

武小郎道：「誰不是想多多弄些錢呀，操！」

杜大北道：「好，你祇管去打探，有了消息送過來，少不了你的好處！」

武小郎愉快的道：「這才是一句令人賞心悅耳的話，我最愛聽了。」

程百里叱道：「滾！」

武小郎道：「我滾你會後悔的。」

程百里道：「你滾開我的耳根才清靜。」

武小郎道：「那麼，我的最主要的一句話，也是關鍵的一句話就別說了，我滾。」

他轉身就走，杜大北急叫：「站住！」

武小郎頭也不回的道：「站住我找挨打呀。」

甘元與程百里分從左右攔住武小郎，程百里道：「他娘的，你想拿翹呀！」

武小郎吃吃一笑，道：「你不揍我了？」

「不說出來才會揍你。」

「拿官威唬小老百姓呀。」

程百里道：「說出你的關鍵話，你便可以大搖大擺心安理得的走了。」

武小郎把手一伸，道：「大人，這個……」

他把指頭搓得「彭彭」響，又道：「維生丸呀。」

「甚麼維生丸？」

「當然是銀子啦！」

程百里一聽大怒，叱道：「他娘的，你小子把咱們引到你的陷坑中，然後敲竹槓不是？」

「很關鍵的，大人，聽不聽？」

程百里道：「老子抓你去衙門，先叫你嚐一頓鞭打，我看你說不說？」

武小郎憤怒地道：「說甚麼？你大人叫我說甚麼？」

程百里道：「說出你那關鍵的話呀！」

武小郎道：「甚麼樣的關鍵一句話？你大人想知道甚麼話，又怎知我說甚麼呀？」

他在三人一怔間，又道：「操，你想知道甚麼，就別拿官威唬我，我武小郎不是被人唬大的，敢

在老虎嘴巴上拔鬚，我自然不怕虎咬，娘的，見了面不是想出拳腳便是罵得我狗血淋頭，娘的，這種銀子賺得眞辛苦啊，我的老天爺啊！」

他說了半天還是想的銀子，程百里啼笑皆非了。

甘元道：「你仍然想着銀子呀。」

武小郎道：「你大人包涵，我天天想銀子，我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如何的發財。」

甘元道：「你打算要多少？」

武小郎道：「我心中明白，此時此地我要得多了你們拿不出來的。」

程百里道：「你小子弄清楚，咱們是來幹甚麼的？」

武小郎道：「所以啦，這一回我想自己同自己賭一賭。」

程百里道：「甚麼意思？」

武小郎道：「程大人呀，你盡着口袋的銀子全部取出來，如果你只有幾兩銀子，我認了，如果你有上千兩銀子，你倒楣，全數都給我。」

「如果老子一紋不名呢？」

「我說過，我認了。」

武小郎把手伸出來了，程百里立刻在口袋中掏，他果然空手伸出來，道：「你小子倒楣，我今天沒帶錢。」

他把身子一挺，又道：「你可以搜。」

武小郎笑了。

「大人，我不搜，只一句叫我搜就値很多銀子。」

「怎麼說？」

「大人是官吶，我武小郎算老幾，我却可以搜大人的身，我不搜也覺光榮呀，哈……」

「你娘的老皮，可以說了吧！」

武小郎用力清清喉嚨，然後擰了一把清鼻涕甩在雪地上，道：「我可要告訴你們，王宅掘寶要小心。」

程百里三人睜大了眼睛聽。

武小郎十分得意的又道：「我知道滄州已來了殺手，所以你們挖寶多小心，別叫寶出被人突然下手搶去。」

程百里道：「你知道這些殺手甚麼樣，他們住甚麼地方？」

武小郎搖搖頭道：「眼前不知道，不過早晚我會知道的，只不過……」

他又伸手搓响了指頭。

程百里叫道：「又是銀子。」

武小郎道：「大人，你們有月俸，我靠甚麼生活呀！」

杜大北道：「好，你多多留意，有了眉目，咱們少不了你的好處。」

「哈……」武小郎愉快的笑了。

＊　＊　＊

看着武小郎大步走向大街上，程百里冷冷的道：「個小王八蛋，他活得不耐煩了。」

杜大北道：「程捕頭，這種小人咱們用得着。」

甘元道：「就知道滄州必有殺手前來。」

程百里道：「別管那麼多，今天我帶領人馬挨家挨戶的去搜。」

杜大北道：「不，咱們何必打草驚蛇，咱們叫他們自投羅網。」

程百里道：「杜押司，你明示。」

杜大北道：「今夜多埋伏，滄州來的人必會潛來查看，咱們來一個引蛇出洞。」

甘元道：「押司總是計出高明。」

杜大北道：「走，回去好生設計。」

三個人立刻往大街上走來，王家凶宅中即將又是一場搏鬥發生了。

＊　＊　＊

武小郎剛剛走到大街上，迎面有幾個大漢走過來，這些漢子有七人，只有一人他認識。

武小郎伸手打招呼，那個認識的大漢又衝着他點點頭，然後頭一甩，便與另外六個人往南城外走去。

泰山縣南城外有一家騾馬店，馬圈中有幾輛大車停在裡面，牲口已上槽，有兩個伙計還正在爲牲口釘蹄子。

武小郎認識的人不是別人，乃柴大官是也。

柴大官乃當年梁山好漢「小旋風」柴進的獨子，前些時就由這柴大官駕着張水柔的驢車，把受了傷的劉風與燕大山二人送回响馬窩橫山去的，如今他又來了。

武小郎立刻明白柴大官的意思，大街上他不打招呼，却一路的跟到這家騾馬棧。

前面七人走入棧房中，那靠右的大屋中相對着兩張大土炕，有一盆火還正燒得旺，七個人分成兩邊坐在炕沿上，武小郎像個滑溜的魚也跟進來了。

柴大官一見這光景，便上前拉住武小郎，他得意的道：「剛到就找到武哥了。」

武小郎道：「柴兄弟，這六位是……」

柴大官道：「都是自家好兄弟，且容小弟先爲你介紹他們。」

柴大官又對炕上坐的六人道：「這是武小郎武哥的二叔就是武松呀！」

大伙齊唱喏施禮，武小郎忙還禮：「不敢。」

這光景柴大官不說武小郎的乾

爹武大郎，那多尷尬。

柴大官對武小郎道：「容小弟一一介紹，這位是……」他拍拍那人腰間板斧又道：「李杰，他爹就是黑李逵呀！」

武小郎聽說是李逵之後，雙目一亮就是一禮，再看這人，只見他眉目清秀不似李大伯那麼的黑粗漢。

柴大官再對另一人道：「吸，這一位乃是楊三郎，三郎兄乃是楊志大伯的後人吶！」

武小郎見這楊三郎頂門一個青的胎記，點頭又是重重一禮。

柴大官再對另一斜目漢，道：「這位是朱才，乃朱武大伯之後人。」

武小郎道：「梁山前輩們天佑我們吔！」

另外二人分別與是呂方的侄兒叫呂忠的與張順的兒子叫張千里的，還有個公孫浩乃公孫勝的兒子。

武小郎分別與這些人見過禮，便向柴大官道：「你把劉風兄與燕大山兄二人送上橫山了？」

柴大官道：「天保佑，一路平安送去了，原是在滄州等候武哥的，可是橫山的李當家定要我入夥，李當家的也爲武兄的義擧而心存感激。」

一邊的朱才道：「武兄弟，咱們帶來當家的口信，歡迎你上橫山。」

那呂忠也道：「是呀，上山去，大伙接棒再幹一場，別喪失了前輩們的志氣。」

公孫勝站起身，衝着武小郎唱個喏，道：「咱們大伙歡迎你前往加入。」

張千里道：「當今天下不太平，北方韃子更見囂張，地方官只會欺壓老百姓，兄弟們橫山再結義，那地方可不比當年八百里梁山，前可以攻後可以退，太行山中有據點，你兄弟一看就喜歡。」

武小郎道：「各位兄弟，你們的抬擧我感激，先問問，各位來此有甚麼目的呀！」

柴大官道：「武哥，山寨上人馬近五百，這陣子山上缺糧食，李寨主要兄弟們分兩批，作作生意把糧食運上山，過今年這個冬天吶！」

武小郎一聽，笑道：「那時九子你們見過了嗎？」

時九子是受託送那王覺的血書長衫的，算日子也已去了十天了。

柴大官道：「去了，去了，只不過寨主有定奪，不久便會派人下山來，李當家還打算親自下山吶。」

武小郎點點頭道：「這樣我也有所交代了，只不過最近這泰山縣有件大事情，我以爲各位兄弟千萬別淌渾水，至於糧秣沒問題，我們這就回去十字坡，我送銀子給橫山好兄弟，也算一點心意。」

朱才道：「五百多人的吃喝，那不是個小數目呀，武兄弟，你……有嗎？」

哈哈一笑，武小郎道：「我有存銀，兩千兩銀子足夠了吧！」

他此言一出，大伙都樂了，朱才道：「有個千二八百兩也就夠了。」

武小郎道：「千兩銀子夠嗎？」

朱才道：「夠，足夠了。」

武小郎自懷中猛一掏，一把銀票拿在他的手中了。

「各位，你們暫時別去十字坡了，這兒我弄來白銀一千兩，你們趕快去辦糧食吧，別叫山寨缺了糧就不妥了。」

張千里、公孫浩、楊三郎、李杰、朱才與呂忠，六人齊齊跳下地，衝着武小郎齊唱喏，那柴大官道：「武哥，你眞義氣。」

武小郎淡淡一笑，道：「各位，別這樣，銀子對我不重要，再說嘛，銀子完了再找呀，是不是？」

「哈……」大伙一聽全笑了。

武小郎收住笑道：「倒是有關那件血衫之事，橫山的李寨主可有甚麼決策？他有必要親自下山嗎？」

朱才道：「有，李寨主召集三位大頭目商議了九次，好像在等着甚麼了。」

武小郎道：「等甚麼？」

朱才道：「不知道，只不過咱們山寨中的三大頭目各掌不同職務，共分作戰、後勤、情報三種，我們幾人便是在後勤組中辦事。」

武小郎道：「聽你的解說，好像橫山兄弟們的組合相當的完整呀！」

朱才道：「咱們眞希望武兄弟前去入夥……」

武小郎道：「我是一頭難以套轠的野馬，各位兄弟們，你們去趕辦糧食吧，這麼冷的天，今年的第三場大雪就快要下了，早早回去也叫李寨主安心。」

柴大官道：「武哥，我知道武哥心意，武哥要找出王宅的兇手，是不是？」

武小郎道：「不錯，我答應過要找出王宅兇手的。」

柴大官道：「武哥答應甚麼人麼？」

武小郎淡淡的搖搖頭，他怎好說出他已救出盧小玉之事？而盧小玉與張水柔已把那件稀世珍寶翡翠玲瓏寶塔暗藏在十字坡了，武小郎不能把麻煩引到十字坡。

武小郎把話題轉向別的事務

上，道：「各位，泰山大街一共有三家大糧行，日用雜貨店也有十多家，你們可以去辦了。」

朱才等拿了銀子，那楊三郎這才對武小郎笑笑，道：「武家兄弟呀，你今天算是救了泰山縣的幾家號子了。」

「甚麼號子?」

「就是咱們決定下手的幾處惡紳，只有奪取他們的銀子，兄弟們才吃喝得自然安心吶。」

張千里道：「這一回且饒了他們，也是因為武兄弟的一句話，這地方暫時太平了。」

武小郎哈哈一笑這就起身要走，柴大官道：「武大哥，我跟你走。」

武小郎道：「柴兄弟，我以為你先幫朱兄幾人把糧食辦妥，有機會咱們在十字坡見面。」

柴大官道：「我聽武哥的，今天就幫眾家兄弟去辦。」

大伙在這泰山騾馬棧分手，武小郎愉快地走到大街上，當他就快走到那家酒館時候，忽見自酒館中走出兩個人來，大風帽遮住半張面，但武小郎仍然認出那兩人不是別人，乃涼山神偷于小二與于小七兄弟二人是也。

于氏兄弟並未注意來了武小郎，二人出門好似怕被人認出來似的低頭迎風而去，武小郎打算跟上去，但他又想到了酒店後還有兩個重要的角色，便顧頭不管尾的又走回酒店去了。

* * *

大街上傳來咕哩隆咚的聲，聽起來少說也有六七輛大車在那雪地上駛着，這還真引起不少人拉開大門往大街上瞧去，便是冷風刮得大，雪花開始飄，人們還是在好奇的驅使下走出門來看熱鬧。

武小郎就走出酒館中，他發現六輛騾車一溜的過來了，趕車的坐在車轅上揚鞭打，頭一輛大車經過酒館門前時候，趕大車的已發現武小郎站在門下，他立刻舉手施禮，大吼道：「好兄弟，咱們走啦!」原來是朱才六人。

武小郎突然大叫：「等等，等等!」

「吁……吁……」這幾聲喝止，六輛大車停下來了，幾乎把酒館前的大街堵塞住。

武小郎哈哈笑道：「各位兄弟們是不會進來喝一杯了，沒關係，我叫伙計把酒抬出來，每輛大車一罈二十斤重高粱酒，再添滷味二十斤，兄弟們連夜上路也不怕風寒大雪天了。」

朱才六人聽得哈哈笑，那李杰粗聲道：「武兄弟呀，咱們心存感激呀!」

武小郎回身對酒館伙計道：「聽我說的話了嗎?快去搬酒呀，操!」

那伙計道：「每車一罈高粱酒，六車就是一百二十斤，乖乖，那可是好幾十兩銀子的。」

武小郎道：「每車再送上二十斤滷味。」

伙計伸舌頭，道：「一百多兩銀子了。」

武小郎有些發火，道：「娘的，把大餅包子全送上，今天酒館的東西我全買下了。」

他的聲音大，酒館中的客人也吃一驚，有些人常見武小郎在泰山城出現，其中有人還知道武小郎為了生活去北城後街為兇宅看門房，如今聽得武小郎如此海派作風，無不以為武小郎有問題，難道他在凶宅發了財?」

武小郎見小二盡在他面前發呆，不由叱道：「娘的老皮，你耳朵塞驢毛了，沒聽清楚是不?」

伙計道：「銀子。」

武小郎道：「少不了你半紋，快去搬呀，操!」

門後閃出管帳的，他衝着武小郎點頭一笑，道：「要得太多了，你得露露銀子……才……」

武小郎自袋中猛一掏，還真的有那麼三兩張大銀票，他重重的道：「爺們全是英雄漢，何人吃你霸王食，瞧清楚了，這是不是官銀票子呀!」

管帳的一巴掌打在小二的光頭上，叱道：「你有眼無珠臭小子，還不快叫大伙搬酒食。」

伙計挨打不怒反而吃吃笑，道：「我這不就去叫大伙搬酒肉呀!」

酒館中伙計三四人，大伙抬肉，一古腦的每輛大車分別送到，喜得朱才六人又是仰天一陣哈哈笑。

呂忠大聲道：「武兄弟，咱們收下了。」

張千里拍着身邊大酒罈，道：「太好了，吃到橫山也吃不完。」

「橫山……」有人就吃一驚，這是張千里太高興了才說溜了嘴。

武小郎立刻叫道：「兄弟們，經過橫山小心吶，聽說橫山有响馬呀!」

張千里立刻知道失言，遂又道：「我吃到橫山就吃完了，响馬甚麼也搶不到，哈……哈……」

「哈……」

大伙打個哈哈，這一關算是過去了，要不然响馬進了泰山城中，那還得了呀!

武小郎用力揮揮手，道：「各位，一路平安呀!」

「得!」聲連起，六輛大車駛動了，武小郎看着眾家兄弟駕車遠去，他心中那股子舒坦就別提了。

武小郎站在門口還在翹望吶，

肩頭上忽的有人拍他一巴掌，武小郎猛回頭，見是程捕頭，不由笑起來了。

「嗨，是大人呀，嚇了我一大跳。」

「你做虧心事了?」

武小郎道：「我的心可以掛在胸口外，紅嘟嘟的誰也看得見，我虧什麼心?」

「那你怎麼會嚇一跳?」

武小郎道：「別說了，我有沒有資格請大人喝一杯?」

程百里却指着剛出城門的六輛大車，道：「那些車輛你認識他們?」

武小郎道：「認識，我認識許多酒肉朋友，生死之交至今沒碰到，娘的，鬼倒是遇見不少。」

程百里聽得不舒服。

武小郎一笑又道：「大人，如今的江湖上，牛鬼蛇神一個樣了。」

「怎麼說?」

「比方說，明明是神却又有點鬼氣，知道是鬼，娘的却又帶着腥羶的蛇氣，嗨，說他是蛇吧，却又帶着那麼些個牛勁來，大人呀，我如果解釋得不夠清楚，乾脆我這麼說，就是拿人當神偏偏是鬼，你說說，這世界還會太平嗎?」

程百里心中更不舒服，這小子指桑罵槐呀。

冷冷叱了一聲，程百里道：「娘的，江湖上出個你這樣的小子，能夠太平了嗎?操，自從此地冒出個你，便是海棠大盜至今未破了，加上在我這地頭上發生劫囚事件也在官府懸着，你他娘的會不會……」

武小郎道：「大人，你可千萬別懷疑是在下，我以為你大人說的是小克司，王覺被人滅門的案子那才是大案子，大人呀，你還是把精神放在大案上，破了案你才吃香又風光，是不是?」

程百里冷笑道：「大案不是你幹的?」

武小郎急忙搖手，道：「我他娘的沒這個膽，再說嘛，王覺的滅門案子發生以後第三天我才來到這兒的，我沒有分身之術吧!」

程百里忽又指遠去的六輛大車，道：「你說你認識他們，他們是那個地方來的?」

武小郎道：「說認識，其實也只認識趕大車上的一個人，這人的底細不知道，他說他們是滄州來的人。」

程百里道：「你是不是屁眼裡塞掃把……冒竹(謅)呀!」

武小郎道：「我才不會亂講的，大人，進來喝上一杯，一切我的。」

程百里道：「你小子拉關係不是?」

他雖然如此說着，但還是進門了，武小郎眞高興，立刻為程百里把椅子拉端正：「坐坐!」

程百里見酒館中坐的客人眞不少，挺冷的天外面還飄雪，大家集中一起多暖和，喝喝酒，聊聊天，聽聽說古忘今憂，自在呀!

程百里大剌剌的坐下來，單刀自腰帶上取下來豎在桌子一邊，武小郎眞大方，他盡挑好的吃，當然，此地距離黃河並不遠，黃河鯉魚是少不了的。

武小郎可不能隨便叫，他先問程百里：「大人，黃河鯉魚冬季肥又美，三斤重的夠不夠?」

「夠，夠。」

「眞是的，你是糖醋還是紅燒，再不就清蒸或清燉?」

「我吃紅燒的。」

一邊的伙計直點頭，武小郎又道：「天冷少不了羊肉湯，大碗的來兩碗，烤羊腿咱們來個前腿的，火盆移過來，咱們一邊撕着吃一邊喝高粱，你看怎麼樣?」

程百里笑道：「這家酒館最貴的你都點出來了。」

笑笑，武小郎道：「再來一盤山兔猥猴頭，又名叫兔爺猴爺一家親，再加上半斤黃粟子，你看好不好?」

程百里道：「好，今天我就叨你這一頓。」

武小郎點的東西花大錢，程百里不幹，先說明今天他只吃不掏錢。

武小郎又道：「還有，再切上一個大拼盤之外，青綠小菜四小碟，大人，夠不夠?不夠再來羊肉包子二十個。」

程百里道：「娘的，一頓頂到第二天，夠了。」

武小郎哈哈一笑，道：「難得今天我請到大人，這是給我武小郎天大的面子，我便是挖空了口袋也要叫大人說我一聲夠意思。」

程百里道：「好，我不會白吃的。」

武小郎道：「這是什麼話，一頓酒肉算不了什麼，我武小郎不想壞了大人名聲，可是丁是丁卯是卯，你大人該怎麼就怎麼，我是不會有什麼央求大人的。」

程百里呵呵笑了。

於是一個火盆由兩個伙計搬到桌前放下來，火架子早就支在火炭上，一支羊腿熟一半，五香大料共五樣，醬油抹在羊腿上，嚄，一室的香味惹人瞧過來。

武小郎開心了，他就是要大伙看到他同程捕頭有交情，這是場面，江湖上打滾少不了這一套。

隨之，好一條肥美的黃河鯉魚端上桌，什錦大拼盤外再加一個大

砂鍋，砂鍋裡正是一隻山兔，上面覆了一層猴頭磨菇，那猴頭磨菇出在深山古樹上，模樣就像猴的頭，江湖郎中有句話，猴頭半斤就等於半斤老山參，好呀！

另一個伙計端出兩大碗羊肉湯，二十個大肉包放一邊，嘩，一張桌子擺滿了。

武小郎眞殷勤，頻頻替程捕頭挾吃的。

這二人邊吃邊閒聊，程百里半斤高粱下了肚，他對武小郎道：「武兄弟……」

眞是吃人嘴短，他不叫武小郎小潑皮或小子，他稱兄道弟了。

「武兄弟，你跟我當公差吧，咱們一起幹。」

笑笑，武小郎道：「我如果幹了公差，嗨，大人呀，我一輩子也請不起你吃這些，對不對？」

程百里笑了，道：「說的也是，官餉不多，只夠吃喝，吃的是五穀，喝的是稀飯，乾癟呀！」

「大人，再說嘛，我們武家祖墳上少了一棵萬年栢，後代沒有當官的人，如果眞要做官，當不了三天就完蛋了。」

這二人胡扯一通喝着酒，羊腿肉也撕扯一大半，二人卯足了勁吃起來。

武小郎眞心請程捕頭吃喝嗎？打死也不會有人相信，他的目的却是另有分曉，吖，武小郎原來迷糊的雙目一亮，他哈哈的笑了。

因為他忽然發覺從門外掀帘走進兩個人來，這二人不是別人，乃于小二與于小七兄弟二人是也。

于小二也發現了武小郎，但當他再看同武小郎一起吃喝的人是程百里時候，立刻轉頭碰了他兄弟于小七，二人快步走入二門了，程百里醉眼沒看清，還以為是一般酒客吶。

武小郎愉快的舉杯，道：「程大人，我敬你。」

程百里抬杯，道：「武兄弟，你已敬我二十幾杯了，怎麼還敬呀？」

武小郎道：「禮多人不怪呀，乾！」

「乾！」程百里有酒必乾。

二人這麼一吃就是兩個時辰，程百里眨巴着醉眼道：「兄弟，不能再喝了，晚上有公事。」

武小郎道：「公事不能耽誤，大人，你慢走。」

程百里指着桌子與一邊的大盆，道：「兄弟，今天吃的眞不少。」

一笑，武小郎道：「也是我武小郎榮幸。」

「哈！」程百里笑着走出酒館外，武小郎送到門口還打躬彎腰的：「好走哇，大人。」

武小郎送走了程百里，他的心中眞高興，他為了要留住程百里才會那麼叫了許多好吃的。

武小郎的目的只有一個，那便是要住在後院的司馬不敗四人瞧見他與程百里在一起，武小郎如願了，因為于氏兄弟看到了。

武小郎又回到他的桌上坐下來，他才又剛舉起手中酒杯，嘩，附近忽的過來五個人，武小郎連頭也不抬的道：「各位，要不要重新再叫菜？」

來的五人中，有一人伸手扣住武小郎，武小郎這才抬頭，道：「二少堡主，你這是幹什麼？」

不錯，二門後轉出五個人，正是司馬不敗與兩個虬髯大漢，還有就是于氏兄弟。

五個人各拉椅子坐下來，司馬不敗低聲叱道：「你小子可惡啊！」

武小郎道：「你不放手才叫可惡。」

司馬不敗道：「你同那狗腿子捕頭講了些什麼？」

武小郎道：「這件事不能長話短說，各位如果眞想知道，走，客房中去了我再說。」

司馬不敗當先起身往後院走，另外四人走最後，武小郎大搖大擺的要走，有個伙計迎上來，道：「朋友，你今天吃得眞不少。」

武小郎道：「算一算一共多少哇！」

伙計笑笑道：「帳房早算好了，一共是二十一兩半，你……方便……的話……」伙計的舌頭也短了，眞逗人。

武小郎自袋中摸出銀子來，他交在伙計手上，道：「多了算你的。」

伙計認銀不認人，他呵呵笑了。

走入廂房中，司馬不敗已忿怒地道：「你如果不說出個道理來，娘的，你今天就別想走出這房門。」

武小郎搖頭一嘆，道：「這眞叫好心沒好報，難怪有人這麼說，『寧給光棍打大傘，不給飯桶當軍師』，二少堡主，你是光棍還是飯桶？」

司馬不敗忿怒的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武小郎道：「二少堡主，你先問一問我為什麼花大銀子去請姓程的大吃大喝，行不行？」

司馬不敗道：「想出賣我們？」

「屁，我如果想出賣你們，于家兄弟進門我爲什麼把程捕頭拿引開？」

一怔，司馬不敗看看于小二。

武小郎又道：「我同程百里打交道，你們知道為的是什麼呀？

（未完・十一）

都市的戰爭

現代城市千門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水火不容暗爭鬥　怨恨頻生何時了

上文提要： 榮國業是榮振南之子，他身邊的女朋友比比皆是，但他獨愛容玫瑰。容玫瑰也是億萬富豪的獨女，父親愛她寵她，花幾千萬讓她開夜總會，讓容玫瑰當老闆娘。容玫瑰對榮國業亦是情有獨鍾，當然不是為了他的錢，而是因為兩人均是不羈的野馬，因此當榮國業因桃色事件坐牢出來後，容玫瑰仍然接受了他……

魏國平親自駕駛着名貴的轎車迎接她。

「妳很美！」

「謝謝老闆的讚賞。」

她還沒有坐定，他已送給她一份禮物。

那是一個又圓又大的錦盒。

但貝娜却沒有把它打開。

她說：「收回吧！」

魏國平一怔：「妳怎麼連裏面是甚麼東西也不看，就拒絕了我的好意？」

「我猜，這是鑽石項鍊吧！」

「聰明，一猜便中！但妳可知道這是甚麼貨色？它的價值是多少？」

「我不稀罕！就算它價值超過一千萬元，我也不要！」貝娜固執地說。

魏國平呆住了。

他凝視着她：「妳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貝娜冷冷一笑：「為甚麼要跟你開玩笑？我需要的並不是金錢，而是名譽！」

「名譽？」

「不錯，除了名譽，你用甚麼方法都不能令我感到高興！」貝娜的神態很固執。

魏國平不禁為之一陣苦笑：「妳認為怎樣才能令妳有名譽？」

「我要做電影的女主角！」

「這個……恐怕有點困難……」

「甚麼？到了這個時候，你才對我說這種話？」

「請妳能夠理智一點面對現實！坦白說，荊鴻山才是眞正的老闆，我只是掛名的老闆！」

「哼！西洋鏡終於拆穿了，但在這幾天以來，你是怎樣對我說的？」

「那時候，我以為可以說服荊鴻山！」

「但現在又怎樣了？」

「他不肯！」

「就只是這麼一句，你就想把承諾推得一乾二淨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魏國平握着貝娜的手，「我保證，我會向妳作出補償的！」

「補償？你還可以在我面前說些怎樣的廢話？魏先生，你的絕招，我已領教過了，但以後你會知道，向我撒謊是一件何等嚴重的事情！」

貝娜怒氣沖沖地走了。

魏國平瞧着她的背影迅速地在街角裏消失，整個人不禁為之愕怔不已。

他可沒想到，貝娜會有這樣激烈的反應！

他感到很不是味道，但他仍然無法想像得到，這件事情會有多嚴重的後果！

* * *

姚津浩向容玫瑰的挑戰，已正式開始展開。

這是一場衆所矚目的大戰。關鍵人物之一的鳳老哥，並沒有出現。

代表他出場的是狄高。

以狄高的實力，足以在這種盛大的賭局裏大展雄風嗎？

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事。

賭局在姚津浩的別墅裏舉行。

經過三小時的激戰，姚津浩一直穩佔上風，容玫瑰和狄高各輸一千萬元左右。

姚津浩果然並非等閒之輩，也絕對不像是一個普通的生意人。

最後，狄高棄權認輸，容玫瑰也隨即相繼離座，向姚津浩表示甘拜下風。

過程並不太精采，就連身爲大贏家的姚津浩也感到興緻索然。

是不是因爲鳳老哥的缺席，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

* * *

夜已深，容玫瑰並沒有回到夜總會。

她心情欠佳。

她心情不好，並不是因爲那場賭局，而是因爲找不到榮國業。

榮國業有心事，她是知道的。

她想幫他一把，但却無從入手。

想不到她找不到榮國業，榮國業却在她經常流連的酒吧裏找到了她。

「妳果然在這裏！」他的眼神有如一片汪洋大海般令她感到迷惑。

她呷着一杯混合酒，臉上的表情似醉非醉：「爲甚麼找我？」

「妳也不是到處要找尋我的踪影嗎？」

「你是個靠不住的男人，我……我爲甚麼還要找你？」

「原因太簡單了，因爲妳喜歡和我這種靠不住的男人在一起。」

「呃……說得好！說得非常非常正確，男人……若是太可靠，那就太……太乏味……太不好玩了！」她似乎很有點醉意。

「妳醉了！」

「我醉了？若能眞的醉了，那是一件好事，正是一醉解千愁，可惜我現在還是很清醒很清醒……」

「別再自欺欺人了，跟我走吧！」

「走，走到哪裏去？」

「甚麼地方都可以，就是不能在這個酒氣薰天的酒吧裏繼續呆下去……」

* * *

半小時後，容玫瑰給榮國業帶到一間氣氛十分幽雅的豪華套房裏。

她在看着他。

「你是不是以爲我眞的醉了？」她膩聲地問。

「就算妳本來眞的醉了，到了這個時候，也該清醒過來吧！」他悠然一笑。

他躺在她身邊，從衣袋裏摸出一包香烟。

「容大小姐，妳在外頭混了好幾年，自問有甚麼收穫？」他抽了一口烟，眼神漸漸變得像是濃霧一般。

「我只是在默默耕耘，從來沒想過會得到怎樣的收穫！」

「這是不折不扣的醉話！妳是開夜總會的，可不是個耕田的女人。」

「不要老是問着我，你以後又有甚麼樣的打算？」

「我知道，老頭子以前曾經和許多江湖人物結怨，」榮國業沉聲說：「其中最可怕的一個仇人，就是司徒鳳天！」

「鳳老哥？」容玫瑰的眼色倏地變了。

「不錯！」榮國業看着她，「對於鳳老哥的一切，妳當然不會陌生吧？」

容玫瑰「呼」的吐出一口氣：「你今天找我，就是要在我身上套問他老人家的一切？」

「不！對於司徒鳳天的事，我沒有興趣知道。」

「你不是說，令尊和鳳老哥有很大的過節嗎？」容玫瑰神情詫異地看着榮國業。

「那是上一代的恩怨，而且，據我知道，他們之間的恩怨，已經解決了。」

「你敢肯定？」

「絕對可以肯定，因爲我很瞭解司徒鳳天的脾氣！」

「你怎會瞭解他的？」

「他是千門至尊，就算我和他老人家素未謀面，但最少也可以透過其他種種渠道，去瞭解他這一號人物！」榮國業滿懷自信地說。

「你被誣陷入獄的事，可有頭緒？」

「已查出了眞相！」

「你聘請私家偵探嗎？」

「不是私家偵探，但却比任何私家偵探都更實際、可靠！」

「那個人就是你自己？」

「不錯，妳開始漸漸更瞭解我了。」

容玫瑰「嗤」的一聲笑了起來，她又再情不自禁地擁吻榮國業。

* * *

江湖路，風起雲湧。

「千門至尊」司徒鳳天，遭遇到最强大的挑戰。

表面上，姚津浩是這敵對派系的大頭子。

但在暗地裏，還有更强大的靠山，隱藏在姚津浩的背後！

連姚津浩那樣的人物，尚且只是副手級人馬，這集團勢力之龐大，實在難以想像。

尤其是在最近，這集團更大肆招兵買馬，顯然是要更進一步加强實力，以撼倒司徒鳳天爲最大的目標。

在這關鍵性的時刻，鳳老哥又有甚麼樣的部署呢？

* * *

已是凌晨四點。

鳳老哥在他的書房裏，手中捧着一杯咖啡，眼睛却盯在一個人的臉上。

書房裏只有兩個人。

除了他之外，另一個是仇大姐。

仇大姐是在三點四十五分，才登門造訪的。

「鳳天，我來了。」

「我知道妳遲早會來見我。」

「現在是不是太晚了一點？」

「對一般人來說，凌晨四點是一個空白的時刻，因爲他們都在夢中。

「對我們來說又怎樣？」

「我們不是一般人，在我們的行業裏，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絕不可以擁有一個『夢』字！」

「我們是老千，老千不應該作夢？不應該活在夢想之中？」

「妳當然是很容易瞭解這一點的，」鳳老哥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事實上，妳本來就是一個很出色的老千……可惜……」

「可惜我老了？」

「老，並不可怕，任何人都曾經年輕過，既有年輕的日子，當然也就有老邁的時候，這一點，上天對任何人都是百分百公平的。」

「鳳天，打開天窗說亮話，我今天到這裏來，是要向你說清楚關於商世穎和我之間的糾葛。」

「妳心裏有甚麼話，儘管說出來！」

「我決定放棄他！」

「理由呢？」

「就算我心中有一千一萬個理由，也用不着說出來，因爲那是多餘的！」

「很好，這才是仇大姐的一貫作風！」

「除此之外，我還有一件事要向你說。」

「請講！」

「狄高這小子靠不住！他已生異心！」

「有證據嗎？」

「我說的話，就是證據！」

鳳老哥不說話了。

相識多年，對於仇大姐的作風，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既然她這樣說，當然有她的理由。

鳳老哥默然良久，才咳嗽說道：「快天亮了，妳今晚就留下來吧！」

「好的。」

* * *

在機場裏，一對男女手牽着手，準備離開香港。

在他倆的背後，還有一個臉色蒼白，但却相當漂亮的小女孩。

她是筱美。

這對男女，是久經患難，終於又再在一起的林力德和露娜。

他重回到她身邊。

「露娜，過去的事，妳可以忘掉嗎？」

「一半一半。」

「甚麼意思？」

「不愉快的往事，統統忘掉，甜蜜的回憶，永遠留在心裏。」

「妳眞的不怪責我嗎？」

「你以爲我是那麼小器的婦人嗎？」

林力德笑了，笑得十分十分愉快。

不知道從那一刻開始，他決定重新振作，不再把自己困在愁城之中。

他要衝破丁艷冰所佈下的「美人迷魂陣」！

無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他都決不退縮，也永不言悔。

終於，他成功地排除了一切障礙。

他和露娜一起帶着筱美，到另一個國家，建立他們的新天地！

過程居然很順利，再也沒有遭遇到甚麼阻攔！

* * *

當露娜、林力德、筱美三人登機後，機場大堂外有一個冷艷的女子，正在找尋一個人。

她找到了。

她是丁艷冰，而她要找的人，赫然竟是阿生！

阿生和丁艷冰，都是一直纏着露娜和林力德的男女！

露娜走了，阿生沒有阻截。

林力德走了，丁艷冰也任由他離去。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 *

一小時後，阿生坐在丁艷冰的跑車旁邊，來到了西貢一間別墅。

在途中，阿生一言不發，丁艷冰也沉默不語。

別墅裏沒有任何人。

阿生打開冰箱，拿出一瓶啤酒，仰首便一口氣把啤酒喝得乾乾淨淨。

「爲甚麼要放走那個女人！」他把啤酒瓶放在茶几，好像氣呼呼地坐在沙發上。

丁艷冰冷冷一笑：「你除了强姦女人之外，還能做些甚麼事？」

阿生「哼」的一聲：「別老是算

我的帳，妳又怎樣？在組織裏，誰不知道妳是個女色魔？」

丁艷冰走到他面前，把豪乳向前一挺：「我是女色魔又怎樣？你瞧不順眼嗎？」

阿生怒道：「少跟我耍這一套，就算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死掉，我也不會碰妳一根汗毛！」

丁艷冰嘿嘿一笑：「說得很動聽，我還以爲你對所有女人都不會放過哩！」

阿生沉着臉：「妳今天說的，全都是他媽的瘋言瘋語，大老闆要妳做的事，妳做了多少？」

「喲！別拿大老闆的威名來壓我這個小女子好嗎？」

「丁小姐，正經事，不比兒戲，他老人家若發起脾氣，妳就算是楊貴妃再生，也招架不住！」

「你放心好了，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請回來的殺手，將會在今晚聯合採取行動！」

「哼！好大的陣勢！」

「你吃醋嗎？別以爲你才是第一把交椅的金牌殺手，和祖諾、域奇那些國際級高手相比，你只是一隻微不足道的小蒼蠅！」

「可惡！妳竟敢嘲笑我是小蒼蠅？」阿生陡地怪叫起來。

「老實說，我並不喜歡你這樣的男人！」丁艷冰冷冷一笑：「你這種人，毫無品味可言！」

「甚麼意思？」阿生臉色一沉：「妳是說我這種人很低俗嗎？」

「人貴自知，你自己說出來，也就不必我花費腦筋去找尋適當的形容詞了。」

「難怪有人說，妳是一個高級的婊子！」

「高級的婊子？甚麼意思？」

「說到底，畢竟還是一個臭婊子，有甚麼了不起！」阿生冷笑不已。

丁艷冰也在冷笑：「你就把我當作是一個婊子好了，但請不要忘記，雖然我是個婊子，但却還比你這個低俗的人高級一千倍一萬倍！」

就在這一瞬間，她突然一拳擊向他的左邊太陽穴！

阿生全然不防，還以爲她只是要和自己玩耍。

可是，他錯了！

她這一拳是認眞的，她更不是在跟阿生調情，而是要把他的要害痛擊！

「吔……」阿生大叫：「妳……妳瘋了？」

他痛得臉色煞白，有如滾地葫蘆般在地上滾動着。

丁艷冰冷冷地看着他，忽然像是一條母獅般撲向他又咬又踢！

她雖然是個女人，但雌威一發，那股狠勁也絕不是開玩笑的！

阿生雖然青年健碩，但竟然給丁艷冰出其不意地打得遍體鱗傷，連頭也抬不起來！

＊　＊　＊

翌日黃昏，丁艷冰駕駛着跑車，來到了半山區一座別墅門外。

這是超級貴重的地皮，這幢物業的價值，最少超過五億元以上。

但對於這幢物業的主人來說，三幾億元，根本不是一個數目。

因爲他就是富甲一方，在亞洲十大財團中擁有最强大實力的歐陽焯夫。

外界傳言，歐陽焯夫是靠走私軍火起家的，更有人說他至今仍然在販賣軍火。

但對丁艷冰來說，歐陽焯夫是甚麼人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她和歐陽焯夫之間的關係。

＊　＊　＊

毫無疑問，丁艷冰是艷光四射的女人。

這樣的女人，無論她和甚麼樣的男人走在一起，都會惹來緋聞。

即使是歐陽焯夫也不例外。

歐陽焯夫雖然已經六十出頭，但他仍然精壯，誰也不敢懷疑他有充沛的精力。

歐陽焯夫是超級富豪，丁艷冰是美麗的女人，在一般人的眼中，這已經是很合襯的男女！

但只有丁艷冰才知道，歐陽焯夫爲甚麼對自己那麼好？

＊　＊　＊

歐陽焯夫有點感冒，沒有走出客廳。

但他召見她，叫她進入他的臥室。

在臥室中，只有他和她單獨面對面在談話。

「歐陽先生，您好！」她很有禮貌地說。

但歐陽焯夫却臉色一沉：「爲甚麼叫我歐陽先生？」

「對不起！」丁艷冰還是很有禮貌的樣子，但她接着却說：「請恕我不知道你已動了變性手術，由歐陽先生變成了歐陽女士！」

歐陽焯夫愕然地瞪視着她。

顯然，這位超級富豪要發怒了。

可是，無論怎樣，他的怒火居然還是沒法子發作起來！

到最後，他只是啼笑皆非地從床上走了下來：「小冰，妳甚麼時候才肯對我這個老頭子好一點？」

丁艷冰上前攙着他：「一個私生女兒，連姓氏都跟你老人家毫不相干，你還要她對你怎樣？」

歐陽焯夫嘆了口氣：「都是我不好，當年沒有好好對待妳媽……」

「不要婆婆媽媽了，三千年前

的往事，還有甚麼好提的！」

「三千年？噢！原來我强姦妳媽那一晚，距今已三千年啦……那麼，屈指一算，妳這個雜種也有三千歲了！」歐陽焯夫怪笑起來。

「你好風騷！既有財有勢，還有一大堆風涼話，是可以做總批發啦！」

「算了，算了！我不是妳的對手，嗯……妳怎麼把阿生打得不似人形？」

「他這個畜牲，想强姦妳的私生女兒，難道還不該打嗎？」

「那個混蛋！別的事情還不怎麼樣，一看見了漂亮的女人，立刻就會……」

「變成了歐陽先生的同類！」

「喂！夠了吧！好好歹歹，我始終還是妳的老頭子啊！」歐陽焯夫的臉色一沉！

「我對你也不錯呀！你强姦了我的母親，把我生下來之後又沒好好撫養，到了你現在這把年紀，我還能跟你老人家如此親近親近，你還想怎樣？」

「我是歐陽焯夫！我是舉世知名的超級富豪！」歐陽焯夫咆哮起來，「倘若我是個窮措大，妳還會來看我嗎？」

「當然不會！」

「很……很坦白，不愧是我的好女兒！」

「別再瘋瘋癲癲了，照我看，你還是不要再跟鳳老哥鬥下去了！他畢竟是金漆招牌的『千門至尊』，你老想要另起爐灶和他一較高下，犯得着嗎？」

「哼！我就是不服這個老頑固！」

「你罵鳳老哥是老頑固，爲甚麼不好好自我檢討？」

「當年，若不是他從中破壞，我早已經……」

「早已骨頭打鼓去了！」丁艷冰撇了撇嘴，「母親說得很清楚，當年，你若眞的和南洋黑幫賭上了，你再也沒有今時今日的財勢地位！」

「嘿嘿！照妳母女這麼說，司徒鳳天倒是我的恩人了？」

「事實本來就是這樣！」

「放屁！我不相信！」

歐陽焯夫氣呼呼地在揮手，一臉不悅的神色。

丁艷冰嘿嘿一笑：「好極了，來了還不夠十五分鐘，已經話不投機，今天大可以提早說聲『拜拜』！」

「不要走！」歐陽焯夫立刻拉着她的手，「我要妳陪着我！」

丁艷冰冷冷一笑：「你又不是我的情人，爲甚麼要陪你？」

「我是妳的爸爸！」

「笑話！我是姓丁的，先生貴姓？」

「我姓歐陽，但妳也是姓歐陽的！」

「要不要看看本小姐的身份證？我是丁艷冰，是丁小姐，並不姓歐陽！」

「妳必須改姓！」

「姓丁有甚麼不好？筆劃簡單，若依照筆劃序來排名，永遠都是大佔便宜的！」

「不要拿這種事開玩笑！妳是歐陽艷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任誰都不能改變！」

「但這只是一個鮮爲人知曉的秘密，你放心好了，我是不會把這秘密公開的。」

「妳不公開，我公開，我要公開宣佈，承認妳是我的親生女兒！」歐陽焯夫很認眞地說。

丁艷冰睨視着他：「算了吧！歐陽先生，這個世界上有趣的遊戲還有很多，你犯不着到了這把年紀，還要爲了一個微不足道的私生女兒而揭破自己的臉皮！」

歐陽焯夫「哼」一聲：「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有分寸，妳媽呢？」

「她現在很好，你少擔心她會爲你這種人而鬱鬱寡歡！」

「我要見她！」

「喲！你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念舊了？」

「這是我和她之間的事，妳做女兒的少插嘴！」

「歐陽先生，你這樣算是教訓我這個私生女兒嗎？」

「小冰，妳不要自欺欺人，也不要再在我面前耍手段！」

「好吧！我在你面前消失，你便大獲全勝了，對不？」

「妳不能威脅你的老頭子！」歐陽焯夫給她弄得團團亂轉起來。

「哈！眞想不到，歐陽焯夫也會給一個小女子弄得方寸大亂！」

「妳滿意了吧！」

「你眞的要見我媽？」

「是眞的！算是我求求妳，幫老頭子一把，可以嗎？」歐陽焯夫低聲下氣地說。

「但你的老婆大人會放過你嗎？」

「她那一方面，我自有主意！」

「她是著名的河東獅，你眞的不怕？」

「河東獅已老，她再也不是當年的阮碧珊！」

「原來你是在欺負老婆老矣，再也沒有當年的雌威？」

「上一輩的帳，還輪不到妳來清算！」

「說得是，既然你老人家主意已決，小女子便照你的吩咐辦事！」

「快去！快去！」

「鳳老哥的事，你眞的打算一

意孤行？」

「目前還說不定……」

「那些殺手，是否已把你心目中的仇人殺個片甲不留？」

「妳不要妄自推測，那個行動已押後了！」

「押甚麼後，索性取消了吧！」

「我的事，我自有分寸，妳不要橫加干預！」

「我姓甚麼，我也自有分寸，究竟姓丁還是姓歐陽，你管不着！」

她說完之後，昂然闊步走了。

歐陽焯夫盯着她的背影，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

兩小時後，丁艷冰來到了狄高的寓所。

狄高一看見她，瞳孔立刻爲之發亮。

她穿一襲性感極了的低胸衫裙。

「妳很美！」狄高由衷地讚賞。

「給我一杯XO！」

在三十秒之內，狄高已爲她斟滿一杯色澤深濃，酒香撲鼻的XO。

她只是呷了一口，然後就拉開了狄高的褲頭，把其餘的酒直潑下去。

狄高沒有生氣，因爲他知道這是遊戲。

丁艷冰是漂亮的、性感迷人的。同時，也是一個十分頑皮的女郎。

狄高喜歡這樣的女郎。

「你是不是一個合格的老千？」她問。

「照妳看呢？」

「在賭桌上，你也許可以騙過不少精明的賭徒，但在床上，要是沒有眞實的本領，只怕會大出洋相。」她笑吟吟地說。

「不錯，在床上誰都騙不了誰。」狄高完全同意。

她的笑是嫵媚的，充滿女性魅力的。

他要吻她。

她讓他吻了，但也同時在他的心臟部位狠狠的開了一槍！

狄高驚詫極了！

「妳……爲甚麼要這樣做？」

「因爲你背叛了鳳老哥！」

「妳……妳也不是同樣背叛他嗎？」

「你是你！我是我！我有很特殊的理由可以這樣做，即使是鳳老哥也不會怪責我，但你不同，你是他一手扶植起來的，你可以背叛他，也就可以背叛世間上任何一個人！」

丁艷冰冷笑着推開了他的身體。

狄高捂着胸口，但鮮血一直向外有如泉湧向外流。

＊＊＊

姚津浩一連串龐大的計劃經已展開。

他要全力打擊以司徒鳳天爲首的老千集團。

他是極具把握的。

因爲他對自己有信心，對自己的幕後大靠山更有信心。因爲他的靠山是歐陽焯夫。

姚津浩大張旗鼓的消息，已在江湖上傳得沸沸揚揚。

可是，就在這時候，歐陽焯夫秘密召見姚津浩。

「阿浩，這一仗不必打下去了！」

「爲甚麼？司徒鳳天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

「你敢肯定？」

「以我們的實力，司徒鳳天絕不可能得到任何甜頭！」姚津浩滿懷自信地說：「而且，我們已部署好一切，只等待進行最後的決戰！」

「不必了！這一場賭局，已經揭盅！」

「大老闆，這……這是甚麼意思？」

「很簡單，這是和氣收場，鳳老哥沒有贏，我們也沒有輸！」

「甚麼？你的意思是……棄權嗎？」

「不錯！」

「怎可以這樣……」

「爲甚麼不可以這樣？難道你以爲天下間所有的賭局，都非要分出勝負不可嗎？」

「但……」

「你不必失望，既然我和鳳老哥決定握手言和，就不必再鬥下去。在這世間上到處都是賭局，你要賭，自己賭個夠，決不愁會寂寞！」

「大老闆……」

「不要再大老闆前大老闆後了，你也是億萬富豪，你自己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老闆，以後，無論你要參加甚麼樣的賭局，都可以自己決定怎樣下注，明白嗎？」

姚津浩呆呆地看着歐陽焯夫。

他實在不明白歐陽焯夫爲甚麼忽然改變主意。

＊＊＊

黎明，海面平靜如鏡。

一艘價值數千萬的遊艇從鯉魚門出發，一直駛向大海。

負責駕駛遊艇的，赫然竟是鉅富中的鉅富——歐陽焯夫。

他對身邊的一個「水手」說：「你幹得很不錯，比起一般年輕小伙子，還更賣力、夠勁！」

那個「水手」哈哈一笑：「撇開了仇仇恨恨，做人輕鬆得多了。」

「要不要在這裏賭一手？」

「奉陪！你想賭甚麼？」

「賭我的身份證最後的數目字是單抑或雙？」

「不如倒轉過來，你賭我的身份證號碼如何？」

「不能！」

「爲甚麼？」

「我是大老千，你是千門至尊，在這樣的環境下，恐怕我們兩個人加起來，最少有四張身份證！」

說完這句話之後，兩人都同時亮出了身份證。

不是每人一張，而是每人都有兩張身份證！

歐陽焯夫大笑。

「水手」也在大笑。

識英雄重英雄！

以往，他倆之間的確曾經有很嚴重的過節。

但如今，一笑泯恩仇！

這個「水手」，自然就是號稱「千門至尊」的鳳老哥！

司徒鳳天！

＊＊＊

賭壇上，一波三折，驚險故事永遠層出不窮。

在影圈內，也同樣是多姿多采，熱鬧非凡的世界。

荊鴻山和魏國平爲了女演員的事，鬧得很不愉快。

初時，彼此還可以儘量遷就。

但時日一長久，雙方矛盾漸深。

衝突也更大。

再加上有外界惡勢力的插手，很快又演變出另一段不尋常的大衝突。

這是無可奈何，也無法避免的。

人在江湖，只要是利之所在，又有誰能眞眞正正置身事外，逍遙灑脫不羈呢？

（全文完）

上文提要：闖賊李自成轉戰長安，太守沈長明急欲南運其廿年來在地方上搜刮民脂民膏的財寶。以西門風爲首的花子幫與號稱「八仙」的四邪聖、四魔神合作追截奪寶，怎料中了貪官「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雙方還差些爲分贓起內鬨，他們不甘失敗，又改道陝南，繼續追踪長安太守南運的財寶……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魔神不義騙徒弟　被關大牢倖免難

這聲音來得突然，爲首的西門風轉頭看。

宇文鳳已尖聲叫道：「是你呀，小王八蛋！」

東方東也看到了，不由勒馬笑道：「咳，你小子怎麼找來了？」

夏侯金笑道：「大膽兒找來了。」

只有司馬元，他對東方東道：「怎麼處置這小子，難道眞要收他爲徒？多累呀！」

東方東道：「娘的，我老道相信緣份，既然今天在此遇上這小子，咱們四個認他吧！」

他見三人沒意見，招手間，那小子跑到馬前來。

甚麼小子呀，令狐爽來也。

令狐爽奔到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馬前，他眞叫絕，大叫一聲：「我可憐了吔！」

東方東道：「怎麼了？徒兒？」

令狐爽指着東方道：「我家在虎牢關，是不是？」

「囉嗦，我當然知道你家住在虎牢關。」

令狐爽道：「師父叫我回去偷銀子，眞倒楣，我爹的銀子箱也被偷了。」

宇文鳳一聽笑了。

因爲這是她幹的事，她當然得意的笑了。

她根本不打算收令狐爽爲徒的。

另外三人也沒有收徒之心，夏侯金只是逗逗令狐爽。

就聽令狐爽又道：「我爹以爲我偷的，把我囚在後院地窖裡，不料當天後半夜，忽然來了五千多流寇，進了虎牢關他們打灶吃飯搶又燒，天亮不見了。」

聽得西門風也吃一驚。

「我的吹花呀！」

吹花者乃西門吹花也。

西門吹花就是花子幫幫主的唯一女兒，她與奶娘留在虎牢關。

上官文笑笑道：「少了個女徒弟。」

西門風道：「甚麼，你想收我女兒當你徒弟？」

上官文道：「怎麼樣？」

公治長道：「還有我呀，花子頭。」

西門風一怔間，申屠艮與公羊山二人卻呵呵笑了。

公羊山道：「花子頭，如果我們四人把一身絕學盡傳你女兒，你幹不幹？」

西門風哈哈笑了。

「太好了，不幹他是王八蛋。」

他頓了一下，又道：「可惜我女兒不見了。」

公羊山四人也瞪眼了。

東方東道：「怎麼沒聽到消息，流賊們入河南來了？」

宇文鳳道：「眞有五千多人？」

令狐爽道：「只多不少！」

宇文鳳道：「你們家……」

令狐爽垂淚了。

他哭道：「一夜間全死了。」

抬頭看看奔去的逃難人，令狐爽又道：「我在地窖逃過一劫，等我爬出地窖，只好用蓆被把父母的屍體藏在地窖中，第三天才見流賊們奔出城，又聽後面大隊的流賊過來，我……們逃來山區了。」

東方東道：「你自由了。」

「自由？」

「是呀，無父管教，無母嘮叨，你不是自由了？」

令狐爽道：「這種自由我不要！」

他拉住東方東，求道：「師父，帶我走！」

東方東緩緩的在冷笑，他要殺人之前就是這模樣。

不用想也知道，他們馬上要去搶劫，怎會半路上找麻煩。

忽聽西門風道：「小兄弟，他們不要，我要你，過來，咱們共騎這一匹馬！」

令狐爽一怔間，忽見宇文鳳左臂猛一勾，把令狐爽整個人勾在她的馬後面。

「抱緊我，徒兒，跟我去見習。」

西門風最清楚這四魔四邪的爲人！

四魔殺人有笑聲，四邪殺人直哼哼！

西門風在馬上道：「何仙姑，我可告訴你，你有一天不要他，送給我，千萬別黑心！」

黑心就是殺人，西門風有女兒，如果再收令狐爽做他的兒子，多妙呀！

宇文鳳却吃吃大笑起來。

* * *

這二十騎快馬奔馳得快，一口氣奔了七十里！

令狐爽在宇文鳳的後面，他雙臂用力抱得緊，宇文鳳心中也愉快，祇因爲宇文鳳是道姑，令狐爽年紀不大，但雙臂有力量，令狐爽抱得越緊，宇文鳳越覺得舒暢。

女人嘛，就是喜歡男人抱，管他大小。

「師父，這是去那兒？」

「去殺人！」

「殺甚麼人？」

「小子，當然是殺有銀子的人了。」

令狐爽道：「搶劫呀！」

宇文鳳叱道：「甚麼搶劫，天下銀子天下人來花用，不合與被貪官汚吏使手段一人花用，小子，這個道理你應該懂吧！」

令狐爽道：「過去不懂，如今師父一說就懂了！」

他福至心靈的又道：「師父，我的膽子大呀！」

令狐爽的話，令宇文鳳也樂了。

「好，如果你小子能通過這一關，你才算是我們四人眞正的徒弟了！」

令狐爽不知道又是甚麼一關，但他立刻又問她道：「師父呀，我聽人說，你們收徒是有的，而且也收了幾次，可是，不是徒弟中途逃掉，便是被你們活活打死，是不是有這麼回事？」

宇文鳳冷冷道：「必是花子頭的女兒胡說八道，那個小丫頭可是個鬼機靈。」

令狐爽坦然一笑，道：「我就不信嘛，還有師父把徒弟打死的，必是她胡說！」

宇文鳳道：「如果我告訴你，那丫頭說的是實話，小子，你還敢當我們徒弟嗎？」

令狐爽道：「敢！」

宇文鳳道：「你不後悔？」

令狐爽道：「不後悔，因爲我比別的人不一樣呀！」

宇文鳳道：「甚麼地方不一樣？」

令狐爽道：「我聽話，我用功，我勤快，我乖寶寶，我不鬧，當然是胡鬧，我……」

宇文鳳叱道：「再要說下去，姑奶奶一掌斃了你！」

令狐爽一聽發了楞，縮起脖子急又問。

「師父，這樣還不好？那要怎樣才算妙？」

宇文鳳道：「小子，如果你是那麼好的乖寶寶，你還習我們的功夫幹甚麼？」

她在馬上不回頭，臉色凝重的又道：「正相反，你必需很技巧的既調皮，又搗蛋，不但胡鬧還要惹人煩，講話不要有學問，胡說八道一大篇，當然啦，也要我們喜歡聽，喜歡看，若是不合意就揍你！」

「哈……」

令狐爽笑了。

「師父，你的話正合我的意，調皮搗蛋我第一，我是個整死人不償命的小搗蛋，老先生見我也搖頭！」

宇文鳳反而大笑了，而令狐爽口中的老先生乃玄空是也！

她在馬上半天才又開口。

「令狐爽，我們現在去追長安太守沈長明的大車，對於這件事，你有甚麼主意？」

令狐爽笑道：「就是你們這幾個呀？」

宇文鳳道：「我們一個抵十個。」

令狐爽道：「你們死一個就等

於死十個。」

宇文鳳大怒叱道：「放屁，我們不會死的，那些貪生怕死之輩，他們如果有本事，就不會逃了。」

令狐爽道：「常言道，刀槍無眼是死的，造化弄人人不知，誰知道甚麼時候會挨刀？所以呀……」

宇文鳳急問：「所以甚麼？」

令狐爽道：「師父，你眞要聽我說下去？」

宇文鳳道：「說下去！」

令狐爽道：「人少對付人多的，最好用計謀，千萬別硬來，祇要有頭腦，甚麼銀子也有了。」

宇文鳳一笑，道：「你有甚麼餿主意？」

令狐爽道：「我的主意不餿，香吔！」

宇文鳳反手拍拍令狐爽的臉頰，笑呵呵的道：「好，且等追上大車隊，我看你會生出甚麼香主意！」

令狐爽道：「我不叫師父失望，嘻！」

宇文鳳似乎很愉快，扭過脖子用香唇在令狐爽的臉頰上發出嘖的一聲響。

令狐爽更爽了。

東方東火大了。

他也不多言，拍馬追上前，暴伸右臂猛一抓。

「哎呀！」

令狐爽被東方東一把抓過來，但他並不把令狐爽放在馬後背上面，而是掄動着令狐爽，看去就好像他在掄動着一件大衣衫。

令狐爽被東方東掄得頭昏腦脹的吃不消，已引得宇文鳳哈哈笑。

司馬元與夏侯金也笑了。

東方東道：「他媽的，摔鱉娃！」

他口中「他媽的」，這句話是國罵。

爲甚麼說「他媽的」是「國罵」？

嗨，這還有個小小典故，我不謅出來，天下無幾人會知道的。

相傳秦始皇他娘在後宮生了個娃兒，秦始皇明知此乃私生子，也是他的私生弟，他一氣之下把那小娃兒裝進了蔴袋中，然後活活摔死。

有人急進諫：「是你小弟弟……」

秦始皇大吼：「他媽的！」

秦始皇的意思是，此娃兒是他媽生的，不是自己老媽生的。

於是，這一句「他媽的」，就變成十分通俗的口頭禪，也是一句國罵！

如今這句國罵出自「峨嵋眞人」東方東之口。

忽聽宇文鳳叫道：「別摔別摔，這小子一肚子鬼名堂，他有計謀去搶沈長明的銀子呀！」

東方東吼道：「不是你變心愛上他？」

宇文鳳叱道：「毛還未長出來，我會要他嗎？」

東方東幾人哈哈笑了。

＊　＊　＊

人們以爲，四條腿比之兩條腿跑得快，而且沒有人會懷疑，甚至相信得不得了。

錯了，偏就有兩條腿的人要比四條腿的跑得快，而且還不祇是一個人，是一大羣人。

一大羣花子幫的人就比那終南四魔神，賀蘭四邪聖還快上些許！

當然，這是有原因的。

因爲在這一段山路上，山溪河流多，騎馬的到了河岸邊就蔴煩了。

花子們不一樣，見河下水，見山翻嶺，一路全是用跑的，洛陽他們不去了。

這批沒騎馬的花子羣，中途遇上很多自洛陽逃過來的難民，打聽之下，根本未見甚麼大車在這條路上奔向東，倒是流寇們圍向洛陽去了！

花子羣中有幾個六袋高手，一聽之下，再加研判，斷定那長安太守沈長明這是打算乘船下江南了。

大伙一商量，撥頭就往陝南奔去。

花子羣走山道，翻山越嶺反而趕在西門風這些人的前面去了。

西門風發現自己的兄弟們出現在河岸邊，他吃一驚，怎麼走路的趕到騎馬的前面了。

有個六袋花子奔上前，他迎着西門風，也看着八位冒牌大仙東方東八人，吃吃一笑，道：「才來呀！」

西門風道：「你們不是去洛陽嗎？」

那人指着西北方，道：「流寇圍洛陽，沈長明的家當不走洛陽，咱們這就改道追來了。」

西門風大加讚賞的笑了。

「好，好，好，咱們一同去奪寶。」

但他忽然不笑了。

「我的寶貝女兒呢？」

他這麼一叫，那面過來的令狐爽，他衝着西門風道：「花子頭，別難過，專心去奪寶。」

西門風叱道：「小雜種！」

令狐爽道：「你的女兒死不了，她比我還精！」

西門風道：「你怎麼知道？」

令狐爽道：「我本來同你一樣不知道，我見你花子頭如此傷心，我祇好說她死不了啦！」

他忍不住的又一笑，道：「我說她死定了，你會立刻用打狗棒揍我！」

西門風一聽火大了，抓起打狗

棒要打人！

宇文鳳見西門風要打人，打的是令狐爽，她尖聲叫道：「老花子，這小子已名花有主！你少打我的徒弟！」

西門風道：「名花有主？」

宇文鳳道：「他是我們終南四神的寶貝徒弟，他呀，『豆腐掉進灰堆裏，你吹不得也打不得！』你省省你那窮力氣吧！」

西門風一聽，憤憤的對令狐爽叱道：「滾！」

令狐爽吃吃笑了。

忽聽公治長高聲道：「快把馬匹運過河，娘的，這條河好像發洪水，怎麼河水黃澄澄！」

東方東也叫了，道：「如何過河，騎在馬上，不是會把一身衣褲弄濕了？」

西門風道：「咱們花子幫的人不怕，就是光裸屁股也沒人笑，哈……」

宇文鳳叱道：「花子頭，你幸災又樂禍呀，可惡！」

一邊的令狐爽笑了。

「這有甚麼難呀，小事一樁嘛！」

他此言一出，四魔神與四邪聖齊瞪眼！

西門風也緊緊的皺起眉頭了。

西門風心想，這小傢伙又有甚麼鬼名堂了，看來不比吹花稍差。

西門吹花乃他的寶貝女兒是也！

宇文鳳急問令狐爽，道：「我越來越可愛的徒兒，你有甚麼好主意呀，說出來大伙聽一聽！」

令狐爽可樂歪了。

樂歪就是爽，他笑呵呵的道：「我有哇，主意還挺管用的！」

宇文鳳道：「那就快說呀！」

令狐爽道：「師父，這條河有多寬？」

宇文鳳抬頭看對岸，看了一下，道：「少說也有三十丈那麼寬！」

令狐爽道：「走，找一處更寬一點的去。」

宇文鳳叱道：「放屁，這一段河道窄，已有三十丈寬了，張果老會飛也無法飛那麼遠，你小子還要更寬的河道，小王八蛋，你這是甚麼餿主意？」

令狐爽又笑了。

「師父呀，我有道理呀！」

「甚麼道理？」

令狐爽道：「河道窄，水流急，河水深，很難立馬在河中，如果河道寬，河水緩，河水也必淺！」

他此言一出，大家都瞪眼。

令狐爽一見，爽呀，大家都看着他，他當然愉快，大家也注意他，他就更爽了。

宇文鳳道：「小子，快說下去。」

令狐爽指着馬匹，道：「馬匹一共二十四，派上個子高的花子幫兄弟們，每兩人拉一匹下河去，就在河上排成隊，每兩三丈停一匹，然後你們大家飛身踩在馬背上過河，難道你們沒想過？」

他此言一出，東方東八人已哈哈大笑起來了。

宇文鳳摟緊了令狐爽重重的香吻送上去。

當然是吻在令狐爽的臉頰上。

這一回東方東也不再吃醋了，因爲令狐爽一根毛也還未長出來。

連毛都未長的娃兒，懂得甚麼男女關係？

西門風一聽，心中在琢磨，這小王八蛋還是個人才呀，這光景，以後再由終南山四魔神加以調教，武功高，人又精，江湖出了他這個傢伙，還了得呀！

西門風正在心中想，東方東已對花子頭西門風道：「喂，花子頭，快挑出四十個個兒高的，每兩人侍候一匹馬，咱們去上游河道寬的地方去！」

賀蘭山四邪聖的公羊山嘿嘿一笑，道：「這小子確是個不可多得的好材料，我想……」

夏侯金道：「公羊老邪，你少打我們徒兒的主意，他呀，已名花有主了！」

公羊山道：「不打就不打，有甚麼稀奇的！」

前面果然河道寬了，祇見二十匹大馬一溜被花子幫人拉到河水中。

怪了，河的這面近岸處，反而水深，幾乎快把馬背也淹住了。

而河中到對岸，河水漸漸地淺了，至對岸附近，河水只淹至馬腿一半。

於是，當先飛身過河的便是這四魔四邪！

西門風與花子幫的人，也有不少騰身而過，有的輕功差的，祇有游水了。

令狐爽楞住了。

他見八仙過了河，沒有人管他，心中不自在了。

「喂，我怎麼辦？」

有個花子在臭罵他。

「小子啊，你不是鬼點子多嗎？老子看你怎麼過！」

令狐爽又笑了。

「喂，大哥哥，你想不想發財？」

那花子一瞪眼道：「我能塡飽肚皮就不錯了。」

令狐爽道：「我就能叫你發財，你信不信？」

那花子一怔道：「你叫我發財？娘的，你自己不會發財呀！」

令狐爽道：「別問那麼多，你想不想發財，說！」

「王八老蛋才不想發財，老子做夢也想。」

令狐爽道：「快背我過河呀，過了河你有財發。」

那花子臉色一寒道：「什麼，我背你過河？」

令狐爽道：「你如果不想發財，你就別背我，我自己一樣可以過。」

他這就要往河中走，那花子道：「好，好，好，我背你過河。」

令狐爽道：「你想通了就好。」

他不是爬在那人的背上，而是騎在那人的脖子上，那個花子頂着令狐爽過了河，河中的馬匹也快趕上岸了。

那花子把令狐爽放下來。

「我怎麼發財？」

令狐爽道：「你跟我來。」

那花子果然跟令狐爽走去了。

令狐爽哈哈笑，他走到西門風面前了。

「花子大爺呀，咱們這是幹什麼的？」

西門風道：「噫，你師父們沒對你說嗎？劫那長安太守沈長明呀！」

哈哈一笑，令狐爽道：「劫就是劫財物了？」

西門風道：「那還用說？」

令狐爽聲音放低道：「怎麼分賬？」

「四六！」

令狐爽道：「想不想再多分？」

西門風一楞道：「小子，你好像『一口吞掉東嶽廟——一肚皮的鬼』呀！」東嶽廟鬼最多。

令狐爽道：「花子大爺，你如果信得過我的話，我有辦法叫你多分些。」

西門風叱道：「你小子是四魔的徒弟呀，你會助我多撈一些？」

令狐爽道：「你不信？」

西門風道：「娘的，吃曹操飯替劉備辦事呀，吃裡扒外的小東西。」

令狐爽一笑，彷彿他喜歡挨駡。

西門風指着走過來的宇文鳳道：「小子，小心我告訴你師父。」

令狐爽回頭看，急忙自袋中摸出身邊僅有的一塊銀子，他把銀子往那花子手中一塞，道：「給你！」

他邊給，還大聲的道：「我只有這些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沒有了。」

那花子托着一錠銀子哈哈笑了。

西門風也嘿嘿笑，宇文鳳忽的撲過來，她疾出手奪過那錠銀子，叱道：「你們想幹什麼，搶我徒弟呀，狗東西，是不是活膩了？」

那花子一驚道：「是我背他過河，他說叫我發個財的，你……」

西門風接道：「不錯，我全聽到了。」

宇文鳳冷笑道：「你們穿一條褲子的，當然幫自己說話了。」

令狐爽道：「師父，算了，一錠銀子沒關係，只要他們不設陰謀多得財物就行了。」

宇文鳳一怔道：「徒兒，你也知道去劫財物？」

令狐爽道：「花子大爺告訴我的，他還叫我動動腦筋多幫他們分一些，因為他見我的主意多。」

他此言一出，宇文鳳火大了。

西門風更是火大了。

「小王八蛋，是你要幫我們多分些寶物，如今又說我找你幫忙，你想挨揍呀？」

他的打狗棒舉起來了。

宇文鳳伸手攔，他問令狐爽道：「你說幫他們多得些寶物？」

令狐爽道：「我又不是白癡，師父們不幫去幫花子呀，銀子都敲詐去了呀！」

宇文鳳一聽冷笑了。

「西門風，你少打歪主意，我們四人的徒弟是天下最機伶的，他不會背叛我們，他如果吃裡扒外，除非是不想活了，所以我勸你少利用我們的徒弟，說好了四六分賬，咱們已經夠大方的了。」

她一把拉過令狐爽，又道：「走，少和花子們打交道，惹上一身窮。」

西門風幾乎氣炸心肺，那個背令狐爽過河的花子，只恨得牙癢癢的，可也不敢吭出聲。

令狐爽哈哈笑了。

爽呀，當他又上了宇文鳳的馬背後，還在笑着回頭瞧。

西門風咬着牙，道：「四魔找到接班人了。」

* * *

快馬追了一天半，忽然間，前面一道大斜坡下出現三間大草房，道上走的人見了便知道那是陝南一處野店，開野店的不是別人，馬寡婦母女二人是也。

十年前馬寡婦死了丈夫，那時候她女兒二十整，如今已是三十歲的人了，守着馬寡婦不嫁人。

其實便是想嫁人也不容易，因為這母女二人長得醜。

母女二人除了塊頭大以外，身上沒有一個地方不像個殺豬宰牛的大男人。

這母女二人有力氣，好像天生有神力，門外有個土場子，大樹放倒四五棵，全是山上拖來的，那當然是母女二人自山上拖到門口的。

現在，野店門口停了十輛大馬車，五十個大漢，每五人圍一圈，中間一盆大鍋菜，窩窩頭每人啃一

個。

馬寡婦母女二人站門邊，看着這些人吃得津津有味，二人便也微笑了。

有個大漢開口笑，他似乎認識這母女二人。

「馬家嫂子呀，沒有酒，沒有肉，只能塡飽肚子呀。」

馬寡婦道：「什麼年頭呀，你們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米帶糠、麥帶麩，塡飽肚子過災年，你們吃了我的這麼多存糧，那是因爲你們是官家人，流寇土匪吃不到。」

那人一笑道：「妳就不怕流寇土匪殺了妳？」

一笑，馬寡婦道：「糧食藏在地底下，如果來的人多我母女二人走掉了，嘿嘿，如果他們的人少，我母女才不怕吶！」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個人拄着根棍子過來了。

那是半大不小的娃兒，他一邊走一邊叫。

「哎呀，我快死啦！」

土場上人們抬頭看過去，喲，是個少年郎。

馬寡婦急忙迎過去。

她見是個男的，立刻笑呵呵，又見這男的一副機伶樣，也大笑。

「哈……是個少年的兒郎。」

那少年人抬頭看，心中一緊嚇一跳，這是個男的還是個女的呀，怎麼長得這個樣，如果他是男子大毛漢，爲什麼下巴不見一根毛，叫的聲音似鳥叫，如果他是個女子吧，怎麼長得粗又壯，皮粗肉厚像個武二郎。

這少年人可不是別人，乃令狐爽是也。

令狐爽是幹什麼來的？

如果抬頭遠山看，三五里地那個半峯上，人馬一堆在那兒停下了。

其實也只有二十人而已。

花子幫沒有抄近道走，這一回四條腿比兩條腿快多了。

從那兒的林子裡看過來，馬寡婦門外的大車看得清清楚楚的。

要搶劫大車呀，令狐爽立刻自告奮勇的前來了。

令狐爽對宇文鳳道：「我去！」

宇文鳳一笑道：「刺探軍情？」

令狐爽道：「我上過私塾學堂，趙錢孫李我讀過，孫子兵法也聽過，我去知己知彼呀！」

東方東大笑，指着令狐爽笑叱道：「你要是今年二十歲，老子一定殺了你。」

令狐爽笑了。

「東方師父，我若今年二十歲，我必促使你同宇文師父上大床。」

宇文鳳一聽，叱駡：「個小王八蛋！」

東方東愉快的笑了。

「哈……」

另外幾人也大笑，令狐爽便也匆匆的走了。

* * *

此刻，令狐爽被馬寡婦一把拉住手，道：「跟我來，娃兒，我問你，你的家住那裡？」

令狐爽道：「虎牢關。」

馬寡婦道：「喲，山路要走三四天。」

她頓了一下，又道：「娃兒呀，我再問你，你的父母他們呢？」

令狐爽沒淚也抹眼睛：「流寇一到死光了，唔！」

「嘻……」

馬寡婦也反常，人家悲哀她高興。

其實她一點兒也不反常，因爲她想要令狐爽留下來，留下來當她的乾兒子。

馬寡婦拍着令狐爽道：「別難過，你把馬大娘當親娘，跟我上去吃上一碗牛盤腸，包子再吃上十幾個，天下大亂去他娘的他們的，咱們盡撿好吃的。」

她這話有兩句被附近的漢子聽了去，立刻間，兩個漢子跳起來。

兩個漢子奔到馬寡婦面前，有個怒漢手指頭點在馬寡婦的鼻尖上駡：「娘的老皮，你這老梆子女人，把肉藏起來了呀，還有包子呀，不拿給爺們吃？」

一聽包子與肉，不少人跳起來了。

又見那個認識馬寡婦的漢子過來了。

「馬大嫂子，妳眞的有包子？」

「唉！老于，你想想，你們來了這麼多的人，我只不過一些包子，拿出來給你們夠誰吃呀，不是引你們打架鬧內鬨？」

姓于的漢子道：「可是還藏有牛盤腸？有多少？」

馬寡婦道：「藏了也不過三兩斤。」

姓于的沉聲道：「全部拿出來，需知咱們這兒有五位是押車的大人，拿出來五位大人吃。」

馬寡婦一聽火大了。

「不拿！」

姓于的道：「不要活了？」

馬寡婦道：「我問你，你們是官兵呀，如今天下大亂，流寇到處亂殺人，你們官兵不去捉强盜，押了財寶往南邊逃，還想叫我給你們吃好的呀，門兒都沒有！」

忽見五個怒漢提刀過來了。

其中一人就像黑李逵，他齜牙咧嘴的嘿嘿笑。

「老子砍了妳，屋子裡什麼也是爺們的。」

馬寡婦拉了令狐爽一跳跳到房

門口，她把手一伸，吼道：「魁女，拿我的傢伙！」

她的女兒叫魁女，身上骨架更粗大，兩步走入房門內，大鋼叉她取了兩把。

母女二人各一把大鋼叉，馬寡婦已把令狐爽推進房內了：「進去，看乾娘打架。」

令狐爽幾乎被她推滾在地上。

門外面，五個大漢已把馬寡婦母女二人圍上了。

姓于的一邊可急了。

「馬家嫂子呀，怎麼動上傢伙了，妳造反呀！」

馬寡婦叱道：「放屁，流寇才造反，你們是混蛋，平日裡你們欺壓善良，搜刮財物，天下被你們搞亂了，押了財寶往南逃，娘的皮，老娘越說越有氣，恨不得窩窩頭也不給。」

「殺了你這老潑皮！」

五個大漢大聲吼，圍住馬寡婦母女二人幹上了。

別看這是兩個大脚丫子女人吶，兩把大鋼叉掄着打又扎，銳風呼呼嚇死人，五把砍刀難近她們的身。

別的鋼叉木頭把，她母女二人的鋼叉是鐵的，少說也有八十斤。

五把砍刀一時之間拿她二人沒辦法，另外三十幾個大漢不吃了，圍在四週看熱鬧。

令狐爽不看熱鬧，他從後窗爬出去了。

令狐爽才不會同馬寡婦母女住在大山邊當馬寡婦的什麼乾兒子。

令狐爽的目的是查看十輛大車上的寶。

他現在已溜在後面一輛大車上了，只見大車上平放着兩大口大木箱。

令狐爽用手去摸摸，再用力去拉拉細在木箱上的繩子，他有些奇怪，木箱子爲什麼有些輕飄飄。

令狐爽用力搖又推，急了，取出身邊藏的一把小刀來，對着木箱一邊用力戳。

大木箱很快被他戳個洞，令狐爽斜目往箱內看，他的小刀又插進去挑又撥，很想知道箱內裝的什麼寶。

突然間，箱內傳出一聲「錚」。

嚄呀呀，箱中有東西在造反了。

就聽得箱中發出一陣叮叮咚咚聲，嚇得令狐爽急忙縮身子，箱子上已有利箭暗器穿透了箱子未射出來。

令狐爽一見，他不但不再害怕，反而暗自哈哈笑了。

他笑着溜下大車來，又溜回大屋內。

令狐爽發覺那母女二人眞厲害，五個大男人拿她母女二人沒辦法，兩把大鋼叉掄又扎，挑又刺，就好像她二人有用不完的力氣。

令狐爽忙在房內找，找了半天也不見包子與牛盤腸。

他站在門口大聲叫起來了。

「別打了，別打了，打了半天白幹了。」

雙方各自跳開來，令狐爽又叫了：「老大娘，我在妳屋子裡沒有找到包子牛盤腸，原來是開我玩笑，也開官差老爺們玩笑呀，那就別打了。」

有個軍官吼道：「小子，你眞的沒找到？」

令狐爽道：「不信你來找呀，騙你是王八。」

另一軍官洩氣的道：「多寃呀，操他娘！」

那面，姓于的大叫：「馬大嫂，你開的什麼玩笑，這要是死了人又怎麼辦？」

馬寡婦道：「誰死誰命短。」

她抱着鋼叉與女兒馬魁女走到了門口站住了，那模樣是等着再打架，光景就如同兩個門神爺一樣，雄赳赳又氣昂昂。

於是，令狐爽在門後低聲開口了。

「老大娘，你們何必同這些快死了的人打架呀？」

他此言一出，馬寡婦回頭抓衣裳。

當然是抓令狐爽的衣裳：「你說甚麼？」

她眞有力量，把令狐爽提離地面了。

令狐爽道：「老大娘，別緊張，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厲害的人物，等着要搶他們了。」

「眞的？」

「我怎麼會對妳老大娘說謊？」

馬寡婦嘿嘿笑，道：「太好了，找機會咱們也弄他幾箱寶！」

令狐爽又笑了。

祇見馬魁女問令狐爽，道：「你叫甚麼名？」

「令狐爽！」

「令狐爽不好啦，改名姓馬吧，叫我媽乾娘多好！」

令狐爽道：「你們是馬，我是狐呀，還是你們改成我的姓，以後大家一家親！」

馬寡婦吃吃一笑，道：「好小子呀，不吃虧呀！」

令狐爽道：「老大娘，你也想發財？」

「天下人人想發財！」

令狐爽道：「發財要有發財命！」

馬寡婦道：「機會來了要把握！」

令狐爽道：「老大娘，你有包子牛盤腸？」

馬寡婦笑笑道：「有！」

「在那兒，我沒找到。」

「哈……輕易被找到，老娘就不用藏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當我乾兒子，我就拿給你吃！」

令狐爽道：「當是可以，現在不行。」

「爲甚麼？」

「我還沒有把本事學會呀！」

「學本事？哈……同甚麼人學本事呀，這人能同大娘我比嗎？」

令狐爽笑了。

「老大娘，我對你說，我的師父有四個，其中一人還會飛，你這房子三丈高，他雙肩一挺就上去了，另外幾個師父也不弱，西瓜大的石頭，一拐子打成碎粉末，又是寶劍與飛刀，你等我學會了，再回來侍候你老人家！」

令狐爽祇有最後一句話是騙人的。

他怎會侍候兩個女天王，他是爲了想吃包子牛盤腸，才冒出最後一句話。

果然，馬家母女也笑啦！

馬魁女奔到屋後小茅坑，茅坑邊放了個大尿盆。

她把尿盆踢一邊，草堆裏提了個粗瓷罐，摸一摸罐還是熱的。

馬魁女提罐後面小聲叫：「小弟弟，快過來，過來給你吃包子牛盤腸！」

嚄，令狐爽一聽，口水先流出來了。

熱瓦罐當着令狐爽的面揭開了，一股味道冒上來。

那可不是尿騷味，包子盤腸香極了。

令狐爽哇呀呀的一聲叫：「好香呀！」

馬魁女笑笑，道：「你當我弟弟有福了，天天吃香喝辣的，吃也吃不完！」

令狐爽不笑了，他自怨自艾的道：「我後悔了！」

「後悔甚麼？」

「後悔當他們徒弟！」

「你可以不跟他們走呀！」

令狐爽道：「我要是後悔呀，活不了三天就上吊。」

「這又爲甚麼？」

令狐爽道：「我這個人有毛病，答應人家一定要做到，要不然，不吃不睡會發瘋！」

馬魁女一聽笑了。

「太好了，你學成本事要回來唷！」

令狐爽道：「我不回來，我就會不吃不睡會發瘋！」

馬魁女一聽大樂，伸手抓起一根兩尺長洗得淨，漂得清，醃得香又酥的牛盤腸，又抓了肉包子四五個，她可也笑了。

「好兄弟，包子塞在口袋裏，牛盤腸你一口一口的慢慢吃！」

令狐爽又樂歪了，他的內心吃吃笑，接過牛盤腸，一口咬下一截來。

「好吃嗎？」

「好吃得不得了。」

這話倒是眞的，這幾天逃流寇，他幾會吃過這麼好吃的肉包子。

馬魁女又問了：「兄弟呀，你說別人打算搶大車，我們爲甚麼不能弄兩箱？」

令狐爽道：「大姐姐，我可不能亂講話，要命長，就別搶！」

「說說甚麼道理？」

令狐爽道：「大姐姐，你想想，那些打算搶的人呀，一個比一個强，如果他們知道你二人也去搶，他們必定會殺人，別看賢母女有力氣，那些人已是仙界的人了呀！」

馬魁女一聽也楞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門口的馬大嫂大吼一聲：「站住，站住！」

馬魁女也奔出去了。

祇見這母女二人又把鋼叉端手上。

馬寡婦厲叱，她橫叉攔車輛！

「怎麼，白吃白喝呀！」

馬魁女道：「走？不給銀子不能走！」

馬車上的大漢一聲吼：「爺們吃東西還要給錢嗎？你們這不是笑話呀！」

另一大漢罵道：「給個卵蛋你們，娘的，你二人就是少卵蛋！」

馬寡婦大怒，吼道：「怎麼說流寇會造了反，朝廷養的是甚麼官，吃了東西不給錢，一羣王八蛋！」

馬魁女也接着罵：「娘的皮，客人都像你們，我母女吃西北風呀！」

馬寡婦橫着鋼叉又吼道：「不給我就捅死這頭馬，馬肉醃了也値錢！」

馬魁女道：「娘，別弄死拉車的馬，馬兒也一樣的可憐呀！」

馬寡婦道：「那要他們甚麼？」

馬魁女道：「不給錢就搶隻箱子弄下來。」

一聽搶箱子，有個怒漢哈哈笑了。

「好，好，好，要銀子沒有，不如給你們一隻箱子好了！」

他此言一出，不少人直瞪眼，這一說，馬家母女二人也楞了！

祇有五個人不吃驚，而且五個人齊點頭。

從車上拉下一隻大箱子，那漢子嘿嘿一笑，道：「箱子裏裝的甚麼我不知道，銀子鈔票定不少！」

馬寡婦拉着女兒走過來，母女二人看着箱子直瞪眼。

忽的，馬魁女道：「娘，小心上當！」

馬寡婦道：「上當？」

她指指木箱，又道：「單單這．木箱也值上幾兩銀子！」

車上人也在發呆，馬魁女道：「別叫土匪找來了。」

車上的五個大漢又笑了。

那個拖下箱子的怒漢道：「打開呀，打開了你二人就知道裏面是甚麼了！」

馬寡婦道：「要是銀子我不多要，夠我的本錢就好了，我不貪你們的。」

她低頭彎腰開箱子，屋子裏忽然傳來一聲尖叫。

「哎呀呀，不得了啦！」

馬寡婦母女二人吃一驚，少年人在屋內叫甚麼？

母女二人一頭衝進屋子裏，祇見是令狐爽在擺手。

令狐爽對這母女二人急急的道：「不能開，不能開呀，開了惹禍災！」

馬魁女道：「我們不取多呀！」

令狐爽道：「要開就叫他們自己開，你二人躲得遠遠的，小心濺上一身血！」

馬寡婦母女二人正吃驚，土場上傳來吆喝聲：「喂，再不開爺們要走了。」

馬寡婦與她女兒又走出門，二人站在門下面，嚄，馬寡婦母女不去開箱子，二人在門口罵起來。

「老娘的窩窩頭，等於餵狗了，老娘倒楣遇上一羣連狗也不如的狗東西呀！」

馬魁女也罵：「一羣混帳王八蛋，吃了東西不給錢，弄隻箱子想騙俺，操你們老祖先！」

官兵一共四十人，見這母女二人開了罵，反而哈哈的笑了，姓于的道：「潑辣，當年她丈夫馬金土眞夠狠，可也得讓他老婆三分三！」

於是，大木箱又抬上大車上。

「得」的一聲車隊開動了。

有個趕大車的開了口：「娘的，要是給你們錢，爺們這軍爺白幹了！」

車後面坐的大漢接上口：「可不是嗎，傳出去叫人把滿口牙笑掉！」

那是亂世年代，軍人土匪難分明，那年頭，當軍爺的富亂世，文人太平才弄錢，好也罷，壞也罷，最後倒楣的是百姓家！

馬寡婦母女見大車往山道上馳，她也追着罵！

「小心吶，山溝遇上五常鬼！」

馬魁女也一樣的搭了腔：「車輪子打滑翻落山崖下！」

馬寡婦叫道：「摔死這羣王八蛋！」

「哈……」

四十個大漢全笑了，笑得山谷迴鳴，就好像他們喜歡被人罵，又好像把人家的咒罵當山歌。

那姓于的一聲叫：「馬家嫂子別罵了，回去吧，咱們轉道去三江口了，再見了！」

馬寡婦道：「去死吧，娘的皮！」

馬魁女也罵：「死絕最好，操！」

女人也一樣的罵「操」，這可是男女不分，通用。

祇不過，當車隊遠去，馬寡婦母女奔回屋子裏，令狐爽不見了。

不但是令狐爽不見了，便是那一罐吃的也不見了。

馬寡婦不但不罵令狐爽，她反而吃吃的笑了。

「娘，氣死我了，你還笑。」

馬寡婦笑呵呵的道：「我的寶貝女兒呀，你怎麼腦袋瓜子裏裝的是豆腐渣呀！」

馬魁女道：「娘，是個小王八蛋呀！」

馬寡婦道：「我的女兒你多想一想，我母女二人在這荒山古道上開野店，最需要個甚麼樣的男子漢？」

她頓了一下，又吃吃笑的道：「老實的人不能幹，膽小的人不敢幹，祇有這小子，我看他聰明伶俐小搗蛋，正可以吃咱們這碗飯！」

馬魁女道：「可是他逃走了呀！」

馬寡婦道：「早晚他會回來的，哈……」

* * *

令狐爽心安理得的抱走了那罐子。

他爲甚麼心安理得？無他，祇因爲他救了馬家母女二人了。

如果他不知道箱子裏面是機關，又如果他不及時的阻止母女二人去開箱，說不定這母女二人已經死了。

令狐爽抱着罐子又奔回來了。

奔回來可就更見熱鬧了。

迎面站的是宇文鳳，她臉皮一寒，道：「怎麼去了這麼久，這瓦罐是甚麼？」

令狐爽道：「師父，我虧得這一去，要不然你們大伙就慘了！」

東方東過來了。

東方東一脚踢在令狐爽的屁股上，叱道：「嘴巴油糊糊，你小子偷吃甚麼好東西了？」

令狐爽摸摸屁股仍然笑，道：「師父，我可不是個沒有良心的人呀！」

說着，他掀開了瓦罐，又道：「呶，這裏是幾斤牛盤腸，滷得香又脆，還有肉包幾十個。」

他抬頭看，嚄，八個「仙人」圍齊了。

「拿給我！」

「拿給我，不拿老子砍了你！」

令狐爽爽起來了，他又理直氣壯了。

「各位，我是孝順我四位師父的，要想吃，也得等我四位師父點個頭。」

他此言一出，宇文鳳吃吃笑了。

東方東對司馬元與夏侯金二人笑道：「這個徒弟收對了，哈……」

一邊的公羊山吼道：「不行，見者有份！」

上官文道：「我同意公羊兄的話，本來下山合作的，當然是見者有份！」

令狐爽道：「也要等我四位師父吃了，剩了，再分你們四位呀！」

「秦川老怪」申屠艮大怒，舉手要打令狐爽，宇文鳳大步一橫，道：「老怪，他是我們徒弟呀，你打不得。」

公治長笑道：「是打他不得，打狗也要看主人。」

這是甚麼話，令狐爽火大了。

但令狐爽還是笑了。

他心中想：「好呀，你們拿我當狗呀，整死你們幾個老王八。」

令狐爽要整人，他就能把人整。

令狐爽天生會整人，他好像有這方面的天才。

* * *

西門風在這時候也過來了。

西門風看到牛盤腸，又見包子每人手上有兩個，他老人家吼叫了。

「四六分賬，他娘的，講好四六分賬的。」

宇文鳳叱道：「老花子，你叫甚麼？」

西門風道：「你們吃香又喝辣，我們啃乾糧呀！」

宇文鳳道：「四六分帳指的是沈長明的寶，咱們這手上的東西，乃是我徒弟弄來的，分你個頭！」

西門風抓住令狐爽，道：「娃兒，你是不是在馬寡婦店中偷來的？」

令狐爽道：「夜晚叫偷，白天叫拿！」

「哈……」西門風笑了。

「這是咱們花子幫的說詞，你也會呀，必是……」

他想到了他女兒西門吹花了，也忍不住的目中見淚。

令狐爽立刻塞了個包子給西門風。

令狐爽對西門風道：「看在你女兒的份上，這個肉包子送你吃。」

西門風哈哈笑了。

「再來一段牛盤腸。」

令狐爽對宇文鳳道：「師父，我的一份送他吃。」

宇文鳳對西門風道：「你看看，我的徒弟多義氣，剛才你還想打他呢！」

西門風有了吃的也笑了。

這一罐吃的分吃光，幾個人在山林中密商量。

令狐爽一邊吃一邊笑，他知道這些人要上當。

令狐爽在心中想：「他們個個本事大，要不要對他們說明，大車上的木箱有問題？」

令狐爽想證明一下，這些人的眞本事，如果他們本事大，就不會在乎有機關了。

祇不過令狐爽想了一會兒，他還是下了個決心。

他的決心是把事情眞相只對四個師父去提醒，免得四個師父上大當，至於另外四個人，甚至花子幫的人，他決心叫他們去上當。

祇要有人上大當，令狐爽就會爽得笑起來。

他此刻抱住宇文鳳坐在馬後面，就笑出聲來了。

令狐爽笑得太得意了，引起宇文鳳的疑問了。

「噫，你笑甚麼？有甚麼好笑的？」

令狐爽道：「師父呀，等一等你們去搶大車，你可千萬聽我的！」

宇文鳳叱道：「小子，我是你師父呀，你應該聽我的才是，怎麼叫我聽你的，混蛋！你東方師父聽了會揍你。」

令狐爽道：「不聽徒弟言，吃虧在不遠。」

宇文鳳道：「你小子有甚麼快點說。」

令狐爽道：「此時不能說，臨場最重要。」

他把聲音放低，又道：「師父呀，你放心，便宜咱們佔，上當他們的，嘻……」

宇文鳳一聽之下，吃吃笑了。

「娘的，你爹娘怎麼會生出你這個調皮鬼的！」

令狐爽一聽又笑了，他爽呀！

* * *

太山邊，一條大道通三江口，十輛大車緩緩行駛着，遠遠看過去，就好像一條大長蟲！

大車已到山口了，忽見一羣花子又是坐又是臥，又是說笑打哈哈，可也把山道堵住了。

花子們堵住山道不放行，有兩個花子老爺走到大車邊，這二人衝着趕車的呵呵笑，道：「大老爺呀行行好，兄弟們七天沒吃飽飯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車雷、車雲逼小楊說出李清下落，小楊被擒，帶路去找李清，將二人騙入相公堂子……李照在羅旭、車氏昆仲協助下抓住李清，但李清早就不想活了，原因是看到大娘與生母與人苟合，李照却迫她非說出不可，祇好帶路前往證實，二女看到聽到那男人欲殺霍奇花、趙雲卿，因霍、趙兩女曾欲與小楊苟合，此時來了衆小……

風塵俠侶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了却夙願報恩仇　錢洞絕招殺豺狼

「大概沒錯。」

「她八成是聽到母親胡來的事，羞忿而去。」

小原道：「這分明是那人的私產，十分秘密，搜搜這裡可能有所收穫也說不定。」

二人搜了半夜，直到翌晨。

他們並沒有找到什麼佐証。

例如此人是車大空以及「錢洞」是他先發現的等等。

「小原，陰美華何時走的？」

「就在二婦走的同時。」

「這女人對你眞沒有話說。」

小原沒說什麼。

* * *

霍奇花追上了趙雲卿。

兩人默然走了一段路，霍道：「妹子，以前我太對不起妳了，但願今生能報答妳！」

「那已經不重要了。」

「這個血魔還不會放過我們。」

「當然，因爲他怕我們的口風不緊。」

「這血賊簡直無人能敵。」

「這句話，雖然未必全對，只不過在目前武林中再找一個能和他抗拒的人，只怕很難了。」

「的確！這眞是一件不幸的事。」

趙雲卿道：「李楚的心血，只怕是白費了。」

「就這麼絕望，眼看他橫行嗎？」

趙雲卿道：「以前聽說會『錢洞』武功的人還有學過第十七招的。」

「是不是車大空？」

「似乎不是指他。」

「妳聽誰說的？」

「好像是李楚。」

「要不，會是小原？」

「可能嗎？」

「那還會是……」

「好像李楚說過，會十七招的有三個人。」

「三個？」

「對，我猜想是李楚、車大空，或者另一人，會不會是車的二子之一？」

「不是，我暗中觀察，他們二人從未用過十一招以上的『天門玄功』。」

「這就難猜了。」

「我却想起來。」

「妳知道是誰了？」

「趙雲卿，他剛才不是說已經換了『馬』？」

「是……是啊！」

「會不會是他的另一個新寵會第十七招？」

「這當然也可能，不過……」

「不過什麼？」

「試想，就算他再寵那個小女人，如果他本身不會十八九招以上，會傳她十七招，傾囊相授？」

「這一點的確令人費猜。」

「根據他對我們二人的無情，他會傳那小女人十七招，我以爲可能性不大。」

* * *

「坤幫」找上剛成立的「乾幫」。

一夜之間，兩敗俱傷。

「坤幫」那些女人全部死傷殆盡，羅旭受傷。

「三奇」之二及「七子」之四也都死了。

「乾幫」這邊也差不多，像齊東海和胡葉，毛嵩和「豹娘子」季紅也都重傷奄奄一息了。

喬賓外出辦事，逃過一劫。

另外，呂景文外出調查殺他愛妻之人，也未參與這場血搏，這工夫呂景文遇上了對頭。

呂景文策馬慢行，後面有一騎馳來。

他閃在路邊讓路，來人却停了下來。

這人頭戴大草帽，衣着平平，大約中年，道：「呂景文，你的運氣不錯，不在『乾幫』中。」

「『乾幫』怎麼了？」

「已被踏平，當然，『坤幫』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你……你是什麼人？」

「我將是統御武林的未來主人。」

「好大的口氣！」

「男子漢大丈夫，口氣大點算什麼？」

「尊駕的大名是……」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你……」呂景文瞬間目光似火，太陽穴上青筋綳起，一字字地道：「淫賊，你的死期到了。」

「我還沒有到，你的死期却到了。」

呂景文道：「呂某等的就是這一天，就是爲愛妻殉仇，也絕不會皺了眉頭。」

呂景文撤下了狀元筆，道：「你是何人也不敢說？」

「李楚！」

呂景文大驚道：「李楚李大俠！」

「不敢當。」

「不是傳說你已經過世了？」

「仇人當然希望我早死。」

「李大俠，你眞的是李楚李大俠？」

「不是他，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的確，當今之世的頂尖高手，也只有李楚李大俠昔年曾經姦殺我妻了。」

「你妻和我是總角之交，後來不期而遇。」

「這只怕不確吧！」

「怎見得？」

「吾妻從未說過和你是總角之交。」

「有很多事，夫妻間也不須坦白的。」

「就算是總角之交，再相逢也要有點分寸。」

「是她找我。」

「大俠二字用在你這種人身上，簡直玷汚這兩個字，血賊，我死不足惜，非報此仇不可。」

「我看沒有必要，她是自絕的。」

「自絕？」

「對！因爲她自認對不起你就自絕了。」

這些鬼話當然是不可信的。

呂景文出了手。

呂景文學了幾招「天門玄功」，要對付此人，那眞是以卵擊石，絕未抵過八招，呂景文的狀元筆脫手飛出。

八招。「三奇」之一，八招被制。

這人道：「呂景文，我看你還是算了吧！」

呂景文渾身顫抖。

妻仇未報，受此奇辱，武林中弱肉强食的劣風，在他的身上表露無遺。

「呂景文，只要你不撿起狀元筆，你還可以作你的『呂狀元』，頤養天年，終於田園。」

呂景文一言不發。

既不能戰也不想走，這是最難熬的一段時間。

仇不能不報，但一撿那支筆，就可能送命。

送了命，武林中人會說他殉妻的大義可敬可佩，却再也無人爲他們復仇了。

不去撿，就可以苟活而再找機會。

要決定這件事有多麼痛苦。

此人負手背向站了很久。

他一直未聽到呂景文去撿狀元筆。

這時他才轉過身來，道：「呂大俠，識時務者爲俊傑。如果你的表現能更好一點，在下考慮傳你十五招以前的曠世絕學。」

呂景文震動了一下。

十五招！天哪！除了此人，大概不會再有人會十五招「天門玄功」了吧？

報仇重要還是學十五招「天門玄功」重要？

呂景文一直不出聲。

這工夫此人走近拍拍他的肩胛，道：「呂大俠，後會有期。」不疾不徐地離開了現場。

呂景文目注遠方，好久未動一下。

多麼卑微？

剛才差點被這血賊的絕學所迷

惑。

他忽然振臂大呼着：「我是懦夫！我不能報仇……我不想死……我要活下去！」

要活下去並沒有什麼不對。

只不過他要活下去並非爲了報仇。

* * *

這兒是個不大不小的道觀。大約有十五六個道姑，由靜妙觀主主持。

新來的妙空正在打掃院子。這工夫，一個少女走了進來。

「娘……」來人正是李清。

這道姑當然就是趙雲卿了。

她能體會到，女兒這聲「娘」叫得有多麼勉强，不像過去那麼親切。

妙空故作未聞。

李清走近道：「娘，妳不認女兒了？」

「我不認識妳。」

「娘，也許不是妳的錯。」

「這種話以前我也用來安慰過自己。」

「的確錯不在妳，是那血賊的勾引以及霍奇花的誘導。娘，跟我走吧！」

「不能爲妳爹報仇，我不會再到塵世間去的。」

「我們來研究研究，世上沒有任何厲害的敵人是永遠扳不倒的，我們一定可以辨得到的。」

趙雲卿微微搖頭。

「娘，爲什麼就那麼絕望？」

「因爲他說過，他們師兄弟所學的相同。」

「是不是指是一樣的絕學？」

「也是指一樣多的招數。」

「娘，還俗吧！要不，女兒也要來出家。」

「妳萬萬不可以。」

「娘，我知道不是妳的錯，我想了好幾天，我以爲換了別人也會和妳一樣的。」

「即使如此，我也是滿身罪孽。」

「不會的，娘，如果不是你的錯，爲什麼會滿身罪孽？」

趙雲卿有句話未說出來。

那就是萬一有一天遇上楊金虎怎麼辦？

如不出家，常在江湖上走動，又怎能保証不遇上呢？

所以李清不論怎麼勸，都無法使她改變主意。

最後只說，給她一個月的時間來考慮。

李清出了道觀不遠，就被人踩了一脚印。

李清知道，此刻十分危險。

她最怕的是那個害了她娘的血魔。她有最優越的輕功，她對這一點有信心。

李清加勁奔掠，快逾奔馬。一口氣奔出三十餘里，就停在井邊休息。

不一會有人來汲水，她要了點水喝。

想不到追來的人也到了。

李清大吃一驚，這是個少女。

更使李清吃驚的是，這少女居然就是和那血魔赤裸舞踊、吹笙，稍後也上床苟且的美艷少女。

這個少女會多少？

如果沒有把握，她會死追不捨？

汲水的人走後，少女道：「李清，妳我的輕功乃是天下之冠，但妳不會武功，只要除去妳……」

「除去我，也數不到妳！」

「我們還是試試看吧……」

李清只有逃，她一直是以輕功保命的人。

她從未和任何人動手，拆過一招半式。

她一閃就逃。

的確，這少女的輕功不比她差。

「妳是甚麼人？爲甚麼會『錢洞』的武功？」

「笑話，妳以爲只有『錢洞』的武功才會這麼高？」

「那麼妳是誰？」

「車大俠的師妹……」

李清心頭一凜，果然大有來頭。

她陡然間往東一掠，足一沾地又向東南掠去，這樣一逃一追，李清又逃出了七八里。

但這少女很詐，她猜出了李清會去了方向，就在那方向預先等她，果然等着了。

李清一驚掉頭狂竄。

「李清，這一次妳是跑不掉了！」

李清的腦中只有一個「逃」字。

不久之前，他對母親的作爲感到無比的恥辱，生不如死，可是那夜聽了霍奇花的自白之後才知道不是母親的錯，對趙雲卿的印象也就改變了。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何況在人家蓄意的勾引下，又有幾人能堅持？

她一定要逃，也就是一定要爲母親報仇。

但是，這少女的輕功却比她只高不低。

少女凌空下抓，似想揪住李清的頭髮。

在這危如累卵的刹那，李清忽然具有負隅頑抗的勇氣，突然側身回頭攻出一招。

她不是不會武功只會輕功嗎？

而且她遇過多次危機，都未出過手。

爲甚麼今天例外了呢？

這只是瞬間的事。

少女身懸半空，她本來抱着十成十的勝算。

在這情況之下，自然就非常自負了。

在自負之下，自然就會輕敵而大意的。

這一輕敵可就不得了哩。

因爲在少女心目中李清不堪一擊的，隨便一招就可以把她擊倒。這想法眞是一個可怕的陷阱。

李清這一招，少女竟然並不認識。

少女吃驚的原因在此。

這一刹，她只有全力拆招。不論如何高明，可惜太遲了些。況且她仍然身懸半空，只聞「蓬」地一聲，左腰上中了一掌。

這一掌毫不留情，少女摔出五六步外。

李清絕非下手無情那種人。

只不過此女那夜和血魔一起，且曾完全赤裸。

那種烟視媚行、淫蕩、輕佻的舉措，李清每次想起來，就會想嘔吐，況且，此女算是害她母親的幫兇。

所以她沒有留情。

少女半天才爬起來。

似乎她的內傷及痛楚遠不如她對李清的意外和驚奇來得嚴重。

她本身即爲高手，居然看不出李清這一招的路子。

當然，她知道是「天門玄功」。

然而，這是「天門玄功」的第幾招？

以威力以及她從沒見過估計，至少是第十六招以上。不要說是第十六招，這少女連第十五招都不會。

她摸摸身上的泥塵，扭扭腰道：「好一個善於藏拙的女人，連老一輩的人都被你騙了！」

李清呆呆地望着對方。

她當然知道，這是第十幾招，但絕未想到這一招有此威力。

當初父親去世前教了她這一招時說，不是生命到了絕對急之時不可以用。

這一招只能告訴一個人，那就是小原。

可是到目前爲止，她也未告訴小原。

當然也未告訴母親。

她對男女間的事，一直不大有興趣。

看到母親和霍奇花與人下流苟合之事後，更是發誓不要做那種事了。

這工夫少女要走。

李清道：「妳不能留下名字？」

少女黯然道：「我叫黃昏……」

「黃甚麼？」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昏』！」

「爲甚麼取這麼一個暮氣沉沉的名字？」

「取其警惕之意，也就是人生苦短，一眨眼就是黃昏了……」

「憑妳的絕世姿色，爲甚麼和他……」

「第一，他是我的師兄，一直照料我，其次，他教了我太多的絕招……」

「多少？」

「這怎麼能告訴妳？除非告訴我妳學了幾招？」

李清不能說。

少女道：「妳不殺我，我很在意。所以我要告訴你一句話，對妳或妳的朋友們都十分重要！」

「謝謝妳！請說！」

「車大空是令尊的師兄……」

「是的。」

「他學的比令尊還多些……」

李清猛然一震。

果眞如此，當今世上還有誰能制服他？

李清道：「他比家父多學多少？」

「一招……」少女一掠近二十丈，道：「叫李姐珍重，後會有期……」

李清望着此女離去，相信此女如不知道車大空和二婦苟且胡來，可能仍會和他在一起。

* * *

小原和小楊去看過剛建立的「乾幫」，幾乎傷亡殆盡，剛建的房舍全被潑了松油及桐油付之一炬。

對方破壞得十分徹底。

還在廢墟上埋了兩包炸藥。有四個人，在炸藥爆炸中喪生。

「使用炸藥的是誰？」

小楊低頭狠狠地道：「還會是誰？」

「莫非是你……」

「我爹！那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

「沒想到他還是火藥專家。」

小楊冷峻地道：「要不是他既會使毒又會用火藥，那邊那些主子又怎會各方遷就他？」

「對，我們早該注意這一點了！」

「今後還要提防他的毒……」

這工夫忽然院中「卜通」一聲，似乎有人摔在地上。

小楊外出一看，是個女的。

他們住的這家客棧是在這鎮上近北郊處。

小楊道：「小原……是陰美華……」

小原奔出，小楊已抱陰美華進入屋中。

小原道：「傷在哪裡？」

小原把她放在床上，一看臉色就道：「只怕是中了毒……」

「剛說到你爹，你爹就出現了！」

「對，陰美華中了毒能逃到此處，足見她已知我們在此，却又不願來見你，怕你討厭！」

小原也以爲如此。

陰美華一直在保護他，只要保衞他，而不求感激。

一個人一生中只做錯了一件事，就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爲人處世能不三思而後行嗎？

「快點！有沒有解藥？」

「試試看！」

小楊身上自然有很多種解藥。

這一種毒不是劇毒，旨在俘獲她。

楊啟宇知道陰美華和兩小有聯繫，旨在找到兩小，這也是他的最高主子要求他作的事。

所以陰美華中毒來此，也等於爲人帶路。

陰美華還沒有醒過來，楊啟宇已至。

「爹，你這樣是爲了甚麼？」

「名與利，少一樣就不是個大男人。」

「爹，你錯了！」

「我錯了？世上之人，那一個不是爲了名利！」

「不然！」小原道：「楊前輩，古人說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府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眞！」

「小子，你少對我賣弄。你們要跟我走！」

「去哪裡？」

「去見一位大人物！」

「是不是車大空？」

「噢？你小子鑾靈的！」

「你可知此人是個甚麼貨色？」

「你收回你的話沒錯，告訴你，一言足以賈禍！你們已中了毒，我那孽子也解不了！」

兩小一試，果然不假。

小原以爲，立刻動手制住他可以取得解藥。

一旦被他交給車大空，一切都要認了。

小原正要動手，楊啟宇道：「如你還要命，就別用力氣，一用力，你死得會更快……」

「我不信……」

「你必須信！你要是跟我走，他不會殺你，只會以他的方式廢了你們的功，今後娶賢妻生子，甚麼都成，只是武功永遠也不能復原了！」

「我還是不信……」小原往上一撲。

小楊恨透了這個不上路的奴才父親，也出了手。

但是，楊啟宇不愧爲使毒名家。

他知道用多少毒對方中毒有多麼深。

更知道對方只要走出幾步，就能失去全部力道。

因此，他站在那裡居然未退半步。

如果是過去，他是不敢被小原砸中的。

兩小搖晃倒在地上。

只不過兩小十分清醒，只是失力而已。

「楊啟宇……」

「小子，你直呼你老子的名字？」

「對！我沒有罵你禽獸不如就不錯了！」

「小子！你罵吧！反正你倆現在必須合作！」

小楊道：「作夢！門兒也沒有！」

「小子，你們二人以小原爲主？」

小原道：「楊啟宇，你眞不是玩意兒！」

「小子，你必須合作，不然你完了，李淸也完了，只有我能救你們和李淸，你信不信？」

小原不怕，只怕李淸落入他們之手。

楊啟宇道：「李淸一旦被俘，馬上就會交給車雲先玩了再說，煮成飯它就不是生米了！」

小楊道：「楊啟宇，你這麼作有甚麼好處？」

「當然有！」

「騙鬼！這叫着出力不討好呀！」

「錯了，人家大方，不像你，怎麼求都不敎一招半式的！人家一下子就傳了我八招！」

「八……八招？」

「對，還比陰美華多學了一招，說不久的將來，還要傳我四招，成爲少數的高手之一！」

小楊道：「老不死，我不信！」

楊啟宇道：「小原你信不信？」

「我也不信！」

楊啟宇道：「我可以証明給你們看看！」

小楊道：「你吹牛吹了一輩子！」

「好好！小子，你們看着……」

這工夫他走向床邊，伸手要去抓陰美華。

兩小以爲陰尙未醒來。

老賊還是厲害，早已發現陰已經解了毒醒了。

陰美華一滾，自另一邊下了床。

兩小一喜，陰醒來，他們還有希望。

楊啟宇道：「你們先別高興得太早！」

小楊道：「老不死！你不是陰姑娘的敵手！」

「過去不是，現在不同了！」

「快別吹哩……」

楊啟宇似乎眞要証明些甚麼。

他才施出一招，兩小和陰美華就心頭一驚。

果然，他居然施出了第六招。

這第六招陰美華當然能破解。

陰以第七招破了。

楊又施出第二招。

陰以第三招破了。

然後楊又用第五招，陰以第六招破了。

轉來轉去，用來用去都未超過第七招。

兩小不由大笑，車大空最多不過傳了他六招而已，但是，才想到這裡，忽然楊啟宇用上了第八招。

陰美華也是以爲楊老賊僅會第六招。

反正她比老賊多學了一招，絕無問題。

老賊也精，翻來覆去總是六招前那些招術，造成了陰美華的誤解。

這誤解當然也就是輕敵了。

「啪啪」兩聲，陰在踉蹌中吐血後退，然後倒下。楊啟宇大笑着背向陰美華負手而立。

是不是砸得夠重不怕她反擊？

小楊知道，陰美華再次中了毒。

也只有如此，楊老賊才會如此篤定。

楊啟宇道：「小原，你信了吧！」

小原道：「你這種人的武功再高，又有何用？」

「小子，告訴我八招以後的。」

「作夢！」

「這不是夢，我可以逼你就範。」

「絕對辦不到，我絕不把絕技傳給你這種沒有原則，有奶便是娘的下三濫……」

「小子，你會多少招？」

小原道：「多哩！至少也有二十五招！」

「什麼？有那麼多？」

小原道：「你給我磕十個響頭，我傳你二十招！」

小楊笑了起來。道：「老不死！磕呀！」

陰美華道：「老殺才！磕頭在你來說，又算得了什麼呢？你本就是個磕頭蟲嘛！」

楊啟宇道：「小原，我估計你至少會十五招以上，那主兒有一次話中透露了一點。」

小原道：「我說過我會二十五招！」

楊啟宇眼珠一轉，道：「我現在已經對你們夠仁慈了，既然不知好歹，我自有辦法使你們就範！」

小楊道：「老不死，你不怕絕後嗎？」

「小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楊道：「你只要動上小原一根毫毛，我自絕當場！」

楊啟宇一怔，道：「小子你唬我！」

「事到如今，我唬你有什麼用？」

「那你不是唬我，難道你眞會死？」

「你要試試看？」

楊啟宇道：「我不會被你小子唬的！」

「那你就要無後！」

「你小子想想看，咱們雖不是大富豪，我也爲你積上了上億兩的財產，將來都是你的了！」

「你根本無法體會眞正友誼的可貴！」

「我不信朋友比父親重要！」

「那要看是什麼朋友？又是什麼樣的父親？」

「『血濃於水』你也不懂？」

「你捫心自問一下，你作了些什麼事？」

楊啟宇道：「小原，你怎麼樣？」

「不要說我學得不多，就算學了不少，也絕對不會傳給你這種人，你死了這條心吧……」

「好！」楊啟宇拔出一柄匕首。

刮刮刀刃，走向陰美華。

小原道：「老不死！你要幹什麼？」

「我只想在她的唇上划一刀。」

「唇……唇上？」

「對，只是在唇上，使她變成兎唇而已，這在毀容來說，可算是最最輕微的了！」

小楊厲嘶道：「你一下刀，我就自絕！」

「你不會的，小子，你不是那種人！」

小楊道：「你敢冒這一試的風險嗎？」

「我敢，因爲我素知你的爲人！」

「爹……我求求你……成全我和小原這份深厚的友誼，爹，除此而外，我什麼都聽你的。」

「不，只要你叫小原把他會的全說出來，以後任何事爹都聽你的！至少也會事先和你商量一下。」

「爹，你不後悔？」

「不會……」

「你知道娘會如何？」

「你娘也知道，你不是隨便就自絕那種人。」

「財多無子的滋味不好，而老來喪子，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爹，請再三思一下！」

「不必！小子，你叫小原聽話，一切沒事！」

小楊道：「小原，美華，為父如此，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好朋友，咱們來生……」

小原大聲道：「小楊，不要衝動，武功算不了什麼，你可千萬不能作傻事啊……」

陰美華道：「小楊，我已經殘了一臂，再多一項兔唇也算不了什麼，你別……」

只聞「格支」一聲，像咬在兩小的心上。

小楊的口角流出了大量的鮮血。

在此瞬間，楊啟宇發出一聲有如困獸似的尖嗥，而撲向小楊，小楊慘然一笑，似想說什麼，但舌已斷，頭一偏就寂然不動了。

小原狂嘶悲號。

陰美華昏了過去。

楊啟宇擎着雙手，渾身顫慄，應該是一場噩夢吧！他多麼希望這只是一場噩夢。

但是，這畢竟是實實在在的事，也是血淋淋的事實，兒子活生生地被他逼死。

他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老妻。

事實上他最對不起他自己，因為他很喜歡這個兒子，只是受貪念驅使，以為兒子不會自絕。

「快……快點殺了我！」小原厲吼着，道：「我絕不和你這種人同活在這個世界上！」

楊啟宇老淚縱橫，把臉貼在小楊臉上。

他的屍體還有餘溫，像睡著了一樣。

就在這時來了一個女人。

「楊啟宇，你在幹什麼？」

楊啟宇一聽這口音，登時震住了。

因為這個兒子不是屬於他一個人的，而是老妻十月懷胎生下來又扶養長大的，而來人也正是他的老妻。

「夫人……我……我……」

他說不出要說的話，他只知道說什麼都不成。

楊妻忽然被這種不尋常的氣氛、不祥之兆所震懾，感到十分不妙，而衝入房中，她忽然悲憤地抱住小楊的遺體。

這是一幕人間至慘的畫面。

楊啟宇跪在老妻面前，不停地自摑面頰，說着「我不是人，我是畜牲」的話。

楊夫人悲痛了一會，道：「是怎麼回事？」

陰美華悲泣地簡略地說了一切。

楊夫人為兩小服了解藥，托起愛子的遺體，步伐蹣跚而沉重地往外走，楊啟宇跟着。

「你別跟來！」

「夫人，我願接受妳的任何處罰！」

「你不是人，能活活逼死自己的兒子的人，人類任何處罰方法都不會有用的！」

「夫人，給我一次為楊家贖罪的機會！」

「你滾得越遠越好，我們母子和你從此一刀兩斷。」

「夫人，我願作牛作馬，請妳不要不理我！」

「楊啟宇，你大概也知道，使毒這一門技藝，不是你們楊家傳下來的……」

「是……是的，是妳自娘家帶過來的……我是沾了妳的光，我終生感激不盡……」

「你要是真的感激我，就不要跟來……」

楊夫人走了。

楊啟宇沒有跟去，此刻小原和陰美華已解了毒自後面走了，楊啟宇還佇立在院中。

好像僅在這會工夫，他本來擁有的這個世界，如今什麼也沒有了。

兩小追上了楊夫人，共同葬了小楊。

* * *

黃昏並不想再見到車大空。

只不過她要擺脫車大空也不易，現在又遇上了。

「黃昏，妳要走了？」

「沒有……」

「何必騙我？妳不是在整理行囊？」

「我勸你歸隱算了，你不是第一，我也不可能成為武林第二！」

「阿昏，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黃昏道：「我本來以為除了你，就數着我了……」

「怎麼？還有人比妳更管用的？」

黃昏哂然道：「甚至還是你所絕對想不到的人！」

「誰？」

「李清！」

車大空不由一愣道：「會是她？她會多少招？」

「我不知道，反正我的第十六招沒有接下人家那一招就是了……」

「她會第十七招？這怎麼會？人所共知，她只是輕功超絕，其他根本……」

「大空，你當年和李楚之間以及和呂景文之間……」她不說害李楚及奸殺呂妻之事。

當然，車大空已經懂了，道：「此事對妳說也說不清。」

黃昏不出聲了，拿起包袱就要走。

「妳要去哪裡？」

「我希望改變一下我的生活！」

「妳要離開我總要有個理由是不是？」

「趙、霍二婦如何？玩夠了一丟，甚至想滅口，我能逃過那命運嗎？」

「妳和她們不同。」

「我要走了，我再勸你一次，要退隱，這正是適當時機，『坤幫』已垮，幾乎無一生還，那些人有此下場，似乎上天作了公平的安排！」

「怎麼？我在妳的心目中也一直不是個正派角色？」

「問你自己比問我好些。如你要殺我，就馬上動手，反之，我真的要走了。不過，我還要告訴你一句話，我總以為一定有比你高明的對手！」

「有嗎？我馬上去找李清，妳要跟我一道走！」

* * *

李清見到車大空時，並不怎麼驚慌。

車大空似也看出了這一點。

他似乎也極為佩服一個少女能如此地善於藏拙。

身負絕技的人，多是喜歡炫技的。

「聽說妳會『天門玄功』第十七招？」

李清笑笑不答，却道：「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我爹昔年的死，你一定知道原因吧？」

「妳告訴我，妳擊敗黃昏的是第幾招？我就會告訴妳。」

李清道：「你先說！」

車大空道：「絕壁上有一秘洞，我事先藏在秘洞中，待他降到那裡時，我微吐掌力……」

「為什麼要微吐掌力而不用大力？」

「那會被崖上的人看到受了外力的干擾。」

「為什麼當時有人以為家父要異想天開，繼續下墜而重回崖上，那不是太冒險了？」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那是因為我隱身的洞在妳爹的身子下方，所以我一吐掌力，妳爹的身子停了一下又往上飛了一兩尺，才會有人以為他異想天開，想突破輕功的瓶頸另創新技巧。」

「呂景文之妻呢？」

「兩廂情願，後來她後悔而自絕……」

李清只說了一聲「非人」就出了手。

她一下子就又用到了那一招。

那一招能挫敗黃昏的第十六招，真是非同小可，但車大空已有心理準備，退了三步，連消帶打，總算化解開去。

可以看出，車大空也許會這一招。

這是李清所會的唯一一招，當初李楚時間有限，只傳了她這一招，還叮囑她不可輕用。

正因為不常用，一旦使出才會有驚人的效果。

車大空用了個怪招，李清只好利用超絕輕功和用過的第十七招，對付車大空這個空前超級人物，這是擋不住的。

「啪啪」兩聲，李清中了兩掌。

由於她的輕功好，所以挨得不算太重。

車大空一掠而至，再用剛才那一招攻上。李清也是用那第十七招接下，「啪」地一聲又中了一掌。

「嘿……」車大空道：「只會一招，你爹真絕！」

連試三四次，李清都是那一招。

那知就在這時，李清忽然變了招，用的不是連續用了五六次的第十七招而是第十八招。

不，只是第十八招的前半招三式。

只是半招，也就僅是三式，就砸了車大空一掌。

車大空陡然一驚，發出一聲怪嘯，又出怪招。

這一招是不是比「天門玄功」第十八招厲害？李清當然不知道，她用了半招，另外半招呢？

「蓬」地一聲，李清挨了一下，一條人影如猛隼下衝，自車大空背後襲到，車大空冷哼一聲，又用這一怪招把來人砸了出去。

這人正是呂景文，人飛出已昏了過去。

另一人接踵而至時，他用的是第十七招。

車大空最最忌憚的就是小原，摸不透的也是他。

只不過，他以前有機會可以暗算小原，但他沒有。

這一點他還是夠風度的，他一定要用真工夫擊敗小原。見小原用了第十七招，他冷冷一笑，又用剛才那一怪招應付。

這一怪招事實上就是「天門玄功」的第十八招的下半招融入他自己的絕學中，有生以來，沒有任何一個高手接過他這一招。

他以為這世上沒有人見過這一招，更不要說接下。因為李楚都未必會這一招的下半招，他以為這可能是小原自己悟出來的。

但是，小原忽然施出更怪的一招，車大空大驚，他相信這是第十九招，但也只是上半招。

僅是十九招的上半招，已在車大空的左肋上砸了一掌，由掌變抓揪住了他的左肘。

車大空乃一代梟雄，他雖不會第十九招上半招，但畢竟見多識廣，他的實戰經驗太豐富了。

在這危機一髮之間，他突然不

退反進，這一手使旁觀者大爲錯愕，難道他會的更多？

豈知車大空是危中行險，他不退反進，不是正面迎上，而是向左邊斜上大半步，以攻代守，佯攻實退。

這一手當然連他自己也無把握。

「啪」地一聲挨了一下，只不過挨得不重，且勉强躲過要害，盡管如此，也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小原自是心驚不已，這老賊的確非同小可。

老賊不能不想，小崽子，你難道還有絕活？

這句話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小原似乎成竹在胸，僅微微皺了一下眉頭，一言不發，緩緩揮動雙臂，慢慢地游走。

這種不露聲色的穩沉風格還眞吊足了老賊的胃口，不能不嚴陣以待。

此刻最緊張的也許是李清吧，她蓄力以待，以便緊要關頭全力一擊。

小原游走了一圈、兩圈、三圈，還在繼續第四圈，老賊不由冷笑，如有絕活，應該已經出手了吧？

一聲低喝，小原出了手，老賊一看，似乎又是剛用過的半招，那半招再厲害，用了再用總是不成。

老賊冷笑一聲中出了手。他以爲至少可以破解，但是，小原前一式用的是老式，後二式全新，一掌切中車大空的胸腹之間，血花噴射，坐在地上。

「我發過誓，要爲李楚前輩報仇，也要代呂景文討回奸殺愛妻之恨的……」

小原搖搖欲倒，右臂却緊緊地箍着李清，興奮的淚眼已看不清四周是那些人在淌着熱淚鼓掌……

—完—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